中國社會史的論戰 一、二

王禮錫 陸晶清 編著

上海書店

民國叢書

第二編

·79·

歷史·地理類

中國社會史的論戰 第一輯

王禮錫 陸晶清 編輯

本書據神州國光社1932年版影印

第三版卷頭言

編者

論戰專號第一輯出版僅十日就已銷盡兩版，這使我們如何的得到意外的鼓勵與歡欣！

現在已不是單純的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式的農民暴動可以奪取統治權的時代。

同時現在也不是焚書坑儒獨夫專聚式的統治可以鎮壓革命的時代。

現在是盲目的革命已經碰壁，而革命的潛力又不可以消泯於暴力的鎮壓之下，正需要正確的革命理論指導正確的革命的新途徑的時候。“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這句名言指出了“革命理論”在這革命茫無前途的時候是如何地重要！

要探索革命的正確前途，有一個先決問題應

當解答:"中國社會已經走上了一個什麼階段"?這個問題得了解決,正確的革命前途的探索,就不費多大氣力了。

中國社會史的論戰是對於這問題的各方面的試解。就'問題重要'這一點,已經夠博得多量的讀者而無疑。

在這一輯中,共計十三篇文字。其中'立'的也有,'破'的也有;代表組織的意見也有,書齋中個人探索而得的'試解'也有。總之,凡一兩年來曾經參加這論爭的無不有,還有幾種沒有發現過的意見可以給讀者在這裏發現。

在過去,這個論爭為幾個'幫口'所壟斷,自然,某一集團的刊物沒有發表他人意見的義務,於是許多無幫口的'試解',只好"讓蟲鼠去批判"。在這一輯中不少的'讓蟲鼠去批判'的意見公開給讀者去批判。這也許是這一輯在十天內銷行兩版的理由吧?

我們希望這論戰不是無結論的爭辯，所以要求論戰的各方及廣大的讀者對這問題努力試解的誠意。

希望論戰的各方，要以客觀決定主觀，不要以主觀決定客觀，去思考，去求證，去試解，去寫作。

希望讀者要以客觀決定主觀，不要以主觀決定客觀去讀，去了解，去批判。

“這一個戰鬥的後台指揮者，是存在於現在中國社會的各階級，而為着各階級的畸左畸右，形成許多不同的意見”。(拙著序幕)讀者要接受或反對這許多不同的意見，必得先置身於作者的階級意識中去切實理解其試解的意義，然後跳出其階級意識的牢籠之外，加以純客觀的體認，然後才不虛讀，然後才可得到有價值的批判。當第三版付印之時，謹以此義貢獻於論戰的各方及廣大的讀者。

日本田中忠夫先生等正收此輯提要介紹於彼

邦，還有幾個日本朋友準備全譯以餉其邦人，我們很盼望這個論戰能夠從國內的擴大到國際的。這全在各方面對於革命有熱誠者的幫助。

還有一點附告：最後附錄的通信是本輯出版以後，得到讀者的意見及編者的答覆在讀書雜誌第一卷第六期上發表的，爲着讀者的便利，再附刊於此。最後有兩封信是第六期上所沒有的。

一九三一，十一，十二。

還有一點聲明：很抱歉的，因爲編者生活的無秩序，和印刷上的擱延，以致本誌亦犯了一般雜誌的毛病——脫期，我們在兩三期內務必設法趕上，庶幾對得住讀者。

讀書雜誌

第四五期合刊

中國社會史論戰專號

中國社會史論戰序幕

王禮錫

一

關於中國經濟性質問題，現在已經逼着任何階級的學者要求答覆。任何階級的學者爲着要確定或辯護他自己的階級的前途，也非解答這問題不可。

普羅利塔利亞學者固然很早就注意這個問題，自第三國際的盲動政策碰頭以來，對於這個問題更迫切的要求解答。現在四分五裂的各派，正各自提出一個見解在各種公開

的或祕密的刊物上刀鎗相見。就像馬玉夫為脫離幹部派加入反對派時發表的一封給他們全黨黨員的信就有這樣的話："我和史大林派中央及其下級執行者所爭論的主要的是如下幾個問題：'一，中國現在社會究竟是封建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二，經過一九二七年失敗以後的中國革命究竟是資產階級革命，還是無產階級革命？……'"可見中國共產黨分裂的原因，主要的就在對於這個問題認識的不同。所以馬玉夫在所提出的七個爭論的問題中，首先便要求對於這個疑問的解答。

中國國民黨對於這個問題也有過很熱烈的辯爭，在前進與新生命上，很早就發表過陶希聖公孫愈之梅思平諸人的意見。

九月三日至九月七日的申報對於這個問題竟有長篇的時評，或許有人認為是一個意外的奇蹟。其實這不過表示這問題的嚴重化與普遍化，使布爾喬亞代言的報紙，也感到對於這問題的重要，以為在這'根本問題未得解答之先'，其他'幣制問題，金銀問題，關稅及各種稅收問題'皆如'不附幹之枝葉，漫無歸宿，而其討論之結果，亦將終歸於蹈空，無補於中國經濟之前途'。並且向中國經濟學社提出了下面的六

個根本問題：

一，世界資本主義之現狀及其前途

二，資本主義之整個性

三，中國經濟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中之地位及其關聯

四，中國經濟之變遷與現狀

五，中國經濟之特質

六，中國往何處去

這問題已經成爲如何的嚴重與普遍，老邁與遲鈍到申報都已經感到，而且感到得很深刻了！

本來，經濟的結構，是一切精神文化的最基礎的結構，要理解中國一切精神文化的結構，必須澈底的理解中國的經濟的結構。所以，要理解中國的整個社會，决不能零碎的去理解，而必需先理解其基礎，然後能把握其整個。

要理解中國的經濟的結構，必須從流動的生成中去理解，而不能專作無機物的靜的分析。從流動中去理解中國經濟的結構，必須從中國歷史上的經濟的演變與世界經濟的聯系，闡明其規律性並補住其特殊性。

爲什麼要理解中國的經濟的結構？'要找出中國社會的前途'就是這個問題的解答。我們可以在'中國社會的前途'

的總問題中，隨便拈出幾個問題來考察。

一，中國革命高潮是否到來？

二，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本主義革命？抑是社會主義革命？

三，中國革命的對象是否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

…………………

要解答第一個問題，就得了解革命的條件是否具備？

要解答第二個問題，就得了解中國現在是封建社會，抑是資本主義社會。

要解答第三個問題，就得了解帝國主義在中國所發生的作用，與封建勢力是不是存在。

總之，我們要知道應當如何推動社會，就應當把握社會的動向；要把握社會的動向，就應當理解社會的結構，尤其是其基礎的結構。

這樣，就算很簡單的說明了這問題的重要性。

但這問題的重要性，是怎樣的被暴露呢？

世界的資本主義正在依照牠的模型製造中國，而與資本主義恰恰相反的一個國家亦正在依照牠的模型製造中國的革命。自一個可怖的事實的礁石，打轉了這不可一世的理

想的潮頭，於是捲起了失望與懷疑的旋渦。'我們的動向是錯誤了嗎'?這個問題便在一般革命的人們的腦子裏旋轉。'帝國主義根本不足以阻礙中國的發展，中國根本就沒有封建勢力'。在革命時代噤若寒蟬的學者也就很武斷而有力地發表他的極端的反對的論調。這不能不使一般有思考工具——唯物史觀——的人，沉入於更深刻的思考，從行動動向的懷疑，而考察社會的動向；從社會的動向，而考察社會的本質；從社會的本質，而就流動中考察社會的史的生成。堅認其行動的絕無錯誤者，亦從這步驟與方法去作他們的辯護。

於是，中國社會史的問題，遂逼着各階級各黨派的學者爲着牠以鬥爭的姿態在思想的戰場上出現。

二

自帝國主義的外力在中國社會發生作用以來，中國思想界發生兩個激烈的戰爭——人生觀論戰，中國社會史論戰——一個是過去了，一個正在造着鎗林彈雨的混戰。

這兩個論戰的接踵而來，是表示中國社會的變革之迅疾。我們可以從下面的幾個不同之點，認識這兩個論戰在經

濟的變革上是什麽意義。

一，人生觀論戰，一方是科學，對手方是玄學；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裏，這兩個對手方都不存在，因爲到現在科學已成爲常識的'眞'，玄學已成爲常識的'幻'。

二，在哲學觀點上，人生觀論戰，一方是極端的唯心，一方不是極端的唯物；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裏，都是唯物的內部的爭鬥，沒有唯心論者插足的餘地。

三，人生觀論戰是以普遍的眞理爲研究的對象，各有可根據的現成的理論；中國社會史論戰是以中國的實際的動的社會爲研究的對象，沒有可抄襲的藍本。

四，在方法上，人生觀論戰一方面是以形式邏輯做武器，(雖然他們也以形式邏輯爲不足，但終跳不出形式邏輯的圈子。)一方面是以玄想做武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各方都是以唯物的辯證法做武器。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了解，五四以後，中國資本主義抬頭，資本主義的武士——科學，自然披掛着全副武裝——形式邏輯——出現於思想的戰場，來掃盪封建的魂魄——玄學鬼。封建的屍體早已僅僅剩下些殘骸，而封建意識便成了無所依歸的野鬼，其脆弱自不禁科學的一擊。所以這

一個戰鬥的後台指揮者，一方是封建殘餘勢力，一方是新興資本主義勢力。

當着世界的資本主義國際在依照牠的模型製造中國，恰恰與資本主義國際相對立的國際亦正在依照牠的模型製造中國。中國社會本身的變革亦正在這車輪中旋轉，爲着兩個外力的加入，而這變革也就因而加速。各各爲要辯護自己階級的前途，便對於中國社會加以不同的分析。所以這一個戰鬥的後台指揮者，是存在於現在中國社會的各階級。而爲着各階級的畸左畸右，形成許多不同的意見。

因此，這個問題是由世界革命，中國革命而發生，其論定亦將影響於中國革命乃至於世界革命的前途，而其力量則不但調動廣大的各階級的鬥士，並且調動世界的革命理論家參加這個戰鬥。這是何等偉大的一個論戰！

但是，這個論戰是不像人生觀論戰的容易得着結論的。地球不是方而是圓的，不是日出於扶桑沒於若木，而是地球繞日，是已有科學的證明；輕二養一化合成水，這也是可以當面實證，誰都不會加以懷疑的。但是關於中國經濟的統計是缺乏得很。而所有的統計，又得估量他的可靠的成分；研究近代的東西幾乎要像研究古代的東西一樣去做一番辨僞

的考據工夫。即或是可靠，而對於材料所得到的認識又各自不同。像任曙在他所著的中國經濟研究引了歷年輪船出入全國各海關噸數的百分比，數字上告訴我們輪船多於帆船，並且輪船逐漸加多，帆船逐次減少。他的認識是'帆船代表封建時代的交通工具，輪船代表資本主義時代的交通工具''帆船是封建的表徵，輪船是資本主義的表徵'，然後得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了，發展到壓倒封建經濟的程度'的結論。而嚴靈峯的中國經濟問題研究中却對於這個統計得出不同的認識。他很俏皮地說：'牛是商品呢？耕種工具呢？食品呢？看牠所處的條件如何而定。人是叛徒呢？反動派呢？革命家呢？看他所處的生活條件如何而定。不錯，帆船如果在封建制度下專門為領主們運輸自然品的貢稅，奴隸，兵士，牠當然代表封建時代的交通工具；但是，在今天，中國的帆船的作用已經不是這樣，牠同樣是運輸資本主義制度下唯一生產對象的商品了。難道今天在帆船上所載的商品，便變為封建時代的領主和農民滿足自己的生產物嗎？……在目前中國商品經濟發達的條件下，把輪船和帆船的載量來比較，並不是把資本主義與封建經濟比較，倒是把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比較罷了。……其實，應該用作表示資本主義勢力

向上發展的趨勢，'和生產集中的趨勢'。這是這論戰不容得着結論的第一個原因。

其次，中國歷史是大不容易明瞭，就歷史的開始已經把握不住端倪，有以爲和歐洲的情形一樣，有以爲'與水鬥爭'應當寫在中國歷史的第一頁。其發展也很特異，長期間的停滯，不能依着歷史的律規發展到工業資本的階段。而這'長期間'是封建時期？或者是商業資本時期？這'停滯，'是爲什麼原因？中國是不是可以不藉外力走上工業資本的階段，換句話說，中國是不是自己可以依着歷史的規律發展？這些都是現在爭論着而不能解決的問題。馬克思對於這奇異的國度也不能十分理解，所以對於社會的形式，他特別舉出一個'東方式'的名詞。'東方式'這個謎的提示，現在正迷亂着多少人們。

此外還有許多麻煩：像歷史的浩繁與蕪雜，現在經濟的多層，不容易找出其領導的生產力等等，都是阻礙着這問題不容易得到結論的原因。

三

像這樣嚴重，繁雜的問題，一面應當從鬥爭中鼓動思想

界的研究熱,一面應作有組織的合作研究,以增加研究的效率。在這個大問題之下,分爲若干問題,每人或每組對於其中的一個問題或幾個問題負材料的搜集,材料的審查,以及對於這些材料的組織與問題的試解的責任,然後由大家加以細密的討論。這樣才可以免除'流於空疏'的毛病。這樣思想研究的合作組織,到處可以有,尤其在學校裏面最方便於這樣的組織。

從前梁任公述他自己讀書的經驗,'爲著作而讀書,則分外感到興趣'。爲究研問題而讀書,其興趣自然又更甚於爲著作而讀書。若爲着要解決個人行動的方向問題,乃至於解決全社會的動向問題,乃至於解決全世界的動向問題,那會更如何的迫切地緊張地實際地去讀書!對於中國社會史的發展的研究是解決個人,全社會,全世界的動向的問題,像日暮途窮迷惘於深山大澤中的時候,對於問路是如何地迫切啊!在整個問題中得到一部分的光明,應當比天文家發現一顆星球還能獲得更高的歡欣。我們可以預料着將有一個更熱烈的研究空氣會爲這個論戰所誘發。

現在爲着研究的便利起見,有系統的爲這個研究的對象提出許多問題,也許可爲研究這問題者的一個帮助吧!

一，歷史上的幾個大關鍵：

1.原始共產社會在歷史上的根據。

從史的常識來證明，中國歷史的第一頁，應當爲原始共產制所佔據，但幾千年前是否曾遺留這樣的事實下來給我們有憑有據的寫在歷史上呢？郭沫若以爲有很多史料：

“黃帝以來的五帝和三王祖先的誕生傳說都是‘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那正表明是一個野合的雜交時代或者血族羣婚的母系社會”（古代社會史研究第十頁）

二嫂使治朕棲’（孟子）‘眩弟並淫’（天問）明明表示‘舜與象是娥皇女英的公夫，娥皇女英也就是舜與象的公妻”。（同上）

“我們在堯典中看那些‘四岳’‘十二牧’，……不是一些各姓的酋長軍長在開氏族會議，在推選新的酋長或軍長的嗎？”

……………………

這些他都拿來作原始共產制度的證明，但對於這些材料的來源，一些也不加以考證。‘這些材料是靠得住的嗎’？解答了這個問題，才能夠引用而無弊。對於無史時代的史的敍述，自然只能根據傳說，而不能根據眞的史實，不過就是傳

說亦必需證明其爲傳說，因爲還有'托古改制'的故意造作史實，這樣的材料是還不及傳說之可靠。像關於舜娶堯二女的事，如果是民間的傳說，自然純粹民間文學的詩經應當有不少的可尋之跡。但是，一點也沒有。堯舜等等故事，若竟是儒家托古改制所造成的，用來作史前的根據，那未免太孟浪了。

他並且以爲"商代的社會必然還是一個原始共產制的氏族社會"，而其根據是從甲骨文中看出，其卜辭中用牲之數每每多至三百四百以上。農業雖已發明，但所有的耕器還顯然是蜃器或者石器，所以農業在當時很幼稚的。

商代的社會是原始共產社會呢？是封建社會的初期呢？這也是需要加以詳細的研究的，因爲這是中國有史之始。

2.中國的封建制度從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時候開始崩潰？

郭沫若歷舉尚書中對殷民的誥語，和左氏定四年傳：'魯公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與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以證明周以殷爲奴，推定周代是奴隸社會。而以秦始皇爲'在中國社會史上完成了封建的光勳'。直到最近百年內帝國主義

在中國發生作用，封建經濟才分解。

却同時陶希聖以及其他許多人，則承認周代的大封同姓和井田制度是封建的最盛時代，而春秋時封建制度便開始分解。他在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中毅然決然說'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社會史的一個關鍵；中國社會在這個時候結束了封建制度'。

對於中國同樣史實的考察生出這樣極端不同的見解，我們贊同那個見解，或者都不贊同？

歷史的史實是勝於雄辯的。周代的史實使我們知道，無論從土地制度看，或是從統治的形式看，毫無疑義是封建的黃金時代！秦代焚書坑儒，建立法治的專制統一的帝國，廢封建爲郡縣，集中富豪於都市，這都明白的證明是商業資本的代表者。秦始皇的眞父呂不韋就是用經商的方法把天下買來的。漢朝的大封諸侯，重農賤商等等史實，顯明是秦朝商業資本政權的反動，封建制度的回光返照。晉南渡以後，南方經濟漸次開發，到六朝時代，南朝的商業資本已占經濟的領導地位，這勢力漸次的侵入到北方，隋代開發運河，商業資本遂得到統一的統治。在歷史上展開這些史實，似乎是不容易加以否認的。但在這裏主要的是提出問題，所以用不

着多量的引證來證明自己的意見。

3.中國商業資本的發展及其在歷史上的作用。

在共產黨的幹部派的理論是根本否認中國社會史上有商業資本主義的一個時期（前資本主義時期）。史實所詔示於我們的確是這樣呢？或者要辯護他們的行動然後造作這樣的理論呢？

商業資本主義在歷史上的作用也是很可研究的，牠在社會史上是不是可以發生領導作用？牠是否可以使社會變質？牠和土地資本結合是會發生怎樣的作用？牠在中國社會史上若沒有其他阻力是不是可以依着歷史的規律，自動的發達到工業資本的階段？這都是需要費力研究的問題。

不過我們研究商業資本的問題，首先要明瞭商業資本的性質，牠的性質不是建立在生產工具的變更，而是在生產關係的變更。這就是說，商業資本主義時代，生產的方法依然是和封建時代相差不多，蒸汽還未發明。其與封建經濟不同的地方，只是在‘封建生產的目的是在自給，商業資本是為商品而生產’。所以商業資本主義時代僅僅是封建與資本主義時代的橋梁。這橋梁時代何以在中國會這樣長？這卻另外是一個問題。

4.什麼原因使中國不能自動的發展到工業資本主義時代?

拉狄克把這個原因歸之於沒有得到海外殖民地，郭沫若歸之於沒有發現蒸汽機。此外還有各種的歸咎。

我以爲沒有得到海外殖民地固然是一個原因，但爲什麼沒有得到海外殖民地呢?這原因是爲中國在地理上是便利於統一，就是割據也是各以希求統一的目的去割據，這就是說，中國地理上不能形成幾個對立的獨立國家，所以競爭着向海外發展不是十分必要的。

又中國經過幾度低級文化民族的侵入，將商業資本主義所建立的文明踏得粉碎，雖然低族文化的民族始終會被高級文化民族所同化，但在經濟上又得走過一度回頭的路。每次恰好有發展到工業資本的希望，又給遊牧民族打回頭了。

因爲以上兩個原因，商業資本的累積便無其他出路，只是與土地資本結合，造成農村經濟的崩潰，造成間歇期的農民暴動。我們相信中國歷史上的商業資本主義是能按照歷史的規律自動的發展到工業資本主義，如果沒有外力的阻礙。決不會像郭沫若所說中國民族是天然的不能'發明蒸汽

機'，沒有發明蒸汽機是各種外力阻礙的'果'而不是'因'。

關於這問題是非常重要，應當加詳慎的研究，上舉的兩個理由不過是隨意拈出，作爲關於這問題的研究的一點意見而已。

此外像關於中國歷史上的幾個農民暴動的問題，陶希聖所提出的士大夫階級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提出的亞洲地租形態問題等等，也是應當加以詳細的研究。

這些問題之中，就像陶希聖所提出的士大夫階級問題，因爲各人的認識不同，而有種種不同的意見。

陶希聖提出這個問題時，表示對這問題特別的重視，中國社會結構的特色，陶先生完全歸之於這個階級。他說'秦漢以後，中國已經由封建制度進入於官僚政治時期，政治的力量由貴族階級移到了士大夫階級'。

對於士大夫階級有許多人提出過相反的見解。我也覺得士大夫不能成爲一個有特殊經濟基礎的階級，牠只是做各階級鬥爭的工具而已。自然這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明的。

二，現在中國經濟性質問題

這個問題是我們的論戰的目的。如果得到了解決，那我們的行動就有了極有力的根據。對於歷史上的研究，亦不過

爲着要使這個問題更容易得着結論而已。關於現代中國經濟性質，簡要的提出下列的幾個問題：

一，現在中國的社會有若干經濟層級？以何種經濟佔領導的地位？

二，帝國主義的外力對於中國經濟發生了什麼作用？將來還會發生什麼影響？

三，封建勢力是否還遺留於中國社會中？其作用如何？

四，中國農民問題與土地問題。

五，農民暴動的前途如何？

六，資本主義在中國是否有前途？

七，產業工人力量的估量。

八，中國需要什怎性質的革命？

要研究現在中國經濟的性質，其結果自然得涉及中國革命的性質，這個問題所以嚴重與普遍在此，所以能誘發思想界鬥爭的興趣與活氣亦在此，因爲這不僅是書獃子書齋中的事業。

三，中國歷史上意識形態之發展的研究

研究中國社會的史的發展，自然應當從生產力的轉變，生產關係的轉變研究其最基礎的經濟形式的發展，同時應

當從意識形態的上層文化的發展以證明其符合與否而使此分析得更堅確的信念。好像

一,中國政治形式的史的發展;

二,中國哲學思想史的發展;

三,中國文學的史的發展;

………………………

………………………

等等都應當分門別類作分工合作的研究。

四

最後將關於這問題的書籍和散在各雜誌中的論文,就手邊所能查考的寫下一個目錄,以為研究這問題者之一助。

一,關於研究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的書籍

書名	作者	出版處
中國社會史的分析	陶希聖	新生命
中國封建社會史	陶希聖	南強
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	陶希聖	新生命
中國問題之回顧與展望	陶希聖	新生命
中國社會研究拾零	陶希聖	新生命

中國社會史研究	熊得山	崑崙
中國社會之結構	周谷城	新生命
中國社會之變化	周谷城	新生命
中國經濟問題研究	嚴靈峯	新生命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郭沫若	聯合書店
中國經濟的研究	任曙	
中國經濟的分析	孫倬章	（不日出版文見本誌本期）
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朱新繁	聯合
中國產業革命概觀	李達	崑崙
中國社會組織	長野郎著 朱家清譯	光明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	馬札爾亞著 陳代青彭桂秋譯	神州國光社
中國革命運動史	拉狄克	光明
支那土地制度研究	長野朗著 謝友仁譯	神州國光社 即出版
中國農民戰爭的史的研究	龍山	神州國光社 即出版
中國經濟史概論	貫因	聯合書店
中國產業革命概況	李達	崑崙
中國產業組織和資本主義的發展	伊藤武雄著 黃逸峯譯	樂華
民族革命原理（譯）	列甯	華興書局
中國革命與中共的任務（譯）	布哈林	布爾塞維克社

中國革命與反對派	史達林等	布爾塞維克社
中國革命與機會主義	陳獨秀等	布爾塞維克社
中國革命	李立三編	布爾塞維克社
我們的政治意見	陳獨秀等	無產者社
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	彭述之	中共
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	瞿秋白	中共
中國革命與中共	瞿秋白	中共
中國經濟基礎現狀及危機	李麥麥	滬濱書局
中國經濟的分析	孫倬章	社會科學研究社
物觀文學史叢稿！		
南北朝文藝與社會	王禮錫	神州國光社
唐代女詩人	陸晶清	神州國光社
李長吉評傳	王禮錫	神州國光社

二，散見各雜誌中的論文

篇名	作者	冊名	出版處
中國經濟問題研究	嚴靈峯	動力第二期	神州國光社
中國經濟研究(一)	任曙	全一册	滬濱書局
中國經濟的分析	孫倬章	全一册	社會科學研究社
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	李立三	布爾塞維克第三卷No 2/3	中國共產黨

反對派對中國問題的錯誤	吳良賦	仝上	中國共產黨
反抗托洛斯基對列甯主義的進攻	問　友	仝上，No.6	中國共產黨
一九二九年之中國	潘東周	新思潮第一卷Nö 2/3合刊	新思潮社
中國經濟問題專號	潘東周等	仝上，Nö5.	新思潮社
中國國民經濟的改造問題	潘東周等	社會科學講座Nö1.	光華書局
第三時期的中國經濟	沈澤民	布爾塞維克（？）期 1931.5月出版	中國共產黨
中國經濟的性質	伯　虎	仝上	中國共產黨
關於"金貴銀賤"問題	澤　民	仝上	中國共產黨
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根本問題	潘東周	世界月刊第一卷創刊號	世界學會
中國鐵路現狀	垂　雲	仝上，第一卷創刊號	世界學會
中國對外的貿易問題	潘東周	仝上，第二號	世界學會
中國航業現狀	垂　雲	仝上，第二號	世界學會
中國工業問題	潘東周	仝上，第三號	世界學會
帝國主義與中國農村經濟	胡浪愜	大道月刊第一期	大道月刊社
陶希聖的商業資本的魔手	逸　广	社會科學戰綫第一期	社會科學戰綫社
中國社會史的分析及中國革命的階級	丘　旭	摩登青年第一/二期	摩登青年社
中國經濟的性質是什麼?	思　雲	讀者第一期	讀者月刊社
中國糧食問題	王　道	世界月刊第二卷第二期	世界月刊社
中國貨幣的考察	成　信	仝上	仝上

中國經濟的性質是什麼	思雲	讀者第一期	仝上
關於中國古代史研究法	王洵	讀者第一期	讀者月刊社
✓論中國的封建制度	陶希聖譯	社會科學季刊第一卷二期	社會科學研究會
產業革命與中國農村經濟之崩潰	高鏗	社會科學季刊第一卷二期	社會科學研究會
中國政治思想底社會的基礎	莊心在	社會科學季刊第一卷二期	社會科學研究會
國民革命與社會階級	胡祥麟	社會科學季刊第一卷二期	社會科學研究會
中國失業問題之特殊性的探討	李宗文	社會科學季刊第一卷二期	社會科學研究會
中國社會發展的概略	梅思平	新生命一卷十一期	新生命書局
中國封建制度的消滅	方岳	新生命二卷一期	新生命書局
中國社會構造史的觀察	黎際濤	同上，二卷五號	新生命書局
中國在世界經濟的地位和中國的危機	何思源	同上，二卷五號	新生命書局
中國的社會基礎	梁園東	同上，二卷六號	新生命書局
中國之封建的勢力	葉兆英	同上，二卷七號	新生命書局
中國階級之史的考察	維持福格爾	同上，二卷八號	新生命書局
中國的家族制度及其崩潰	賓君	同上二卷一〇號	新生命書局
中國社會之封建的考察	朱伯康	同上三卷一〇，一一，一二號	新生命書局

（新生命中所載陶希聖各文，因輯成專書，不錄）

前期封建社會之中國農村社會	剪伯贊	三民半月五卷七八九期	三民半月刊社
中國農村社會之本質及其史的階級發	剪伯贊	同上，六期	三民半月刊社

關於中國的封建制度	朱其華 陶希聖	本誌第一期	神州國光社
中國宗法社會的將來	潘菽	北新四卷七號	北新書店
中國社會之分析	朱伯康	本誌第二期	神州國光社

神州國光社印行經濟歷史書目

版次	書名	著譯者	實價
初版	德意志經濟之復興	安琪爾著 曹盛德譯	實價一元四角
二版	中外貨幣政策	彭學沛著	實價一元五角
初版	世界貨幣問題	加塞爾著 王希夷譯	實價五角
初版	農業問題論	考茨基著 章子建譯	實價六角
二版	社會鬥爭通史（四冊）	馬克皮爾著 葉啓芳譯	第一冊七角五分 第二三四冊各七角
初版	社會形式發展史大綱（上中下冊）	庫斯聶著 高素明譯	上．實價八角五分 中．實價七角 下．實價二元
初版	社會進化史綱	鄧初民著	實價一元五角
初版	國際運動史	張雲伏著	實價一元二角
初版	第二國際史	STEKIOFF著 吳樹仁張伯箴譯	實價二元
初版	法國大革命史	克魯泡特金著 劉鏡園譯	實價三元
初版	印度獨立運動史略	袁學易著	實價三角
初版	債票投機史	摩特藍著 伍光建譯	實價一元

大學及專門學校教科參考用書的最高峯！

關於中國社會之封建性的討論

朱新繁

中國現在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封建社會?中國封建制度何時開始崩潰? 封建勢力在現時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中佔何種作用?這些都是關於中國社會見解的爭論的焦點,而是我們解剖現時中國社會經濟結構所必須理解的。

首先我們要問:中國封建制度是否還存在?如果說已經破壞,那末破壞開始於何時?

現在差不多有很多人一致承認中國封建制度在春秋戰國時代(周末秦初)已經破壞，尤其是陶希聖先生主張此說最力。

陶先生肯定地說:"我的答案:封建制度已不存在,封建勢力還存在着。"(陶著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第二六頁)至於封建制度在什麼時候就已不存在了呢?陶先生一再說:

"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社會史的一個關鍵;中國社會在這個時候結束了封建制度。"(同上書第四頁)

"封建制度在春秋時已經崩潰，所以中國早已不是封建的國家。"(同上第二六一頁)

"貴族政治在春秋時代,起了動搖。三家據魯，三家分晉,田氏篡齊,這些事實證明了舊貴族的權力逐漸移於官僚。至侯封與侯封之間,經過了許多的戰爭，戰爭的結果,一方面弱者被併於強者,他方面因爲權力集中於治者而形成中央集權，破壞了舊日的封建制度。"(同上第五三——五四頁)

"中國自戰國以後,已沒有完整的封建制度。因爲商人資本的發達,灌溉農耕的普行,完整的封建制度已沒有存在的餘地。"(陶著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第九六頁)

"封建制度不過是現物地租及徭役勞動，人與人間之隸屬關係，及地主之政治支配，三個要素相與結合而成。三個要素自公元前六〇〇年後，開始分解。"（同上第一九七頁）

"春秋戰國時代，是社會變革的時期，社會變革的實際，卻不過封建制度的分解。"（同上第二五五頁）

陶希聖先生上面的見解是不是正確的呢？我們要答覆這個問題，首先就要明白什麼是封建制度？

陶先生對於封建制度所下的定義是：

"現在我們先說一說封建制度是什麼？封建制度有兩個特徵：

"1. 封建制度建築在土地制度上面，牠的基礎是農村。

"2. 封建制度下面，土地的領主和掌握治權的封建貴族。因爲有了這兩個特徵，所以：

"1. 封建制度的時候，資本主義的經濟不發達，因爲基礎在農村，故沒有都市集中的現象，和發達的貨幣。

"2. 封建制度的時候，沒有官僚，只有貴族，貴族掌握治權，同時，他們又掌握政權。"（中國社會之史的分

析第二五八頁）

以上陶先生所謂封建制度的兩個特徵，都是很曖昧的。所謂"封建制度是建築在土地制度"上面，這尤其是很空洞的。井田制度是一種土地制度，私有土地是一種土地制度，土地國有也是一種土地制度；大約陶先生的所謂土地制度，即指"沒有都市集中的現象，和發達的貨幣"的時候的任何一種土地制度。但無論如何，我總以為對封建制度下這樣的定義是不妥當的。

"這種特殊的經濟結構——無償的剩餘勞動，在這一經濟結構中，係由生產者身上壓搾而來——決定了統治隸屬的關係，而此種關係，亦即由生產過程中直接發生出來的……生產工具私有對於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係——這種關係的一定形式，自然是適應於勞動方法發展的一定階段，以及勞動方法的社會生產力的——正就是這一點上，我們常能發現一切社會制度玄妙基礎的奧祕……

"雖然如此，但同一的經濟基礎——同一的主要條件，却因各種不同的實際環境——自然條件，種族關係，外來的歷史影響等等，能以發生無數的變態和差別相似迷混本來面目，要了解牠，只有藉助於當時實際環境的分

析。"(馬克思)

馬克思以爲當我們研究社會的經濟結構時，要把主要的條件從次要的條件中分開，首先研究這種經濟結構的一般的經濟基礎，然後再來分析那決定某種經濟結構之變態的"當時實際環境"。我以爲這種研究方法是很對的。根據這種態度，當我們研究一種經濟制度時，首先要研究這種經濟制度的剝削關係；必須如此，才能"發現一切社會制度玄妙基礎的奧祕"。所以我們要研究封建制度時，首先要看封建制度的剝削關係。

馬克思對於封建的剝削關係作了如左的說明：

"在一切經濟結構之一，如果直接勞動者仍爲生產工具和勞動方法的佔有者……則所有權關係，必進而爲統治與隸屬的直接關係，直接生產者必成爲不自由者。此種不自由是可以由徭役勞動的農奴制柔化爲簡單的納稅義務……名義地主只有用超經濟的壓迫，去搾取剩餘勞動。"(資本論第三卷)

馬克思指出這種剝削方法是在於名義上的土地所有者，從獨立生產者——農民——身上用超經濟的壓迫，以搾取其剩餘勞動。這種剝削方法就是封建式的剝削，而維護這

種剝削方法的制度，就是封建制度。"封建式的所有權……憑之以建立的社會組織，其中與直接生產者相對立的，不是古代的奴隸，而是農奴式的農民。"（馬克思恩格斯文匯第一卷）這就是封建制度的定義。

我們來看，在春秋戰國以後，這種剝削方法——即名義上的土地所有者從獨立生產者（農民）身上，用超經濟的壓迫，以搾取其剩餘勞動的現象，是否還存在呢？當然還存在着。

更進一步說，陶希聖先生所認爲春秋戰國時代是封建制度崩潰的時候，有下列五個特徵：

"封建制度分解的第一個徵象，是等級關係的崩壞。在封建制度之社會，王，公，大夫，士，阜，輿，隸，僚，僕，臺（左傳昭十年）的等級關係，力期於差別之明瞭及分劃的固定。最良的政治社會組織是：

"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左傳襄九年秦子襄贊晉國之言）

"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左傳昭二十六年晏子之言）

"春秋以後等級關係頗爲紊亂。各國有因嚴守等級

而號召反抗的，例如鄭：

"'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辭。大夫諸司門子弗順……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左傳襄十年)

"有貴族降爲皁隸的，例如晉的貴族'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左傳昭三年)有皁隸解放爲自由民的，例如晉的斐豹，因助范宣子殺欒氏力臣督戎，而爲之焚丹書(左傳襄二十二年)。此外陪臣專政如魯之陽虎，外卿弒君，如齊之田桓，這些現象極爲驚心動目。

"封建制度分解的第二個徵象，是戰爭的連續。封建領地漸併吞而爲集權國家。戰國的國家都是由'兼小'成立的。以基礎論，當時的國家如秦，三晉，楚，燕，都是基於土地資本。如齊如越，卻是商業都市國。各種社會力，除土地資本與商業資本以外，尙有貴族的競爭，平民的分化，都在此時表現於政治紛擾。

"貴族受商業的刺激，或增加對農奴制的剝削，或爲增加富力而行兼併；爲行兼併，於是有國外戰爭與國內交鬨。國內交鬨固使貴族階級分裂，國外戰爭亦集大權於少數軍事貴族，因此有貴族階級的分解。莊園破壞，及農業技術的進步，使小規模土地經營爲有利，一方面軍事貴族

爲確定收入，以土地爲標準而課稅(稅畝)，於是農奴上升爲自由農民；他方面土地買賣自由，使農民有喪失土地的事實。於是農奴分解爲自由農民及無業而售身的奴隸。

“所以封建制度分解的第三個徵象，是社會紐帶的鬆懈。

“商人資本卽M——C——M及M——M，一方面促進土地買賣的自由，欲使土地加入交換過程，他方面促進農民及地主的破產與土地的兼併。商人資本的作用是剝削獨立小生活者以取利潤，而不直接參加生產過程。所以，商人資本只有分解舊社會制度的作用，而不能促進新生產方法。

“所以封建制度的分解，第四個徵象是個人及社會階級對社會再建之無力。

“然而戰國時代封建制度的分解，是由於農業生產力之增加。農業生產力的增加，一方面使國家經濟力增大，他方面促進自由地主階級的成立。國家經濟力大，可以雇用官僚。自由地主階級成立，可以供給官僚的材料。自由地主入商業都市，可以變爲士人，士人干祿，可以加入官僚組織。韓非子描寫得好：

"王登為中牟令，上言於襄王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半。(外儲說)

"所以封建制度分解的第五個徵象，是士人階級的勃興及官僚制度的成立。"(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第二五五——二五八頁)

為了要對於這個問題加以詳細研究起見，不惜時間篇幅，引用了這一大段文章。現在我們來對於陶先生所指出的五個徵象，一一加以研究。

陶先生以為"等級關係的崩潰"，是封建制度分解的第一個徵象。關於這點，我們可以分兩方面來說，第一，等級關係的崩壞，是不是封建制度崩壞的徵象？第二，在春秋戰國時代，等級關係是不是已經崩壞？

如前所說，我們對於一種社會制度的觀察，首先應着眼於這種社會制度的經濟基礎，而不應從社會制度之外表的某種形態為研究對象，因為這種外表的形態，並不是構成某種社會經濟制度的主要條件。封建制度的主要特徵，在於這個時代是自然經濟佔優勢，而名義上的土地所有者，從獨立

生產者(農民)身上,用超經濟的壓迫,以搾取剩餘勞動,而不是在於等級關係。我們只能從經濟基礎上,即是從剝削方法中,才能認識某種社會經濟制度之一般的特徵。等級關係誠然是封建社會中的一個現象,但是等級關係不僅在封建社會中存在着,即在一切有階級存在的社會中都存在着。陶先生以爲等級關係是封建制度的第一個特徵,就犯了忽視主要條件的錯誤。陶先生更具體的指出所謂等級關係是指:王,公,大夫,士,皁,輿,隸,僚,僕,臺等。但是像這種等級關係,不僅在封建社會,即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有時也還存在着,例如爲資本主義之祖國的英國,也有皇,公,侯,伯等爵級,在爵級之下,還有種種等級。雖然這種等級的名稱,與陶先生所舉出的王,公,大夫,皁,輿,隸,僚,僕,臺等不同,而其爲等級則一;名詞上的分別,自然不能視爲原則上的不同。

至於第二點。如上所說,等級關係在一切有階級存在的社會中都存在着,春秋戰國以後的社會組織中,自然不能消滅等級關係。這種等級關係,無論在漢,在晉,在隋,在唐,宋,元,明,清,都很森嚴地存在着;雖然等級的名稱不一定與春秋戰國時代相同,但如前所述,這種名稱上的區別,決不能視爲原則上的不同。所以陶先生認爲春秋戰國時代是

封建制度崩潰的時期，其所舉的第一個徵象，在我們看來，是絕不能存在。

陶先生認爲封建制度崩潰的第二個徵象，是"戰爭的連續，封建領地漸併吞爲集權國家"。這個理論較之第一個似乎要充分一點，但也决不能以此爲封建制度崩潰的徵象。

關於這點，我們也可以分兩方面來說：第一，戰爭的連續，封建領地的併吞而成爲集權國家，這並不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而是封建諸侯爲維持其所屬領土內的軍民的生活的滿足及擴大其統治的慾望而起的掠奪的戰爭；所以戰爭的結果，雖然封建領地逐漸兼併而成爲集權國家，而社會的經濟基礎根本就沒有變動，所以當一個封建諸侯兼併其他封建領土而建立集權的王國時，他又必須分封其羣下爲許多部落的諸侯；陶先生也不否認在春秋戰國以後，還有這種現象的存在，例如："在中國古代，分封諸侯的典禮，有由天子授與茅土於分封者的儀文，表示指定的土地今後歸受封者的領有。這種禮節到漢代還是照行。"（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第三〇頁）第二，我們還該指出，所謂"戰爭的連續，封建領地漸併吞爲集權國家"，這種現象，並不是開始於春秋戰國時代，遠在夏末商朝周初，都有這種現象。據一般歷史的

傳說，夏末列國三千餘，商朝列國千餘，到周武王建國的時候，還有“大小國凡八百”，可見兼併之風，决不是始於春秋戰國時代。

一般的錯誤，以爲在中國歷史上，建立統一的王國，是始於秦始皇，其實周武王建國之初，何嘗不是集權的，統一的？而且秦始皇的統一的政權，維持不到一世紀就土崩瓦解了。陶先生以爲“戰國的國家，都是由‘兼小’成立的”。是封建制度的徵象，其實這不是事實，卽如前所述，兼併不是始於那時，而且戰國時代，如趙，韓，魏三國，誰都知道是三分晉國而成立的，這不是‘兼小’，而是‘分大’，這又作何解？

總之，這種戰爭與兼併，旣不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所以無論如何的結果，都不能改變社會之經濟基礎的構造。這是陶先生以爲封建制度分解的第二個徵象，在我們看來是不能存在的。

至於陶先生以爲“當時的國家，如秦，三晉，楚，燕，都是基於土地資本。如越如齊，卻是商業都市國”（見上引用文）及“周的末期，中國國內各民族各侯封，很不平均的各遂其發展。幾個侯封裏面，商業資本主義已發達起來，最顯著的是齊。首先稱霸的，便是這資本主義的齊國。”（中國革命之

史的分析第三四頁）稱春秋時代的齊國為資本主義國家，固然是錯誤，而以為如越如齊，都是商業都市國家，也是不妥。關於這點，放在後面等論到商業資本與封建制度的關係時再說。

陶先生以為"社會紐帶的鬆懈"，是封建制度分解的第三個徵象，這也是極不妥當。在這裏陶先生所謂的社會紐帶的鬆懈，是指"貴族階級的分裂"及"工農上升為自由農民"這兩點。其實所謂貴族階級的分裂，原是封建制度的特徵，在封建社會中，貴族決不是始終統一的。因而貴族的分裂，也決不是始於春秋戰國時代。陶先生所謂"貴族受商業的刺激，或增加對農奴的剝削，或為增加富力而行兼併；為行兼併，於是有國外戰爭與國內交鬨。"關於戰爭與兼併，在前面已經說過，此處可以不必再說。至於農奴上升為自由農民，這一點更不能指為封建制度崩潰的徵象。因為在封建社會，農民原本是自由的，在前面我們曾引用過馬克思的說明："封建式的所有權……憑之以建立的社會組織，其中與直接生產者相對立的，不是古代的奴隸，而是小農奴式的農民。"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更具體的指出奴隸時代的剝削制度與此種封建的剝削制度之不同，他說：

"此種經濟結構(新按:係指封建制度),與奴隸經濟,遊牧經濟,都截然不同;奴隸工作,須藉助於他人的生產工具,且不能獨立工作。"

而封建的剝削方法,名義上的土地所有者的剝削對象,不是沒有生產工具,不能獨立生產的奴隸,而是獨立生產者的農民。所以農奴分解爲自由農民,不僅不是封建制度崩潰的徵象,却却相反,這正是封建制度的特徵。——這是陶先生所謂封建制度分解的第三個徵象是不能成立的。

陶先生以爲封建制度分解的第四個徵象,是"個人及社會階級 對於社會再建之無力"。如果單是看這句話,那是很費解的,好在陶先生已經說明了所謂"個人及社會階級對社會再建之無力",是指"商人資本只有分解舊社會制度的作用,而不能促進新生產方法"。這也是不對的。陶先生的錯誤,不僅在於以爲春秋戰國時代"商人資本分解了舊社會制度",即是破壞了封建制度,而且他根本過視了商業資本的作用。商業資本不僅不能創造一種新的生產方法,而且也不能破壞舊的社會制度。馬克思說明了社會進化的定律是:

"社會關係和生產力有密切的關係。人類得着新的生產力的時候,同時改變他們的生產方法;改進他們的生

產方法和謀生式樣的時候，同時就改變他們的一切社會關係。"(哲學之貧困)

這就是說，一切社會制度，政治，宗教，道德，法律，都是建築在當時的生產方法的基礎上，生產方法又是因生產力的發展而改變；必須是生產力發展了，生產方法纔能改進；必須生產方法改進了，然後舊的社會制度才會發生動搖，適應於新的生產方法的社會制度才能建立起來。商業資本只是永久在流通過程中——商品交換的媒介中活動，所以他與生產資本不同，他本身並不是代表一種生產方法。所以陶先生以爲商業資本分解舊社會制度的作用，是封建制度的分解的第四個徵象，其理由之不能存在，也是很顯然的。

陶先生以爲"士人階級的勃興，及官僚制度的成立"是封建制度分解的第五個徵象，我以爲也是不確的。所謂士人階級，我總覺得這根本就不能成爲一個獨立的社會階級。照陶先生的解說，"農業生產力的增加，一方面使國家經濟力增大，他方面促進自由地主階級的成立。國家經濟力大，可以雇用官僚。自由地主階級的成立，可以供官僚的材料。自由地主入商業都市，可以變爲士人，士人干祿，可以加入官僚組織。"由此說來，則地主，官僚，士人，三者有密切的關

連，所以陶先生在別的地方又說："士大夫身分和地主階級的關係……地主和官僚的關係，也有無限的連鎖。雖有非地主的士大夫，但士大夫一入官僚，便成地主。雖有非官僚的士大夫，但對於農村和城市小市民，仍有支配的力量。在朝爲官僚，在野爲紳士。在鄉爲地主，入學從仕則爲士大夫官僚。因此，官僚的治理是爲地主階級的利益而治理。"（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第九二頁）

在這裏，陶先生明明指出了"官僚的治理是爲地主階級的利益而治理"。可見官僚是地主階級的附庸，決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階級，其理至明；但是陶先生還一再說："封建制度破壞而有官僚。"（同上第一〇七頁）"官僚政府和農民的統一戰線，顛覆了封建貴族和封建國家。這個過程，發生在戰國爭雄時期，而完成在強秦一統時期。秦不是什麼資本主義國家。秦乃是官僚和農民國家，所以能夠一舉而掃滅殘餘封建國家的六國。"（同上第九一頁）

關於陶先生著作中一再提到的所謂士大夫階級（我覺得這個名詞是不對的），在後面還要加以分析。這裏我們必須指出，官僚決不是封建制度破壞以後才有，尤其不是破壞封建制度的動力。關於這一點，在後面也還要詳論。

陶先生以爲"秦漢以後，中國已由封建制度進入官僚政治時期。政治的力量，由貴族階級移到了士大夫階級。"（同上第五九頁）但陶先生又說："中國士大夫階級是封建貴族的擴大，其個人的生活賴地租，其階級的生存賴賦稅……所以士大夫階級一方面和地主有共通的利益。"（同上第五九——六〇頁）

陶先生的根本錯誤，就在以爲地主階級是破壞封建制度的動力，所以他一再說："自封建貴族階級破壞以後，地主階級是中國社會的一個基本階級。"（同上第十五頁）他把地主階級和封建制度對立起來，自然要弄出許多奇怪的結論來了。其實地主階級不僅不是破壞封建制度的動力，而且他本身正是封建制度的柱石。我們曾經一再引用馬克思對於封建剝削方法的說明，是在"名義地主從獨立生產者（農民）身上用超經濟的壓迫，以搾取其剩餘勞動"。

至於陶先生所謂："集合戰國時代各國起用庶人爲卿相的事實，我們可以知道封建貴族階級已經崩壞而治權漸歸到新起的官僚。……便可以說春秋戰國時代，舊封建制度已經破壞。"（同上第六頁）其實起用庶人爲卿相的事實，起原很早，決不是起於春秋戰國時代；不僅春秋戰國時代的寧戚

百里奚都是由私人而爲卿相，即伊尹太公，何嘗不都是起自庶人？庶人雖然可以僥倖而起爲卿相，但他不過是封建貴族的附庸，爲封建貴族做事，決不是取封建貴族而代之——更進一步說，即使有起自庶人的卿相，漸漸篡奪政權，但這個時候，他本身就形成爲新的封建貴族，並不曾建造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這是顯而易明的事。

以上是簡略的答覆了陶希聖先生的封建制度破壞於春秋戰國時代說的錯誤。在另一方面，我們還可以從事實上理論上證明在春秋戰國以後，一直到帝國主義侵入中國（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開始）以前，中國依然是一個封建國家，封建制度並沒有破壞。爲要說明這一點，必須先說明商業資本的性質，及其作用。

一般人對於中國社會封建制度的觀察的錯誤，由於不了解商業資本的性質。例如拉狄克，他因爲不了解商業資本的性質，因而簡直否認中國有所謂封建勢力。他說：

“中國商業資本主義已有幾千年的發展，歷史上的封主完全沒有了。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因而集中到商業資產階級手中，他們剝削的目的，與封建地主不同，因爲後者不知道貨幣經濟，他們的目的，不過是爲得黃金，裝飾

品,美女而已;因此中國無所謂封建勢力,只有商業資本家。"(拉狄克:中國革命史)

如前所述,我們對於一種社會經濟制度的研究,應該從其剝削方法(生產方法)上着眼,拉狄克的錯誤,在於他不從剝削方法(生產方法)上立論而從剝削者的出身及其剝削的目的上立論,所以要着"中國無所謂封建勢力"的奇妙的結論。

一般的錯誤,就在認爲商業資本的發展,足以消滅封建剝削關係,甚至認爲商業資本可以代替封建制度而建立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一切的社會制度——政治,宗教,道德,法律,都是建築在當時的生產方法的基礎上,生產方法又是因生產力的發展而改變;必須是生產力發展了,生產方法才能改進;必須是生產方法改進了,然後舊的社會制度才會發生動搖,而適應新的生產方法的社會制度才能建立起來。商業資本只是在永久在流通中——商品交換的媒介中活動,所以他與生產資本不同,他本身並不是代表一種生產方法。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指出:

"商業資本的獨立,及其優勢的發展,就是指資本自

身還沒有支配生產;因此商業資本的獨立發展,與社會一般經濟的發展,是成反比例的。"

所以商業資本的發展,並不是表現着生產方法有了根本的改變(生產方法的改變,自然可以促進商業的發展),所以牠不能破壞舊的社會制度,自然更不能創造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馬克思關係於這點,說明如下:

"商業及商業資本發達,到處使生產交換價值一方面發展,使生產的範圍擴大,使生產的種類增加,使生產普遍化,並且使貨幣變成世界的貨幣。因此商業無論在何處,對於以生產使用價值為主要任務的種種形態的原來諸生產組織,多少發生一種使之解體的作用。商業對於舊生產方法所加的解體作用,究竟達到何種程度,這首先是以這種生產方法的堅固及其內部的構造如何為轉移的。這種解體的進程,究竟歸結到何處,就是那一種生產方法起來代替舊的生產方法,這不是以商業為轉移的,而是以舊生產方法自身的性質為轉移的。在古代世界中,商業的作用,及商業資本的發展,常常歸結到奴隸的經濟;又依照這種出發點如何,一種以生產直接生活品為目的的家長的奴隸制度,有時僅轉變為一種以生產剩餘價值為目的

的奴隸制度。反之，在近代世界中，商業資本的發展，歸結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由此所得的結論是：此等結果，自身不是由商業資本的發展決定的，但是由種種完全相異的狀態決定的。……

"在十六十七世紀之中，因地理上的新發見，諸大革命之出現於商業中，並且很迅速的增加商業資本的發達；此等革命在促進由封建生產方法到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過渡中，構成一種主要的要素，這是沒有疑義的；但是因爲這種事實而產生的種種完全錯誤的見解。世界市場的突然擴大，流通商品的種類增加，歐洲諸國民間，佔取亞洲生產物，和美洲財寶的競爭，以及殖民地制度，對於破壞生產的封建制度，是有重大的幫助的。然而近世生產方法在他的第一時期中——在手工工廠業中——只有在中古時代，已經造出自己發達的條件之處，才存在的，例如試將荷蘭和葡萄牙比較一下。當十六世紀中以及十七世紀一部分時期中，商業突然的擴充和新世界市場的創造，對於舊生產方法的崩潰，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興起，發生一種重大的影響，然而這却是在已經造成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基礎上出現的。世界市場自身構成這種生產方

法的基礎。在另一方面，以繼續擴大的規模而生產，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固有的必然性，此事驅策世界市場不斷的擴大，所以此處不是商業不斷地使產業革命，而是產業不斷地使商業革命。……"（哲學的貧困）

在封建時代，自然經濟佔着主要的形式，但是決不能說，在封建時代，沒有商品交換及貨幣流通的現象發生。有許多生活必需品，例如鹽，鐵，木材，藥材等，不是每個地方都有出產的，這就是需要一種交換來輔助自然經濟。由這種交換的發展，因而引起城市的發生；這種城市一方面作交換市場的中心，另一方面，即作封建諸侯固守的堡壘。手工業的發展，使交換的範圍也因之而擴大，即是商業日益發展。商業資本的發展，侵入農村，使農村自然經濟漸次發生解體的作用；但是牠不能使生產方法有進一步的發展，所以整個的社會制度沒有走出封建制度的範疇以外。而且商品經濟的發展，雖然使農村自然經濟漸次發生解體的作用，可是進展的程度，是非常緩慢，在中國，自春秋戰國時代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帝國主義最初侵入中國時），農村中自然經濟還是佔着優勢。

我們要說明在春秋戰國以後，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中

國還是一個封建國家的理由，除了一個基本的原則，即封建的剝削方式——名義上的土地所有者，從獨立生產者（農民）身上，用超經濟的壓迫，以搾取剩餘勞動——而外，最好舉出自然經濟之絕對優勢這一點來作證明。

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曾一再指出封建制度之特徵之一，即是自然經濟之強大。所以在這裏，我們很可以看出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中國封建制度的確沒有破壞。

關於春秋戰國以後，自然經濟強大的優勢這點，陶先生也不否認。他以爲"商人資本非獨不能開闢海外市場，非獨不能整理國內市場，非獨不能發達資本主義生產制，並且不能充分發達貨幣經濟以代替自然經濟。"（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第四五頁）所以他承認"貨幣經濟復返於自然經濟的情形，在中國是常見的。"（同上）

在中國，自春秋戰國以來，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社會經濟依然是自然經濟佔着優勢；貨幣經濟的不發達，物物交換的盛行，都是顯例。陶先生舉出漢代鑄錢甚多，即武帝至平帝數十年間，"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可是：

"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後漢書光武本紀）

後漢又鑄了許多錢，而：

"魏文帝黃初二年，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至明帝世，廢錢用穀旣久，人間巧僞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文獻通考錢幣考一）

晉朝沒有鑄錢，而：

"太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爲段數。"（通考載前涼索輔之言）

"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荊，郢，江，襄，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爲貨。"（同上）

而同時北朝雖置有錢幣，亦不通行：

"後魏初置太和錢貨，無所用也。"（同上）

宣武帝永平三年，雖鑄五銖錢，但：

"京師及諸州境或不用，或有止用古錢，不行新錢。"（同上）

"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略不入於市。"（同上）

至於北齊神武霸政之初：

"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易者皆以絹布。"

陶先生雖然舉出"隋唐宋三朝以來,錢量增加,鈔幣發達,銀兩流行"(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第四七頁),但同時陶先生又舉出下面的幾個例子,例如唐代:

"儀鳳四年,以天下惡錢轉多,令東都出遠年糙米及粟於市,別納惡錢百文,其惡錢令少府司農相知,卽令鑄破。"(文獻通考錢幣考一)

又如唐開元二十二年:

"其年十月六日,勅'貨幣兼通,將以利用,而布帛爲本,錢刀是末,賤本貴末,爲弊則深。數法之間,宜有變革。自今以後,所有莊宅口馬交易,並先用絹布綾羅絲綿等,其餘市買至一千以上,亦令錢物兼用。'"(同上)

由此可見在唐代社會,還是物物交換佔優勢而貨幣流通受到很大的限制。此外,我們還可以在唐宋時末的民間傳說,傳奇,小說,詩歌等各方面,看出在當時是自然經濟佔着極端的優勢。

至於元朝,則:

"所在郡縣,皆以物物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人視之若敝楮。"(續文獻通考錢幣考)

明朝雖然代有鑄錢,但其數也是很少。

清朝鑄錢的數目，較明朝爲多，然而以人口平均起來，其數目也不能算多。順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制錢鑄造額如下：

年　代	制錢鑄造額（文）
1643年（順治元年）	73,663,900
1644年	433,751,760
1645年	624,823,960
1646年	1,333,384,194
1647年	1,449,494,194
1648年	1,682,424,200
1649年	2,097,632,850
1650年	2,521,663,850
1651年	2,488,544,460
1654年	2,413,879,080
1659年	280,394,280
1660年	291,584,600
1665年（康熙四年）	295,879,800
1671年	290,475,830
1676年	231,365,260
1681年	231,398,600

1686年	289,936,700
1691年	289,925,400
1696年	237,063,050
1701年	238,065,800
1706年	238,075,800
1711年	374,933,400
1717年	399,167,300
1721年	437,325,800
1722年(雍正元年)	499,200
1725年	675,160
1726年	723,528,000
1727年	746,304,000
1729年	756,856,000
1730年	1,048,759,660

以上可以看出自十七世紀四十年代到十八世紀三十年代，這差不多一世紀中，制錢的鑄造額最多的也不過二十五萬萬文，而且自一六五四年以後，反而逐漸減少，至一七二九年以前，這七十餘年中，制錢鑄造最多的也只有七萬萬左右。當時人口即使以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人計算，即鑄錢

最多的年分，每人平均還不足三文。

自一八〇〇年起至一八三一年，這幾十年中的制錢鑄造數目，每年如下：

北京	899,156,000
直隸	60,666,000
江蘇	111,804,000
江西	41,928,000
浙江	129,600,000
湖北	84,000,000
陝西	87,360,000
陝西（附加）	43,204,000
四川	179,259,000
四川（附加）	14,868,000
廣東	34,560,000
廣西	24,000,000
雲南	94,860,000
雲南（附加）	84,924,000
貴州	94,860,000
山西	17,472,000

伊犂	1,122,000
合計	2,052,219,000

這個數目雖然較一六五四年以後，一七三〇年以前這七十餘年間較多，但反不若一六五四年以前幾年。當時人口卽使以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計算，每年所鑄的新錢，每人平均不足七文。

在這裏我們應該注意一點，卽也許有人以爲當時貨幣是以銀兩爲本位，制錢不過是輔幣，所以制錢鑄造額雖少，不足以證明貨幣經濟之衰落。此說是似是而實非。因爲當時雖然銀錢兩用（銀兩只有碎銀紋銀而沒有銀幣），可是一般通用的單位，是制錢而不是銀兩。舉例來說，當時貨物的價值是以制錢計算的；官吏的新俸，工農商人的薪水，都是以制錢計算，可見制錢實在是貨幣流通中的主要單位。所以制錢流通的數量之少，可以證明貨幣經濟之不發達，而自然經濟之強大。

至於當時主要的剝削形式，完全是如馬克思所說的"名義地主以超經濟的壓迫，搾取獨立生產者（農民）的剩餘勞動"。農民是生產工具和勞働方法的佔有者，但是地主則利用土地所有權，加農民以極殘忍的壓迫，卽馬克思所謂"超

經濟的壓迫”,以搾取其剩餘勞動。這所謂超經濟的壓迫,具體的事實如:

1•地主徵收農民的農產品,往往超過百分之五〇以上,乃至百分之七〇至百分之八〇;

2•租額以外,還有其他各種農民對地主的必需的貢獻;

3•徭役制度;

4•地主對農民的統治特權;

5•等級關係的森嚴。

關於第一點,雖然因爲我手頭沒有材料,不能具體的指出春秋戰國以後,十九世紀中葉以前,這二千多年間的中國的租佃制度的詳細情形,但地主對農民殘酷的壓迫,“超經濟”的搾取,是無可否認的,這點陶先生也是承認。陶先生雖然不承認地主階級用“超經濟”的壓迫來搾取農民的剩餘勞動是一種封建的剝削,但他也承認“但在這種私有土地制度成立以後,兼併的現象實屬可驚。”(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第一九頁)而且他曾舉出下列各例:

㊀ “至秦則不然,……小民……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前漢書董仲舒傳)

“秦爲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 兼併起,貪鄙生,

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隸之市，與牛馬同欄，…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而豪民侵陵，分田刼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王莽傳)

'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富強人佔田踰侈，其賦大半官受百一之稅，而入輸豪強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東漢會要荀悅言)

"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兼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策，視爲奴隸，……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月秋收，以至窮餓而無告。"(文獻通考田賦考)

陶先生更進一步的說明：

"此外還有完全封建式的擴大的地租——押租，押租大抵是用現金的。正租還是用現物的多。我們要知道今日的中國，是自明代起通行銀兩以後的中國，是自淸代起通用新式鑄貨以後的中國，而現物地租仍是通行的方式，則淸明以前，遠至秦漢，是全用現物可知。"(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第五一頁)

現物地租是封建剝削的主要形式之一，而在中國，現物地租一直到現在，還普遍盛行於各地，明清以前，自然更不用說了。

以上所引據的種種說明，可以看出在春秋戰國以來，地主與農民的關係，完全是"名義地主從獨立生產者的農民身上，用超經濟的壓迫，以搾取其剩餘勞動"。因而完全是封建式的剝削。

陶先生不僅指出了現物地租，而且指出了徭役勞動及特殊的貢納義務，依然存在於春秋戰國以後。他說：

"地主與佃戶的關係，是現物交納的關係，當然與現金地租制度的主佃關係不同。佃戶所負担者是現金，則其與地主的關係是純粹貨幣的契約關係。佃戶所負担者是現物，則其與地主的關係，便沒有那樣單純。一定的徭役勞動，特殊的貢納義務，尚存在於主佃之間。因此，主佃之間尚保持有封建的意義。"（同上第二〇二——二〇三頁）

照以上主佃之間的關係看來，可以知道自春秋戰國以來，乃至最近，地主對於農民的剝削，完全是一種封建剝削方式，而擁護這種剝削方法的制度，當然是封建制度。陶先生的矛盾，就在一方面承認這種主佃之間的剝削關係，"尚

維持有封建的意義",但另一方面,又否認封建制度已經分解於春秋戰國時代。

恩格斯更曾指出封建制度的主要形式之一,在都市有行會的存在(見"反杜林論")。我們來看,中國在春秋戰國以後,還有沒有行會的存在?這是事實問題而不是玄妙高深的理論問題。如果我們不否認事實,就該承認自春秋戰國以後,一直到滿清末年,行會制度普遍地存在於中國。這也是可以作爲封建制度沒有崩潰的明證。

陶希聖先生的錯誤,不僅在於否認春秋戰國時代封建制度已不存在,而且他很奇怪地把經濟上的與政治上的統治階級劃分開來。他說:

> "但是封建國家破壞以後……在經濟上,地主階級是此後的統馭階級;在政治上,官僚是此後的治理階級;溝通這兩種人物的,是廣大的士大夫身分。"(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第九二頁)

陶先生把官僚也看成是一個獨立的社會階級而把他與地主階級對立起來。其實政治法律等等,都是建築在經濟基礎之上,決不能把政治制度與經濟基礎對立起來。官僚不過是統治階級的一種臣僕,決不是外族統治階級的另一種社

會階級。

陶先生不僅把官僚看成是一個階級，而且在官僚與地主之間，還有一個士大夫階級。陶先生的全部的理論，對於所謂士大夫階級特別重視。他又指出了所謂官僚政治的統治者是士大夫階級：

"秦漢以後，中國已經由封建制度進入官僚政治時期。政治的力量由貴族階級移到了士大夫階級。"(同上第五九頁)

在這裏，與前面所引用的陶先生的話，顯然矛盾；在前面，陶先生把官僚與士大夫看做是兩個不同的但可以接近的社會階級；在這裏，他又把官僚與士大夫混合起來。但這些枝節問題，在此地我們可以不必深究；我們所要問的，是構成陶先生的中國社會觀的中心理論的所謂士大夫階級，究竟是什麼東西？

陶先生以為：

"中國的士大夫階級身分還不止於一個社會層。自封建貴族階級破壞以後，地主階級是中國社會的一個基本階級。地主階級和士大夫官僚之和，恰與封建貴族階級相等(新按：這句話是十分費解，簡直不懂)。若包括地主

和官僚的兩端，則以士大夫身分爲中國社會的一個基本階級，亦非錯誤。"(同上第一五頁)

照這樣說來地主階級是社會的一個基本階級，而士大夫階級亦可稱爲社會的基本階級；這是什麼說法的呢？這兩個社會的基本階級是不是對立的呢？照陶先生的說法，不是對立的，而且並立的。那末所謂士大夫階級的經濟基礎究竟是什麼呢？他與地主階級究竟有什麼分別呢？陶先生自己提出了一個問題來："何以中國士大夫階級能夠自成一階級呢？"他的答覆是：

"第一，因爲這個階級是一種擴大的身分階級。這個階級是封建貴族的擴大，有門第的超越，有知識的優異，對於庶民擁着一種身分的信仰。

"第二，因爲這個階級的生存和封建貴族的生存是一樣的寄託在農民之上。(一)個人的生活是地主的生活，向農民收取租課以自奉，乃有餘暇以從事於知識的追求和政治的活動。(二)階級的活動是在政治地位的取得，向農民收取賦稅，以爲俸祿，乃能運用政權，威臨於勞苦農民之前。(三)階級的保存賴有身分的封鎖。門第不相當者不通婚，而門第相當者相結納。譜牒之學，便是封鎖身分的

武器。(四)階級的流通，又用科舉或選舉制度，以士大夫階級思想的定型，吸收庶民中優秀分子，使加入士大夫階級。"(同上第三六——三七頁)

我們知道，一個階級的存在，必然有牠的經濟基礎。所謂"門第的超越，知識的優異"，決不能成爲構成一個階級的原因和基礎。陶先生所謂"這個階級是一種擴大的身分階級"這種抽象的定義，不待說，這並沒有把這個階級的基礎說出來，因爲單靠身分，決不能形成一個階級。而且身分必然有其經濟的基礎。據陶先生的解說，又明明是"個人生活是地主的生活，向農民收取租課以自奉。"這明明是地主階級。但陶先生又偏偏要稱之謂士大夫階級，以其和地主階級分開，這實在是太把階級這個名詞濫用了。至於所謂"階級的活動是在政治地位的取得，向農民收取賦稅，以爲俸祿，乃能運用政權，威臨于勞苦農民之前。"這又明明是馬克思所謂"名義地主從獨立生產者的農民身上，用超經濟的壓迫，以搾取其剩餘勞動"的封建剝削方式。陶先生一方面旣認定這種剝削方式是封建的剝削：

"……所以士大夫階級這種觀念生活者便是經濟上的剝削者，在封建制度破壞以後，便自己去統治者——官

僚而現身。士大夫階級的剝削，即是封建的剝削。”（同上第一二頁）

可是另一方面，卻又肯定封建制度已經破壞。由這種奇妙的理論而生出的奇妙的結論，就是“政治的力量由貴族階級移到了士大夫階級”。士大夫明明是一種寄生分子，明明是封建地主階級的附庸，但是陶先生一定要把按上一個階級的定名，使牠和封建制度對立或並立起來。

陶先生既不能指出士大夫的獨立的經濟基礎（構成一個獨立的階級所必要的條件）——陶先生所指出的，完全是地主階級的附庸生活——而陶先生所說的士大夫的起源，也十分不妥。

陶先生這樣的說明了所謂士大夫階級的歷史的起源：

“……中國歷史便由此轉入七雄爭長的戰國時代。在這個過程中間，貴族階級相隨崩壞。到了戰國時代，庶人起而爲卿相的事情很多。貴族要保持其地位，也相趨於養士，於是貴族中的進步者與庶人中的優秀者混成一個士大夫階級。這個階級在戰國末期，有突進的勢力，如信陵君的尊魏，孟嘗君的振齊，燕太子刺秦，都是這個階級的浪漫的鬥爭史，而信陵平原的勾結，已目無魏趙兩君。

這個階級的成分是貴族，知識分子及遊俠。知識崇拜，英雄崇拜及身分崇拜，維持這個階級地位。"（同上第三三頁）

照此說來，所謂士大夫階級者是由"貴族的進步者與庶人中的優秀者"混合而成的。這樣混合而可成爲一個階級，已經是奇談。所謂庶人中的優秀者，這優秀兩字，當然是指智識程度而不是指財產關係，所以這個階級的構成，簡直沒有經濟基礎，僅僅是"知識崇拜，英雄崇拜及身分崇拜"作爲階級構成的基礎。不待說，這種階級理論，在社會科學的領域中，是不能存在的。

總之，以爲在春秋戰國以來，封建制度已經破壞這種理論，固然是錯誤，而陶先生毫無根據地指爲封建地主階級之附庸的士大夫是一個獨立的社會階級，也是一個錯誤。這個錯誤不僅是名詞上的不同，而是因爲這種名詞上的錯誤，可以混亂一般對中國社會史的觀察的視線，最重要的是使人重視這僅爲封建地主階級之附庸的所謂士大夫階級．因而反忽視了地主階級的主要作用。所以這個名詞上的錯誤，我們必須要把牠弄清楚才行。

中國封建制度在春秋戰國時代已經破壞說的錯誤，已

如上述。那末中國封建制度究竟於何時開始破壞的呢？

我的答覆是：中國封建制度的破壞，開始於十九世紀下半期，即西歐資本主義先進國對中國開始商品侵略以後。但在這裏我們必須注意，中國封建制度雖然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已經開始破壞，可是一直到現在，封建殘餘在社會經濟結構中依然佔着主要的作用。

我們說中國封建制度的破壞，開始於十九世紀下半期，其理由與事實如下：

自從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以後，商品經濟的侵略，破壞了自然經濟佔優勢的農村經濟。在帝國主義沒有侵入以前，中國的商業資本雖已有相當發展，但是商品經濟不能壓倒自然經濟，這是一個事實。農村生活是一種自足自給的形態，農民的日常用品，除了鹽鐵木材藥材這幾項以外，差不多都是由農民自己生產，自己消費。舉幾種日常用品來說：米麥雜糧，幾乎是每個鄉村自己都有生產，因而不需要向外購買的。又如衣服的原料，最普遍通行的是棉布。但是因為中國土壤幾乎到處都適於種棉，所以棉花原料幾乎到處都有。例如在浙江，雖然不是著名的產棉區域，但是各縣各地都有棉花種植。原料既到處都有，而"男耕女織"，又是中國的古訓，

幾乎男女人人都能紡織，所以棉布的生產各地都有。其次如綢絹，雖不如棉布之普遍，但在江浙閩粵川魯贛鄂各省，都有絲繭生產，因而都能製造綢絹。又如燃料肥料，以及一切日常用品，以前幾乎各地都能自給，所以能夠維持一種半獨立的狀態。總之，那時是自然經濟優於商品經濟。但是帝國主義商品侵入以後，農村中的經濟關係是轉變過來，成爲商品經濟支配自然經濟：外國的棉紗棉布代替了農民自己生產的土布土紗；外國的煤油代替了農民自己製造的植物油燃料（菜油及豆油等）；外國的肥皂代替了農村到處都有的皂莢與農民自己製造的灰鹽；外國的火柴代替了原始的取火方法——火刀與火石；外國的琺瑯器具代替了一切舊式的陶器磁器木器鐵器這些日常用品；外國的捲烟代替了農村中到處都可種植的粗烟；外國的'洋紙'代替了原來的粗紙；外國的'洋糖'代替了甘蔗汁；……總之，外國的商品代替了一切農民自己生產的東西，使農民不得不離開了這自給自足的半自然經濟的樂園，來依賴帝國主義國家的商品供給。

復次，因爲帝國主義的侵入，使物質的生產方法也起了很大的變動，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在上海天津這些大都市開始出現。無論牠的基礎如何脆弱，但他總是一種資本主義

的生產方法。因爲資本主義工業組織的出現，使社會上除了封建地主階級以外，有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發生。資產階級之意識形態的發展，革命運動的興起，給了封建地主階級一個打擊，而使社會起了很大的變動，更其主要的事實是無產階級勢力之形成與發展。農村的半自然經濟開始破壞以後，農村的階級分化日益明顯，因而階級鬥爭不僅在都市中，而且在農村中猛烈的發展。這些現狀都足以說明封建制度在這種極端的變革中，的確已經開始破壞。這不必從理論上加以說明，因爲嚴酷的事實爲我們證明：新式工廠的興起，工業都市的發展，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意識形態的發展，彼此階級對立的森嚴．這些都是不可否認的不容掩飾的鐵證。所以以爲中國封建制度在春秋戰國時代已經破壞，固然是絕大錯誤，而以爲一直到現在，封建制度還是健全無恙，毫無變動，也是錯誤。

顧孟餘先生完全否認這些事實，他與布哈林所說的那樣"以一塊黑布來包着眼睛"，盲目的說：

"……自封建制度崩潰後直到現在，沒有改變。最奇怪的，就是雖然和西洋通商將近百年，政治上經濟上受了很大的影響，而中國的社會的經濟的構造，依然沒有根本

改變。"（前進第十四期上公孫愈之文——公孫愈之即顧頡剛的化名。顧先生也和陶先生一樣，是肯定中國封建制度是破壞於春秋戰國時代的。新註）

顧先生眞不愧是"以彼之矛，刺彼之盾"的勇士！他一方面說"政治上經濟上受了很大的影響"，另一方面，又說"社會的經濟的構造，依然沒有根本變動"。這種自己打自己嘴巴的荒謬理論，實在可以不必加以批判。我們現在是要問：中國封建制度既已於帝國主義侵入時開始破壞，然則到現在已經破壞到任何程度呢？

蘇聯反對派的重要領袖之一的拉狄克，他根本否認中國有所謂封建勢力，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反對派的領袖托洛斯基，也和拉狄克一樣，以爲封建殘餘在中國已經沒有何等意義。

在中國國內，機會主義的領袖陳獨秀先生，他雖然不完全否決中國"有所謂封建勢力"，可是他以爲：

"中國地主階級已經努力資本主義化，封建剝削已經不是農村中的主要形式，所以現在農村中主要的矛盾，已經不是反封建勢力的鬥爭，而是反各種各式的資本主義的鬥爭。"

又說：

"其實中國封建殘餘，經過了商業資本的長期的侵蝕，自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後，資本主義的矛盾形態，伸入了農村，整個的農民社會之經濟的構造，都是爲商品經濟所支配，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根本矛盾，如領主農奴制，實質上已久不存在，因此剝削農民，久已成爲他們在經濟上（奢侈生活或資本積壘）財政上（維持政權所必需的苛捐雜稅）的共同必要。……

"而且中國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無論如何失敗，無論如何沒有完成其任務，終不失其歷史意義，因爲他已經開始了中國歷史的一個大轉變時期；這一轉變時期的特徵，就是社會階級關係的轉變，主要的是資產階級得了勝利，在政治上對各階級取得了優勢的地位，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與幫助，增加了他的階級力量之比量；封建殘餘在這一大轉變中，受了最後的打擊，失了統治全國的中央政權形式，失了與資產階級對立的地位，至少是在失去對立地位的過程之中，變成殘餘的殘餘；牠爲自存計，勢不得不努力資本主義化，就是說，不得不以全力爭取城市工商業的經濟勢力，做他們各國區域內的統

治基礎。"(陳獨秀致中共中央的公開信——一九二九年)

關於陳獨秀先生文內的所謂"取得帝國主義的讓步與幫助"及"資產階級得了勝利"這兩點,當另外作文詳論,現在我們要就本文的範圍內,提出兩點來討論:

第一,陳先生所謂"中國地主階級已經努力資本主義化,封建剝削已經不是農村中的主要形式。"這究竟是不是事實!

第二,陳先生以為"封建殘餘……失了統治全國的中央政權形式,失了與資產階級對立的地位,……變成殘餘的殘餘。"又究竟是不是事實!

其實陳獨秀先生所謂中國地主階級已經努力資本主義化,不知是根據什麼理由?如果說一句開頑笑的話,我們還不如說"陳獨秀先生自己在努力資產階級化",中國地主階級做夢也沒有想到要資本主義化,除非陳獨秀先生自己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地主階級。中國土地的分配,是中小地主佔優勢,這固是誰都知道的,但這不僅不足以說明"地主階級努力資本主義化",而且地主愈小,對農民的剝削愈加殘酷,愈加是一種封建的剝削。這種殘酷的剝削,完全符合於馬克思對於封建剝削方式所下的定義。下面這些事實可為

明證：

第一，地主階級徵收農民的農產品，從百分之五〇到百分之七〇，從前歐洲封建地主徵收農民的數目，沒有這樣厲害。徵收農產品，就是封建剝削的主要形式之一，歐洲封建時代，極普遍地採用，到了商品經濟發展，才有部分的變爲以貨幣代表的形式，現在這種形式，在中國有些地方也發生了（即所謂折租），但還是很少，而是徵收農產品的佔主要形式。

第二，租額以外的貢獻，如廣東的田信雞，田信米，湖南的年雞年肉，江浙等處的節禮等，都是佃戶對於地主的不可或缺的額外貢獻。遇有新產物收成，無論是黃豆青菜麥子瓜菓等，佃戶都要無代價地送一些給地主。

第三，徭役制的殘留，如湖南的應工，江蘇的送工等。現在湖南湘潭的應工，每月八天，江蘇的送工，每月五天。至於四川雲南陝西等處，還有更長期的勞役，並且純粹封建的土司制度，都還存在。

第四，地主統治農民的特權，也不亞於以前歐洲的形式；地主有民團，保衞團等武裝組織，無法庭，有監獄，可以自由審判，處罰，甚至屠殺農民。

第五，在社會關係上，地主完全是另外一個等級，各省通有的一句話，所謂"東佃父子"，把這個關係表現得非常清楚。一般的情形，地主與佃戶不通婚姻；地主有婚喪喜慶的事，農民全家都須去服役，不僅沒有絲毫報酬，而且還要送禮。甚至農民到了地主家裏，不能坐在凳上，只能屈坐在地下的情形，都還存在着。

這種現象都是地主利用土地所有權關係，對農作一種超經濟的剝削。這極顯明的是封建剝削方式；這種封建剝削方式現在在中國各處佔着主要的統治地位。這是不可否認的鐵一般的事實。可是不幸陳獨秀先生竟也墮落到與顧孟餘先生一樣，"以一塊黑布來包着眼睛"，而說"封建剝削已不是農村中的主要形式"。

再囘轉來說，土地可以自由買賣，這固然是一個事實，但是單就土地可以自由買賣一點，決不能就肯定地說是"資本主義化"。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的結果，土地依然集中在地主階級手中，地主階級依然是利用他的土地所有權對農民加一種超經濟的壓迫，以榨取其剩餘勞動，這何嘗是資本主義化？即使有一部分兼併在商業資本家手中（這當然是一個事實），但他還不是一樣地從農民身上加一種超經濟的壓

迫，以搾取其剩餘勞動？根據上述馬克思對於土地關係的解釋，即主要的是要看土地所有者採取何種剝削方式。現在中國土地雖然可以自由買賣，但是土地所有者對於農民所取的剝削方式，完全是一種封建的剝削方式，所以决不是如陳獨秀先生所說，"中國地主階級已經努力資本主義化"。

資本主義的農業經營，在中國除了滿洲一部分地方外，可謂絕無僅有。滿洲的農業經濟比較進步，是由日本的經營，那是又當別論的。

從海關的報告中，可以看出自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八年這十幾年間，農業機械的進口，有如下表：

年　代	價值（單位海關兩）
1913年	112,700
1916年	204,520
1918年	164,188
1920年	1,004,277
1921年	1,192,404
1922年	695,732
1923年	304,233
1 24年	209,977

1925年	161,288
1926年	511,540
1927年	665,976
1928年	743,364

如果我們不按其內容，單照這個數目看來，每年農業機械的進口，也值數十萬兩，雖然在三萬幾千萬人從事於農業生活的中國，這是一個非常之少的數目，可是也不能說中國絕無資本主義的農業經營了。但是實際呢？

在這每年進口的農業機械中，有百分之六五乃至百分之七五是輸入滿洲的。如上所述，在日本經營下的滿洲，是當別論的。

剩下的百分之三五，乃至只有百分之二五，其中有一部分是殺牛機器。這些新式殺牛械器，只是在那些大都會中，例如上海天津漢口廣州汕頭青島及其他都市中才有，在農村中是沒有的。像這種只有供都市採用的殺牛機器，無論他每年的進口增加到如何可驚的數目，與整個的農業經濟毫無關係。有一部分是由大學的工科農科及農業工業專門學被買去參加使用的，只有一小部分，有少數幾個農業公司採用。

我們再來看看，這所謂幾家農業公司是怎樣的情形？

只有在江蘇，還有二三家農業公司。這幾個農業公司，在開始創辦的時候，的確是想應用機械生產使農業資本主義化，例如已故的張季直在南通海門等處所創辦的農業公司。但是他們這種企圖，已經由事實證明其失敗。因為在工業不發達，在市場為國際帝國主義所支配的經濟落後的國家，要使農業資本主義化，一定要遇着許多困難，甚至完全不可能。因為第一，要創辦一種以機器生產的大規模的農業事業，需要鉅額的資本，集中鉅大面積的土地。有中國，土地既分割得非常零碎，而資本的積聚的過程，又非常的緩慢；而且投資於農業，比投資於工業，更是沒有把握，誰也不願意以其財產冒險投資於農業經營，這是顯而易明的事。第二，新式的農業經營，其生產工具（新式機械），其技術人材，都必須依賴外國，耗費很大。第三，現在中國市場完全受國際市場的支配，農業生產品也是如此，例如在國際棉業市場蕭條的時候，中國的棉花生產就要受到極大的限制。中國本國的工業不能發展，農業原料的生產，主要的是依賴輸出外國，因而不能不受國際市場的支配，而使農業生產不能充分發展。第四，中國軍閥的橫暴，戰爭之不斷的發生，土匪的殘

酷的騷擾，使中國沒有一個地方能夠安寧，自然是農村中比都市中更危險。農村的安寧，在中國是沒有一點保障的。如果在農村中經營了一個廣大的農場，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有受戰爭，土匪，軍隊的蹂躪，以至完全破壞的危險。第五，因爲中國目前有大量的剩餘勞動力，特別是農業勞動者；因而勞動力的代價非常低廉，用鉅額的貨幣去購買新式農業機械以從事生產，也不足與廉價勞動競爭，所以農業機械化就受了絕大的障礙。

因爲這許多原因——自然還有其他比較次要的原因——使一般擁有財產的人，覺得與其投資於危險而不可靠的新式農業經營，反不如投資於收買土地，佃給農民，收取田租，及放高利貸之爲有利而可穩妥。所以地主階級一有餘資，卽用來收買土地，租給農民，或放高利貸，而不願意投資於提高農業生產。

理論與事實是完全符合的。上述的這些困難，使除了滿洲以外的中國少數幾家農業公司，均遭了慘酷的失敗。

第一是因爲沒有集中的鉅大面積的土地，所以進行非常困難。張季直利用他的政治勢力，藉封建軍閥（如當時齊燮元孫傳芳）的掩護，很強暴的無理的強奪了許多民田。這

種方法已經完全是封建式的兼併，而不是資本主義的文明辦法了。又因爲上述的種種困難，使這些農業公司不能發展起來，現在這些農業公司雖然沒有完全關閉，可是牠已經不是經營機械生產，而是把公司中的大部分的土地——甚至可說是全部的土地，分租給農民，從事一種幾千年傳留下來的舊式方法的生產，而公司從農民收取田租——依然是土地所有者從獨立生產者的農民身上，加以超經濟的壓迫，而奪取其剩餘勞動。而且這個"公司地主"(這個名詞是非常之適當的)比個人地主更凶暴更殘酷的剝削農民。這個"公司地主"有自己的武裝，有自己的法庭與監獄，可以任意極殘酷的壓迫農民。這純然是一種封建剝削。所以這些農業公司的存在，其意義不過是一種集團的封建剝削，決不是一種資本主義化的農業生產組織。聽說江蘇海門的那家農業公司，在當時開辦時曾以鉅大的代價買了幾架農業機器，後來因爲計劃失敗，土地分租給農民，於是這些偉大的機械有"英雄無用武之地"之苦，所以有的機械已經卸下來改裝作別的工業機械，有的因爲不能改裝作別的工業機械，所以只得任其廢擱，現在都已生滿了鐵銹，絲毫不能轉動，勢將成爲廢鐵了。

可見陳獨秀先生以爲中國地主階級已經努力資本主義化並不是事實——即使有極少數極少數的個人作這種勇敢的嘗試，也是早已失敗了。

至於第二點，即所謂封建殘餘失去了全國的中央政權形式，失去了與資產階級對立的地位，變成了殘餘的殘餘，同樣也不是事實。在這裏，我們不必舉出長篇的理論，只要問：現在的中央政權形式是資產階級的嗎？封建軍閥已經消滅了嗎？封建割據的局面已經打破了嗎？鄉村的政權已經由豪紳地主手中奪過來了嗎？當然不是的！

中國工業的發達，是不用說明就可以知道的。工業經濟的衰弱，就是表示封建勢力之強大。只要不和顧孟餘先生一樣，"以一塊黑布來包着眼睛"，就不能否認封建殘餘還是佔着強大的優勢。

在前面所引用的陶先生的著作中，他很明白地寫着"封建制度已經崩潰，封建勢力還存在着，"可是在陶先生最近給我的信上所說，他是更進一步的連封建勢力的存在，也加以否認了。關於這點，在上面答覆陳獨秀先生的見解中已經說過了。

在某種刊物上，我們還看到有人引伊里基爲護符，以為

伊里基是否認中國有封建制度的。這眞是絕大的荒謬!

伊里基決沒有否認中國有封建制度。正是相反,他在論中國土地關係的時候,指出這種土地關係是建立在封建剝削之上。例如他那篇有名的論文"中國的德謨克拉西與民權主義"中,曾說:

"……在落後的農業經濟的與半封建的中國,在客觀條件上,數萬萬人民生活上感受的只是歷史上一種固有形式的壓迫與剝削,就是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是建築在自然經濟與農業風俗統治的形式上;在某種形式上,使農民附屬於土地,即爲中國封建制度剝削農民的源泉,所有的封建諸侯與君主,都是這種剝削制度的政治表現,而君主是爲此種政治制度的一個首領。"(伊里基全集第二卷上册)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目前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即是徹底的肅清這種封建殘餘。

〔近來與陶希聖先生討論中國社會之封建性問題,彼此信件往返,總覺得所談不甚詳細。而這個問題又是目前關於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解剖中重要部分之一,故特抱病寫成此文,以求陶先生及讀者指教。〕

作者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六日深夜

寫於揚子江畫頭—病院中

在"戰場"上所發見的"行尸走肉"

嚴靈峯

——一些"小小"的常識問題，質之於朱其華先生。——

我在讀了國光社出版的讀書雜誌第一卷第一期之後，在中間不僅發現了關於"中國社會史論戰"的"戰場"，同時在那"戰場"上又發現了"行尸走肉"的理論。

素好文字論爭的我，對此有歷史意義的思想上公開討論，當然是躍躍欲試的；可是，這個"戰場"所交攻格鬥的卻

是歷史問題，而是十分複雜而又困難解決的"中國社會史"問題，"暫時"便不得不迫使我減少了奔赴"戰場"的勇氣。因爲，我當前正在從事於研究和寫作"資本主義以前各時期的中國社會"一本小册子的努力之中，在我個人未得肯定的結論之前是不願意輕率將事和隨便發表意見的；這樣，與其說，我要"養鋒蓄銳"，毋甯不客氣地說，我是由於"膽怯"！

因此，我只得提出一些於我所不能了解的"小小"問題，質之中國社會經濟研究家的朱其華先生：

聽朱先生說，他"根據社會科學分析與估計，則關於中國社會之封建性問題，可得如下結論：

(1)中國封建制度破壞於十九世紀中葉以降；

(2)但現時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中，封建殘餘佔優勢；

(3)因而現時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是澈底地破壞封建勢力；

(4)封建制度之主要根源，在於農民附着於土地，而地主得從獨立生產者(農民)身上榨取剩餘價值；所以澈底的破壞封建勢力的主要方法，是土地革命。

"這也就是我的見解。

"另外還可以舉一個例子出來，即自然經濟的優勢是封

建制度的特徵，而中國在漢以降，自然經濟依然還佔着優勢。"（讀書雜誌第一卷第一期關於中國的封建制度 p. p. 3—4）。

這是"社會科學分析與估計"很難相信的一個"結論"！

然而，不幸朱先生的"論敵"陶希聖先生固然在他自己的方法上對朱先生有個很廣泛的指摘，但始終沒有看到朱先生這個"結論"的一榻糊塗；陶先生可說一拳只打到朱先生的"眉毛"，并不會打到他的"眼睛"！

我在此地不說，中國封建制度始於何時或開始崩潰於何時，因爲，這個會關涉到歷史問題。我卻喜歡在朱先生認爲"社會科學"的"結論"中拿些小問題來研究研究。

在朱先生的"結論"中我所發現的：

第一，朱先生承認中國封建制度在十九世紀便已"破壞"了；因爲已經"破壞"了的，所以，剩下來的祇有"封建殘餘"；這是我們從朱先生的結論中在邏輯上與以歸納的結果。

第二，在現時中國，這個"封建殘餘"却在社會經濟結構中"佔優勢"！

這個"優勢"是指"數量"而言呢？或是指"質量"而言呢？

抑是還指別的其牠而言呢?我以爲不管在"數量"上說,或在"質量"上說,或別有其牠根據而說;"殘餘"可"佔優勢",不但在事理上過不去,即在邏輯上也說不通。因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旣可"佔"了"優勢",那將不成爲"殘餘"的了!

第三,朱先生認定現時中國革命主要的任務是澈底地破壞封建勢力;若由他的前提,中國封建勢力,只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以降便已破壞了的"封建殘餘"勢力,那也不外說,澈底地破壞"封建殘餘"勢力乃是"現時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破壞"殘餘"成爲"革命的主要任務",那可說是聞所未聞!

第四,朱先生以封建制度主要的根源,是在於地主能夠從農民身上榨取"剩餘價值"。農民在封建制度下是附着於土地,所以,要澈底破壞封建勢力的方法,便是"土地革命"。

可惜,朱先生幷沒有向我們明白指出,"土地革命"主要的目的到底是要農民離開於他們所附着的土地呢?抑是使地主再不能從農民身上榨取其所謂"剩餘價值"呢?或者還有其牠作用呢?

這裏有個常識問題,即在封建制度之下有否"剩餘價

值"這個問題;假使,在封建制度下,地主對於農民所剝削的是"剩餘價值",那麼這種"奇怪"的封建社會不但建立在商品生產的基礎上面,而且建立在"價值"和"剩餘價值"生產的基礎上面;那所謂"自然經濟的優勢"者簡非"自相矛盾"!

我們以爲"價值"是個歷史的範疇,不是任何時代都有的;"剩餘價值"也是一樣,牠必需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產物;也只有資本主義制度下纔有發展這個"剩餘價值"的概念。朱先生是社會經濟專家,他所研究的經濟理論當然是很淵博,我想這個從封建制度下所榨取的"剩餘價值",他一定有其理論上的根據(?)嗚呼,哀哉!

土地革命若果只限於解除農民脫離中世紀封建制度的束縛,這無疑義的,牠的主要任務是"破壞封建勢力"。假使,土地革命可以進到推翻"剩餘價值"的"榨取"制度,那怕,這種土地革命,就不會以"破壞封建殘餘勢力"爲其"主要任務"了!

我自從在中國社會史論戰的"戰場"上,很不幸的發見了"行尸走肉"的理論之後,竟然欲作三日之嘔!這也是和陳仲子一樣,吃了䴗䴗之肉以後,又不得不出而一吐之。吐出來的東西僅僅是:

1. “殘餘”可“佔優勢”嗎?

2. “破壞殘餘勢力”可成爲“革命的主要任務”嗎?

3. 封建社會的基礎是建立在榨取農民身上的“剩餘價値”嗎?

這些從胃裏翻出來的髒東西,雖然帶些“酸”味;但我總希望高明的朱先生能夠與以敏捷的化學分解,俾可以使一般人明白,這裏所含的酸素有多少是從“行戶走肉”所反應而來的!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三日於上海。

中國經濟的分析

孫倬章

自　序

中國過去革命的失敗，現在革命陷於沒有出路，此不是偶然的事情，乃必然的結果。革命的失敗，由於策略的失敗，

策略的失敗由於論理的錯誤。革命理論，基於經濟的分析，中國無產階級政黨，對於中國經濟的分析，均不免大錯而特錯。或如新思潮派之主張封建經濟，而否認資本主義的發展，此則陷於資產階級的意識，而不是無產階級和馬克思主義的意識。由此一錯誤，遂輕視無產階級革命的能力，不陷於擁護資產階級的右傾的機會主義，即陷於農民意識的左傾的冒險主義，由這一錯誤的結果，以前的革命，是失敗了，現在仍沒有出路。或則如托洛斯基派，把中國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視同帝國主義國家內的資本主義之同一的意義，忽略半殖民地的特徵，帝國主義統治的特徵。於是在經濟上的理論，固不免有錯誤，在政治上的理論，尤其大錯而特錯。由此一錯誤，遂不免陷於取消主義，右傾的機會主義，革命策略上找不着出路。

中國經濟問題中最大的問題，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即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主張封建經濟者，排除帝國主義而後分析中國經濟，以否認資本主義的發展。此種理論，只算是不懂經濟問題，不懂馬克思列甯主義。不知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一樣，仍完全由中國人生產，由中國人消費，其矛盾點，惟在於分配

問題。可以說帝國主義在中國所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其特殊關係，在經濟上較少，（帝國主義的商業，在經濟上仍有重大的特殊關係）在政治上始有最大的差異。因此而排除帝國主義，以分析中國經濟，以否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此不能不算是荒謬絕倫的理論。

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在經濟上的特殊關係雖少，而在政治上的特殊關係，既然很大；倘分析中國經濟，只作統一的普遍的研究，對於帝國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不加以對立的特殊的研究，在經濟上固不免有錯誤，而在政治上，則更不免有荒謬絕倫的錯誤。

著者近年完全站在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立場，對於中國革命，常欲作一翻切實的研究，常覺中國工人政黨，對於中國經濟的分析，均不免错誤，由此在革命上的理論和策路，幾乎完全錯誤。中國革命問題，本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以著者的學識和經驗，本夠不上研究這等重大的問題。但所幸者，我是一個沒有黨派的人，只是革命中的一個戰士，完全站在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立場，從客觀上，作切實的徹底的研究，不拘束於系統和成見。因我具有這種資格，或可適當來研究這個問題；可以補學識和經驗之不足的缺點。另外，我常覺

得別人錯了，我自己常有與別人不同的意見，并覺得此種意見，對於革命上，是有相當的貢獻。因此，才大膽地費了兩三月的時間，寫了約近二十萬言的一本書，顏名"怎樣幹"又名"中國革命問題批判"，共計十四章。

第一章"導言"，第二章"世界帝國主義的總危機"，第三章"中國經濟的分析"，第四章"中國統治階級"，第五章"中國小資產階級"，第六章"中國無產階級"，第七章"中國農民和土地問題"，第八章"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第九章"怎樣估計革命高潮"，第十章"武裝暴動與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第十一章"中國共產黨"，第十二章"中國共產黨反對派"，第十三章"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第十四章"結論"。

我寫的這十四章，差不多每章都與別人有不同的意見；尤其對於"經濟分析"，"統治階級"，"農民和土地問題"，"怎樣估計革命高潮"，"武裝暴動與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這幾個重大問題中，更與別人有不同的意見，更覺得對於中國革命有相當的貢獻。

此書脫稿已多日，惟一時籌不出印刷費，不能出版，只好暫時束之高閣，或如馬克思所說"讓蟲鼠去批判牠"，但完全放棄不理，不獨辜負了我自己研究的辛苦，且對於革命，

也不算忠實，只好先將"經濟的分析"這一章，提前發表，請讀者加以批判。

另外，還有一個聲明，我對於經濟分析這個問題，曾同有幾位富於學識和經驗的朋友，討論了幾次，使我更作深一層的研究，特提出土地問題的研究，他們也幾乎完全贊同我的意見。他們以前是主張封建經濟的，聽說現在將拋棄這種意見，同我研究的方向前進，這也算我的研究，得了一點效果。倘他們更進一步，在政治上的理論和策略，也能採取拙著的意見，那末，在革命的前途，或更有光明的道路。

一九三一，八，二，於上海。

1. 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中國經濟分析這一問題。以前少有人作澈底的研究，現在始列入議事日程；這一問題，太複雜，太重大，本不是簡單的篇幅，可以研究這個問題的。但此問題，爲革命理論的基本問題，一切革命的理論和策略，都建基於此問題，不先將此問題作一個相當的決定，則一切理論問題的研究，均無由着手。且對於此問題的研究，倘稍有錯誤，則其他的一切理論問題，均歸於不正確。故對於此問題的研究，本應愼

重將事，不是簡短的時間和詞意，可以草率從事以研究此問題的。但我所欲研究的問題，必先從此基本問題着手，故不能不先在此作一簡短的研究，至於專門詳細的研究，則俟諸異日。

此問題在中國近一年始有人注意列入研究的範圍，此爲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基本問題，故研究此問題者，必爲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家。中國現在對於此問題，已成立了兩個判若洪溝的對立的營壘，卽甲方主張中國現在是"封建制度的經濟"，乙方主張中國現在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同處於中國之同一的客觀環境，對於此同一的問題，竟有如此殊異，如此對立的結論，此不能不令人發生疑問，不能不因疑問而從事於研究，以求正確的解決。中國現在對於無產階級的革命理論，有研究和注意的朋友，仍然對於此問題，抱一種懷疑和偏袒，或各持一是的態度，或謂中國現在當然是資本主義的經濟，或謂中國現在絕對是封建制度的經濟，或謂中國現在是資本主義和封建經濟的兩種混合，同時並立的經濟。除前兩派外，第三派似乎他們對於此問題，尚是一種徜徉不定，莫衷一是的樣子。可知中國一般人現時對於此問題，尚是一種待研究，而沒有決定的態度。此問題關於革命理論，

旣如此重要，現尙待研究而沒有解決，那末，宜乎有不少的人，竭全力，用很多的努力，發表很多的意見，來討論此問題。乃自此問題列入議事日程以來，迄今雖已一年有餘，然而專門注意研究此問題者，兩方面都只有三數人，於此足見中國人對於革命理論，尙不努力，理論的程度，太幼稚。至於我個人，因革命的責任所在，常留心於此問題，現在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的結果，則決然立於資本主義的經濟一方面，認定中國現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已有了相當的程度，中國現在，已經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差不多完全是資本主義在支配全社會的經濟。不過我從資本主義研究的結果，同"動力"的嚴靈峯和著"中國經濟研究"的任曙，他們兩人在資本主義上的理論，又迥然不同。

經濟問題，是一個事實問題，我們應拿事實來證明，由統計材料來證明，惜乎中國統計材料太缺乏，這是研究這個問題最大的困難，雖然缺乏，只要努力去搜集，亦未始無從着手，我此時尙沒有很多的工夫去搜集，只好憑我手中所有的書報等刊物，關於此問題的材料，以作我研究的憑藉。

起先，我仍如任曙著"中國濟經研究"那樣的辦法，將封建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對比，究竟看那一種的程度佔優勢，

我覺得此方法最好，可以使人一目瞭然，中國究竟是一種什麼經濟。

帆船足以代表封建經濟的交通工具，輪船足以代表資本主義的交通工具，而中國歷年的輪船與帆船，出入全國各海關噸數的百分比，一八七五年，爲八五與一五之比，至一九二六年，則爲九八與二之比。(註一八)可見資本主義摧毀封建經濟之力甚速，交通方面的封建勢力，只殘留百分之二，幾已達於零點了。我們又以錢莊代表封建經濟，銀行代表資本主義，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〇年，錢莊與銀行投資本的百分數，一九一二年，爲六八與三二之比，至一九二〇年，則爲三七與六三之比。(註一九)相距僅八年，封建勢力幾零落了一半，而資本主義則增大一半，兩個勢力的互相消長，更爲迅速。我們又以土絲代表封建經濟，以廠絲代表資本主義，而一九二八年，各口生絲出口的百分比，土絲僅佔百分之五，而廠絲和半廠絲則佔百分之九五。(註二〇)出口絲業中，仍爲資本主義所全佔，封建經濟將陷於零落的地位。我們又以工廠產品，代表資本主義，手工業產品，代表封建經濟，根據近年四種重要工廠產品和手工業產品，經過全國各省區海關的國內貿易比較，一九二五年，爲九十與一十之比，一九二

六年，爲九八與二之比 ，一九二七年，則爲九九與一之比。(註二一)此於工業中，證明封建經濟的零替，如江河日下，僅二三年，由百分之十，下落而達於百分之一，卽謂已達於消滅的地位，亦無不可。此外又可以驛站信行，代表封建經濟，以電報郵政，代表資本主義，現在驛站信行，已完全消滅，交通機關，已完全被資本主義佔領矣。

(註一八)任曙著：中國經濟研究，p. 140.

(註一九)同上註，p. 141.

(註二〇)同上註，p. 143.

(註二一)同上註，p. 145.

我們又由各種經濟組織的統計材料，檢查一下，一九一九年，中國進出口有一二一五一隻輪船，載一〇三，八六三，五八一噸，有鐵路二七線，二萬一千二百餘華里。(註二二)在一九二〇年，有銀行二三七家，七九八個支行，二三六，八五二萬盧布資本。有四，三八一個農業公司，六五，九八五，三七六元資本。(註二三)鑛業中有資本一萬四千四百萬元，生產一千一百餘萬噸。(註二四)全國有大小工廠一九七五家。(註二五)紡績廠有一三二家，四〇二百萬資本，紗錠四〇三二千錠。(註二六)全國共有產業工人八二，七五〇，〇〇〇人。(註二七)我們

把這些統計的數目看一下，雖不能說與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同日而語，然而亦可配稱資本主義的國家了。

(註二二)商務印書館編，中國年鑑。

(註二三)動力第二册，嚴靈峯著：再論中國經濟問題。

(註二四)新思潮第五册，向省吾著帝國主義與中國經濟。

(註二五)工商部編全國工人生活狀況及工廠生產統計報告——此數過不確——著者。

(註二六)同註二三。

(註二七)李立三著：中國職工運動概論。

以中國爲封建制度，乃是一九一二年以前資產階級的革命黨，對滿清所呼的口號；推翻滿清以後，北洋軍閥，襲滿清的封建政權，於是民粹派又以此口號，稱呼北洋軍閥。但是我們現在，應該把現在的生產關係與二十年前的生產關係，拿來比較一下，究竟是怎樣，是否有不同的狀況呢，若果這兩個時期仍是一樣的，絲毫沒有變更，那末，我們很有理由，說中國現在，仍然是封建經濟的社會。倘現在的生產關係，已大起變化，工業已大有進步，那末，我們仍追隨民粹派的資產階級的尾巴，謂中國現在，仍是封建經濟，那末，無產階級，豈不是受了民粹派的欺騙，故意隱蔽資本主義，使無

產階級沒有立足的基礎嗎?所以這一個問題,是值得愼重研究的問題。

現在我且把一九一二年以前和最近年間,兩個時期的生產狀況,拿來比較一下,看究竟是怎樣,一九一二年以前,上海僅有工廠一〇一家,至一九二九年,上海共計有大小工廠一七八一家。(註二八)僅十八年間,上海的資本主義勢力,增大了十餘倍,幾乎每年增大一倍,這等突飛猛進,一般封建經濟學者,安能知道呢?一九一二年以前,上海僅有絲廠二〇家,至一九三〇年,則增加到一〇七家,(註二九)僅十九年間,增加了八倍以上,幾乎每兩年增加十分之五。浙江在一九一二年以前,僅有絲廠一家,至一九三〇年,則增加到二五家,(註三〇)此十九年間,增加二四家,每年增加一倍以上。無錫在一九一三年以前,僅有絲廠六家,至一九二九年,則增加至四五家,(註三〇)此十七年間,增加三十八家,每年增加兩倍以上。由這樣看來,現在的資本主義勢力,比之於一九一二年以前,增加了十幾倍或幾十倍。以前猶可謂資本主義爲薄弱,難道增加到十倍以後,仍可謂爲薄弱嗎?二十年前的孩子,二十年後仍可稱他爲孩子嗎?一九一二年的皇歷,怎能和今年的皇歷同一樣呢?一般機械論者流,固執着一個封

建形式，至死不變、不知道二十年前的封建形式，經過二十年的發展，已經起了絕大的變化，已由量的變化，達於質的變化，已在封建的廢墟上，發展起來壯大的資本主義了，一般封建經濟學者，苟稍留心考察一下，即可大覺大悟了。

（註二八）任曙著：中國經濟研究，p. 312.

（註二九）同上註，p. 165.

（註三〇）同上註，p. 166.

（註三一）同上註，p. 167.

現在爭論中國是否資本主義的國家，似若沒有一定的標準，我們旣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卽以馬克思的文件爲標準，想來自稱爲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家，必不致否認這個標準。

驚駭世界資本主義的第一聲，爲共產黨宣言，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建基於共產黨宣言，資本主義的死刑，定案於共產黨宣言。所以列寧常說“我們應該重復的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以“共產黨宣言爲基礎”。(註三二)可見共產黨宣言，在馬克思主義上的價值之重要了。我們現在，且根據共產黨宣言，判斷中國現在，是否資本主義的社會。共產黨宣言，本是以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爲對象的，不是以某國的資本

主義爲對象的，至少，是指當時英法德美等國家，爲資本主義國家，英國自然是資本主義創始的國家，法國次之，德美又次之，我現在且根據中級的法國，與現在的中國，來比較一下，看中國現在究竟是否資本主義的國家。

(註三二)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p. 101。

共產黨宣言草於一八四七年，看當時法國的工業究竟是怎樣呢？我且引一段歷史來證明一下，"法國在一八一五年後，工業革命，始有明顯的跡象可尋，拿破崙雖有提倡工業及保護工業的舉動，然而成績不顯，等到他失敗的時候，全國不過亞爾薩斯地方，棉廠中有一付機器而已。至一八四七年，全國蒸汽機有五千具，棉花的消費，增至五倍，同時紡紗機有十萬多架，紡錠有三百五十餘萬支。到了一八四八年，工業的大都市，已林立於法國，僅巴黎一城，有工人三十四萬二千人，其餘里昂馬賽列里等，皆著名的工業都市。從此以後，工人逐漸地要組織工黨，什麼同盟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等問題，也依次發生了。(註三三)

(註三三)郎醒石等編譯：法國革命史下編，p. 31。

現在拏法國當時的經濟狀況，來同中國比較一下，法國在一八四七年，工業始發展，僅有蒸汽機器五千具，紡錠三

百五十餘萬。中國此時，既不止五千具蒸汽機，而紡錠則已超過四百萬以上。一八四八年，法國最大的工業都市，如巴黎，僅有工人三十四萬二千人，而中國此時，在上海則有八十萬的工人，其他四十萬以上者，尚有幾省。(註三四)法國此時始有加薪減時，組織工黨和同盟罷工等運動。而中國則過去十年以前，卽有此種運動。由此看來，中國現在資本主義的形態，無一不遠超過於一八四七年的法國。共產黨宣言已大聲急呼地，認定當時的法國，卽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喚起法國無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國家，一八七一年，法國無產階級，果然根據共產黨宣言，起來反對法國的資產階級，成立巴黎公社。中國現在的資本主義程度，既已遠超過當時的法國，而猶謂爲不是資本主義的國家，這還不算是反馬克思主義嗎？故到了今日，猶謂中國是封建制度的經濟，否認資本主義的發展，那就不客氣地說，這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簡直是民粹派的小資產階級學者的欺騙。

(註三四)李立三著：中國職工運動概論。

或謂一八四七年的法國，雖只有紡錠三百餘萬，而人口亦只三千餘萬。今中國雖有紡錠四百餘萬，而人口則有四萬萬，然則中國不能與法國相比，卽中國尚沒有發展到資本主

義的國家。此是靜止的機械論的觀察，不是發展的辯證法的觀察。不知道技術因科學的進步而進步，現在的技術，比之於一八四七年的技術，至少必進步數十倍，今姑且以十倍計之，則中國現在四百萬的紡錘，可以當法國當時的四千萬。中國現在的人口，比當時的法國，雖多十倍，而技術的生產力，亦增進了十倍，兩相比較，恰恰相當。而當時的法國，馬克思既認定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則現在的中國，凡馬克思主義者，亦應肯定地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倘反對此肯定，即算是反馬克思主義。且吾人爲革命理論，在階級的對比上，而測定資本主義，當時法國的資本主義，如紅日東升，即是資產階級的力量大，無產階級的力量小，現在的資本主義，如夕陽西下，即是資產階級的力量小無產階級的力量大，因這種關係，即使中國現在的資本主義，不超過於法國，只等於法國，或不及法國，亦不妨肯定是資本主義的國家。

並且當時的蒸汽力，大概用之於輕工業者多，用之於重工業者尚少，中國現在，重工業雖不發達，然比之於當時的法國，總算發達得多。況中國現在，交通方面，鐵路，輪船，電信，電話，飛機等，更要發達得多，或爲當時的的法國所沒有。由這一方面看來。中國現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比之

於當時的法國，更要充實完滿得多，更足以稱爲資本主義的國家而無愧。

卽單以輕工業來說，而現在同一的技術，在中國方面，比世界各國的生產力，要大四倍，我且找一個統計來證明。

一九二八年，世界各主要國家的紗錠與用花數量的比較：（註三五）

（註三五）任曙著：中國經濟研究，p. 147.

國別	錠子		每年用花數量	
	千錠	百分比	千包	百分比
英國	57,136	35	2,909	11
美國	35,542	22	5,770	27
德國	11,153	7	1,585	6
法國	9,770	6	1,180	5
印度	8,709	5	2,094	8
蘇聯	7,311	4	1,864	7
日本	6,272	4	2,541	10
意大利	5,189	3	954	4
捷克斯拉夫	3,663	2	546	2
中國	3,504	2	2,016	8

其他	16,860	10	3,141	12
合計	165,103	100	25,240	100

"這裏要根據整個統計，特別是後半截，每年用花的數量，來認識牠在世界方面的意義，我們看中國紡紗錠子，在全世界總錠數中，不過百分之二，而牠每年用花的數量，竟佔全世界用花總數量的百分之八，這就是說旁的國家，一份錠子，只用一份花，中國一份錠子，每年用四份花，比別人多四倍"。(註三六)由此看來，中國四百萬錠子，要當世界其他國家的一千六百萬錠子，要當一八四七年法國的一萬六千萬錠子，即是中國現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單由輕工業說，比一八四七年的法國，要增高四倍以上，然則當時的法國，既已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國現在，怎麽又不能算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呢？我們不知封建經濟學者，有何種理由，要否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註三六)同註三五，p. 148。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說："資產階級掌握政權，不過百年的時期"，然則在一八四七年以前一百年，即十八世紀中葉，已是資本主義時代了。但蒸汽力用之於紡紗機，在一

七八五年，法國在拿破崙失敗時，倘只蒸汽機一架，然則資本主義的生產，不開始於蒸汽機的生產。因生產力的變化，包含有技術和勞動本身，勞動力組織的變化，即是生產力的變化；由手工業變爲手工工廠，採用分工制度，即算是生產力的變化，資本生產的萌芽，故手工工廠的生產，在"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上，亦佔有一個地位。然則資本主義的生產，不開始於蒸汽機的發明，在蒸汽機的發明以前，已開始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所謂歐洲的資本主義時代，不開始於馬克思草共產黨宣言的時期，在發宣言的百年前，已是資本主義的時期。我們在上面以發佈共產黨宣言的時期，作爲資本主義發展的標準，已算是退一步的標準了，已算是具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據了。以中國來說，採用蒸汽機的生產，雖還不到一百年，然而手工工廠的生產，則在數千年以前，即算是數千年以前，已有資本主義生產的萌芽。不過手工工廠，雖能促進生產力的進化，但進化的程度，很有限度，終不能戰勝經濟上的封建勢力，必待富於生產力的蒸汽機，普遍地用之於生產，始能戰勝經濟上的封建勢力，始算是勢力壯大的，規模完備的資本主義生產時期，故現在的中國，無論如何說，終不能不算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時期，不能不算是一個資

本主義的國家了。

中國現在，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家，大概都自稱是馬克思列甯主義者，倘使對於現在的中國，他主張資本主義嗎？抑封建經濟呢？惜列甯不在世了，但他在一八九八年，因民粹派否認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註三七)乃著"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以證明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以駁斥民粹派。我們現在以列寧著此書後的俄國生產狀況，同現在的中國來比較，又可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得一個證明。"生產集中，就是俄國最近幾十年中，資本主義之重要的特徵，……據一九一二年的正式統計，僱用五百至一千工人的企業，佔工人全數之15.1%，僱用千人以上的企業，佔37.5%，不滿四百人的企業，只佔20%"，(註三八)"千人以下的企業，在中國紡織工業的數目中，是無足重輕的，中國的紡織工業，僱用千人以上的，約佔80%有多，而二千工人以上的企業，又比二千以內的企業，更佔優勢。這同上面俄國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二年，戰前的狀況，很顯明地表示出生產的更集中"。(註三九)"論煤之採掘，中國現時的數量，比一九〇五年時的俄國，要高得多，五金製造工業的發生，還不久，可是已經發展到很復雜企業的程度了。例如造船事業，比戰

前的俄國，要發達得多，中國五十三個造船廠中，有幾個，……毫不讓於歐洲的造船業。軍械工業，亦佔很大的意義"。(註四〇)

(註三七)俄國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智識分子，因俄國是農業和農奴制度的國家，常有農民的暴動；因而偏重農民運動，忽視工人無產階級；故否認資本主義的發展，請參觀包潑夫所著俄國黨史。p.9至128。

(註三八)萬譯：俄國大革命史，p. 13至14。

(註三九)任著：中國經濟研究，p. 304。

(註四〇)盧寶斯坦著：中國資本主義發展。見同上註p. 305。

上面這幾段文，已十足地證明中國現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比列甯反對民粹派之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還要高得多。列寧當時尙且竭力證明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反對民粹派之否認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現在的列甯主義者，乃欲主張封建經濟，而否認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不是顯明地在反對列甯主義，而自陷於民粹派的覆轍嗎?故在今日，資本主義已大發展了的中國，而猶否認資本主義的發展，這的確是不自覺地陷於反馬克思列甯主義而立於小資產階級的民粹派的地位了。

“電氣工業的數目，於一九一三年，爲十二個，到一九二五年，增加到100個（1927年增至231個——任注）每年平均增加$33\frac{1}{3}$。……有兩個製電泡的工廠，（是電工業最精細之部門）不僅供給大部分國內需要，幷且做出口品。

“在製造工業部門中，我們亦可看見許多企業，按其大小與技術的設置，幷不讓於歐洲。……秦皇島所設的玻璃廠，用傅爾落的機械製法，製造玻璃，爲全世界最大而且最好裝置的工廠。上海電氣廠，亦算世界大電站之一。

“宏大的商務印書館，按其技術的設備，不讓於歐洲最好的印刷工廠，而規模且超過之。

“按照紡織業與其中設置看來，現時的中國，比戰前的俄國爲高，每個工廠內工人的數量，（約二千）比歐洲任何國家爲高。

“在大部分的大工廠裏面，機器都是由電轉動的，就在德國英國的紡織工業，還遠不能如此的普遍，這樣看來，中國的紡織工業，（棉織與絲織都是如此）就在國際範圍內，也已是赫赫的數量了。

“大部分工廠的設備，完全都是用新式英國機器的，而在最近幾年來，則紡織機器的輸入，美國差不多已執牛耳

了。”

“同樣的例子，亦可由別的生產部中引來，這些都是彰明較著的，表示出現代的技術，已將中國變成最新式的新工業化的國家，而驟然躍過許多過渡的時期”。(註四一)

(註四一)同上註四，p. 305——308

盧氏在前面所舉的幾種生產，不獨超過戰前的俄國，並可與歐洲先進國的工業並駕齊驅，或更超過之，自然中國不能與資本主義的新階段——帝國主義，同一程度，然而因原料和地理的關係，有幾種生產，進步較快，這也是國際經濟狀況中常有的現象。但因此，更足以證明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封塞主張封建經濟的口了。

或以爲中國資本主義，是在城市工業，城市中已發展了資本主義，這是事實，無人否認，即主張封建經濟佔優勢者，亦承認城市中資本主義的發展，如潘東周君說：“中國從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工業革命的過程，實已經開始，經過世界大戰的影響以及近幾年的變動，中國工業資本主義，在城市中，確已有相當的發展，並且在農村中，已經孕育了他的種子，就整個中國經濟關係來說，城市的資本主義，確已佔了領導的地位，整個發展的趨勢，確已是走向資本主義的

過程"。(註四三)以潘君這一段話來說，差不多已完全承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了，與他的全篇文意，完全矛盾，他的全文，是站在封建經濟方面，偏在農村經濟方面，所以中國農村經濟是否受城市資本主義的領導，是否亦有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是本問題的關鍵，或主張封建制度經濟，或主張資本主義經濟，兩方面的爭點，完全在此，這個問題，稍複雜一點，且待後面去作詳細的研究。

(註四二)新思潮第五卷；潘東周著：中國經濟的性質。

2. 帝國主義與中國資本主義

此外帝國主義與中國資本主義的關係，卽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的資本主義，與民族資本主義，是否應該區分?和帝國主義，是否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帝國主義，是否維持中國的封建勢力？因以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等問題，亦爲中國現在經濟問題上發生極大爭論的問題，玆分次討論於下。

第一，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的資本主義，與民族資本主義，是否應該區分。

經濟無國界，自資本主義降世以來，卽將各民族的銅牆

鐵壁，完全衝破，將整個世界，構成經濟界之有機的整個結合。任何一個地方，經濟問題，都可影響到全世界。所以資產階級先由一民族的結合，更進而爲全世界的結合，如國際中各大托辣斯，就是這種結合，此爲帝國主義的特徵。此時各個資本家，各國的資本家，各欲多爭剝削剩餘價值的關係，彼此常發生競爭和矛盾，然又因資本主義生產的必然性，將使世界經濟關係，成一整個的聯合。此乃資本主義發展中必然的矛盾。因此，無產階級爲對抗資產階級，亦結合爲整個的國際組織，所有世界上的無產階級，都是同一個階級的人，同一個團體的人，所有世界上的資產階級，都是無產階級的敵人，某一個地方資產階級，只是無產階級整個枷鎖的一環。所以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的資本主義，與民族資本主義，由無產階級看來，當然無優劣和主客的區分，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的資本主義，即中國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了若干成分的資本主義，即是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了若干成分。帝國主義，即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了若干成分，中國無產階級亦必發展若干成分，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了資本主義，中國一切經濟關係，都要發生變化，與民族資本主義所發生的變化，無絕大的差異。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資本

主義，發展了若干成分，中國封建經濟，亦必摧毀到若干成分，外國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剝削勞動階級的方法，都是同一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所以無產階級對於牠們，無所用其區分，斤斤然區分外國資本家如何，本國資本家如何，此乃資產階級學者的事件，愛國主義學者的事件，不是無產階級革命者應有的責任。若無產階級革命者，完全把帝國主義除開來研究中國的經濟，此不啻為資產階級在服務，故主張不分中外資本主義，作統一的研究，在原則上是對的。

不過不區分，只是相對的不區分，不是絕對的不應區分，在有些時候，亦有區分的必要。第一，資本家剝削的剩餘價值，照例分割為蓄積或增殖資本，加入複生產，和個人消費的兩部分。若資本是外國人，必將剩餘價值的全部，拿到外國去；即或擴大再生產，將增殖資本的一部分，留在中國，加入再生產，然而個人消費的部分，則必定拿到倫敦，巴黎，柏林，紐約，東京等地方去消費，社會的總生產，分生產工具的生產和個人消費的生產兩部分，外國資本家，既在外國消費，此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速度上，不無影響，與本國資本家要發生絕大不同的影響，此猶從經濟方面說的。若由

政治方面——階級的成分方面去看，因中外資本家的差異，在政治上，就要發生非常的差異，由這一差異，革命的理論和策略迥然不同了。

帝國主義在半殖民地的國家上，雖可以由外交的手段，掌握半殖民地國家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統治權；但因爲半殖民地的國家，爲半獨立半主權的國家，帝國主義只能間接地統治，外國資本家決不能直接加入半殖民地國家內去管理政治權，所以半殖地的資本主義，雖已充分的發展，倘外國資本家佔重要和多數的成分，那末，民族資產階級的能力，必異常薄弱，不能獨立管理政權，必與帝國主義妥協，聯合封建勢力，以統治國家。因此，我們在經濟的研究上，雖可不分土資本和洋資本，但在政治的觀察上，不能不注意外國資本和本國資本的區分。

必先將外國人投資於中國的數量，有一概括的觀察，和民族資本相比較，究竟孰強孰弱，然後根據這種結論，以分析中國階級，質言之，測量資產階級的能力，始不致發生錯誤。茲將帝國主義投資於中國的數量及種類，概括地分類地統計於下：——

（1）列強在中國鐵道借款的數目如下：

國別	款項(百萬)
英國	123
法比	97
日本	59
德國	48
美國	19
荷蘭	13

若把割讓的鐵路加上來，則各帝國主義在中國鐵路方面的投資，實爲：

1.英國　123＋廣九路的價格16＝139

2.日本　59＋南滿鐵路的價格220＝279

3.法比　97＋滇越鐵路的價格24＝121

4.德國　48＋……………………＝48

5.美國　15＋……………………＝15

6.荷蘭　13＋……………………＝13

總計　＝615百萬元

(2)中外銀行資本：

	額定資本	實在資本
外國銀行	910百萬元	682百萬元

中外合辦銀行	150百萬元	104百萬元
本國銀行	375百萬元	158百萬元

(註四三)新思潮第五册向省吾著:帝國主義與中國經濟。

(3)帝國主義投入電話電報的資本:

國別	經營數目	款項
日本	4	45.092
英國	3	210.548
德國	2	47(註四四)

(4)帝國主義與中國經營鑛業的比較:

國別	資本(百萬元)	每年產額(百萬噸)
中國	50	7
英國	22	7
日本	77.5	4.5(註四五)

(5)帝國主義在中國關於重工業的工廠:

工廠種類	數目
造船廠	22
蒸氣機關	22
鋼鐵及鋼鐵細工	9

此外尚有許多輕工業尚未加入。

至於紡紗業，日本的投資爲200,000,000元，英國爲20,000,000磅(註四六)(中國130百萬元)

(註四四)動力第二册嚴靈峯著：再論中國經濟問題。

(註四五)同上四三。

(註四六)同上四四。

我們把上面一切統計數目看一下，鐵路十之八九是外國資本建築的，現在仍大多數操於外國人的掌中，銀行資本，外國佔四分之三，中國只四分之一，(註四七)電政亦幾乎全屬外國資本，鑛業的外國資本，佔三分之二，中國只佔三分之一，重工業亦幾大半在外國人的掌中，輕工業最重要者爲紡織，亦是外國資本佔多數，中國只在三分之一。此外如交通方面的輪船，自然大多數是外國資本，而每年商品輸出入三十餘萬萬元，亦大多數是外國資本，總計的結果，除外國資本而外，中國資本究竟幾何，所以李立三也說："因此中國工業多半在帝國主義手裏，如海外航業，完全爲帝國主義所壟斷，內河航業，帝國主義的資本，佔四分之三以上，鐵路純粹由外資直接建築者凡五條，此外多半由政府借外資來建築的，純粹由本國資本家建築者，僅京綏路一條。"(註四八)這也證明外國資本佔最多數，民族資本僅佔一小部分，民族

資本既如此之少。民族資產階級的能力究有幾何呢?除大多數作帝國主義的買辦而外,中國獨立的資產階級,究有幾何呢? 所以中國資本主義固然發展了,且已有初高度的發展了;無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當然是同時同程度發展的,因此,中國無產階級亦發展了,且已有較高度的發展了。至於中國資產階級,在數量上和質量上,均極微弱,此其所以必須與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妥協,始克暫時苟且地統治中國,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了,無產階級發展了,而資產階級則未發展,這是中國資本主義的大矛盾,此種矛盾,即爲半殖民地和帝國主義統治的特徵,不明白此種特徵,在階級分析上,定要發生絕大的錯誤。

(註四七)我們的政治意見書說:"並且全國一切形式的經濟之最高統治,都在本國的一萬五千萬元以上銀行資本,依賴外國的五十八萬萬元以上銀行資本的支配之下"。

(註四八)李立三著:中國職工運動概論, p. 1.

第二,帝國主義,是否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原以商品市場,和原料市場爲目的,不願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發展資本主義,以減少牠的商品市場和原料市場。帝國主義常將殖民地和半

殖民地關稅權握着，不使施行保護關稅，即爲牠阻礙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資本主義發展的手段。故謂帝國主義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不爲無理由。不過資本主義的發展，爲資本主義生產的必然法則，常違背人類的意志而獨立進行，故馬克思說："具有牠的生產交換，財產關係的近代有產階級社會，就是惹起這般大規模生產和交換手段的社會，好像一個術士似的，他念呪召來了魔鬼，現在却不能鎮服陰間的勢力，數十年的工商史，只是近代生產力，對於近代生產方法，對於有產階級所賴以生存和統治的財產關係，謀叛的歷史"。(註四九)所以資本主義的發展到了最後階段，不能完全受帝國主義的指揮，使之進而進，使之退而退，不欲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此帝國主義之意志也；然中國資本主義的大部分，均由帝國主義所發展，此則非帝國主義的意志也；這都是帝國主義發展的矛盾。帝國主義欲運輸商品和原料，不能不建設交通，建築鐵路，採煤及鐵路應需的材料等工業，即應時而起，所以李立三也說："中國工業的發展，完全是受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帝國主義要輸入他們的商品，所以竭力發展中國的交通工業，如鐵路輪船等，帝國主義要搜集中國的原料，所以投資鑛山，並製造原料的大工廠。"(註五十)這也

是說由帝國主義的侵入，發展了中國的資本主義。並以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階段，常以輸出資本爲目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原料和工資，都比較低廉，投資開發工業，可以多剝削剩餘價値，資本家常爭先投資於殖民地，故金融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此時不惟不阻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乃反常欲助成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如現在各帝國主義，尤其美帝國主義，黃金滿庫，無地投放，常欲投資中國，開發實業，但牠們對於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關稅制度，仍又不願放棄，這又算是帝國主義的一個大矛盾。

（註四九）共產黨宣言。

（註五十）李立三著：中國職工運動概論，p. 1.

第三，帝國主義是否維持中國封建勢力，以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帝國主義維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封建勢力，藉以維持牠的商品市場和原料地投資地的安全，此乃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之一貫的政策。中國封建軍閥，常受帝國主義的維持，這是彰明較著的事實，中國軍閥的循環戰爭，爲發展資本主義的最大阻礙，這尤其是的而且確的事實，故帝國主義維持中國封建勢力，雖不是直接有意地阻礙

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實間接無意地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至於帝國主義維持殖民地的封建勢力，法人德列易說的最詳，他說以前英法對於非洲等地，常以武力侵略，殊常經數年的戰爭，仍收不到美滿的效果，最後始採取和平侵略的手段，即維持本地的封建勢力，爲最良的方法，現在各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都是採取的這種方法，玆將他的話錄一段在此，以作證明：

“在亞洲的國家裏面，沒有某種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然而只要不侵犯宗教的迷信，侵略是極易成功的。

“開始，歐洲人經營商業，以西方的珍奇的工業品，交換羊毛；其後，欲使之易於交易，乃建築道路和鐵路。設他們建議自己投資，則此種計劃，更易成功；每種借款或特許的成立，另外，對於大臣，官吏和有關係的人，應附以贈品，——包含於發行費內。

“自然應當支付利息，因此，歐洲人建議設立關稅，在他們自己的商品上，征收捐稅，將收入的盈餘，歸之於君主，所以他也樂於承諾此種制度。設關稅仍不足以支付利息，那末，就應該增加租稅，由氏族繳納；但是，總督經手征收，應留一部分作他的報酬。設氏族要抗稅或反叛，那末，歐洲人

就供給槍彈於君主，以鞏固君主的權力。至於蘇丹，只要他願意，人們將以大礮和開花砲，替他組織衞隊；并供給指揮官，指揮兵士，巧妙地使用槍械。設君主偶然表示了一點獨立的意志，那末，迅速的軍事的遠征，同宮內的陰謀相結合，即足以由他的兄弟或姪兒，即代替了他。君主在歐洲人的新組織裏面，不過爲一個副署畫諾的人罷了。

"於是歐洲人不知不覺地，即成爲財政，行政和政權的主人了。但他們在表面上，絲毫沒有改變舊有的組織，人民的風俗和習慣，以暴力侵略殖民地，常屬不可能，因而遂代替以和平的侵略"。(註五一)

(註五一)德列易著：兩個歐洲，p. 150——151

帝國主義維持中國封建勢力，原在於維持商品市場和原料地投資地的安全，在中國封建軍閥的混戰中，其結果反陷於不安全，這又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矛盾。

綜觀帝國主義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有阻礙的時候，亦有助長的時候。中國現在的資本主義，固大部分爲帝國主義的資本所發展，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自然程度，尙不止此，倘順其自然發展的程度，無所阻礙，必然比今日高得多。資本主義侵入中國，與日本同一個時代，然日本已發

展到極高的程度，最後階段的金融資本主義，能與歐美資本主義先進國，並駕齊驅，比之於中國，不啻有上下床之別，這是因為日本推翻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資本主義盡其自然的能力，向前發展之故。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開幕，與西歐資本主義先進國，同一個時代；然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其發展的程度，不及現在的中國，此由封建勢力阻礙之故。十月革命後，澈底肅清封建勢力，實行新經濟政策，和五年計劃，其生產力發展的速度，為任何資本主義先進國所不及。故欲使中國生產力盡量發展，必澈底推倒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質言之，必工農革命勝利後，中國的產力，始有任其自然的生產力盡量發展的可能。

3. 中國農村經濟

我們現在來討論農村經濟，此為中國經濟問題爭論的中心點，主張資本主義者，謂城市資本主義可以支配農村經濟，故謂城市卽發展了資本主義，則農村的生產關係，亦必定要發生變化。主張封建經濟者，則將中國與國際分開，將農村與城市分開，似若這兩方面，築的有萬里長城一道，彼此絕對地互不侵犯，互不發生關係；帝國主義雖已侵入了，

而農村的封建經濟如故,城市資本主義雖已發展了,而農村的封建經濟如故。究竟事實上,是不是這樣呢?我們且請馬克思來證明,他說:"我們從此可以曉得,做資產階級基礎底生產和交換的手段,是萌芽在封建社會裏面的;這種生產和交換手段,發展到一定地步,封建社會所由生產及交換的狀況,就是農業和手工業的封建的組織,簡括些說,就是財產的封建的關係,便不能和那已經發展的生產力相適合,牠們便變成了許多的障物,牠們便不得不崩壞,結局果然崩壞了。"(註五三)我們這裏應注意,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和交換手段,發展到一定地步,封建社會的生產和交換狀况,卽農業和手工業的封建組識,一定要崩壞,決不是城市資本主義發展了,農村的封建經濟,仍然可以保存。馬克思又說:"資產階級現急激的改良了生產手段,又不斷地開拓了交通的利器,於是把一切國民,連極野蠻的也盡數的牽入文明隊裏,牠那價廉物美的商品,便是猛烈的大砲,中國城壁,爲牠所摧毀,極端排外的頑固的野蠻人,也只得爲牠所降伏,世界各國,因爲要免得滅亡,都被迫得採用資本家生產方法,而將所謂文明的輸入到牠們的社會,使自己也成了資產階級,要之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模型,造成了世界"。(註五四)我們在此地應注意

的，都是帝國主義的商品，是壟斷的大砲，中國的城壁，已被牠摧毀，牠努力於這種摧毀的工作，已過一世紀了，中國的封建經濟，仍安然無恙嗎？帝國主義侵入的地方，資本主義的文明，也要跟着侵入，也要變成資本主義的生產，中國資本主義是這樣發展了的，中國資本主義由這樣的發展，將近一世紀了，猶可說中國資本主義倘沒有發展嗎？

（註五三）馬克思和恩格斯著：共產黨宣言。

（註五四）同上。

由上述的意思看來，凡資本主義發展的地方，就要摧毀封建經濟，凡帝國主義的商品侵入的地方，也要摧毀封建經濟，帝國主義侵入中國在一世紀以上，中國資本主義的生產，亦將近一世紀，現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又已到了較高的程度，而猶謂爲封建經濟的社會，這當然不合於邏輯，但是，封建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怎樣區別呢？我們必先知道了這種區別，然後就容易知道中國究竟是那樣的經濟了。

馬克思說："區別經濟的各時代，不在於生產，而在於由甚麼勞動的工具，怎樣生產，勞動工具，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尺度，并且也是在那社會關係中間，完成勞動的指示器"。（註五五）由這樣看來，區別社會的尺度，在於勞動工

具，所以馬氏又說："用手推的磨子，產生了封建主的社會，用蒸汽的磨子，就產生了工業資本家的社會"。(註五六)然則蒸汽力的發明，就算是一件劃時代的事件，未有蒸汽機以前，爲手工工場時代，尙未完全脫離封建社會的時代，自有蒸氣機以後，就是工業大革命的時代，即近代資本主義的時代。所以馬氏又說："於是又有蒸氣及機器出來，演了一場工業生產的革命，從此大規模的(近代產業)，便取了手工業的地位，富豪的實業家，產業的總首領，近代的資產階級，便把產業界的中等階級降伏了"。(註五七)這更顯然以蒸氣機的大工業，爲資產階級的社會，手工業的中等階級，爲封建社會，自有了蒸氣機的大工業，即有了資產階級社會，有了蒸氣機的大工業，即代替了手工業，即是代替了封建經濟，有了有產階級，即降伏了中等階級，即降伏了封建經濟的生產者。中國現在蒸氣機的大工業，已達到如何程度，手工業消滅者幾何？幸存者幾何？能於此作一明瞭的觀察，中國究爲封建經濟，或資本主義經濟，即可容易判別了。

(註五五)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編。

(註五六)哲學之貧困。

(註五七)共產黨宣言。

封建社會的經濟，是自足自給的經濟，即是自然經濟，非商品經濟，所以恩格斯說："中世紀社會，細碎的小生產，生產機關適於個人使用，因此，是原始的，細小的，效能有限的，但是，因此往往爲生產者自己所佔有，生產是爲供給生產者自己或其領主之直接消費，消費以外的剩餘生產品，才拿去交換。這個剩餘，用諸交換，就成了商品。不錯，工匠自來卽以爲交換而生產爲職業，但他們大部分，也在直接供給其消費，他們都有一小塊土地，(田地和園圃)他們放家畜於公共的山林內，他們由此採伐供燃料和建築的木材。婦女則紡紗織布等等，可見爲交換的生產，商品生產，還在幼稚時代，因此交換有限，市場狹小，生產形式，是停滯不變的。每個集團，在其內部，爲着排除其他集團之生產品的生產，組織起來；鄉村中則爲馬克，城市中則爲行會"。(註五八)這段話的意思，是怎樣呢，謂封建社會的生產者，都是以供自己及領主的消費爲目的，生產的東西，旣不是商品，以供他人的消費，自己的消費，亦不是依賴他人的供給，必到了有剩餘的時候，才拿去交換，才是商品，但是，亦只很少的一部分，卽手工業工匠，雖以交換爲職業，然自己消費的東西，亦多由自己生產，所以由他生產的商品，也是很有限的，因此市

場狹小，有行會的限制，這就是封建社會的經濟組織。

(註五八)恩格斯著：宗教哲學社會主義。

現在我們把中國農村經濟看一下，是否還是自然經濟，是否被商品經濟侵入，農村中所消費的商品，又是否是手工業的生產品呢？現在中國農村中，不獨火柴，煤油，縫衣針等，完全由資本主義的生產去供給。尤其是衣著的東西，更差不多完全由資本主義的生產去供給，所以中國近年紡織的發達，有一日千里的速度；以四川而論，重慶萬縣是大商埠，此兩地均以棉紗商業爲第一位。十年前，還可在農村中的農人中，見着種棉花來供自己紡和織的事件，近年則絕少見着這等事件，即或由自己織，而所用的棉紗，必係資本主義的生產品；而織布的工具，雖不免有用舊式的，然也有很多是採用受過資本主義洗禮的新式工具。人類的消費，爲衣食住三大項，農人的衣著一項，可說已完全受資本主義的支配。食物自然是農人的來源，然有時也要由市場供給；住室雖常由農人同工匠建造，然也常要需用由機器生產的洋釘。然則資本主義的生產，對於農人的衣食住都侵入了，可謂在農村經濟中，無孔不入了。

除貧農而外，地主自然不消說，中農和富農的男女，都

要穿機器襪子，洗臉要用洋磁盆，洋手巾，肥皂牙粉，牙刷子。出門要用洋傘，有馬路的地方，要坐汽車；有疾病時，也有用西藥的。這一切的情形，尙不可以枚舉，總而言之，現在中國農村自給的經濟基礎，——自然經濟，已完全傾覆，完全由商品經濟代替，完全受了資本主義的支配，故中國現在的農人，非與市場發生關係，即不能生活，不能再生產了。

據金陵大學調查江蘇山西等省，二千餘農家，平均每一家庭，由市場購買各種物品的百分比，(1922——25年)衣服爲百分之八一•七；器具設備爲百分之九五•一；雜項爲百分之九九•二；個人嗜好爲百分之九九•七；生活改進爲百分之百；醫藥爲百分之百；燃料爲百分之一一•三；食物爲百分之一六，八；總平均爲百分之三四•一。(註五九)由此看來，農人的消費，三分之一以上，都是由市場的商品來供給，除燃料食物兩項而外，十分之九的消費物品，都是由市場購買；所謂農村的自然經濟，尙殘存幾何呢？"中國各地農村，如上表的調查，總計由市場購買的份量，在百分之三十四點以上，比起歐美日本的現在，自然相差還遠。美國在一九二二至二四年的平均數，爲五七•二%，日本在一九二四年，爲五六%。但我們要知道美日是帝國主義，我們站在革命的立場來爲

革命而測驗資本主義之發展，不應以帝國主義爲標準，肯定我國目下還是一種自給的農業。只有資產階級的學者，才想使資本主義發達完全，才醉心於美日的前途；而事實上，在江浙等經濟中心區域，近年農村經濟生活，由市場購買的份量，亦已達到美日平均的程度，更可使我們認定中國農村生活，已發達到資本主義支配下的很高程度呢？"(註六〇)

(註五九)任曙著：中國經濟研究，p. 188.

(註六〇)仝上，p. 191.

以上是由消費方面說的，現在再由生產方面看一下。農人的生活和再生產，都須由市場的商品來供給；但市場的商品，不但具有滿足人類需要的使用價值，牠同時又具有交換價值。農人欲取得商品，必先支付交換價值，質言之，必須支付一定的貨幣數量；然則農人欲取得商品，必先取得貨幣；欲取得貨幣，必先生產有使用價值的商品，與具有貨幣而欲取得此有使用價值的商品相交換。故農人此時，不獨消費方面，成了商品化，而生產方面，亦不得不商品化，以受資本主義的支配。於是農人生產的目的，大部分都不能不是爲供給市場而生產，爲滿足他人的需要而生產。他們每年牧畜很多的牛羊，種植很多的稻子，桑樹，茶樹，麥子，荳子，棉，蔴

等等，都是爲供給帝國主義原料而生產，帝國主義在中國所取的原料，不下數百種，都是由中國農人，視其土之所宜而生產的。農人的此等生產，完全不是供給自己的消費，完全是供給市場的需要，質言之，完全是資本主義化的生產。

中國農村中，不獨自然經濟的基礎破壞，生產和消費都成了商品化。且資本主義的生產，亦日漸發展，中國有一一二八個農業公司，六五，九八五，三七六元資本，此固爲資本主義生產的標點。而農業機器的輸入，一九一三年，爲一一二，〇〇〇兩；一九一六年，爲二〇〇〇，〇〇兩；一九二〇年，爲一，〇〇〇，〇〇〇兩；一九二一年，爲二，〇〇〇，〇〇〇兩。(註六一)此等數目，每年都有增加，即證明農村資本主義的生產，每年都有進步。

(註六一)動力，第一期，嚴靈峯著：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

"至於中國農業經濟中，很多地方，都用了新式的灌溉，例如江蘇浙江福建一帶，已實用蒸汽，甚至氣電摩托與電抽水機來灌溉了。在常州一帶，用電力灌溉的，在一九二六年，約有稻田四萬餘畝。

"安徽省另有通行的抽水機，以煤油和石油爲動力的抽

水機，此種抽水機，在五年前，已開始試用，一九二六年，僅在滬寧路一帶，已有一千具以上，上海有幾個工廠，差不多完全爲此種抽水機而生產的。

“此外農業企業，亦日漸發展，舂米機器，多係英國產的。在揚子江一帶，尤爲推行。產棉區的榨油廠，日益發展，產茶區製茶企業之普遍，沿海一帶，罐頭和煙草企業之日漸發達，都是不可置辯的事實。

“如販賣商人，經營農業的經濟，在產米區最爲發達，蕪湖一縣，爲中國米糧出入最豐富的區域，那裏有幾十個代辦的商號，在任何鄉村內，都有販米商人的足跡。在城內的穀物交易所內，有米多種，又有一定的價格，與上海及其他各地，互通聲氣，秋收時候，舂米公司，以新式機器舂米，運往上海，芝罘，寧波，廣州各地，轉爲銷售。

“最後，荳，棉花，綠茶，桐油等等，銷售尤廣，大部都供應國際市場。

“中國農業經濟之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形式，便是外國資本，參加中國農產品的製造，如山東英美煙公司的經營，便是用這種形式投資於農業經濟。此外中國直接投資於農業生產的事情，我們也常可看見，廣州米廠和糖廠，中國

中部等處的棉田，都是列證。……”（註六十二）這更足以證明資本主義在農村中的發展，爲根本消滅封建經濟的利器。

（註六十二）動力，第二册，嚴靈峯著：再論中國經濟問題，p. 40－41.

我們由上面看來，已證明農村的封建經濟基礎，——自然經濟，已傾覆了；農村不獨商品化了，且資本主義的生產，亦逐漸發展了。概括地說，農村已受城市資本主義的支配了，普遍情形，原是如此。不過由反面看來，中國邊遠的區域和交通不便的地方，殘留自然經濟，自然也還不少。但是，此種殘餘的現象，任何國家都不免，不過只有程度之差罷了。我們在巴黎城中，也常見着封建時代的手工工人，法國農村中，仍殘留有自然經濟不少。所以列甯將蘇俄的經濟，分爲“(1)家長制的經濟，即大多數農民的自然經濟，(2)小規模的商品生產，(賣穀物的農民，多屬於此類，)(3)私經濟的資本主義，(4)國家資本主義，(5)社會主義”五種後，他說：“然則那一種要素最爲優勢呢？在小農之中，小資產階級的自然成長性，最爲優勢，其中含有不能不優勢的理由，是很明顯的，農業家的多數，或大多數，是小商品的生產者。”（註六十三）於此使我們發生兩個注意點：第一，任何國家的經

濟，都不是一個生產方法，第二，以最新的生產方法爲領導。

（註六十三）列寧經濟學：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代；p. 5.

馬克思說："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他又說："我們將亞洲的，古代的，封建的，近代的資產階級的生產方法，定爲社會經濟構成的如許多發展的階段。"由此我們就知道生產方法，經過各階段的進化，雖到了現代，仍有各階段的殘餘。中國現在，雖已進化到資本主義的時代，然資本主義是由封建的廢墟上發展起來的，當然尚有不少的封建殘餘；不但有此封建的殘餘，而苗民土司中，尚有古代共產社會的殘餘，然決不能因此卻否認資本主義的發展。

一個社會的生產方法，既不止一個，究竟以那一個爲領導呢？發展了新的生產力，才代替舊的生產力，新的生產力日漸擴張，舊的生產力日漸摧毀，舊生產力暫時的數量，雖或較大，而質量終屬較小，當然以新生產方法爲領導；故蘇俄的經濟，雖以小規模的商品生產者佔優勢，而以社會主義爲領導。中國現在的資本主義，不獨形式上佔了領導的地位，而實質上亦已佔了領導的地位，故一切經濟關係，都應以資本主義的法則來說明。馬克思說："……在資產

階級的社會內，農業漸次成爲產業的一部門；并且完全爲資本所支配，地租也是這樣。在一切社會形態中，凡土地所有權，處優越作用的地方，自然關係，便居支配的地位；在資本處優越地位的社會形態中，支配的作用，便轉移於社會的和歷史上所創造的要素。沒有資本，不能夠了解地租，但是，沒有地租，却完全能夠了解資本。資本便是統治了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切經濟勢力，牠應當造成起點與終點，并且牠的概念，要比土地所有權的概念之先發展的。”……（註六四）由這樣看來，中國現在旣是資本主義佔優越的地位，佔了領導的地位，統治了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切經濟勢力；那末，一切經濟關係，都應受資本主義的支配。農村經濟中如土地買賣，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等等，均應以資本主義的法則來說明，才算合於馬克思主義，否則卽算是修正了馬克思主義。

（註六十四）馬克思著：政治經濟批評導言。

4. 中國旣到了資本主義的時代怎麼尚有封建勢力呢

我們在上面的結論是：中國農村的封建經濟基礎已傾覆，已受城市的資本主義支配。經濟問題，是一種事實，在同

一的事實之下，由同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卽應歸於同一的結論，不應發生對立的主張才合於邏輯；怎麽中國現在的馬克思列甯主義者，對於中國農村經濟，或絕對地主張封建經濟，或絕對地主張資本主義經濟，發生如此南轅北轍，極端相反的主張呢？且主張資本主義者，在統計上，學理上，舉出種種的證據，的確證明合於資本主義理論。而主張封建經濟者，亦列出種種的事實，證明社會上確有種種的封建事實。怎麽中國農村經濟問題，發生如此奇異的矛盾呢？我們不努力解決這種矛盾，中國經濟問題，無論如何都得不着一個澈底的解決。

中國的封建勢力，的確是一種事實，如李立三所舉地主的剝削："地主徵收農民的農產品，從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二，租額以外的貢獻；……三，徭役的殘留；……四，地主統治農民的特權；……五，在社會關係上地主完全是另外一個等級。"……另外，他又說：還有許多特殊情形，爲西歐所沒有者，第一，土地的買賣，必得須宗族的同意；第二，中國特有豪紳等級，掌握鄉村政權。此係關於地主方面的封建剝削。另外，他又舉出封建軍閥的剝削："一，強迫徵收農民極重的賦稅；……二，軍事勞役制的殘餘形式的存在；……

三，分區割據的形式；……四，在任何一個軍閥區域，都是極力保護地主對農民的封建剝削。"（註六十五）所有這一切情形，都是中國農村中顯然的事實，亦是農民中最大的痛苦；設忽略這些事實，那末，在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兩方面，都不免要發生絕大的不可恕的錯誤。

（註六十五）布爾塞維克，第三卷，第二三期合刊，李立三著：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p. 63——78。

因為封建勢力，是中國現在的確的事實，所以就是主張中國為資本主義社會的人，也未曾完全否認這種事實，如杜洛斯基是站在資本主義一方面來研究中國革命問題的人，但他仍沒有完全抹殺封建勢力，所以他說："封建與半封建的關係，無疑的是強有力的，其發生的原因，一部分是由封建時代所遺留的，一部分乃由於生產力發展的停滯，農村人口過剩，商業高利貸資本的影響等等而新形成的。"（註六十六）杜氏沒有完全抹殺中國封建勢力，比之於中國杜洛斯基派中有一些人，完全忽視封建勢力者，要超人一等。不過他把中國的封建勢力太小視了，所以他對於中國革命問題，遂不免完全陷於錯誤的結論。（此意不在此範圍內，應在後面去研究，）嚴靈峯君亦是站在資本主義方面研究中國革命問

題的人,他亦沒有完全抹殺封建勢力,所以他說:"我們假如深入中國農村中去看一看,我們必定可以發現許多封建和半封建制度,遺留下來的陳跡;我不但可以找到最原始族長社會,純封建式的地主;并且還可以遇見中世紀的人口買賣,大家族之畜婢養奴。此種制度,不僅是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殘跡,并且有由商業和高利貸資本,以及帝國主義商品掃蕩了農村之後,使農民趨於極端貧困,不但要出賣自己的田宅家具財產,最後為償還債務,或履行宗族祭祀,還要出賣子女妻兒。許多地方,不但大家族,有不少地方上特權慣例;而今日軍閥制度的存在,苛捐雜稅,拉夫,勒餉,更是不可掩蔽的封建遺孽。鄉村中之一切風俗習慣,賽會迎神,械鬥,私刑,以至於雞租,脚米,人事,斛面,包三担等等,無疑地都是封建時代的殘餘。僧尼,道士,巫覡,紳君,地保,鄉長,祭司,廟祝,舉,貢,生員,翰林,進士,隨處都可以找到。"……(註六十七)嚴氏這一段文,對於封建殘餘,還算形容盡致,他的結論,謂此種殘餘,在經濟上不關重要,不能阻礙資本主義的發展,反轉資本主義一天一天地要摧毀封建殘餘。他這種結論,在經濟學上,完全是對的;不過這種殘餘,多是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物,牠現在在中國政治上,尙有很大的關

係，忽視了這種關係，在政治問題上，就不免要發生絕大的錯誤。

(註六十六)杜洛斯基著：中國革命問題第二集，p. 70.

(註六十七)動力第二期，嚴靈峯著：再論中國經濟問題，p. 4.3

主張封建經濟者，陳述出種種的封建事實，不能加以否認，主張資本主義者，亦承認封建殘餘，足見封建勢力，為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我們究應怎樣來研究這個問題，才可得正當的解決呢？依我看來，第一，這是農村經濟中的問題，我們應從農村經濟方面去研究，第二，這是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問題，應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來研究這問題。

列甯說："馬克思已經指出當資本出現於歷史的舞台的時候，農業已經有了種種複雜的形態，——封建的，民族的，共同體的，國家的形態了；資本屈服了各種的農業形態，使牠模倣自己的姿容，要理解，要評價這個過程，而統計的表現之者，必須提出各種問題，又須從各種問題，變更其研究的方法，或應從過程的各種形態，而變更研究方法。"(註六十八)他又說："在農業方面，資本主義的複雜的發展行程，惟有研究了農業的現實的各種特殊性之後，才能把握，然因為牠有許多的特殊性，而就說農業決不隨資本主義的發展法則者，

完全是不正當的主張。"(註六十九)列甯說農業中有種種的形態,被資本屈服,我們研究農業問題時,須變更研究的方法,始能理解牠的過程;在農業中研究了農業的現實的各種特殊性之後,才能把握資本主義,在農業方面的複雜的發展行程。但農業仍然適用資本主義的發展法則;這是列甯指示我們對於農業問題的研究方法。

(註六十八)列甯著:農業的資本主義。

(註六十九)列甯著:十九世紀末葉的俄國農業問題,p. 71。

列甯稱考茨基的"農業問題"一書,爲"在三卷資本論之後,算是最新經濟學著作中出色的一本。"(註七十)可見考氏對於農業問題的研究,有注意的必要。他說:"農業的運動,完全是特殊的,與工業資本及商業資本的運動,完全不同。"(註七十一)列甯與考茨基,均不外謂農業問題,要複雜些,要特殊些研究,牠的方法,不能與工業和商業,取同一樣的方法,所以我們應該對於中國農村經濟,作一種特別的複雜的研究——此處只研究封建勢力殘存的原因農村經濟的重大的土地問題留在本書第七章去研究——然後才能解決中國封建勢力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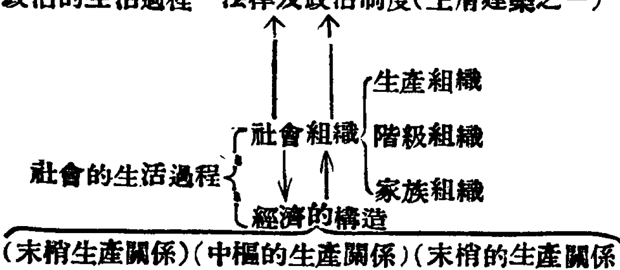
(註七十)列甯著: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第一版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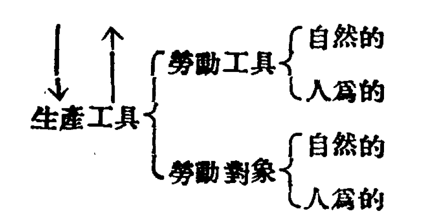
(註七十一)考茨基著：農業問題，p. 174。

馬克思說："這些生產關係底總和，構成社會底經濟構造，即發生法律的及政治的上層建築，並適應一定的社會的意識形態之現實基礎。"(註七十二)由此我們知道社會的經濟構造，與法律政治及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築物，應各有區別；且經濟構造，是根本的，上層建築，是附屬的，現在我們把日人杉山榮對於此區別所製的表，(註七十三)列在下面，可使人容易明瞭。

(註七十二)馬克思著：政治經濟批判序言。

(註七十三)杉山榮著：社會科學十二講，p. 350。





由此我們知道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對於社會的下層基礎和上層建築，應該謹愼地作嚴密的區別。若忽略了這種區別，那就要發生絕大的不可恕的錯誤。所以馬氏又說："在人類進化的一定階段中，社會底物質的生產力，與現存的生產關係，發生衝突；或則與他們從在內經營所依據之財產關係，——這不過關於同一事物底一種法律的表現，——發生衝突。由於這些關係，變成了生產力底發展形態的桎梏，於是革命的時代就要到來。"(註七四)這一段意思，是馬氏指示我們，社會的下層基礎，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有發生衝突的時候，即生產力常在進化，生產力進化到與生產關係不相容，即生產關係桎梏了生產力的進化，此時就一定要發生革命，所以我們應知道社會必不可避免地有革命的時代，這即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生了變化的時代。馬氏又說："因爲經濟基礎底變化，全部無限的上層建築，也或遲或速地變化了"。(註七五)馬氏的這幾句話，是指示我們，凡社會的經濟

基礎變化了，那末，上層建築，自然也要隨着變化，不過我們在此處最宜注意的，上層建築的變化，不是同一個時候，牠的變化，自然在基礎變化之後，受基礎變化的影響而變化；但是，或則很快地隨着基礎的變化；或則很遲緩，雖下層基礎早已變化了，而上層建築，仍遲延殘存着，尚未變化，自然終不免要變化，但必須經過較長的時間，始全部變化，起先，只少數部分的變化。因此上層建築與下層基礎，常不一致，常成爲兩種各異的形態，經過長期衝突之後，始變化達到一致。馬氏又說："在考查這些變化的當中，我們應該常常將自然科學的精密，所能證明底經濟的生產條件底物質的變化，和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美術的，或哲學的諸形態，——要之卽人類用以認識這種衝突，並打破這種衝突底意識形態，——作嚴密地區別出來。"(註七六)這是馬氏教戒我們，應嚴密地用自然科學的精密方法，所能證明的，以區別上層建築與下層基礎，已算是十分注意地在叮嚀我們了，無如現在一般馬克思主義者，常把這個區別忽略了。

(註七四)馬克思著：政治經濟批判序言。

(註七五)同上。

(註七六)同上。

上面這些意思，即人人都知道的，所謂唯物史觀的定律，凡馬克思主義者，起碼即應該澈底了解的、本用不着這樣諄諄然來解釋。不過中國現在的馬克思主者，在經濟學上，發生了封建經濟或資本主義經濟兩派的爭論，即由於沒有澈底了解這種定律，竟公然違背了這種定律，才發生這樣的矛盾，才發生這樣極端相反的結論。這由於他們，或則不知道下層基礎，——經濟基礎，常有變化；不知道此下層基礎的變化，與上層建築物的變化，應該有嚴密的區別。或則雖知道下層基礎有變化，且已變化了；但不知道上層建築物的變化，不是與下層基礎同時變化的，牠的變化，常要遲延一些時間。因此，他們或則認定上層建築沒有變化，以爲下層基礎，亦沒有變化；遂按照上層建築物的形態，以解釋下層基礎的狀況。或則認定下層基礎旣已變化，以爲上層建築的形態，也必定同時變化；遂按照下層基礎變化的狀況，以解釋上層建築物之未變化的形態。於是當然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各走極端，絕對相反的結論。故我們欲分析他們在經濟問題上的這些爭論，不能不先把這個定律，作一個稍詳的說明。

中國數千年都處於黑暗的封建勢力之下，封建勢力當

然異常濃厚，數十年前，社會的上層和下層，當然都是封建的。在帝國主義未侵入以前，資本主義未發展以前，中國的經濟，當然是建築經濟，即自給的自然經濟，和家庭工業手工業的經濟佔優勢。下層基礎既是封建的，上層建築物，自不待說，自然亦是封建的。上層建築物之一的政治法律等制度，是封建的，而上層封建之二的宗教，美術，哲學等意識形態，亦必是封建的。自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來，已一世紀以上，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亦將近一世紀，封建的下層基礎，確已摧毁；我們在上面已作了詳細的研究，和事實的證明，已成爲不可辯駁，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上層建築物是怎樣呢？是封建的嗎？抑非封建的呢？這就是我們現在所研究的問題了。以唯物論的原則說，下層變化了，上層當然也要變化，但牠的變化總是在下層變化之後，决不能在下層變化之先。中國社會的下層基礎，——封建經濟，變化的事實，人人都可以知道，隨時隨地都可以見到，所以這是不容否認或懷疑的事實。至於上層的建築物，那就不然了，我們逐處都見着是異常濃厚的封建勢力，雖因資本主義的發展，封建關係，雖不免有一部分的變化，然而保持封建的舊勢力未變化者，還要佔最大的一部分。所以凡說到中國有封建勢力，無

人敢加以否認，李立三的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所說的那一切封建剝削，完全是社會的事實，任何人都不能否認。我們在前面摘錄嚴靈峯述敍封建的那段文字，也是社會上的事實，只有遺漏了的，沒有過於鋪張了的；所以就是杜洛斯基，以左傾自居的人，也不敢否認中國的封建勢力，足以證明中國封建勢力的存在，已成爲鐵案。由此我們就可以說中國現在社會的下層基礎，即封建經濟已摧毀了；不過上層建築物的政治法律制度，和一切意識形態，尚保存有很濃厚的封建勢力。所以中國現在，在政治上仍然是封建勢力在當權，這是客觀的事實，不能由主觀的願望去否認。

以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說，資本主義發展了，即是資產階級發展了，資產階級的社會，必有資產階級社會的上層建築物，以適合於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發展的政治法律制度，和一切意識形態，所以馬克思說："於是自由競爭，便來代替了牠們的地位，適合這自由競爭的社會和政治組織，也就跟着出現，資產階級的經濟和政治權力，也就跟着到了。"(註七七)他又說："資產階級發達一步，他們的政治上的權力，也便跟着發達一步。當初在封建時代，貴族掌權的時候，他們也是被壓迫的階級，在中世紀的自由都市裏，他們便是

個武裝的自治的團體;有的變成獨立的自由都市,(如德意)有的變成君主政治下納稅的'第三階級。'(如法)以後到了手工業時代,他們被封建或專制的君主,用做抵抗貴族的工具;且是事實上大王國統一的柱石。最後,自從近代的產業和世界的市場成立了,他們就成爲資產階級,一手把持了那近代代議制度國家的政權。近代國家的行政機關,只算辦理他們公共事務的一個委員會罷了。"(註七八)由這樣看來,封建時代的上層建築物,是貴族政治,資產階級當是被壓迫的階級;一到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就發展了,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力,也跟着發展了,且把持近代代議制度國家的政權;近代國家的行政機關,只是替他們辦理事務的委員會,完全受他們的支配。試看中國現在是怎樣呢?資本主義誠然發展了,資產階級發展了沒有呢?沒有,牠的勢力微乎其微,尚在受封建勢力的支配。近代代議制度的國家,是資產階級國家的特徵,中國現在是否是代議制度的國家呢?中國的行政機關,是否受資產產級支配呢?只要稍有心肝的人,都不能說中國現在的國家,是資產階級式的國家,國家的政權,是由資產階級在支配。所以中國現在社會的下層基礎,雖已變化了,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了;而上層建築物,仍沒有完全變

化，所以中國現在仍沒有完全的資產階級政權，仍由封建勢力在支配政權；至多或由封建勢力和資產聯盟在支配政權罷了。

（註七七）馬克思和恩格思著：共產黨宣言。

（註七八）同上。

馬氏又說："從歷史上看來。資產階級也曾有過革命的功勞，資產階級得了權勢，那封建的，家長的，田園生活的種種關係，便到處被牠消滅了。結合人和牠的生來的上層的封建的線索，也被牠盡情地剪斷了。人和人中間，除了明目張膽的，自利刻薄寡情的，金錢主義外，再也找不出甚麼別的聯結關係，宗教的熱忱，義俠的血性，兒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計較的冰水中淹死了；人的價值，變成了交換價值，無數永久特許的自由，換了單純的無理的自由，——自由貿易；總之，資產階級，是將從前戴着宗教和政治的假面具的掠奪，變成赤條條的，沒廉恥的，迫切的，殘忍的掠奪。"（註七九）馬氏這段話，證明資產階級社會由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代替了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中國現在，社會的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是怎樣呢？是封建嗎？抑是資本的呢？自帝國主義侵入和資本主義發展以來，近代科學思想和資產階級意識，自然

也跟着侵入，以摧毀封建意識，以變化封建意識。但被摧毀被變化者，僅一小部分，而封建時代之神權的玄學的思想，孔教的階級觀念，宗法思想，及封建社會的一切風俗習慣，仍然保存者，尚異常濃厚。除工業的大都市而外，不獨農村是這樣，即很多的城市，亦是這樣。這又證明中國的下層生產關係，雖已變化，而上層建築物的意識形態，仍沒有完全變化，仍受封建勢力的統治。

(註七九)共產黨宣言。

上層建築物自然是跟着下層基礎變化，但牠怎樣跟着變化呢？變化的次序是怎樣呢？只要我們把資產階級出世以來的歷史知道以後，就可以知道這種變化的次序了。自蒸氣發明和工業革命以來，資產階級就露頭角了；他們首一步摧毀城市的行會和手工業，農村的自然經濟，代以大工業和農村商品化。更進而奪取世界市場，使殖民地資本主義化。他們要達到這種目的，都須國家替他們去執行；此時國家政權，當在封建的貴族手中，貴族的經濟基礎，是農村的封建經濟；當然與資產階級立於利害衝突的地位。於是資產階級，或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如法國；或由議會和平的手段，如英國；將政權奪取過來，使完全受他們的支配，務使適合於

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不獨需要資本，並又需要科學；於是由國家在城市設立大學，專門學校，和勵行普及義務教育，人人都能讀能寫。新聞事業也異常發達，人人都能讀報，國家和社會的一切狀況，都載在新聞中。國家是資產階階的委員會，凡新聞中載有本國和世界關於他們的事件，都要責令國家負責去辦理，科學和教育，既發達了，於是神權的玄學的思想，就不相容了；所有封建時代的一切風俗習慣，和宗教觀念，都竭力摧毀，期其消滅無遺。

資本主義發達後，交通亦隨着發達，城市與農村的交通，密如蛛網，頃刻卽可往返；農人的消費和生產，既已商品化，自然要隨時來往城市。城市工業發達，人口增加，農村生產品的交換價值，亦隨而增加。農業工業化，農人生產的額量，自然也要增加。於是農人的生活，異常充裕，既有資財，常需要到城市去貿行交換，而又有間暇，常需要到城市去圖娛樂。因此，常與城市資產階級周旋；城市資產階級，既常留心於國家政治，而又奧伏赫變了封建意識，農人亦因而亦留心於國家政治，——知道國家政治，密切地關係於他們的生活，——奧伏赫變了封建意識，且又常有工業資產階級，住於農村，或他們的親族戚友，住於農村；於是他們遂常注

意增進農村文化，農人的經濟狀況，既已進步，他們也有資力增進文化，且需要增進文化。因此，農村中的學校，圖書館，博物館，游戲場，體育場，亦如星羅棋布。由是農村中的文化，雖不及城市，然而亦未遜於落後。此其所以各帝國主義的國家，農業已工業化，農村已城市化；農業與工業，農村與城市，未曾判若鴻溝，未曾築有萬里長城。此其所以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封建勢力，消滅得異常迅速，下層基礎變化了，上層建築物亦隨着變化了，資本主義發展了，資產階級亦同時發展了，而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和意識形態，亦跟着發展了，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社會狀況，完全不同。我們若忽略了這個不同之點，那末，在經濟和政治上的觀察，就不免要發生絕大的不可恕的錯誤。

中國受帝國主義的侵略，既已百餘年，資本主義的發展，亦將近一世紀，所以社會的下層基礎已變化了，而上層建築物，則尚沒有完全變化，尚殘留很濃厚的封建勢力，這是甚麼原因呢？此卽由於中國係半殖民地和受帝國主義統治之故。

中國封建經濟被摧毀的第一力量，爲對外貿易，據海關報告，一九二九年，中國的進口貿易，爲十二億六千五百餘

萬兩，出口貿易爲十億一千五百餘萬兩，合計對外貿易總額約爲二十二億八千一百餘萬兩，合銀幣三十四億二千餘萬元。以這樣巨大無比的力量，向着中國封建經濟，朝夕不斷地摧毀，那怕中國的封建經濟，有萬丈高和厚的銅城鐵壁，經過這百餘年的摧毀，也要被帝國主義的商品，摧毀的毫無遺跡。何況帝國主義的商品，價廉物美，受一般人的歡迎，無所抵抗呢？此其所以自帝國主義的商品侵入以來，中國封建經濟的手工業，家庭工業農村自給經濟，遂如山崩地裂地，日趨於傾覆，迄今只餘一點殘餘，幾將達於完全消滅了。

中國的封建經濟，誠然被帝國主義的商品摧毀了，但是，在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上，其影響如何呢？這是值得注意研究的，此十二萬萬餘萬兩的輸入，除極少的一部分原料和機器，是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的輸入外，其餘的大部分，都是外國工業製造品，且多係個人消費品，很少生產消費品，因此，只算是摧毀封建經濟的動力，不是發展資本主義的動力；故外國商品的輸入，對於資本主義的發展，雖不能說無影響，然而影響極少。至於輸出品，中國工業比較落後，製造品雖也有輸出的時候，然而極少，十之九以上，都是原料品；此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更少關係，只算對於摧

毀封建經濟有絕大的力量。中國農村，現在自然有很多的消費品，是由蒸汽機的大工業製造的，自然是受了資本主義的支配；然而是由外國蒸汽機的大工業製造的，是受了外國資本主義的支配。農村中所生產的原料，也是供給蒸汽機的大工業的製造，自然也是要受資本主義的支配；然而是供給外國蒸汽機的大工業的製造，仍是受了外國資本主義的支配。(註八十)此兩方面，都只算是摧毀中國封建經濟的最大原因和動力；而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上，關係甚少，僅於交通運輸，擴大商業，擴大買辦階級方面，有相當的影響罷了。

(註八十)我的鄉村，是生產桐油的地方，近年因金價的關係，桐油滯銷，桐油商業的買辦破產，生產桐子的農人也破產，今年上海百餘家絲廠的破產，江浙兩省養蠶的農人，當然亦將破產。這是中國自然經濟摧毀後，受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本主義支配的明證。

第二，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雖未達到最後階段，然而亦有了相當的程度，這是我們在上面由統計數目證明過的；如此，則中國的資產階級，亦應有相當的發展，足以掌握政權，克服封建勢力。但我們又在上面，由統計數目，證明過中國資本主義的勢力，佔外國十之六七，中國只佔十之二三。所以中國資產階級的能力，異常薄弱，不能獨立掌政權；只

能投降於封建勢力，或與封建勢力聯盟，以維持他們的階級利益。他們的富力亦有限，不能供給較多的經費，擴張科學和教育，克服封建意識。任何國家，農村常受城市的領導，中國城市資產階級，既如此怯懦，如此委靡不振；農村資產階級，更不能有所作爲，不能發達他們的階級意識，和階級責任，更奴顏婢膝地，曲服於封建勢力之下。此其所以中國社會的下層基礎，卽封建經濟，雖已摧毀，被資本主義代替，而上層建築物，卽國家政權和意識形態，仍受封建勢力的支配。

這是什麼原因呢？這就是半殖民地和受帝國主義統治的特徵，不明白這種特徵，對於中國經濟關係和階級關係，決不能有澈底的瞭解。斤斤然分別中外資本主義，洋土資產階級，固然是資產階級學者和愛國主義者的事件，不是無產階級的責任。無論中外資本主義，洋土資產階級，固然都是無產階級的同一的敵人，應加以同一的看待，無所用其區別。但是，我們欲澈底了解中國資本主義的性質，和資產階級的成份，不注意帝國主義，不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資本主義的數量上，作一個測量，那末，決不能達到圓滿的目的，所得的結論，定將是絕大的不可恕的錯誤。因此，我們的區

分中外資本主義，不同於資產階級學者和愛國主義者之區分中外資本主義，他們之區分中外資本主義，是爲他們的階級的利害，我們之區分中外資本主義，乃在於藉此使澈底了解中國資本主義的性質和資產階級的比量，以便爲我們無產階級的革命，建立正確的理論和策略，故我們對於中外資本主義，有時不應區分，應同一看待，有時則又不可不區分，以別眞僞。若以區分中外資本主義，是資產階級學者和愛國主義的事件，我們遂因噎廢食，完全不許作此區分，那末，這又不免陷於教條式的機械唯物論，而不是辯證法的馬克思列甯主義者了。

第三，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中國新式的資本主義的大工商業，皆偏於東南，而西北的大工商業極少，差不多等於沒有，如四川爲交通較便利，財產較豐富之區，輕工業發展如紡織的大工廠，亦沒有一個，西北工業之不發展，已就可以想見。故西北的下層基礎的封建殘餘，固較東南爲甚，而上層建築物的封建勢力，更較東南爲甚。所以中國近年的革命運動及政治變遷，常由東南領導西北，而西北幾別爲一天地，大類於歐洲的東南。

現在我們看一下，中國農村的上層建築物，究竟是怎樣

情形，中國的農民，大概百分之五十以上，不識字，他們幸而受教育識字者，亦不過三字經，百家姓，孔孟四書，紳士的子弟，或多受一點五經罷了。這完全是封建教育，自然也有採取新式教科書的國民小學，但教員既沒有充分的常識，而家庭和社會的環境，復無處不是十二分濃厚的封建意識。故布爾喬亞的意識，很少侵入農村。所以農人富於神權思想和命運觀念，信仰一切的神怪，只希望神怪保佑他們，免災納福，他們不獨視貪官污吏，有很好的命運，羨慕他們；並視土豪劣紳，都有很好的命運，要羨慕他們，恭敬他們。至於大軍閥，更視為天上的神仙下凡，故十之八九的農人，都希望再有皇帝出現，天下才得有太平。他們自身受土劣貪污，封建軍閥的剝削，和凶年天災的痛苦，都以為是由於他們的命運，應該如此，上天注定了的厄運。這真是受了孔子不怨天，不尤人的封建教育。他們決不敢說一句反抗有權勢的人的話，不知道現在的政府，是幹的什麼事，不知道政府同他們發生了什麼關係。科學本可以破除他們這一切觀念，但他們很難有接受科學知識的機會，西北的農人，自然沒有見過鐵路，乃連輪船亦少有人見過，他們幾乎完全是無懷氏葛天氏的逸民。他們的政治觀念和意識形態，雖然如此，然而他們

的經濟生活，却又是資本主義化了，這種矛盾現象，就是中國的農村狀況。

我們在上面已將中國社會的下層基礎，轉變的事實，上層建築物，沒有轉變的原因，已有較詳的證明，想來讀者已可以明白這種意思了。本來這一切的事實，都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人人都見着，都可以知道的，怎麼中國的科學社會主義底馬克思列甯主義者，有這樣極端相反的兩派，或主張封建制度經濟，或主張資本主義經濟呢？這種原因，我已在上面說明過一次，這就由於他們沒有澈底了解馬克思的經濟學的定律，第一，他們沒有注意將社會的下層基礎和上層建築物，嚴格的區別清楚。第二，他們沒有知道下層基礎物和上層建築物的轉變，不是同時進行的，上層建築物的轉變，有或遲或速的不同；所以下層基礎物雖已轉變了，而下層建築物常暫時沒有轉變。因爲他們沒有注意這兩個定律，所以才發生兩派極端不同的主張。

我們把他們兩方面的理論，對照着一看，就覺得主張封建經濟的，在政治上的理論和策略，多合於中國的事實，而在經濟上的理論，就不免缺乏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根據，不合於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論。主張資本主義的，在經濟上的理

路，固然異常漂亮，富於馬克思主義的根據，不過依據他們的經濟理論，所發生出來的政治理論和革命策略，就不免不合於中國的事實，且亦不合於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論了。這就由於他們或則認識了中國社會的上層建築物（所以他們在上層建築物的理論，多合於中國社會的事實），遂依據上層建築物以說明中國社會的下層基礎或則認識了中國社會的下層基礎（所以他們對於下層基礎物的理論，不獨合於中國社會的事實，尤其合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遂根據下層基礎，以說明中國上層建築物；他們都只認識了中國社會的半截，都只了解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半截，他們都只算是半截的馬克思列甯主義者；都不是整個的完全的馬克思列甯主義者。

主張資本主義者，以為中國社會的下層基礎，旣是資本主義了，遂以為中國的上層建築物亦必是資本主義化。於是就由他們主觀地認定中國已有了強大而獨立的資產階級和由資產階級獨立支配的政權，似若中國無處不是資本主義了。主張封建制度經濟者，以為中國社會的上層建築物，旣是封建勢力了，遂以為中國社會的下層基礎亦必是封建制度的經濟，於是遂謂農村完全是自然經濟城市不是以支

配農村，似若中國全社會，無處不是封建化，他們兩方面，都太機械了，都只算是機械的唯物論，不是辯證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根據下層基礎說明上層建築物，這本是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在通常資本主義的國家，本應遵守這個原則。不過他們沒有顧及上層建築物的轉變，有或遲或速的關係，只算是機械地應用了馬克思主義的原則，陷於機械的唯物論，非辯證法的馬克思主義者。以上層建築物說明下層基礎，不獨是機械的，非辯證法的，且違背了馬克思說的"我們不能本着變革時代的意識，來判斷這個變革時代；反之，這個意識，要拏從物質生活底矛盾，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現存的衝突來解釋。"(註八一)那個定律，這算是黑格爾倒立的辯證法，把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顛倒了。故他們除了是機械的非唯物辯證法的而外，更多了一層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至於著者證明中國的下層基礎轉變了，上層建築物尚沒有完全轉變，仍是由下層基礎去證明的，卽由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關係去證明的，并不是截然分成兩段去證明的。不過機械的唯物論者，只知道機械地將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照通常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樣地去解釋，不知道以唯物

辯證法地去解釋，他們只知道是——是和否——否，不知道是——否和否——是，才陷於他們那種的錯誤。

（註八一）政治經濟學批判序。

社會的下層基礎，已轉變到資本主義，而上層建築物尚滯留於封建勢力，中國的事實，既是如此，根據馬克思的學理，亦應如此去解釋，而世界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亦多是由如此的經過。二十世紀初期的俄國，列甯已證明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然而他對於當時的俄國之上層建築物，仍認定是封建勢力，所以當時布爾塞維克，認定工農民權革命的主要的敵人，是代表封建勢力的沙皇，（中國現在應認定代表封建勢力的軍閥，爲工農民權革命的主要的敵人，方算是眞正的布爾塞維克的理論和策略，）（列甯在一九〇五年，所著的“兩個策略”，中心問題，是臨時革命政府，因爲要推翻封建勢力的沙皇，才能實現民權革命，故不能建立臨時革命政府，）不但俄國是如此，法國自一七八九年，卽實現了土地革命建立共和國家，卽算是資產階級的國家了。然而自拿破崙至波拿伯特，法國的上層建築物，又經過幾次的封建復辟。在十九世紀中葉，發表共產黨宣言以後，德國當然也是資本主義國家之一了。然而德國此時的上層建築物，不獨是

殘餘的封建勢力，並且是整個的封建制度。此時的英國，亦是貴族院佔優勢，卽上層建築物仍是封建勢力佔優勢。但牠們此時的下層基礎，不能不說是資本主義的，可見中國現在的社會這種矛盾的發展不一定完全是例外或特殊的。

只有上層的封建建築物，沒有下層的封建基礎，（下層基礎旣已轉變成資本主義，上層殘餘的封建勢力，不獨是矛盾的，且又是衝突的，）此等社會，必定隨時都是動搖的，隨時都有政變，隨時都在發生革命。十九世紀上期的法德，是如此，廿世紀初期的俄國，亦是如此，近二十年的中國，更是如此。且現在不獨中國是如此，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以及歐洲東南各國，南美各國，都是如此。皆因帝國主義的商品，在此等地方，摧毀了下層基礎的封建經濟，只殘留上層建築物的封建勢力。於是這些國家，都是些沒有基礎的封建統治成爲空中樓閣的上層築物，當然隨時都在動搖，隨時都有政變，隨時都在發生革命，所以中國的革命，是必然的。中國革命的勝利。亦是必然的。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是必然的。牠們的革命的勝利亦是必然的。

我們的結論是：中國的資本主義，（但是變態的資本主義）已發展了，無產階級已發展了，只殘留上層建築物的封

建勢力，此即爲半殖民的特徵，帝國主義統治的特徵，因我們已證明資本主義發展了，無產階級已發展了，所以我們應主張由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民權革命，推翻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由民權革命轉變到社會革命，由工農民主專政，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向非資本主義的前途發展。不然，倘主張封建經濟，此不獨與主張由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民權革命是矛盾的，而與主張由民權革命轉變到社會革命，由工農民主專政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向非資本主義發展更是矛盾的，沒有根據的。我們不能主張封建經濟者，同時復主張由民權革命轉變到社會革命，向非資本主義的前途發展。以什麽作根據，得出如此矛盾的結論，如俄國由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幾個月的轉變，當幾十年，由八千餘的布爾塞維克，轉變到十餘萬的布爾塞維克，布爾塞維克在蘇維埃中，由少數轉變到多數，主觀的條件，由如此迅速的轉變，是可能的；但客觀的物質條件，不是幾個月可以轉變的。試問主張封建經濟者，有什麽魔力，可以由封建經濟，幾個月就由空中樓閣，轉變到非資本主義了呢？這樣的推理，實在令人百索不解，故中國現在，不獨事實上已證明是資本主義社會了，而革命的理論上，亦應證明是資本主義，一切革命的戰略和策

路，方才有根據，方合於無產階級現在和將來的歷史任務。

中國馬克思列甯主義經濟學的研究，已經過了辯證法的發展；譬如主張封建經濟者爲肯定，主張資本主義者爲否定，我的研究——變態的資本主義，即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則爲否定的否定。這又譬如由黑格爾的辯證法唯心論，轉變爲費爾巴哈的機械唯物論，由費爾巴哈的機械唯物論，再轉變爲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唯物論，是一樣的情形。

5. 機械唯物論的經濟學批判

中國是一個農民佔人口的多數的國家，故土地問題，亦爲中國經濟問題中最重要的問題。茲將拙著——怎樣幹——第七章土地問題中，摘錄一段，附在此章後發表，以補充此章中不足的意思，以下即是在土地問題中摘錄來的一段：

中國現在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無論封建經濟派，無論資本主義派，都不免陷於機械的唯物論，主張封建經濟者，把資本主義完全抹殺，專站在封建經濟的立場，眼中只看見一個封建關係，於是凡中國社會中，無事無物，不是封建的，遂處都給以封建的口號，遂處都以封建的關係來解釋。殊不知到了資本主義的時代，封建經濟，只是一種殘餘，

一天一天地逐漸減殺，逐漸消滅，惟反動的保守派，終日頑固地向後看，才斤斤不捨地，留戀於此種日漸消滅的殘餘。無產階級是進步的階級，應該向前看，無產階級是由資本主義產生的階級，所以無產階級的立場，毫不容懷疑地，應站在資本主義方面，馬克思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代表，所以馬克思主義，是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向資本主義方面研究，凡馬克思主義者，無不竭力闡明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間相互的關係，凡馬克思主義者，唯一的目的，專在於說明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間相互的關係，因此，凡離開資本主義，即等於離開無產階級的立場。離開資本主義來談經濟學，即等於非無產階級的經濟學者，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者。

資本主義產生於封建的廢墟，在資本主義的時代，自然不免尚存留不少的封建殘餘，但馬克思主義者，絕不能，且不應因此種封建殘餘，而即站在封建經濟方面，而即離開資本主義方面。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說："資產階級在拿握權力，不過百年的時期中，"然則在發表宣言的百年前，已是資本主義的時期了，我們現在姑且退一步，只認定發表宣言時爲資本主義的時期，然而在此時期，歐洲的封建勢力，比中國現在還濃厚得多。我且舉出幾種事實，請讀者去看一

下。馬克思在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上說："耕種自己的小塊土地的農民，形成法國人口的大多數。在全國中，他們生活，差不多在同一狀況中，但相互間很少發生關係。他們的生產方法，使他們隔離，使他們不能互相交通，這個隔離，因法國交通手段的惡劣，與農民的困窮而更厲害。他們的耕種極小，因之沒有應用分工勞動，科學耕種的機會，所以在農民中，不能有進化的層次，技術的差異。社會關係的財產，每一個農民家族，差不多都是自足自給的，大都分的需要品，生產於自己的土地上，就這樣使牠多半是與自然交換，而不由社會的交通機關，以取得生產的資料。所以在這裏有一小塊土地，有一個農夫和他的家庭，在那裏有另一小塊土地，有一個農夫和他的妻與子，由幾十個這樣的家庭，集成一村，又由幾十村又集成一縣。"——圈是著者加的——(註一九八)這就是十九世紀中葉的法國的農村狀況，請問中國主張封建經濟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姑且這樣稱呼，其實站在封建經濟的立場，已經沒有絲毫馬克思主義的氣味了，——你們把中國現在的農村狀況，與法國當時的農村狀況，兩相比較一下，究竟那一個的封建勢力濃厚些呢？我看法國當時的農村，無論由經濟關係方面說，由上層建築物方面說，都比中

國現在的封建勢力，還要濃厚得多。然而馬克思絕不因法國的農村，尚殘留有封建關係，而即離開資本主義方面，趨向於封建經濟的地位，來否認資本主義的發展，可見在資本主義的時代，即使尚殘留不少的農村封建經濟，仍無稍妨害於馬克思主義者，站在資本主義方面去研究經濟問題。

(註一九八)馬克思著：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中譯本，p. 167—168

不但法國如此，德國的封建制度，在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才廢止，(但實質上尚沒有完全廢止)(註一九九)共產黨宣言，所指的資本主義的國家，德國當然也不在例外，然而在一八四八年，德國是怎樣的情形呢？我且把"德國共產黨的要求"關於農業政綱，摘錄兩項來作證明，"第六項，從來課於農民之上的一切封建的負擔，如租稅，力役，十分一稅等，均不須補償而即廢止之。第七項，君侯所有的，以及其他封建的領地，一切鑛山，鑛坑，都收歸國有。……(註二〇〇)請讀者看一下，發表共產黨宣言時的德國，不獨尚殘留有封建勢力，且尚殘留有整個的封建制度。然而馬克思此時，絕不因德國的封建制度，而即站在封建經濟方面，發揮封建經濟的關係，不，絕不，他完全是相反的，完全站在資本主義方面，竭力發揮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間相互的關係。可見即使

在封建制度的國家中，只要資本主義已有相當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者，亦應站在資本主義方面，不應站在封建經濟方面，留戀於殘餘的封建關係。

（註一九九）見威廉，科因斯特著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農業問題。

（註二〇〇）馬克思著：德國共產黨的要求。

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者，即站在資本主義方面的，仍不免同站在封建經濟方面的一樣，陷於同一的錯誤，即同陷於機械唯物論的錯誤。他們以爲旣站在資本主義方面，逐處均應由資本主義去解釋，乃連農村經濟，也以爲逐處都應由資本主義去解釋，逐處都是資本主義的關係，决沒有殘餘的封建經濟的關係了，遂硬說關於土地使用權的租佃關係，和地租關係，完全是資本主義的關係，絕對不是封建的關係。

試問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家，是不是主張由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應以農民爲唯一的同盟者呢？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同盟者之唯一的目的，是不是在於幫助牠，謀經濟上的解放呢？欲爲同盟者謀經濟上的解放，乃對於同盟者的經濟關係，沒有正確的認識，反爲封建勢力作辯護，這也是無產階級的馬克思列甯主義的革命家，對於同盟

者應有的態度嗎?這也只有托洛斯基派,否認農民在革命運動上的作用,才有這樣違背事實的機械唯物論的經濟分析——我們應把本章中駁托派關於地租的錯誤,附錄一小段在後面,讀者始易了解上面這兩段的意思。

凡馬克思主義者,固然應站在資本主義方面,作經濟的分析,但不能因馬克思主義者,應站在資本主義方面,分析經濟,即絕對不應說明封建經濟的關係,完全否認封建經濟的關係了,所以著"資本論"的馬克思,在著拿破崙第三政變記時,仍不妨描述法國農村中的封建經濟的關係,在作"德國共產黨的要求"時,仍必須替農民提出廢止封建制度的綱領。列寧著"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時,在第三章中,仍不妨證明封建殘餘的工役制。(註二〇一)列甯說:"擺在我們面前的,在歐洲的文明的近代資本主義的意義上,完全不是佃農,擺在我們面前的主要的,是半封建的,半奴隸的佃農。"(註二〇二)列甯自是澈底的馬克思主義者,想來必不因他證明了封建經濟的關係,即否認他是馬克思主義者了,乃是相反的,反因此證明他是辯證法唯物論的馬克思主義者,大別於機械唯物論的馬克思主義者。

(註二〇一)參觀列甯著: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第三章,p. 207—228.

（註二〇二）列寧全集（第九卷；p. 192。

"生產品的地租，各種經濟，以及其落後地租的形式，在某種條件下，縱使在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中，亦可於殘廢了的生產方法之殘餘的性質中生長着。一九一〇年，在北美合衆國，曾有百萬以上的黑奴佃農。南美黑奴佃農的形式，是廢除農奴的結果發生的，但結果農奴并沒有完全廢除。此種黑奴佃農，'曾是發展於俄國式的完工的制度，即所謂佃奴的基礎之上。'（註二〇三）可見在資本主義最高度的發展，即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階段的美國，仍殘留有封建經濟的殘餘，我們不能因為馬克思主義者，應站在資本主義方面，分析經濟，即應否認此殘餘的封建經濟，或用資本主義的法則，機械地去解釋此種殘餘的封建經濟，以主觀的人為的，證明牠是資本主義的；亦不應因殘留有此種封建經濟的殘餘，即站在封建經濟方面去否認資本主義的發展，主張由封建經濟支配社會經濟的全體。必如此立論方不失辯證唯物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

（註二〇三）馬札亞爾著：中國農村經濟研究；p. 305。

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最可憐的莫過於他們預先規定一個機械的主觀的死公式，使中國社會中一切經濟關

係和政治關係，都要由就他們的機械的主觀的死公式底範圍。主張封建經濟者，預先規定一個機械的主觀的封建經濟底死公式，使中國社會中一切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都期必由就他們的機械的主觀的封建經濟底公式範圍，無論在經濟力面，在政治方面，都必拿他們的機械的主觀的封建經濟底公式去解釋；不管社會的事實是怎樣，是封建的關係，也是封建的關係；不是封建的關係，也要生拉活扯地硬說是封建的關係。因爲不如此就不免不合於他們的機械的主觀的封建經濟的死公式。至於社會的事實是否如此，是另一問題，是不關重要的事件，他們的死公式，才是唯一的主要的事件。主張資本主義者，亦預先規定一個機械的主觀的資本主義死公式，使中國社會中一切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都期必由就他們的機械的主觀的資本主義底公式範圍，無論在經濟方面在政治方面，都必拿他們的機械的主觀的資本主義底死公式去解釋；不管社會的事實是怎樣，是資本主義的關係，也是資本主義的關係；不是資本主義的關係，也要生拉活扯地硬說是資本主義的關係。因爲不如此就不免不合於他們的機械的主觀的資本主義底死公式。至於社會的事實是否如此，是另一問題，是不關重要的事件，他們的死公

式才是唯一的主要的事件。所以他們這兩方面，由中國經濟上和政治上分析出來的理論和策略，大多數不是社會的事實，不合於社會的事實，只是他們的主觀的幻想和機械的公式。凡這一切，就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發明出來的，妙盡天下的，唯一的，妙極無疆的革命理論。"倘警察不禁止人，在街市發笑"（列甯），那末，俄國的無產階級聽着如此的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論，定要在街市中發出幾天的大笑。

現在我們又把駁托洛斯基派關於地租的錯誤理論，附一小段在此：

在現在的中國，嚴靈峯和任曙兩君，算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中的鳳毛麟角，他們兩人，對於中國的經濟問題，都有相當的貢獻，他們把帝國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統一地研究，證明城市的資本主義，已足以支配農村經濟，這是對的，這算是抓着了經濟問題的重心。不過他們仍不免陷於機械的唯物論，只知道是——是和非——非，不能辯證法的研究問題。社會中任何問題，都有統一與對立，普遍與特殊等相互關係，我們研究問題時，從統一和普遍研究後，仍須從對立和特殊方面去研究，然後才知道牠們彼此相互的關係。他們知道注意統一和普遍，常忽略對立和特殊，遂不免發生

了極大的錯誤。嚴靈峯君對於地租問題，也由這種關係，發生了錯誤，他以爲資本主義，旣支配了農村，則農村中所有一切經濟關係，都是資本主義了，無一不是資本主義的，——他與李立三一樣，由封建經濟出發，遂覺得全中國，無地不是封建關係，逐處都由封建關係去解釋，他在他著的"職工運動概論"上，論工人待遇時，也屢說封建剝削，封建待遇，每一個人，得着了一個法寶，就以爲是萬應靈藥，逐處都拿去應用，——他由這一點出發，關於地租問題，亦由這樣去解釋。

所以他說："不管地租的形式如何（自然品或貨幣）剝削的程度如何，（50或%70%）其本質，不外佔取農民的剩餘價值罷了。"（註一八七）我們已在上面，證明中國多數地租，不論形式或程度，都不只佔取農民的剩餘價値，並剝削了農民的工資，不但工資，並剝削及資本的利息和企業的利潤之一部。嚴氏說的地租不是中國事實上的地租，只是嚴氏主觀上幻想的帝國主義國家內農業資本主義化的地租。嚴氏又說："至於這地租，由農民看來，就是他自己勞動所創造的一部分剩餘生產物，不過這種剩餘生產物，是他自己之社會必須的剩餘勞動所造成的罷了。"（註一八八）噫！中國的地租，旣剝削到

農業總收入的百分之五十或七十，尙只是農民的剩餘生產物，由他的剩餘勞動造成的嗎？那末，我請問，農民作工比城市工人，加倍的勤勞，農民的生活，比城市工人 加倍的惡劣，他還要受高利貸的剝削，因而破產失業，這是什麽原因呢？只有上帝才知道。嚴氏又說："佃農如果不向地主租地，則任何地主絕沒有強迫農民佃地的可能，這種佃農與新式地主之間，無論如何，在名義上和法律上，是平等，是以雙方同意爲前提 。"（註一八九）嚴先生是深瞭解馬克思主義者，難道沒有瞭解馬克思說："社會關係的綜合，構成所謂現在的私有制，超乎此關係，資產階級的私有制，便只是形而上學的，或法律的騙局，"這幾句話嗎？嚴先生在此地也不免太拘於形式了。

（註一八七）勁力；嚴靈峯著：再論中國經濟問題，p. 33.

（註一八八）同上註，p. 34.

（註一八九）同上註，p. 36:

嚴氏又說："至於百分之五十或七十的地租，這幷不足證明地主對農民的剝削，要比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爲重，資本家所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常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註一九〇）嚴氏在此處，更有重大的錯誤，不知地租，是地主與

佃農的關係，佃農具有企業家的關係，他自有工具和資本。工人的工資，是資本家與勞動者的關係，單在於工資和剝削的關係；資本家對於工人的剝削，百分之五十以上，只是對於可變資本的比例，只是剝削工人每日的勞動生產量百分之五十以上。地主對於佃農剝削到百分之五十或七十，那就大不同了，乃是剝削農業的總收入百分之五十或七十。此不單是對於可變資本的比例，乃是對於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以及利潤底比例。故資本家對於工人的剝削只剝削剩餘勞動的剩餘生產品，至多不過必須勞動的必須生產品底一部；而中國地主，現在對於佃農的剝削，不止剩餘生產品，常剝削及必須生產品的一部，且不止於必須生產品的一部，並剝削及資本的利息和企業家的利潤。有時并剝削到佃農的資本。這種區別如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一個是十分之五，一個是百分之五。在質量上和數量上都逈然不同，怎能說是一樣的呢？嚴氏橫直機械地要替封建剝削辯護，要把資本主義的法則，普遍地應用到農村經濟方面去。才陷於融九州之鐵鑄不成的一個如此的大錯。

（註一九〇）同上註，p. 59.

上面這兩段摘錄的文字，讀者見了，一定覺得首尾不

貫，莫明其妙。但此種片段的摘錄，莫可如何，必俟將來將土地問題全章發表後，始能使讀者瞭解作者完全的意見。

神州國光社印行政治哲學書目

版次	書名	著譯者	定價
七版	政治學綱要	高一涵著	精・實價二元二角 平・實價一元五角
二版	政治學概論	楊公達著	實價八角
二版	國際政治概論	周鯁生著	精・實價一元五角 平・實價一元
三版	政治制度淺說	張慰慈著	精・實價二元 平・實價一元四角
二版	政治思想史（上下卷）	其台爾著 戴克光譯	上・實價一元二角 下・實價一元二角
二版	政治學說史（上中下卷）	但甯著 謝義偉譯	上中下每冊實價各一元五角
初版	哲學大綱	霍金著 瞿世英譯	實價一元五角
初版	哲學概論	金子馬治著 彭信威譯	實價八角
初版	西洋哲學的發展	瞿世英著	實價九角
初版	歐洲哲學史	馬爾文著 傅子東譯	實價二元
再版	中國哲學史（上卷）	馮友蘭著	精・實價二元五角 平・實價一元八角
初版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	李季著	實價一元

大學及專門學校教科參考用書的最高峯！

評兩本論中國經濟的著作

鏡園

中國經濟研究　　任曙著　上海東明書社發行

中國經濟問題研究　嚴靈峯著　新生命書局發行

這兩本書，都是想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來研究中國經濟問題，據著者的聲明，是他們將來的系統著作之"緒論"，或"發端"，他們都是歡迎人們的批評和指示的。本來，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研究中國經濟，是十分迫切的工作，可惜這一工作在馬克思主義輸入中國十餘年之後，至最近二年始有人着手去做。"雖是遲些，比不做好些"，所以我們對於牠

應當歡迎，應當同情的與善意的指示出他們著作中之缺點與錯誤，希望他們能在將來的統系著作中有所改正。

任著的"中國經濟研究"之內容大意認"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不是內在的而是外鑠的"（八四頁），"中國經濟已經發達到俄國戰前的狀態（?），亦即是有了'十月革命'的經濟基礎"（一一三頁）。"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了，發展到壓倒封建經濟的程度"（一四六頁）。"中國在世界範圍內已經發展到資本主義國家了"（一五〇頁），換言之，他認為中國資本主義已可與世界各國資本主義並駕齊驅，因此他認為說中國資本主義幼稚，落後的，是"非科學的錯誤見解"，（一四六頁），不，而且是"資本主義的代言人，在盡其為資本主義掩護的任務"（同上頁）。他認為在國際的與本國的資產階級間，"一些小小的矛盾和區別"，我們不應管牠，而應"中外一視同仁"（一二六頁，一五二頁）。帝國主義並不阻礙中國工業之發展，如果說中國資本主義受帝國主義的壓迫而衰敗，不振，進步微弱，那便是"資產階級的同情派'，"資產階級的擁護者"，"小夥計"（一五八——一五九頁）。"中國……非資本主義的物質基礎生長起了，並正在成長之中，大可以作非資本主義的革命運動"（一五二頁），在革命主張上……只叫

打倒帝國主義而不叫打倒中國資本主義……還不是很巧妙的掩護資產階級麼"？（一五一頁）。

以上是任君研究中國經濟的結論，或者在我看，這是他研究中國經濟的前提，於是他搜集許多材料以證明，或者適合於他的前提。

我以爲任君在中國經濟研究中，雖然自己認爲是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即唯物的辯證法，但實際他是很一偏的，只看見現象之一部份而未窺其全。辯證法即是說運動發生於矛盾。如果照任君關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事實之陳述，則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是一直摧毀封建經濟，帝國主義亦不阻礙牠。如果是這樣，則我們只有問，爲什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幾十年的結果這樣可憐，如在南京武昌等城市還沒有自來水的供給，像甘肅那樣的省份還沒有鐵路，像四川那樣的省份只有九五·六三基羅米突的鐵路，中國海關每年進口，爲什麼仍以棉紗疋頭爲大宗呢？因此，假如有人認爲"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中國工業的發展是絕對的不可能"（二三〇頁）這是錯誤，但任君之走向另一極端，認爲資本主義可以無阻礙的或阻礙很小的在中國發展，亦絕不是事實。實際的情形是：帝國主義是阻礙中國經濟發展之一最重大

的因素。關稅(不幸任君在那本著作中無一字提及)的不自主是中國工業不發達的一最大原因。牠使中國每年入超平均四五萬萬，即是有幾十萬幾百萬中國的農民與手工業者破產(Expropriated)，而本國的工業發展所吸收的工人，遠不及失業的工農那樣多，所以他們流為兵匪，形成軍閥制度之基礎，年年內戰，以妨害全國範圍內之商品流通，使工業難以進步。至於帝國主義在華設廠，一方面固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之一部份，因為牠集合中國工人於工廠，使中國工業化，但在另一方面，牠也含有妨礙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之成份，例如中國鐵和煤的出產有許多是運到日本去消費，而非供給本國工業。整個說來，帝國主義是阻礙中國工業之發展，試看去年進口，棉織品以外，甚至米麥棉花煤鐵均係仰賴國外供給，十九年度進口入超為四一四・九一四・一四八兩。不啻中國的工業因受了外貨的競爭，難以發展，甚至農業的危機亦到了可驚的程度了。

但我們絕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認中國工業絕對無發展之可能。中國的輕工業(紡織，麵粉，煙草)可以利用賤價之勞力，運費之節省等關係，相當的代替帝國主義輸入之商品，尤其金貴銀賤，關稅增加，能相當刺激本國工業之發展。其

他有些工廠亦可因營出口業(絲業,蛋業)而發達。此外帝國主義亦因避免關稅,減少運輸費,而移殖資本,在中國開設工廠。不過中國工業發展與衰落,常是受國際的因素所決定罷了。

照任君的意見,便是中國沒有民族問題,即沒有國家之獨立與統一問題,或者這只是資產階級的事,與工人階級無干。實在這是很錯誤的意見。中國資本主義不發展,中國平民所受的痛苦比資產階級還大得多。資產階級不開工廠,可以將資本放在銀行生息,或購買公債或作投機生意,資產階級是最怯懦,自私和沒有遠見的。但是中國工人因為失業者增加,找職業甚至要出運動費,於是抵抗力減弱,更容易為資本家摧殘,農民更易受高利貸者的剝削。所以他們爭國家之統一與獨立,與爭他們的生活之改良有密切的關係。

任君既然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得與世界其他國家一樣了,那麼在中國之前的革命即是社會主義革命了,為什麼還是"非資本主義的革命"?非資本主義一名詞是列甯在俄國革命後,期望世界革命很快能夠實現,於是可以領導許多落後國家不經過資本主義而到社會主義。所以這是有條件的說法。如果任君認為中國是資本主義國家,則非資本主義前

途還有何意義？未必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還有一非資本主義的過渡嗎？

任君對於將來中國革命性質的了解是不正確的。任君主張中國革命的民衆應當喊出打倒資本主義的口號。中國的經濟，對於封建關係說來，是資本主義關係佔優勢，但是對於純粹資本主義說來，牠還受着封建的剝削形式所束縛，不能自由的發展。就其客觀的任務說來，中國的革命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即是對外爭得獨立，對內實現土地革命，這二者乃是革命的主要內容，而不是推翻資本主義，廢止私有財產。但是什麼人能夠貫徹這種革命呢？我們知道中國資產階級在上面與世界財政資本有有機的不可分離的關係，在下面與封建的剝削形式也是密切的聯繫在一起，換言之，中國各派的資產階級都不能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和解放農民，只有工人才能這樣做，所以革命成功後將是一階級的政權，這一階級只是在取得政權後，才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革。

記得馬克思在"法國的階級鬥爭"中說過，在法國，小資產階級所完成的是大資產階級的任務，無產階級所完成的是小資產階級的任務（大意如此），法國無產階級本身的任

務，只有世界無產階級來完成。列甯亦說過，十月革命中俄國無產階級是小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列甯和托羅茨基有時稱十月革命是最澈底的民主革命，只是在以後史大林才把十月革命看做是在俄國有了五年建設社會主義的基礎而進行的革命。至於列甯，他認十月革命之發生，是因爲俄國的其他階級都不能肅清封建關係，給農民以土地，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滿足這些要求。所以俄國革命以後，有一年的時期仍在民主階段。

任君以爲中國各派，保守派，改良派，革命派都沒有抓着問題的中心，實際是各派都抓着問題的中心，不過因階級的立場，而提出的解決方案不同。只有任君才沒有抓着問題的中心，否認帝國主義防礙中國工業發展，否認中國問題的中心是民族解放與土地革命，因此得出一些安那其的結論。任君在本書中搜集的材料很多，用力頗勤，我們以爲假使他的觀點更正確些，他可以得到更豐富的結果。

* * *

嚴君的著作，證明中國是資本主義關係占統治地位和駁斥那種認封建關係佔統治地位的意見，其理論根據和事實分析都比任君進步。可是他的著作有兩個缺點：第一，他

不注意指出中國現有的封建剝削形式，如他在該書一一七頁所舉的種種，現在是由資產階級所保存。現在搾取農民，徵收農民百分之五十至七十的地租，以及用苛捐雜稅，拉夫派餉掠奪農民的，不是封建勢力而是資產階級，他們提倡尊孔復古，甚至恢復科場的考試制，用中古時代的刑罰。除了資產階級用這些封建的剝削形式以外，沒有其他封建勢力。史大林派及其他資產階級各派提出封建勢力一名詞，無非是開脫資產階級之罪過。第二，嚴君亦不甚注重帝國主義妨礙中國生產力之發展。如他說："帝國主義在中國境內之排擠民族企業，……並不是證明國民經濟不能發展，反而更趨發展"（一二二頁），又說："在先進國的境內每多是發展重工業，在後進國發展輕工業，這種現象很類似各個國民經濟中某一企業生產生產工具，另一企業生產生存方法的現象一樣"（一二一頁）。關於前者，例如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了航業，鐵路，排擠民族企業，並不證明中國國民經濟更趨發展。日本帝國主義在東三省之鐵路政策，不許中國資產階級所建築的鐵路與牠的鐵路平行，正是保障東三省只做日本的殖民地，農民供給日帝國主義以原料，商人做日貨的經紀人，壓抑東三省的大工業不能發展。至於外國在華的航業，工

廠，銀行，鐵路投資，牠的發展正是中國國民經濟的損失。據楊先鈞在"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下之中國"（太平洋書店印行）的估計，以上數者連合入超，使中國每年約共損失九萬萬三千萬元，"至於政治方面之借款，賠款之本利等尙完全未列入估計之內"（見該書一一七頁）。這十餘萬萬元是中國人對財政資本之貢禮，正因爲此，中國陷於貧窮，而帝國主義者在倫敦，東京，巴黎，紐約，便可以脫離生產職務，坐食利息，窮奢極慾。我們能片刻的想像帝國主義整個說來，現在中國是使中國國民經濟發展，而不是使他衰敗，在中國盡的是進步作用而非反動作用麽？至於先進國家與落後國家輕重工業之分工是極不自然的分工，是宗主國與殖民地的分工。假使殖民地要求獨立，必須先打破這種分工。因爲我們不能想像，不能出產煤鐵，不能練鋼和製造機器的國家，能夠維持牠的獨立。正因爲此，俄國現時賴國外貿易獨占之助，極力地發展牠的重工業。

此外嚴君不認識，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一方面相當地發展中國之工業，但在另一方面，牠保存着中國的落後關係。帝國主義在把持中國的財政（關鹽稅收），航業，鐵路，和開發中國以後，一切重要收入和財源都在帝國主義者手中，於

是中國資產階級的生產投資範圍，變得極其狹隘，不得不用殘忍的手段，爲高利貸，商業資本，百分之七十的地租，地產投機等等，剝削人民，使中國人民日趨於貧困化。中國人民趨於貧困化，便是沒有國內的市場（何况還有帝國主義商品的競爭），所以上海的百餘家絲廠，在國際經濟危機發生，國外定貨減少以後，以及中國的蛋廠在美國提高關稅以後，都有停工的恐慌。假使戰前帝俄時代的資產階級在日俄戰爭失敗，即開闢國外市場的計劃失敗以後，知道用斯托里賓的政策，關於農民問題，實現某些改良，以提高農民的購買力，開闢國內市場；中國資產階級直到現在還沒有意志，而且也沒有方案去進行關於土地問題的改良。中國革命的延期，這樣看來，也是不會很長久的。

嚴君又說"不管地租的形式如何（自然品或貨幣，剝削的程度如何（五〇%或七〇%），其本質不外佔取農民的剩餘價值罷了"（一〇三頁）。此地我們相當同意孫倬章先生（見其所著"中國經濟的分析"）的意見。孫先生說"中國多數地租不論形式或程度，都不只佔取農民的剩餘價值，並剝削了農民的工資，不但工資，並剝削及資本的利息和企業的利潤之一部"（見"中國經濟之分析"一〇六頁）。孫先生應當是

說地主和高利貸者，將中國農民的一切都掠奪了（包含資本的利息和企業的利潤），只留給他最少維持生活的生產品。這正是說明中國資產階級所用的是封建剝削形式，所以農民沒有改良生產的可能，所以資本主義的農業在中國不發達。

* * *

以上我將兩本在今年出版的論中國經濟的著作做了一個批評。我希望任君不致說這是資本主義擁護者或機會主義者的意見，因爲研究經濟是在發現牠的客觀趨勢，而不是拿牠去適合先入的幾個教條。如果照這些教條，則現在是資本主義世界，社會革命已經成熟，我們更不必去費氣力研究半殖民地中國經濟發展的特別規律，發現其與先進國的一些不同的特點。其次，我認爲關於中國經濟的研究，我們此後應當深入。現在可以不再爭論中國是資本主義經濟抑封建制度經濟、而應研究資本主義在中國各種經濟生活中所發生的影響，及其前途的種種問題了。

九月十五日，上海。

中國歷史發展的道路

陳邦國

中國歷史的研究，是研究中國一切其他問題的前提。

雖然，這個研究，目前尚在幼稚時代，可是已經先後出版了幾本很可寶貴的小冊子——這裏，他們都一致的認爲中國社會并不是一個神秘不可解的"悶葫蘆"。

解剖歐洲社會的手術（這積有幾十年的工夫，已達到成功了），也同樣可以解剖中國社會。這，就是說明了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是與一般的歷史發展的定律相符合的。但是，當我們這樣說着的時候，必須注意，我們不能，也不應抹殺

一個國家由於某種特殊條件所決定的歷史發展的特點。所以，研究中國歷史，不能夠呆板的把西洋史譯成中文，而只嵌上一些堯，舜，湯等等人物的名稱，就可以塞責的。反之，他的發展是受着特殊的自然環境與社會條件所限制，與其他各國不盡相同。

因此，中國歷史發展的特徵，要求我們加以審愼的分析。

中國的古代社會——包括原始共產社會與氏族社會——因爲沒有充分的材料，使我們不能提出確定的意見。但于封建制度的發展，我們是有足夠的史實可以做我們的論據的。

很明顯的，封建制度的發展，在中國存在着兩條道路。同時，資本主義的發展，因帝國主義的關係，也有其自己的特點。我們的注意力，將集中到這兩個問題：

——封建社會發展的道路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

當然，這兩個問題，是不能單純的來研究的；因爲研究前一問題，對于古代社會不能不作一簡單的說明，而後一個研究，又不能不把整個歷史發展的問題，作某種程度上的推斷。

因此，在我們論述這兩個中心問題時，將不時顧到前與後的因果關係。

這是在我們未開始正論前所應當說明的。

一 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道路

一

在歷史學上氏族社會的發現與在生物學上細胞的發現有同等重要的意義。當然，發現氏族社會的功勞，是不能不完全歸之於摩爾根的。自摩爾根發現了氏族社會之後，影響到唯物史觀的作者——馬克思與恩格爾思對於歷史發展的整個概念，在基本上有所變更。氏族社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組織呢？給這個問題一個簡單的解答，在我們以後解決問題上有決定的意義。氏族社會研究專家考瓦列夫斯基的定義說：氏族乃是聯繫於一個血統——有時也不是這樣——的人的集團，這些人共出於一祖，同敬一神，公一姓氏，對於民事與刑事共同負責；有時是公有或公共使用財產的家族之總合體。不過，我們必須指出考瓦列夫斯基的定義，是沒有與圖騰形式分開的，是與摩爾根在古代社會與恩格爾思在家庭，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中的定義不同。如果不預先說

明這一點，考瓦列夫斯基在原始社會學中的定義，我們便不能利用。氏族社會，在本質上是以氏族為單位的一種社會組織，是原始共產社會崩潰之後，生產經濟代替了採取經濟的一種新的社會形式。井田制度的神話，其實便是氏族社會的末期的一種生產形式，在歐洲歷史上也有過類似井田制度的生產形式的存在。

在一般的歷史發展上，氏族社會是到封建社會的先決條件，猶之乎在封建社會的廢墟上發生資本主義是一樣。這一個"轉變"——由氏族社會向着封建社會的轉變——的經濟形式是氏族社會本身生產力發展的結果，然而隨後他自己又被生產力的發展所結果了。氏族社會的崩潰，因為生產力更高的發展，人口的增加，使鄰居的聯繫加緊起來。這樣，已經接近了各自獨立經營的'大家庭"制度，并且開始使用公共的財產：住宅及牧場。

鄰居關係的奠定，將昔日氏族聯繫根本推翻，於是氏族公社就為鄰居的，或農村公社（井田制度）所代替。交換於是偶然的發生。管理的選舉已經不按照氏族的單位。生產工具也由石器發達了金器。最初，首先便是用銅。

生產力的發展更向前進了一步，剩餘生產品大大的增

加起來，開始利用不自由的勞動，於是發生奴隸。奴隸的發生有兩個來源：第一，部落間的鬥爭中的俘擄，在昔日完全殺死，至現在已經使他活着，爲主人作工。因爲利用奴隸勞動，剩餘生產品又增加起來，因爲剩餘生產品的增加，在人類社會中構成了貧與富的分野。第二，社會經濟不平衡發展的結果，發生了借貸關係，在收穫不豐，牲畜病亡，或青黃不接之時，便有平時沒有積累的向有積累的借貸之事發生。如果沒有能力償還債主之債時就拿勞動去抵補，甚至成了終身大累，淪爲奴隸。

奴隸與農奴是不同的東西。後者是發生於大農業領有制度的時期，而奴隸經濟是由氏族社會到封建社會的一個過渡。郭沫若君沒有懂得這種過渡，他誤認封建社會是直接由奴隸制度推移來的，所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鑄下了大錯。實在不特是大錯，簡直是個大笑話。他在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與其思想上的反映一節之開端便說："在易經和易傳的研究中我們發現出我國古代社會的兩個變革的時期：便是易經是由原始共產制變爲奴隸制時的產物，易傳是由奴隸制變成封建制的產物。第一個變革是在殷周之際達到完成，第二個變革的完成是在東周以後。" 并且，他在該文

中製成了一個社會進化表："原始共產制——奴隸制——封建制——資本制"。他完全忽視了"氏族社會"一個發展階段，並且把"奴隸制"代替了氏族社會，由此可見他的古代社會研究一書的觀點，仍舊是在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出版前的馬克思與恩格爾思的觀點。然而，在古代社會出版之後，他倆已放棄了過去的觀點，而用摩爾根發現的氏族社會對於歷史發展的過程作了一個大的補充。郭沫若在現代研究中國歷史尚忘記了這一階段，怎麼不是大笑話呵，歸結郭沫若的錯誤如下：

第一，沒有正確的規定歷史發展的全部過程，誤把氏族社會一個階段忽略了；

第二，殷周之際是氏族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轉變，他誤爲是原始共產社會向奴隸社會的轉變；

第三，中國封建之形成是在西周，東周時代已在崩潰的過程中，然而他說封建社會是東周以後形成的。這幾點以後我們還要說到。

封建社會的先史條件另外一種形式是軍事部落的國家。中國封建社會在發展被否定之後，會又重新興起的原因，便是因爲外族侵入，軍事部落國家構成後轉變而來的。

在生產力的發展達到了一定階段之後，國家形式在原始狀態上發生出來。這是因爲社會分成了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後必定發生出來的。恩格爾思說："只有在經濟發展的相當階段上，社會分成了階級，國家才有發生的必要。"

軍事部落的國家，有時領域也很廣闊，如蒙古人的成吉思汗帝國，日耳曼人的佛蘭克王國都是例子。五胡亂華時中國北部也有過大的軍事部落的國家。在這樣的國家中漸漸形成的軍事領袖，擁有多量的生產品，財寶及多量的土地。在這個範圍中，不用什麼人封他，他便是一個郡主。郡主的發生亦有兩個來源，第一，就是前面說過的由軍事領袖直接轉變，第二，游牧民族侵入農業民族之後，由於軍事領袖與農業領主相互結合形式而形成的。封與不封是很少經濟的意義的。

總上所述，我們知道了封建社會的發展有兩條道路，第一，是由氏族社會經過奴隸社會一個過渡，直接的封建社會發展；第二，由軍事部落的國家中軍事領袖或軍事領袖與農業領主的結合，構成了發展封建社會的經濟條件。

二

在實際上，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比了理論的敘述更爲複雜。

在殷時期，已表示出氏族社會的完全崩潰，雖然在社會關係上尚有某種氏族社會的殘餘，但這是不能視爲重要的，卽在今日的英國，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在社會關係上還保持許多封建社會的遺跡。郭沫若認爲殷仍是氏族社會，他的論證是：殷仍是兄弟相及。他說："殷代都是兄弟相及的制度！這正是氏族社會的表現；因爲是亞血族婚姻的關係，兄弟是整個的嫁來，兒子要整個的外出的，所以只能夠兄弟相承，所以氏族社會的制度在我國歷史上可以說直到殷代末年都還沒有消滅。"這當然是穿鑿附合。因爲，殷時期，奴隸已存在，農業已成爲固定的了。商書盤庚上說：

"古我先后旣勞乃祖文，汝共作我畜民。"

"商其淪喪，我國百臣僕。"

"盤庚遷於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戚出矢馬。"

如是相信這是可靠的話，在殷初期，便已成爲固定的農業民族，威不願東遷西移了。郭沫若是相信的，但是他引證的與他證明的恰是兩件東西。

殷末期，已充分的具備了發展封建社會的條件，周只是作了歷史的樞機，完成了這一個轉變。

周是黃河西北部的一個部落式的國家，還是在游牧的

狀態中生活。以郭沫若的意見，在生產力發展上周比殷進步，殷是比較落後的．所以，殷被高度生產力發展的周消滅了。其實不然，就各方面說，周不能高於殷，殷的末期，已有了固定的農業，具備了直接向封建社會轉變的先決條件，完成了那個過渡，奴隸制度已完成，然而，周在初——雖然不是同時——"還是母系的社會"。他引證大雅綿第一章：

"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并且他又說："文王……是亞血族婚姻。在文王的祖母一代還是女酋長制……。"我們相信這是對的，但是在結論上根本不合。郭沫若以為周比殷先進，我們以為周比殷落後。在周討殷時，處處表現對於殷之奢侈不滿亦足證明這一點。

在歷史上，落後的戰勝先進的，實不乏先例。希臘征服克里底，完全與周征服殷是一樣。在那時，希臘本是一個游牧民族，而克里底則已有高度的文明。

武王伐殷之後，把殷人當作自己的奴隸，發展了不自由的勞動，且承繼了殷的文明，所以結果比了殷的發展更快，直接完成了牧畜與農業聯合的封建經濟。郭沫若以為殷是用銅，周乃用鐵，遂斷定周是比殷的文明高。其實這正是比較

低的文明的民族侵入比較高的文明的民族後，在整個歷史進化上更高發展之證明——這是辯證的發展。然而，郭沫若的發展則是機械的。實際的過程是：周滅殷之後，成了一個頂強大的民族，征服了四圍的小部落，於是形成了一種實際的土地的主人，這就是郡主，這種郡主在名義上是封的，其實是征服一個部落之後，那個軍事首領，便自立起來，各自爲政。

另一方面，因爲在經濟上廣大的利用不自由的勞動，剩餘生產品大大的增加起來，一般的土地領主與農民間的對抗亦隨着增加；手工業發展，成爲商品的生產，但是大部分仍爲自然經濟。

末了，封建社會之特點，便是沒有強有力的中央政權，在周時亦是如此的。不過，郭沫若以爲周是大一統的皇帝，這也是一種浮淺的見解，其實，那些諸侯本不是大皇帝封的，是他們在征服了一個部落之後，自己立起來的，并且這些部落原來與周也無關係，是獨立的，在被征服之後，因爲這些軍事領袖與周是同宗或其他親屬關係，所以名義上服從周的統治，尊周爲天子而已。集權的君主國，如秦始皇，這已經不是代表封建，而是商業資本的政權形式了。

三

從經濟上——牧畜與農業結合的經濟形式——與從政治上——沒有集中的中央政權，各地諸侯各自爲政——這兩方面看來，西周之初便是封建社會了。我們現在再看西周之末及東周時生產力發展的情形幷解答秦始皇的政權的實質這二個問題。

封建社會之崩潰的原因，第一，是諸侯之間不斷的戰爭。封建的諸侯爲了擴充他剝削的領域起見，舉行一種侵掠的戰爭，結果就有所謂大吞小的現象，西周時期，據中國古書說有一萬多國，至開始了戰爭之後，便一天一天的減少了。在春秋時期之初，已經是只剩三十多國了，最後到戰國竟只剩了七國。從一萬國到七國這一個戰爭的過程，使封建主與天子之間，封建主與封建主之間，末了，地主與農民之間的相互關係變更了。第二，貨幣經濟的發展，這是由手工業與商業發展的結果。在東周時期初，已不是"純粹的"封建社會了，在歷史上即所謂農奴制度的國家。關於這一點，郭沫若以爲是奴隸制向封建制的推移，其實是不對的。貨幣經濟發展，貴族——土地的領主——破產是接踵其後的，高利貸及商人資本抬高，正是封建社會末期，向着另一個過渡——

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發展的過渡——即是向着城市手工業制度轉變的現象。他自己的引證，也只是證明這一點。

(一)"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曹風候人)。

(二)"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小雅節彼南山)。

(三)"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隣，婚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小雅正月)。

(四)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小雅十月之交)。

(五)…………

以上的引證，就按照郭沫若的說明，也是證明了與他的結論相反的東西。貴族破產，有錢的人起來，土地被有錢人買去了，貴族成了窮光蛋，……所有這些現象，都是因爲高利貸及商人資本抬頭之後，在社會上表現出來的變革。

在經濟學上，我們知道，商品經濟是破壞封建經濟(自然的生產形式)的。在中國歷史上，自西周末年便已開始了商品生產的形式，這是不能牽強附合的，貨幣經濟乃是商品

交換達到相當程度才出現的事實。由這些事實，我們的結論說：

西周時期末，封建社會已開始崩潰。東周時期已發展到城市手工業制度的時代了。

城市手工業制度之特點是什麼呢？

生產的性質是商品的，在家庭需要的生產上仍保持有自然經濟的形式；在城市中有了手工業的作坊，分工相當的發展，這是經濟上的特點。在政治上是諸侯的崩潰。在土地關係上，土地集中，農民破產，隨着客觀上發生了國家統一的要求。

秦始皇的統一，便應運而生，而絕非是集封建之大成。郭沫若以為秦的統一，是封建社會的完成，這是絕大的錯誤。在當時，因諸侯戰爭，相互吞併的結果，剩了七國。這七國因經濟上的要求都有統一國家的企圖，秦始皇只是完成了這個歷史的企圖而已。在歷史上，統一的集中政權之形成，是因為經濟的發展，商業資本侵蝕了封建貴族的土地。土地集中，造成了經濟的中心城市，他們與農業的比重已大大的超過了。在此時，中央政權集中才獲得了經濟上的基礎。同時，人口增加，貴族失了管理的能力，遂發生了官吏。

這也是中國官僚政治形成的原因之一。

秦的統一，是商業資本的統一。他是代表商業資本的政權。然則，爲什麼秦不能解决當時的社會矛盾，完成一個更高的轉變呢？就是說，商業資本統一了國家之後，爲什麼不能發展成爲工場手工業制度，而不久便崩潰了呢？

促成秦統一的原因是商業資本發展。但是待解决的社會矛盾則是土地集中，農民破產。這正是秦始皇不能解决的任務。即換言之，秦始皇不能解决土地問題。這是秦統一之後，不能向前發展的原因。而他的崩潰也正爲了不能解决這任務，致在四起的農民暴動中沒落了。

漢高祖是農民暴動的首領，他是相當的解决了土地問題的。

四

秦不能解决當時社會的矛盾，只是把一切社會矛盾集中起來，所以，他很快的又矛盾下去了。

漢高祖解决了當時的一個主要問題，然則漢不能完成那個歷史的過渡的原因又在什麼地方呢？這是中國商業資本發展的道路問題。

商業資本的發展沒有向工業上走，而向着另一條道路

走，這條道路便是土地投資，發展高利貸，於是工業的農業基礎亦沒有建立起來。同時，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很殘酷的破壞了農民生產，土地不斷地由農民手中失掉。他的發展與社會矛盾成正比例。所以結果，漢又走了秦的覆轍。拉狄克，稱中國這一歷史過程為"循環"，是有特別見解的。差不多每一個朝代之亡，都是亡於同一個原因，甚至，在元以後仍是這樣。

商業資本向土地上發展是在東周之末開始有的現象，不過在西漢時期，在土地重新分散之後，商業資本又向土地發展是值得注意的問題。這裏是在要求我們找尋中國社會"循環"的原因。

對於中國不能及時由商業資本時代轉變成為工業資本時代的原因，有很分歧的見解。最好笑的是郭沫若的見解。他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說中國所以不能轉到商業資本時代的原因是因為中國沒有發明蒸汽機。關於這一個問題，拉狄克說的很好，他說："中國之所以沒有發明蒸汽機，和英國以外的其他國家一樣。"在這一點上，我也以為不是中國社會的特點。為什麼意大利，荷蘭——當時最有發明蒸機的條件的二個國家——沒有發明蒸汽機呢？

明於英國呢?這一個問題有很多的原因。在這裏,我們無用重複拉狄克在中國革命運動史上已解決了的問題,因爲這一個解決是比較很正確的。

現在,我們只來找一找這個原因吧。

中國沒有由商業資本轉變到工業資本的原因,首先便是地理的條件,以唯物史觀的觀點說,地理條件在歷史發展上有決定的作用。中國的河流是直接的流入於大洋的,商品的轉運只限於內河航行。自然,由內河的航行達到海洋的航行,在技術上相差很多,沒有若干發展的階段是不能完成的。所以,中國沒有完成這第二步。因爲商品轉運上受了限制,所以阻止了市場的擴大。我們知道,市場之擴大對於生產量上的影響是很大的。同時,北有沙漠,西有大山也是阻止市場擴大的地理因素。

雖然商業資本很發展,有克服這些阻礙的勢力,但是都未達到成功。漢的張騫,班超之通西域,明之鄭和下南洋,都是歷史上的企圖。但是都沒有成功,至於不成功的原因,底下還要說到的。

很多外國人,在中國找到了許多手工業很發達的事實,然而,市場是狹隘的,生產受着限制,而單是這樣的發達是

無補於事的。處在這種情形之下，資本的原始積蓄的出路，走上了我們在上面曾經提到的另外一條道路。於是，又開始了土地集中，農民破產，手工業破壞……。末了，農民又暴動起來。秦時的陳勝，吳廣，漢之赤眉，黃巾，以至黃巢，張獻忠，李自成的叛變，皆照明彰著的歷史事實。

農民暴動，如果在城市領導之下，可以轉變爲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但是，當時却沒有工業資產階級；而商業資產階級是農民底直接的敵人，所以，暴動總是淪於原始狀況之中，頂大是達到平分土地。農民是沒有獨立作用的，更談不上政治領導的作用。這在什麼時候都是如此。

五

中國因爲地理的及社會條件的限制，不能走到工業資本，自秦以後沒有跳出那"循環"的圈以外，但是不是在一個很軌道的圈中循環呢？不但不是這樣，且有數次曾企圖倒退於封建社會去。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道路，在後來走的第二條道路。這條道路最明顯的表現是蒙古人的侵入後中國的歷史所走的道路。

在晉末，所謂五胡亂華時期，在北方形成了一種很大的軍事部落式的國家。這些國家，在理論上說——如上述——

是封建社會發展的先史條件，在這時中國有重入封建社會的可能。

最後，到元時期。這一種可能竟成爲歷史事實了。就是說，理論上的，發展上的可能實現了。現在我們來分析元時中國封建社會恢復的過程。

當蒙古人未侵入時，在宋時，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很高的，手工業的精細，商業範圍有相當的寬大，貨幣經濟發展到極可觀的程度，一般市場上流通着鈔票；在工業生產上達到了工場手工業制度——固然不甚普通——的階段，很知道利用水力；農業上也有不少的克服自然的工具，如轆轤(水車)等已普遍的使用。總之，他的生產力發展的程度，簡直不是蒙古人所可比擬的。蒙古人，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農業是與牧畜有關係的，尙不是獨立的固定的經濟形式。然而，高度發展的中國，被蒙人攻落了——由此中國開始了一個特殊時期的發展。這便是封建社會又得以發展的時期。

蒙古人到中國時，是憑依着武力的，就是所謂軍事部落國家的軍隊。這種軍隊中的首領，攻到中國之後霸佔着一個地方，握有那個地方的土地所有權及一切財富及人民。這樣形成了一種封主。他的實質就是封建諸侯。况且在經濟上，

大地主既先存在，在軍事部落國家的軍隊侵入之後，直接變成了牧畜與農業結合的經濟形式，這是封建社會的經濟形式。

元時期初，封建社會是如此復興的。

但是，中國生產力發展本比元高，所以，元初時的封建經濟基礎，無有繼續存在的條件。因為牠不能克服已經高度發展的商業資本，反正在經濟上更發展起來，資本積纍更快，於是又使土地集中，農民破產，又蹈入了"循環"的命運。

最後，我們當指出，西周時期封建社會之形成是帶有進步的意義的，他的發展是向着更高的階段進行的。在元時期，封建社會之形成是退步的，是由貨幣經濟退到自然經濟。雖然，這一時期，為時很短，但終於是個退步的過程。

* * *

關於中國社會發展的道路一問題，除去作者知道郭沫若的意見之外，因為很少流覽其他作家的著作，他們的意見，我還不大清楚。不過，這個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關於封建社會二度復現的這一特別問題，是本文中提出的一個新的問題。這一個問題，是需要我們給以充分的研究的。現在，我只是提出來，而不敢武斷的說，這樣的結論是絕對

正當正確的。

以後我們來研究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這個問題更是一個爭論不決的問題。有人說，中國是封建社會，又有人說，中國是資本主義社會，再次，還有人說，中國是半封建社會，末了，還有人不同意這三種說法，而有其他的說法。

我們的任務，當從歷史發展上來判斷中國社會的性質，而給各種錯誤意見以反駁。

——本段完——

中國經濟之性質問題的研究

劉夢雲

——評任曙君的"中國經濟研究"——

我很佩服任曙君,他能夠把他的時間,利用到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上,他能夠很有計劃的,很有次序地去研究這問題,企圖找到對于這一問題的正確的了解。但是在欽佩之餘,我總覺得任曙君的這本書,並沒有能夠完成他所要完成的使命。任曙君在他的這部著作中,同他所批評的許多著作家一樣,同樣的表示出了他缺乏政治經濟的常識,與正確的階級的立場。

任曙君這本書，祇是他整部"中國經濟研究"的大書的一部份，所以他定名爲"中國經濟研究緒論"。內容方面，主要的是在批評各派對于這一問題的錯誤的見解，提出他自己的立場。所以這本書是任君對于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的出發點與方法論，也可以說是他的全部大著的理論的基礎。他以後的幾本書，大概不外乎把更多的具體材料來證明他這一立場的正確吧。

因此，我對于任君此書的批評也不能不帶有較多理論上的辯論性質，說明他的出發點，他的方法論與理論基礎的謬誤，說明他這樣並不能找到對于中國經濟問題的正確的了解。

這是我在開始批評任君這一書時，所必須首先說到的一點。現在請言歸正傳。

一，把握着問題的中心？還是不了解問題的中心？

我想在任曙君大作出世以前，早已有人說過，要了解中國經濟問題，必須了解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作用。說帝國主義，不但統治各帝國主義國家，而且也統治全世界（當然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蘇聯除外），我想這也不是什麼任曙君的發明，而已是公開到再不能公開的事實。但是我們對于帝國

主義本身的了解，對于帝國主義如何統治着中國的經濟，怎樣剝削着中國民衆的了解是同任君很不相同的。因此，我們互相間所得出的結論，當然也是不能一致的。

在任君看來，帝國主義對于中國經濟的最大作用，是帝國主義商品的輸入，因此任君寫道：

“對外貿易是中國經濟問題的中心問題的中心，這是因爲由於這一問題，我們可以解决中國整個經濟問題中，在過去的一切糾紛，在將來的一切疑案，特別是農村經濟的性質問題。不但這樣，根據我們研究的結果，關于失地失業，和農村的逃亡，目前最嚴重的糧食問題，以及農民運動不平衡的發展，農村中各種各式的鬥爭，我們都可以拿對外貿易爲出發點來作說明。”（中國經濟研究八九——九〇頁，著者加圈——夢雲）

在任君看來，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經濟的問題，實際上，不過是一個對外貿易的問題。即所謂帝國主義的投資問題，在任君看來，也不過是一個投貨的問題，一個入超的問題，即是一個對外貿易的問題。任君寫道：

“在投資問題中，亦不是簡單的投資而有輸入商品的問題在。輸入商品關係中亦不是簡單的輸入商品而

有投資問題在。很顯明的事實，關於前者，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向中國投資，必然附有購料的條件。例如航空借款之與飛機購買，軍事借款之與械彈進口，都是不可分離的——投資就是投貨。”（同書一〇八頁，夢雲加圈）

這樣從任君看來，所謂帝國主義，實不過是商品的輸入與輸出，除此之外，什麼也沒有了。這當然是簡單與明瞭的事！

因為任君有這樣簡單明瞭的帝國主義“理論”，所以他很容易的解決了被“各派”所鬧得烏烟瘴氣的中國經濟問題。只要把海關“華洋貿易册”翻翻，問題就完了。一切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經濟的統治與對於中國民衆的侵略，都被確確實實的記載在這幾本寶貴的海關册中間了。你們還要些什麼呢！？

但是可惜這種帝國主義的“理論”，騙不了稍有政治經濟常識的人！普通的讀者，讀了任君大著之後，一定會問，這樣說來，不是帝國主義在幾百年以前早已存在了嗎？因為那時也有商品的輸出與輸入，也有對外貿易。這豈不是鬧天下之大笑話，豈不是使任君十分“科學的”，莊重的面孔，變成了滑稽可笑？！

謹告任君與讀者諸君：帝國主義是十九世紀之末，二十世紀之初的產物，是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到壟斷的轉變，簡單的說，帝國主義就是壟斷的資本主義。它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同工業資本主義不相同。這種侵略，不單表現於商品的輸出與原料的輸入，而尤其表現於它的財政資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統治，表現於為財政資本所控制的銀行，工廠，礦山，交通工具以及商業機關的統治，表現於勢力範圍的奪取，表現於利用並經過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地主軍閥；買辦資產階級等來剝削與奴役廣大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工農羣衆。所以要研究帝國主義怎樣統治着中國的經濟，必須要從這許多問題着手。而任曙君在"把握着問題的中心"時，竟完全把這些問題，拋到九霄雲外！這未免太令人掃興了！

照任曙君的全書看來，他不但表示了他對於帝國主義的偉大的不了解，而且他是有意的要躲避開統治中國的帝國主義而不說。他是在企圖用各種各樣"左"的空談抹殺統治中國經濟與剝削中國民衆的帝國主義。

任曙君在中國經濟研究的第四章內一方面寫道："中國資本主義問題，是要從帝國主義問題去求解決的"但他同時

說，我們用不到談什麼帝國主義。他說：

> “我們爲什麼必欲這樣提出問題：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沒有發展。這只有資產階級學者，才去分別這些是他們的，那些是列強的。中國的工人是不應該這樣那樣替別的人劃分界限的。他們只曉得帝國主義和中國資產階級是不分開的好弟兄，打打夥夥的壓榨他們，剝削他們，使得他們衣食爲難，他們的農友失業失地。在緊急關頭，就是在平時在合股公司內，他們顯然沒有分別，誰勞你多事的‘唯物派’去替別人強分賓主，去當資產階級的應聲蟲！”（原書一二三頁）

橫豎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與中國本國的資產階級，他們同樣的壓迫中國的工農羣衆，那我們還用得着談什麼帝國主義?!研究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經濟的統治，研究帝國主義在中國如何剝削中國羣衆，這在任君看來，都不過是“資產階級的應聲蟲”！

我想任君在這裏顯然是充當了帝國主義的辯護士，他顯然是想否認統治着中國全部經濟的帝國主義。他這樣做了之後，還說這是“把握問題的中心”，這眞是天下之大滑稽！

任君根本沒有了解，研究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把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分別開來，可以變成資產階級的應聲蟲，也可以變成工人階級的戰士，如若說，中國祗有帝國主義，而沒有民族資產階級，就是說，因爲帝國主義壓迫着中國經濟，阻止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應該擁護民族資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就因此勸告工人們參加造產運動：這是資產階級的奴才們所說的話。但是，當我們研究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帝國主義如何剝削中國民衆，是爲得要組織工農羣衆，打倒帝國主義，是爲得要沒有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財產，是爲得消滅與驅逐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海陸空軍，是爲得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這就是工人階級的戰士所說的話。他們這樣做，不但不擁護資產階級，而且要反對資產階級的投降妥協，要揭破資產階級一切嘴上反對帝國主義的欺騙，要根本推翻投降帝國主義的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

祗有這些工人階級的戰士，才把握着了問題的中心，才能眞正的動員廣大的工農羣衆，做打倒帝國主義在華統治的工作，把中國的勞苦羣衆從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解放出來。任曙君雖是嘴上說得很“左”，似乎祗有他才掛記到工人

的利益，實際上也就是他投降了帝國主義，做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辯護士的工作！

當然世界上有不少嘴上講得"蠻好"，而實際上所做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任君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這實是不足爲奇的吧！

二，只看見商品關係，而不看見剝削關係，這是任曙君這類人的基本錯誤

任曙君所以要把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經濟的作用問題，祇看做是一個對外貿易的問題，無非要經過這一橋樑，以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來證明中國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以發揮他所崇拜的"世界大革命家"托洛斯基所說的中國目前的革命不是民主資產階級的而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偉論。

實際上，對外貿易不是中國經濟問題的中心的中心，而是任曙君這本"中國經濟研究"的大著的中心的中心。任君這部書的全部理論是建築在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就是商品經濟的發展，就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上。既然如此，任君的成功，當然是無疑的。或者說，不會發生問題的。任君所以這樣容易地宣佈了他的對手的破產，與他自己的勝利！

只要看那一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是經過或是不經過商品，我們就可以斷定那一社會是資本主義的或不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商品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的經濟，自足自給的自然經濟，就是封建的經濟，這就是任曙君所發現的新大陸。至於那一社會中剝削的方法，階級的關係，在任曙君看來，是對於那一社會經濟性質的決定絲毫無涉的。

任曙君引了關於中國經濟上是封建剝削占優勢，政治上是封建勢力占統治等類的兩段話之後，寫道：

"上面兩個意見，都是從剝削方式來說明中國的經濟性質的。這很不對。我們只能用經濟性質去說明剝削方式，不能用剝削方式來說明經濟性質。並且從社會階級來分析經濟問題，我們上面曾經說過犯了倒果為因的錯誤，至於說富農是封建的，帝國主義維持封建殘餘，那更是荒謬絕倫。"(同書，四九頁，著者加圈——夢雲)

" 至於以統治階級的性質及其剝削方式等等為出發來解決中國經濟的性質，毋乃太過滑稽。"(同書，八五頁)

這種把一個社會的經濟性質，看做完全同這一社會中的剝削方式與階級關係離開，不去拿剝削方式與階級關係

來決定經濟性質，而是什麼經濟性質，去決定剝削方式與階級關係，這實是完全離開了階級立場的資產階級的"理論"！

照任曙君的高論，讀者就會發出這樣的問題：在希臘羅馬時代，商品經濟有過很大的發展，難道那時希臘羅馬已經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在中國歷史上，遠自秦朝以迄清朝，曾經有過不少時期，商品經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難道那時中國已經有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在現在，商品經濟在蘇聯也還存在着，難道那裏也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只要發出這樣簡單的問題，我們就可看到商品經濟的本身還不能決定那一社會的經濟性質。

要決定這一社會的經濟性質，我們如若單單問這一社會有沒有商品經濟，我們還不能決定這一社會的經濟性質。我們必須要問這一社會中有什麼階級，他們中間剝削的關係怎樣，祇有知道了這些，我們才能斷定這一社會的經濟性質。譬如我問你，羅馬帝國的經濟性質是什麼？你一定要回答我，那裏有奴隸主與奴隸，奴隸主不但壟斷了一切生產工具，而且壟斷了奴隸的身體自由。他除了奴隸的死亡的界限以外，可以無限制的剝削。那時不但農場上的大批生產品商品化，而且奴隸也變成了商品，同牛羊沒有任何的區別。我

根據你的回答，我才能說羅馬帝國經濟性質，是奴隸的經濟。但是如若根據任君的理論，那羅馬的經濟是商品的經濟，所以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我想普通中學校的學生，都會告訴任君，說這是在給人家開玩笑。

不過我覺得任君是一個很莊嚴的學者，他決不會同人家開玩笑的。他祇是在他的莊嚴中間，表示出他對于工人的政治經濟學沒有絲毫的了解。讀過初步政治經濟學的工人，一定會告訴任君！在階級的社會中，剝削的關係，也卽是階級的關係，是每一社會的經濟基礎。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是壟斷土地的諸侯與地主用地租與徭役來剝削農民與小手工業者。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是壟斷生產工具的資本家用資本來剝削工資勞動者。在有階級的社會中間，離開剝削關係與階級關係，就沒有法子了解這一社會的經濟性質。

祇有地主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擁護者，才會離開這一中心問題而不談。他們可以給你講很多很多的東西，而且也許是會非常有趣的東西，但是對於這一問題總是要保守沉默的，因爲這是剝削階級的祕密！世界上從沒有過，除了極少數之外，剝削者，承認自己剝削過任何人。資本家祇是把飯給工人吃，但決不剝削！地主祇是把土地給農民種，但決不

剝削！地主與資本家是工農的救命主！可不是呢？！

替帝國主義做辯護士的任曙君，那裏再肯揭發出地主資產階級的罪惡呢？！

當然，我並沒有說，商品經濟的社會，同資本主義的社會沒有任何關係。却正相反，凡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必然是商品經濟的社會。譬如資本論的第一章，就開始於商品的分析，正是如此。但是商品經濟的社會，決不就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拿海關貿易册上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決不能證明這就等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帝國主義列強拿它們的商品破壞中國的農村經濟，使中國農民的農產品商品化，甚至使中國農產品的種類依照世界市場上農產品的價格而變動，決不就等於帝國主義促進了中國農村中資本主義發展。

有了社會的分工，有了私有財產，就有商品的交換關係。這交換關係，可以發展到資本主義方向去，也可以更其增加地主對於農民的封建的剝削。

三、帝國主義的侵略，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封建剝削的加緊

雖是任曙君在他的大作中間，不斷的說人家是機械論者，而他是辯證法大家，然而要在世界上再找到一位比任君

再機械的機械論者，恐怕很難了吧。固然在他的對手方面，有不少機械論者，然而在這方面，他的確比他們要更加高明。

照任君的邏輯，帝國主義把商品輸入了中國，所以帝國主義幫助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假使誰以爲帝國主義不但不幫助而且阻礙着中國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那他就是否認中國有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樣一來，任君就會到中國年鑑一類書上抄下很多的表，表示出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以至中國工廠數目的增加，洋洋得意地來證明他所犯的"資產階級意識"的錯誤！於是他同阿Q一樣，又得到勝利了！

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目的，是爲了要投資，是爲了要推銷他們的商品，是爲了要取得原料的供給。要達到這些目的，它必須利用政治的，軍事的，與經濟的力量，奪取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經濟命脈與政治權力。在中國，它們利用政治的與經濟的借款以及軍事失敗後的賠款，壟斷了中國的經濟命脈，取得了它們的勢力範圍，使各地的地主軍閥，以至資本家，變成了它們手中的工具，爲了壟斷與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它們在經濟上必須設立它們的銀

行，工廠，交通工具，商業機關。它們就依靠這些東西（非經濟的方法，我們這裏不說）推銷它們的商品，搜括中國的原料，與奴役中國的工農羣衆。這些東西的設立，無疑的，在中國造成了些資本主義的關係，並且大大的擴張了商品經濟的領域。但正是因為帝國主義的目的，是在把中國變成帝國主義經濟的附庸，變成它的原料出產地，它的商品的市場，與它的投資的所在，所以它不但不能幫助中國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而且阻止中國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他不但不消滅鄉村中間的封建式的剝削，而且加緊了這種剝削。

這種議論對於任曙君當然是"荒謬絕倫"的。一方面說，帝國主義在中國造成了些資本主義的關係，擴大了商品經濟的領域，另一方面，它又在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加緊着鄉村中封建式的剝削。這對於任君，當然是天下之大矛盾，百思千思而不得其解的！

為什麼？這是因為任君對於帝國主義在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作用，沒有絲毫的辯證法的了解。

帝國主義為得要加緊對於中國經濟的統治與對於中國民衆的剝削，不能不相當的造成了資本主義的關係，我們前面已經說過，他們不能不建立他們的銀行，工廠，交通工具，

與商業機關。但他們這樣做，並不是爲了要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而是爲了要更其能控制中國的經濟，更其能使中國的經濟變成他們的附庸。

我們只要一看帝國主義的銀行，在中國的作用，我們就可明白這一點。這些銀行的"營業"，不是在幫助中國工業的發展，而是在舉行各種各樣政治的，軍事的以及名義上是實業的借款，借款利息之高，條件之苛刻，這是人所共知的事。牠們更利用中國金銀比價的時時變動（其實變動的操縱者還是牠們）。做賣出買進的投機事業，一舉手之勞，可以有數百萬以至千萬的收入。牠們可以發行大批的紙幣吸收現金，再拿現金去投機，去放款。牠們更利用牠們所有的特權與帝國主義的政治軍事力量，吸收中國官僚軍閥的低利，無利以至賠利的現金。一切對外貿易，也完全在牠們的掌握之中，牠們更經過中國的錢莊，當舖，以及各種各樣的經紀人（地主，商人資本家。高利貸者）用很高的利息，貸款給小商人以至貧苦的工農羣衆，用很低的代價去收買農民的農產品。牠們就是這樣控制中國經濟的命脈，剝削中國的民衆。牠們對於某一資本家的幫助與否，就會決定這一資本家的生死。照例，牠們祇是對於牠們本國的資本家給與助力與擁護。祇是

因爲各帝國主義者在他們的背後，有這樣雄厚勢力的後台老板，他們才能在競爭中取得勝利。沒有這種銀行做後臺老板的中國資本家，自然祇有失敗之一途。

這些銀行，尤其是匯豐銀行，在中國營業的利息，往往高至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這樣高的利息，在帝國主義國家內部是不會有的。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是證明財政資本在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作用，是寄生蟲的，高利貸資本的作用。它祇破壞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生產力，而不能發展生產力。

不錯，帝國主義在中國除了銀行之外，還有工廠，還有交通工具與商業機關。但是工廠的建設，大部分限制於紡織工業，烟草工業等輕工業的部門。鐵路的建築，自一九一一年革命起後，差不多已經完全停頓。現在交通方面發展得比較快的，是汽車，輪船，電話，無線電以及航空等等。這些東西的發展，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是絕對必要的。有了比較便利的交通，帝國主義者才能把他們的商品運入中國內地，才能把內地的原料運到外國。一切這些東西的設備，祇是爲了要更其控制中國的經濟，使中國走向殖民地的道路上。（軍事的目的，我們這裏不說。）

帝國主義所以在中國創造最小限度的資本主義的企業與資本主義的關係，並不是爲了要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使中國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而是爲了要使中國變成它的殖民地，變成它的附庸。爲了這一點，它不但不願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而且盡量的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這一點東西，我想除了任曙君之外，不會有什麼異議吧，當然，單看到對外貿易的任曙君，决不能看到帝國主義如何的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却正相反，在任曙君看來，正是帝國主義帮助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任曙君的所以變爲帝國主義辯護士者蓋以此。

其次，帝國主義這種殖民地政策，當然使商品經濟在中國農村中得到了急速的發展。帝國主義商品（不但是工業品，而且也包含農產品）輸入中國的農村，中國農產品以及原料輸出外國，自然會使中國農民出賣自己的農產品而購買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商品。但是這種發展，祇是加緊了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對于廣大農民羣衆的剝削，造成大批的破產失業與空前的大饑荒，正因爲生產力的不發展，所以數千百萬破產失業的農民，找不到生活，不能不成千成萬的餓死，數千百里的沃野變成了一片荒涼的沙漠。正因爲生產力

的不發展，所以他們不能不去當兵，當匪，以至當人家的牛馬。同時，正因爲在帝國主義高壓之下，生產力不能發展，所以中國的有些民族資本家不能不改弦易轍，把他們的資本投到土地中去，對農民實行封建式的剝削。就是農民分化過程中所產生出來的富農階層，因爲他們的剩餘資本沒有發展的餘地，所以也樂於購買土地戀成半地主與小地主。

雖是一切這些，在任曙君的腦筋中是"荒謬絕倫"，然而事實告訴我們的確是如此。在中國農村中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對于中國農民的剝削，只要稍爲知道一點政治經濟常識的人，就可以知道，那不是資本主義的剝削，而是封建式的剝削，因爲這裏對立的不是在土地上投下資本取得平均利潤的資本家，與得到工資的工人，而是將土地出租給農民，向農民那裏收到地租的地主與農民。這種地租不論是生產品的或是金錢的，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地租，含有完全不相同的意義。至於這裏的商業資本與高利貸的作用，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商業資本與借貸資本也是性質上不相同的。

帝國主義利用它在中國經濟上的指揮地位，就是這樣經過中國的地主，商人，高利貸者，推銷它的商品，搜括農民

的財富。帝國主義祇是因為在鄉村中有它的同盟者，所以它不但能夠統治通商口岸，而且也能統治中國的鄉村。所以在鄉村中間，帝國主義維持着封建的剝削，也就是經過這種剝削，奴役着廣大的中國勞苦民衆。

至於帝國主義者怎樣擁護中國的軍閥，這些軍閥怎樣"非資本主義地"（就是說封建式地）剝削着中國的民衆，這是人所共見的事，我想這裏用不到加以說明了吧。

一切這些在任曙君看來，都不免是怪誕離奇的，然而現實常常比任君頭腦所想的，要更其複雜些，那有什麼辦法呢?!

四，死的數目字與活的解釋

現在我要研究一下在任君大作內所有一些數目字，看任君對於這些數目字的解釋是否正確。

任君最得意之作，即是引用海關册上的中國對外貿易表。他就用這些表證明中國現在的經濟已經是資本主義經濟，甚至同戰前俄國與戰後蘇聯的經濟不相上下。但這些表所能證明的，祇是中國國內商品經濟發展的速度，而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速度。正因為帝國主義，地主軍閥官僚，資本家對于中國農民的剝削一天一天加緊，所以農民把他們所

有的一切東西，甚至于老婆小孩子，都拿來出賣。很明顯的，這種農產品的出口是農村破產，生產力降低的結果，而不是資本主義農莊發展，即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如像在美國與德國等）。這是一。第二，中國輸出品中，主要的還是原料，而不是工業品。這表明出中國主要是一個農業的國家，而不是工業的國家。第三，那些輸出輸入的工業生產品，不是表明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表明中國資本主義的不發展。

我想只要我們把中國農村經濟加以絲毫的考察，就會看到中國農村中主要的生產方法，還是手工的而不是機器的，還是封建式的生產，而不是資本主義式的生產。主要生產者，是小佃農，小自耕農或半自耕農，而不是農業資本家與農村工人。他們因爲受到軍閥，地主，高利貸者的剝削，因爲要完納苛捐雜稅，地租利息等等，不能不盡量的並且廉價地出賣他們的生產品。這同農業資本家爲了取得利潤，而耕種土地，而出賣農產品有根本不同的意義。中國的小農一年勞動的所得，養活一家人口還不夠，還說得上什麽利潤？！這些具體情形，是爲任君所看不到的。他所看到的是中國資本主義"突飛猛進的發展"！

其次，只要看一下中國對外貿易的細目，就可以看出，

中國主要輸入品，是工業品，主要輸出品是農產品。我們現在也引用一下一九二九年海關册上的表：

民國十八年海關外洋進口貨比較表

類別	百分數
棉貨	一三•七六%
棉衣	七•二〇%
麵粉等	五•〇六%
煤油	四•三六%
糖	七•八〇%
五金及礦物	五•六〇%
米	四•六六%
毛製品	三•五三%
化學產品	二•七一%
燭等	二•六二%
木材	二•二〇%
魚介海產	二•〇八%
糧食等	一•八二%
紙煙	一•六四%
人造絲	一•三六%

人造絲	一•二三%
絲貨	一•〇八%
汽車	〇•九一%
紙	二•七〇%
機器	二•三六%
菸	二•一二%
蔴貨	一•八四%
小麥	一•六九%
煤	一•五一%
染料顏色	一•二六%
棉紗	一•一三%
食品等	一•〇一%
其他貨物	一四•七六%

民國十八年海關出口往外洋貨品比較表

類別	百分數
豆及產品	二二•六二%
蛋及產品	五•〇九%
茶	四•〇六%
餅子，仁子	三•二六%

棉衣	二•九二%
綢緞	二•〇七%
棉貨(除棉紗)	一•七〇%
花生及產品	一•三六%
猪鬃	一•一八%
桐油	二•三二%
絲類	一六•二六%
皮貨,生皮,熟皮	四•四八%
五金等	三•三一%
煤	三•〇四%
糧食	二•五九%
髮毛,毛羽,絨毛	二•二三%
棉紗	一•八一%
木,木材	一•六七%
紙煙	一•二一%
鹽	一•〇九%

從這兩張表上，我們可以看出外國進口貨中日常工業用品占進口的一大半。出口貨中差不多大部分都是原料。同時在進口貨內，食品也占不少部分。這並不是表示因爲中國

工業化了，所以需要從外國輸入食品，而是因爲中國農民一方面因爲要適應世界市場原料的需要，所以不能不少種稻麥，而多種其他農產品，如豆子之類，另一方面（這是更主要的一方面）是因爲農村經濟的破產，災荒區域的擴大與收成的減少，致使食品不敷應用，而依靠外國的輸入。但這種食糧輸入的增加在任曙君看來，都是中國資本急速發展的結果。同一事實，但所得結論却是完全相反的。

最後，在外國的輸入品中，機器的輸入，祗占全輸入百分之二。三六，共值二九，八八六，五〇三海關兩。同時中國又沒有洪大的製造生產工具的工廠。那中國是怎樣的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就可想而知了。在中國輸出品中，工業品輸出者，主要的爲綢緞，棉紗與棉貨。除綢緞的輸出逐年減少外，棉紗與棉布的輸出是增加的，尤其是棉紗的輸出。關于這一點請看下表：

最近中國棉製品輸出表

年代	棉紗（担）	綿織品（海關兩）
一九二一年	二五，〇〇〇	五，八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三年	八八，〇〇〇	九，一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五年	六四，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七年	三二五,〇〇〇	一三,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八年	三三〇,〇〇〇	一一,七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九年	三四五,〇〇〇	一七,三〇〇,〇〇〇

這類工業製造品輸出的增加是否如像任曙君所說的是中國資本主義急速發展的表現呢?不是的。這是表示出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原因,即是國內市場的缺乏。祗有四百萬錠數的中國紡紗工業(其中二百三十萬是中國資本家的,一百六十四萬是外國資本家的)的生產品,不能完全消售於有四萬萬人口的中國,而必須到南洋羣島,印度,以至日本等去找求市場,這表示中國民衆的購買力是如何的低微。但這在任曙君看來,這種輸出,當然是中國經濟繁榮的象徵!

此外,任君在論對外貿易時,大罵有位姓潘的朋友,說他把中國在國際貿易上的地位減低了;說"他為要證實中國經濟落後這一主張,以便他說明中國還是封建經濟的理論,意識的引用過去五六年乃至十餘年的事實,而不引用在突飛猛進的中國對外貿易中關于近年的事實"(前書九十七頁——夢雲加圈)在另一處,他又說:"中國資本主義還在繼續發展中。它不因內戰,災荒,革命,以及所謂封建剝削的阻礙,而致停止其前進。"(同書一五七頁)

然而，在這裏我們也想拿一點小小的事實，證明任君的所謂近年來"突飛猛進的對外貿易"，實在是吹牛的。

根據海關的報告（這在任君是最可靠的報告），一九三〇年進出口總額爲二，二〇四，五九九，三三六海關兩（金銀不計在內）。較十八年度的進出總額二，二八一，四六六，〇三九兩減少七六，八六六，七〇三，卽百分之三·三。但這祇是拿銀子來計算的時候是如此。如若拿金價來計算，則相差更甚。十八年度海關兩之換算率爲二先令七便士十六分之十三。則該年進口貨，應値英金一六七，七八一，六一七磅。十九年度海關兩平均換算率爲一先令十便士十六分之十一，該年進口貨祇値英金一二三，八一〇，一一九磅，計減英金四三，九七一，四九八磅，卽百分之二六。

這就是任君所說的近年來中國對外貿易的突飛猛進的發展。在不了解中國經濟恐慌深入的任君，當然這是不可思議的！這在任君看來，恐怕又是有意替資本家造謠，而不是事實。因爲祇有證明一切都在發展的數目字，才是任君的事實！……

現在，我再來同讀者研究一下，任君在"中國資本主義問題"一章中的一些數目字。

我想祗有傻子，才會和任君爭論，說中國資本主義沒有絲毫的發展，說今年沒有增加過一個工廠，或是二個工廠，增加過一個工人或是二個工人。我們所爭論的，是中國現在到底是什麼社會，是資本主義的剝削或是資本主義的關係占統治的地位，還是封建的剝削或是封建的關係占統治的地位？所以任君的好些數目字，並不能夠幫助任君，證明他的主張的正確。

譬如他寫道：

"如果我們說中國的帆船可以表現封建時代的交通工具，輪船則代表資本主義時代的交通工具，那就請大家注意下列的記載：

歷年輪船與帆船出入全國各海關噸數的百分比

年代	輪船	帆船	合計
一八七五年	八五	一五	一〇〇
一九〇五年	九一	九	一〇〇
一九一五年	九三	七	一〇〇
一九二五年	九七	三	一〇〇
一九二六年	九八	二	一〇〇

(見同書一四〇頁)

任君利用這樣的數目字證明他的結果，眞不免令識者啞然失笑。卽稍有常識者，而不是呆子，看到了任君這個像煞有介事的統計表之後，一定要問，難道在一八七五年中國的交通工具已經有百分之八十五爲輪船，百分之十五爲帆船嗎？這眞叫做白天見鬼！可笑的，是這位學者，把"歷年輪船與帆船出入全國各海關噸數的百分比"當做全國輪船與帆船的百分比。而且到底一八七五年中國有幾個海關？設在那裏？登記的是外洋船還是內河船？我想這位學者自己也莫明其妙。這位學者祇是爲得要證明中國資本主義的急速發展，所以亂用數目字，把數目字的原意完全拋開，這也不免太難爲情了。

然而這種亂用數目字，在任君的大作上差不多連篇累牘的都是如此。譬如接着這種有趣的證明之後，他又寫道：

"如果說由錢莊和銀行的興替，亦可以相當的看出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程度，那我們就介紹出如下的數目字來：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〇年中國銀業投資的百分比

	錢莊	銀行	合計
一九一二年	六八	三二	一〇〇

一九二〇年	三七	六三	一〇〇

這一個小小統計是很有意義的。不過十年之間，銀行和錢莊表現了决定了新陳代謝的關係。銀行投資日多，錢莊投資日少。這裏我們很明白的看到中國同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沒有兩樣；已經過渡到金融資本主義統治時代。人們再也不能拿歷史上商業資本主義一語來比擬今日了！”（同書，一四一——一四二頁——廖雲加圈）

我們看了這一段話，不知道這一統計，是講上海的還是講全中國的？但是這一位科學家就可根據這類統計，說中國經濟已經過渡到金融資本主義統治時代，這就是說已經過渡到帝國主義時代，這就是說，中國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中國資本主義，真是在任曙君的筆上突飛猛進的發展着。我們前面說過，帝國主義統治着中國的經濟，當然這同任君所要證明的，中國經濟已經過渡到帝國主義完全不同。我們說，帝國主義經過買辦階級，錢莊，地主，軍閥官僚，商業資本家高利貸者，來剝削與奴役中國的民衆，而任君說，中國的銀行已經大部分排除了錢莊，中國已經變成了財政資本（或金融資本）的國家！

這位任曙君在這一統計表的下一頁，又用了一張統計表，證明出中國資本主義是如何的發展。這是一張"一九二八年各種生絲出口的數量和貨價的比較"，其中：

土絲占百分之九•七（數量）百分之五（貨價）

半廠絲占百分之　•九（數量）百分之五•八（貨價）

廠絲占百分之八三•四（數量）百分之八九（貨價）

"這個統計表示了什麼呢？很顯然的告訴我們：中國農家原來生產的土絲在數量上不到百分之十，在貨價上不過百分之五，而廠絲半廠絲合計，無論在數量與貨價方面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這表示：資本主義的生產將要奪去生產的全部領域，封建手工業的生產將要完全消滅。"（同書，一四三——一四四頁，——夢雲加圈）

拿生絲出口的比例，看做是中國全國內手工業的生產品與資本主義生產品的比例，這當然是最好不過的戲法！

任君就是這樣拿數目字來證明他的"理論"！這就是他應用數目字的"科學方法"！

讀者諸君，我們現今已經完全看破了任君所玩魔術的手法，爲了時間與精力的寶貴起見，想來沒有再看下去的必要了吧！

五，是中國經濟的繁榮？還是中國經濟的恐慌？

在任曙君的腦子中間，決不會有經濟恐慌的觀念存在：我想這是可以斷言的。

任曙君在論"中國資本主義問題"一章內，差不多到處都看到中國資本主義的突飛猛進的發展。照他看來，"經濟的繁榮"，現在是從美國轉到中國來了。

譬如關于絲業的發展問題，任君先引用了下列的表：

歷年上海絲廠發展概況表

——一九三〇年四月調查——

創辦時間	廠數
民元以前，時間未詳	二十
民元至民五(1 12—16)	一二
民六至民十(1917—21)	一一
民十一至民十五(1922—26)	二〇
民十六(1927)	一一
民十七(1928)	十三
民十八(1929)	二五
民十九三月(1930;3)	二
合計	一〇七

"這統計告訴我們——任曙君說——在一九二九年上海增加了二十五家廠，比以前任何年份都加得增多。本年三月止。亦增加二廠。"（同書，一六五頁）

除了上海之外，任君還引用浙江的無錫的絲廠的發展，結果自然是都有增加。於是任君勝利地說：

"由上面三個重要區域的統計，已經把小夥計們一切非科學的，空想的，布爾喬亞的反動理論的基礎摧毀無餘了。"

這位只看見樹身而不見樹林的任曙君，引了這些數目字之後，就洋洋得意，覺得又可以把人家大罵一頓了，也不問這些工廠現在還是開着，還是關着。這同他有什麼關係呢？工廠總還是工廠，不論是關着或是開着。

然而我們不能認關閉着的工廠為工廠呵！照我們所知道的，中國絲業不但沒有繁榮的前途，而且正陷在嚴重的經濟恐慌的深溝中。我們也看看資產階級的學者所說的老實話吧。（很奇怪，有時候資產階級學者所說的比任君所說要靠得住些！）

"中國生絲產量，向來推測，應有四十萬担上下，年來逐漸減少。十九年度計祗二十七八萬担，較之十八年

度,約減少八九萬担。其減產之重要原因,不外乎蠶繭歉收及繭質不良,致出口欠佳,而成本反貴。同時復因世界市面衰落,各國絲織廠大半減工停業,生絲銷路大減。日本絲貶價出售,華絲無法競爭。故絲業之衰敗,爲數十年所未見。上海絲廠百〇六家中,年終時停業者約達七十家,無錫絲廠七十家中停業者四十家,廣東絲廠情形之困難亦復相類。"(中國銀行民國十九年營業報告書)

這就是任曙君的中國絲業的發展!

除了絲業之外,任曙君講到中國航業的發展。雖是任君說,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不受內戰,災慌等而受停頓,並且根據一九二九年海關報告上所載"上述英船噸數,較民國十三年最高之數,亦超過二百萬噸,實爲空前紀錄之價値"而不禁狂喜,然而中國航業界的不景氣的事實,任君想來還是不能否認的。

據招商局的報告,該局最近幾年來的營業。差不多陷在完全衰落狀態。即以去年上半年而論,招商局輪船因應差與零星裝兵之損失,一月份計達二,五四三兩,二月份三,八三三兩,三月份一六〇,六三五兩,四月份一八〇,三二〇兩,

五月份一六〇，八一七兩，六月份一二三，四二五兩。至于應差各輪所應收入之租金，還不在內。合計招商局在去年半年之內，就損失了六十三萬一千三百七十三兩。其他各華商航業公司，也莫不受到大的損失。所以年來所謂華商的船業，也同樣處在嚴重的恐慌的情形之下。

至於鐵路工業又怎樣呢？任君說：

"一般布爾喬亞的份子認為最痛苦的莫過於內戰的延長，使鐵路的交通大受影響。但這裏我們應當知道在帝國主義干涉和監督之下（對于帝國主義應如何感恩不盡！——夢雲，）鐵路交通不但在內戰一停止即有恢復的可能，而且必然會有或多或少的進展。"（同書，一七〇頁）

任君的證明，當然又是那本寶貴的海關報告册。他選出了如下的數目字：

近兩年鐵道車輛進口的比較

	民國十七年（兩）	民國十八年（兩）
鐵路機車煤小車	一，五六四，〇〇〇	三，五〇一，〇〇〇
鐵路客車貨車（電車在內）	二，二八九，〇〇〇	二，九三五，〇〇〇
未列名鐵路電車路材料	三，九五一，〇〇〇	四，二五三，〇〇〇

合計　　七,八〇四,〇〇〇　一〇,六八九,〇〇〇

不看中國鐵路工業的實際情形如何，而拿這點數目字來證明鐵路工業的發展，這是任君所說的形式主義者的最好的標本！

實際上,以一九三〇年而論，據國民政府鐵道部統計，全國鐵路除平漢隴海不計外(但這兩路所受的損失實最大)營業上的損失達三百六十萬元。但這還是不重要的部分。主要的,就是各鐵路,年來因不斷戰事的關係，都受到了很大的損失。現在預算各路車輛材料之補充,橋樑軌道的整理約需五千萬元。據美人滿台爾計算,則需七千七百萬元。恢復鐵路原狀需要五千萬元到八千萬元，而任君却想拿幾百萬元的進口貨當做鐵道工業發展的標準！對于這類中國資本主義贊美者的布爾喬亞的分子有什麼辦法呢?！

至於拿一九二四年北京農商部所發出的礦業執照，以證明中國重工業之發展,眞是開闢"科學方法"的新紀元！外國械器輸入的略有增加使一九三〇年中國機器工業減少了百分之五十的事,對于任君當然是莫明其妙的！

除了上面所說的主要民族工業部門之外,尙有絲綢業,在民族工業中也占過重要的地位。然而近年來,這一工業竟

有一落千丈之勢。如杭州區，在民國十四十五兩年中間，絲綢業還比較發達。民國十六年底，杭州絲綢廠亦尚有五十二家，但到十八年已剩下十三家了。在湖州在最盛時期，城廂內外，共有絲織廠二十餘家，零機二千餘架，每年絲織物的產額有九十萬疋。但是到十八年底綢廠倒閉已過半數。十九年實存者，僅三十家，零機開工的，已不滿千架，全年出產額不滿五十萬疋了。

此外如像火柴業，糖業，麵粉業，製油業等，現在都處在嚴重的恐慌中（為了節省篇幅，不再舉例，）除了任君的腦海之外，找不到任何出路。恐慌原因雖各有某種不同，但總括起來，不外沒有國內的市場（卽廣大民衆的貧窮化），國外的市場（世界經濟恐慌），外貨的競爭（屯併政策包括在內），金價上漲使外來原料昂貴，本國原料的缺乏（惡化與歉收），國內戰爭與捐稅的繁重等等。這些原因不解決，中國民族工業的長期恐慌是不可免的。這就是說，在目前的情勢之下，中國資本主義獨立發展的前途，是沒有的。

但是各主要民族工業部門的長期恐慌，並不就是說，在任何民族工業部門中，都不能有某種程度的發展。最明顯的，卽爲紡織業的發展。據華商紡廠聯合會最近的調查：

華商紗	錠	線錠	布機
前次調查	二,三二六,八七二	六八,九二〇	一五,九五五
最近調查	二,三九一,〇七四	八八,一四四	一七,〇一八

此外在一九三〇年內如橡膠業,化裝業,調味業,製帽業等都有相當的發展,但除紡織業外,這些企業都是新興的,規模很小的,因爲特殊原因而發展的。正像在資本主義國家內,當機器工業消滅着手工業時,手工業者從這一工業部門逃到另一部門,以保持他們的運命,而且在有些特殊的企業上,如像製帽業,可以得到相當的發展一樣,在中國這些小規模工業所以能夠得到發展,祗是因爲這裏的一些利潤並沒有引起帝國主義者的注意,或是因爲特別的原因,帝國主義所製造的一時不合於中國人的口味。

所以這些工業的發展,決不能說這就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它們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意義是非常微小的。而且這點發展也不過是短期間的,它們也將碰到其他工業部門所碰到的同樣的障礙。

到這裏,反對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特別提出的任曙君,一定要站起來說,民族工業雖是不能發展,但是帝國主義工業是能夠發展的。如像在紡織工業方面在最近一年

內全國紗錠增加十八萬七千五百二十六枚，其中華商計增六萬四千二百零四枚，日商計增九萬九千四百十六枚。全國線錠增加九萬另三百六十四枚，其中華商計增一萬九千二百二十四枚，日商計增七萬一千一百四十枚。全國布機增加三千二百二十六台，其中華商計增一千〇六十三台，日商計增一千五百八十三台。（見紡織週報，一九三一年五月八日）

不錯，各國帝國主義者因為國內經濟恐慌的深入，因為銀價的跌落與工資原料的特別便宜，所以盡量的把他們的資本移植到中國來。只要有利潤可得的地方，當然他們沒有不來的。

在這裏我並不想很具體的說出帝國主義如何在經濟上控制了中國，因為關于這問題的材料比較的多，除了任曙君之外，一些明瞭的讀者中間，都比較的還有相當了解。但是我必須在這裏指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投資主要的還在政治借款方面。他經過借款，控制中國國家的收入（最主要的如海關鹽稅，烟酒稅，）取得各種各樣的特權。經營這些借款的就是我們上面所說過的各帝國主義銀行。其次，投資之用於建設事業的，最主要者為鐵路借款。鐵路工業以及各種交通工業的"建設"，差不多是各帝國主義在中國的重要使

命之一。因爲祇有這樣，才能輸出中國的原料，出賣他們的商品，在經濟上政治上以及軍事上更能統治中國。

當然除了交通工業之外，帝國主義在中國還開設了一些工廠（如紡織工廠），開採了些礦山，但這些企業的資本，在帝國主義全部對華投資中實是比較微弱的。尤其在煤鐵礦的開採方面。至於大的機器製造廠，簡直一個也找不到。帝國主義比較更願意投資的地方，却是那些土地，房屋，碼頭，旅館，棧房，信託，保險，遊戲場，貿易，橡皮，大都市的所謂公共事業各部門。即以上海地產公司而論，英籍的有十五家，法籍四家。在一九二八年收入資本已達一〇二，一三〇，二八六元。（見統計月報二卷五期，七十一頁）這些企業，都是取得極高度的利潤，但對于中國生產力的發展是沒有關係的。

帝國主義怎樣掠奪中國而不發展生產力的最好的例子，即爲各帝國主義銀行的營業報告。（我常常說到在華的帝國主義銀行，祇是因爲這些銀行是扼住中國經濟咽喉的魔手！）我手頭沒有去年各帝國主義銀行的營業報告，我祇能根據統計月報上劃大的所摘錄的一九二八年的情形。在這一年內，匯豐銀行的資本共爲二千萬元，公積金爲銀一千

四百萬元，及金鎊合銀五千九百三十八萬一千四百三十三元。除公積金內大部作爲外國存金或投資外國票據外，該行手內却有印度證劵及殖民地證劵達一萬一千七百萬元。匯豐銀行如此，其他銀行差不多也是如此。劉大鈞先生在那裏更寫道：

"麥加利銀行之資本及公積金共有七百萬鎊，持有政府證劵及他種證劵共九百二十萬鎊，又於大英銀行占有股本二百二十萬鎊。東方匯理銀行持有法國國防公債十五億九千三百萬法郎，又有國庫長期債票等一千六百七十萬法郎，而資本及公積金僅一億一千七百萬法郎也。大英銀行共有資本及公積金二百七十萬鎊，而持有之英印兩政府證劵共達二百九十萬鎊。華比銀行共有資本及公積金二億四千六百九十萬法郎，持有之政府公債及政府擔保證劵四千六百七十萬法郎，於聯號銀行占有股本一億一千萬法郎。橫濱正金銀行共有資本及公積金二億零六百萬日金圓，持有政府證劵及公債二億七千八百萬圓。"（同月報，二十一頁）

除銀行之外，再譬如外國資本家在中國設立之各種保險公司。這些保險公司的資本雖是專爲中國業務募集，但大

部份仍投資外國證券，收入的保險費也是如此。劉大鈞先生說：

"據某公司報告，其款項五份之二，存於中國境內之銀行，五分之三投資於抵押及證券。而證券之中半爲外國政府之債票及外國公司之股票。該公司之資本與盈餘，合併計之，猶不及上述款項總數之半，故其資本完全投於外國可斷言也。

"爲國中法兩儲蓄會及外國信託公司亦頗有上述情形，甚至中國政府設立之郵政儲金機關亦嘗以收入之存款購置外國證券，是眞可謂中國對外之投資事實。"（三十五頁）

這些事實表示什麼呢？這表示出帝國主義盡量的利用各種方法剝削中國的民衆，盡量的破壞中國的手工業與農村經濟，盡量的吸收中國的財富，但這些財富他們並不用來發展中國的生產力，却用在保効本國的政府，用在發展自己母國的經濟。這在任君看來，又是荒謬絕倫的（凡是任君不了解的東西都是荒謬絕倫），然而在帝國主義，這是再自然沒有的。

但是當我們說，帝國主義，投資的主要部門，是在借款，

銀行業，交通工業等等，這並不是說帝國主義的資本完全不投於其他工業的部門。只要有高度利潤可得，帝國主義者當然是不會客氣，不會落人家之後的。在這一方面，近來表示特別積極的，即為日本帝國主義。最明顯的是在紡織工業，以及雜貨業方面。關于紡織工業方面，我們已略略說過，關于雜貨工業方面，據大坂市產業部調查自去年五月至本年一月，日資本家在上海設立的有：

廠名	預定資本（日金）	製品種類
上海紙業工廠	五千元	包裝箱
泰山橡皮工廠	十五萬元	橡皮鞋
美芳工廠	四萬元	琺瑯器
河野罐頭廠	二千元	罐頭
冠麗製帽廠	三萬元	帽子
金屬精煉廠	十五萬元	鉛製品
日華手染廠	三千元	手染
金水熱水瓶廠	三千元	熱水瓶
加藤電線廠	五千元	電線類
仁和琺瑯廠	一萬元	琺瑯器具
中華工廠	五千元	製鞋業

安川電機廠	十萬元	汽車類
大阪機器製作工廠	五萬元	紡織用品
東華織廠	一萬五千元	領帶類
泰昌機器廠	三千元	機器

自一月至五月；日人在天津設立的有：

怡豐工廠	二萬元	橡皮鞋
泰山膠皮工廠	三萬五千元	橡皮底
世戶工場	一萬元	肥皂
田中工場	五千元	橡皮管
清水工場	二萬元	煤油混爐
高橋工場	二千元	獸腸象皮製膜
宮崎洋行	三千元	日本酒
高橋洋行	二千元	領帶

(見五月底上海日日新聞)

我有意把這些廠名，資本額與產品排列出來，是爲得要使讀者看到到底這些工廠是怎樣的工廠，他們在中國經濟上有怎樣的影響。如若我們仔細的把這些數目字研究一下，那我們就立刻可以看出，這些都是規模非常小的，主要的都是出產些日常用品的工廠。這些工廠的廠主，都是一些被日

本國內大資本家所排擠的小資本家，他們或是在國內爲本國的大資本家所吞併，或是移植他們的資本到中國來，利用一些特殊的條件，發展他們的企業。這些小資本家同中國一些土着的資本家競爭起來却常常能夠得到勝利。但統治中國經濟的，自然不是這些小規模的企業。這些企業的資本同最近成立的歐亞航空公司德帝國主義的資本，中國航空公司的美國資本等比較起來，眞是相差天地。（即中國航空公司，就有資本一千萬元。）

但是就是這些外國工業的發展，同樣的受着中國國內市場，即中國民衆購買力的支配。我想除了任君等這些人之外，誰也不會夢想在貧窮的沙漠裏，會生長出資本主義的薔薇花。這些資本主義的企業，一時因爲特殊條件而產生的，將同樣遭到嚴重的經濟恐慌的影響。破壞中國經濟，使中國廣大的工農羣衆貧窮到無以爲生的帝國主義，以中國經濟的破壞，與中國廣大民衆的貧窮化而爲生的帝國主義，當然不能在中國造成資本主義的宮殿！

總結起來，現在不是中國經濟的繁榮，而是中國經濟的恐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祇能破壞中國經濟，而不能發展中國的經濟。它祇能使中國的經濟殖民地化，而不能使

中國的經濟獨立發展。祇有帝國主義的辯護士如像任曙君其人者，才會閉着眼睛夢想中國資本主義的繁榮時代！

六，中國農村經濟問題

我們前面已經說過以商品經濟的發展，爲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任曙君，當然很容易拿海關册上的一些數目字來"證明"中國農村經濟的性質是資本主義的，而不是封建剝削占着統治的地位。關於這一點，我想現在不必再同這位中國資本主義的贊美者多費唇舌。我們在這一節中所要批評的是任君所說的："我們就再指出那被人看作封建經濟之中心問題的土地問題來，證明牠的關鍵也是資本主義，而不是封建關係"。(原書，二〇一頁)

我們現在就同任君來談談土地問題。

一開頭，任君又表示了他玩弄數目字把戲的特別能力。他在他的大作二百零二頁上，引用了這樣的一張表：

	戶口的百分比	佔有土地面積的百分比
中　農(一〇至三〇畝)	二四％	十三％
貧　農(一至一〇畝)	四十四％	六％
富　農(三〇至五〇畝)	十六％	十七％
中小地主(五〇至一〇〇畝)	九％	十九％

大地主(一〇〇畝以上) 五% 四十三%

這張表從什麼地方來的我們現在姑且不去管它。我們現在只要看任君如何解釋了這些數目字。

"表上土地之集中是顯然的事實。貧農戶口多而土地少,不待言是農村爭鬥的中心爲土地的表明。可是土地之集中,不僅建築在貧農之失地,而且建築在中農的失地。中農佔有土地之少,不是自足自給經濟破壞的證明嗎?所以土地之集中,與貧農與富農地主之對立,都完全由於封建生產之破壞,卽資本主義關係之形成"(著者加圈——彭雲)

這裏任君所看到的,祗是中農佔有土地之少,自給自足經濟的破壞,所以完全是封建生產之破壞,卽資本主義關係之形成。這就是任君從這張表上所能得到的唯一結論。但是土地集中到誰的手裏呢?這對於任君是沒有興趣的。

就是從任君所引用的表上,我們也可看到佔戶口數祗有百分之十四的中小大地主,却佔有百分之六十二的土地的面積。這就是中國的土地是集中在地主階級的手裏,不是很顯然的嗎?下面他又列舉中國佃農所占全體農民的百分數。他說,佃農在

"福建和浙江等省區，當全體農民百分之六十一至八十之間；其次是江蘇，遼寧和湖北等省區，當全體農民百分之五十一至六十之間，又其次是河北，河南和黑龍江等省區……這是表現因封建剝削關係而土地集中嗎？抑或因資本主義關係而土地集中呢？問題亦是不待辯而自明的"。（原書二〇四頁）

接着他又拿廣東與江蘇佃農數目的增加證明：

"土地愈集中的地方，資本主義愈發達。反之資本主義愈發達的地方，土地愈集中，土地的集中與資本主義相依爲命"。原書二〇五頁，著者加圈——夢雲）

這就是任曙君對於中國土地問題的全部"理論"！

從上面任君自己所引用的表看來，這些土地是集中在地主階級的手裏。但是誰是地主階級呢？任君除了肯定這一地主階級就是資產階級以外，似乎沒有什麼具體的說明。

我爲得要說明這一問題，不能不從最近在新生命社出版的嚴靈峯先生的"中國經濟問題研究"一書上，找到一些說明。雖是在這一部書內嚴先生大發雷霆，大罵任君爲"偵探員"，爲"機會主義者"，然而任君與嚴先生的基本觀點，實際上並無兩致。（很抱歉，我的文章做到這裏，才拜讀了"有

特殊見解的"嚴先生的大作。"別開生命的動力雜誌"，我雖也見過一兩次，但總沒有拜讀過裏面諸位先生的大作）。

嚴先生對於中國今日的地主階級這樣的寫道：

"中國今日的地主們，對於農民的剝削，主要的目的，却不在於農民直接供給他們一切必需的消費品，而是要在地租的形式之下交給地主以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最流行而時髦的商品——生產物或貨幣——至於這種地租，由地主看來，是他的耗費購買土地的資本上應有的利息；由農民看來就是他自己勞動力所創造的一部份剩餘生產物，不過這種剩餘生產物是他自己之社會必需的剩餘勞動所造成的罷了"。

嚴先生更接着說：

"自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商品侵入農村更急劇地促使廣大的農民破產，農民破產的結果脫離土地，農村生產更趨衰落，於是乎使舊時靠着農民爲生的封建的，半封建的領主，貴族，官僚，也因此站脚不住了。所以，不但一般因受商品經濟侵掠而結果之貧困的農民，要出賣自己的田地，即舊式的貴族宗室也要將自己的土地整批出賣的。其次，城市的資本主義工業雖然已開始

發展，但大部分還是操在帝國主義手中，民族工業以資本積累的薄弱，不能與帝國主義工業對抗，於是擁有小數貨幣的民族資本家，商人，高利貸者，便趁土地上投資輕，本利厚的機會，出買其土地來了。這是新式地主發生的重要原因"。（中國經濟問題研究，一〇五——一〇六頁）

如若把嚴君的主要意見總括起來，那就是說，中國舊式的地主，因商品侵入已經同他們的農民一起破產了。現在的地主是民族資本家，商人，高利貸的地主，是新的地主，是資本主義化的地主，他們對於農民的剝削同城市資本家剝削工人一樣。

雖是嚴君在有些地方表現了罵人的特別才能，然而在骨子裏，嚴君同任君同樣的對於初步的政治經濟學沒有絲毫的了解。

任君難道會忘記，遠在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前，中國商業資本已經得到不小的發展。遠在帝國主義侵入以前，商品經濟已經使某一部分地主破產，而出賣他們的土地，某一部分商人，高利貸者，或是官僚，因爲貨幣的積累而購買了土地。或者因爲某一部分地主，因爲同時經營商業，經營高利

貨，而更擴大他們的土地。在那時，難道這些地主已經是資本主義化的地主?

我想我們研究中國的地主階級，不是在研究他們的出身，而是研究他們怎樣剝削中國的農民，祇有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才能判斷中國的地主還是資本主義化的，還是封建的。不然，你研究一輩子，還是研究不出一個結果來。因爲誰也沒有法子專研究中國每一個地主的家世，考究他們的出身啊!

但是中國的地主，究竟怎樣剝削他們的農民呢?是否像嚴君所說的，同城市資本家剝削工人一樣的呢?當然不是的!

集中到地主階級手中的土地，實際上並不由地主拿來利用新式的機器，雇用勞動者來耕種，而是把它割成一小塊，一小塊的租佃給無地與地少的農民。所以在中國農村裏，土地的所有權雖是集中到地主階級的手裏，但是土地的使用權却是分散給千百萬農民的。這難道是資本主義化的地主所做的勾當?難道這同過去封建時代地主與農民的關係有什麼根本的區別?利用新式生產技術，雇用工資勞動者經營自己的土地：這是資本主義化的地主的唯一記號。然而

正是這種記號是中國地主所沒有的，這也說明，為什麼任君嚴君等不能不從地主的出身去證明他們的"理論"的緣故！

至於這些耕種地主土地的農民，每年要把田地上所生產出來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奉獻給地主。如若屆時不能交納時，地主就能用武力強迫佃戶交納。這種不用任何工資的代價做掩庇欺騙的公開露骨的剝削形式，請問同封建時代封建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形式，有什麼區別？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工人，第一，必須在法律上是"自由的"；第二，必須對於一切生產工具是"自由的"，就是說，他必須沒有任何生產工具；第三，資本家付給他的工資是拿恢復他的勞動力的至少限度的商品的價值來決定的。但是中國佃農呢？第一，在法律沒有任何"自由"，就是這括弧中的自由。第二，他們自己還有一些原始的生產工具，他們就拿這類原始的生產工具耕種他們的土他。第三，他們把田租交納出去之後所剩下的經常的不夠他們最低限度的生活，而經常的利用高利貸度日。換句話說，田租不但取去了他們的一切剩餘生產品，而且也取去了他們工資的一部分。難道我們能稱這類的農民為工人嗎？

至於商品經濟的發展，使中國地主的一部分政治的特

權爲貨幣的權力所代替，使農民的田租，一部分（祇是一部分）從自然品的轉爲貨幣的，但是這對於剝削的本質，並沒有任何改變。中國的商人，資本家，高利貸者，軍閥，官僚，所以要購買或掠奪（掠奪的形式，現在還是很普遍）土地的目的，並不是爲了要實行資本主義的生產，而正是爲了實行封建式的剝削。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資本家投資到土地中間，同投資到工業中一樣，爲的是要取得平均利潤。在中國農村中間，這種平均利潤是沒有的。可惜關於這種政治經濟學上的專門名詞，任君嚴君完全不懂，所以也祇馬馬虎虎說些什麼"由地主看來"，"由農民看來"是"資本上應有的利息"，是"他自己的社會必需的剩餘勞動所造成的剩餘生產物" 這些似通非通的話。所以同這類人辯論，有時恐覺得有些對牛調琴的不快的感覺。

然而不必要怎樣豐富的科學知識，就是普通的一個稍有頭腦的人，也會明白，中國民族資本家不能在工業方面立足以至把資本拿來購買土地，收租過活，一定是因爲在鄉村中間他可以更利害的剝削農民。他現在不必像工業資本家那樣，要天天提心吊膽的去經營，他現在只要安安靜靜的坐

着吃就行了。當然土匪來的時候,農民起來搗亂的時候,他還是不能不用一些心思專同土匪與暴徒做鬥爭!他還是要設法組織團防與民團,來保護他自己,以繼續他對於農民的剝削。當然這不是資本家的"資本主義化",而是資本家的封建地主化!

對於農民的剝削除了地主之外,還有商人與高利貸者。這些商人,他們利用農民的困難情形,廉價的收買農民的生產品,再轉賣給比較大的出口商或城市的商人。他們在這中間所賺的錢,同資本主義社會中商業資本家所分得的一部分利潤帶有完全不相同的性質。他並不像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商業資本家那樣,因為他代替工業資本家,把商品從工廠傳達給消費者而分得利潤的一部分,而是由買價與賣價的相差中來的。這種商人,在封建社會中是常有的。至於利重至於每月二分以至十分的高利貸,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借貸資本完全不相同,那更不用多說了。

在中國農村中,很多的地主,同時就是商人,與高利貸者。正因為這樣,所以中國地主對於農民的剝削,眞是無孔不入。農民今年如若交不出田租,那就當做農民對於地主的借款,拿高利貸的利息來計算。農民要出賣穀子或棉花時,

他在鄉村中所能碰到的主顧又是地主，又不能不廉價的出賣給他。不論在那一方面農民都受損失。這種各方面的剝削，當然使農民祇有破產，或者變爲地主的奴隸，或者流爲乞丐，土匪，以至凍死與餓死。

但是我們這種意見，當然是嚴君所反對的。嚴君說：

"中國現在有許多商業資本都是帶着買辦的性質，而不是專門從事利用兩方孤立而隔絕的生產者從中壟斷用欺騙方法取得高額利潤，而是一方面的城市大商店爲帝國主義或民族工業部門銷售商品，這種商業利潤，只是從工業部分中抽取工業資本家平均利潤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取買辦形式專門爲帝國主義即直接屬於外國資本家的買辦或本國工業資本家，由生產部門中抽取一部分資本向農村購買材料；這些都是直接或間接隸屬於生產部門的商業資本，這種商業資本已失去自力的'獨立'和'優勢'了"。(同書，一二九——一三〇頁)

嚴先生眞是善於創作似是而非的文章的大匠！他的整本大著就是這類似是而非的理論的傑作！我們同他爭論，商業資本在中國鄉村中，怎樣剝削農民，他就會同你講許多

"城市的大商店",許多變成工業資本家的商人,以及什麼"隸屬於生產部門的商業資本"等等牛頭不對馬嘴的話。然而他究竟怎樣證明中國商業資本是資本主義統治時代的商業資本呢?他說,一方面因爲"中國現在有許多商業資本都是帶着買辦性質",都是爲"帝國主義或民族工業部門銷售商品",另一方面又因爲"取買辦形式專門爲帝國主義……向農村購買材料",所以它不是專門從事利用兩方孤立而隔絕的生產者從中壟斷用欺騙方法取得高額利潤",而"只是從工業部門中抽取工業資本家平均利潤的一部分"。

實際上,這樣曲曲折折的"絕妙好詞",無非說,中國商業資本帶有給帝國主義和民族工業做出賣工業品與購買材料的買辦性質,所以它的利潤不是利用兩方孤立而隔絕的生產者從中壟斷用欺騙方法取得的,而只是工業資本家平均利潤的部分。

我現在要問一下嚴君與讀者,爲什麼商業資本而一帶有買辦性質,就立刻會從封建時代的變爲資本主義時代的商業資本呢?

這除了證明嚴君這一段議論,是在給中國的商業資本家或買辦階級做辨護士以外,不能證明任何論點!

研究中國商業資本的性質，主要的不在問它給什麽人做買辦，給帝國主義者或是民族資本家，而是問它怎樣做買辦。如若嚴君少做些駡人的"鬥爭"，而肯虛心地專一研究這一問題，那對於嚴君關於中國經濟的了解一定有絕大的幫助，因爲這問題的解答不但可以了解到中國商業資本的性質，而且也可以看到帝國主義如何剝削中國的農民羣衆！

同帝國主義有直接關係與間接關係的買辦，以及一切在中國鄉村中間來來往往的商人高利貸者，他們利用他們的貨幣，利用同國內國外市場不能直接發生關係的農民的困難與他們對於他們生產品市價的無知，尤其是他們對於貨幣的急迫需要，用壟斷，欺騙以及強迫的方法，廉價購買農民的生產品，這是人所共知的普通現象。我想這除了給中國買辦做辨護士的嚴君外，誰也不能否認的。譬如在我手頭所有的僅少的普通的關於中國農村經濟的書上，也可以找到不少這類普遍事實的敍述。

"中國農家常以經濟困難，又無合作的習慣和組織，遇着急需款項或物品的時候，往往賤售農產品或預售農產品或舉行賒欠，買賣均受莫大的損失。……分析研究，居間的商人固是一個剝削的拿手，而交通不便，

運輸困難，苛捐……也是同樣的損害農家。閱者如不相信，可以事實證明，下表便是烏江農家出售棉花的損益：

烏江農家出售棉花每包損益的比較

售價	改良棉花	普通棉花
在本地出售	三二,〇〇元	三〇,〇〇元
售與無錫紗廠	四二,〇〇元	三八,〇〇元
打包,運輸,保險入棧等費	三,一六元	三,一六元
實收利益	三八,八四元	三四,八四元
由合作社代售所得的利益	六,八四元	四,八四元

"觀察上表，可見由合作社代售的價格比較農家在本地出售價格，改良棉花每包可多得六,八四元，普通棉花每包也可多得四,八四元，……然此種售價，據報告所說，還是價格低廉，運輸困難時的標準，若在平常年份所得可以更多。由此足以證明農家所受的損失一定不小了。這種損失，必爲居間人所剝削無疑"。（見中華書局最近出版，中國農村經濟研究，古棋編著，二〇四頁）

同書作者，更引用了民十八年十月立法院統計處在各

鄉村調查的"上等粳米在鄉村和市鎮出售價格的比較"。表很長,我現在只摘取其中最能表示出這一相差的幾處吧。

地方	鄉村的價格	隣近市價格	百分比
江蘇省句容縣土橋村	一三,〇元	一四,〇元	九二,八
仝,揚中縣,三圩埭	一四,〇元	一五,五	九〇,三
安徽省宿松縣	九,八元	十四,五元	六七,五
仝,秋浦縣占村	八,〇元	九,〇	八八,八
湖南省臨湘縣涇港	一〇,〇	十二,〇	八三,三
浙江,義烏,東郭聯合	一〇,〇	十二,〇	八三,三

………………(見仝書,二〇五——二〇九頁)

但是這些統計還祇是一些市鎮價格與鄉村市價的比較,實際上商人高利貸者對於農民的剝削,還不止此。

我現在想從我手頭所有的一本關於東三省金融的書上,找一些普遍的例子,給嚴君與本文的讀者看看。當然,在嚴君等看來,東三省是全中國最富庶,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省區吧。

侯樹彤先生在他的東三省金融概論上講到錢莊與農民的關係時寫道:

"錢莊之貸款營業,恆限於接濟城市商民。中小各

錢莊，間亦有貸資於農人者，惟另以一種'批糧'辦法行之。每年舊歷六七月頃，年景豐歉，大體分明，而時正青黃不接，農民需款孔亟。錢莊於此，常以現資接濟農人，預約俟秋成後，以糧豆抵償。實際本為一種貸款，而形式則為購買期糧。凡糧豆之價格，及交代之日期，皆預先議訂。其期限愈長者，糧價愈小。其期限愈短者，糧價愈昂。蓋此種'現錢期貨'交易，糧價以內，須扣除貸款利息。故期限愈遠，所扣之利息愈多，糧價亦從而愈低賤也。此種貸款辦法，在錢莊名曰"批糧"，在農人名曰"賣青"，**風行吉黑兩省**，**可謂農村金融中最主要之制度**。錢莊而外，**糧棧，燒鍋，當舖及雜貨商為之者，尤夥**。所獲盈利，以月息計之，率在十分左右。就哈爾濱附近言，十七年舊歷七月一日批糧，每車（中東路貨車容糧七十石）大豆，平均行市約值哈大洋一千三百元，比至十月一日，新糧上市時候，最高行市曾至一千七百五十元。是以一千三百元本金，於三月期內，竟獲利四百五十元。約略言之，合月剩十一分五厘強，可謂駭人聽聞。然此猶非極端之例證也。瀋海路沿線，東豐西安各地帶（俗呼東山裏），十七年舊歷七月一日批糧行市，大豆賣

青，平均每斗價率小洋二十二元。迨十一月一日新豆上市時，市價便爲每斗四十七元。計四閱月間，可獲純利，已超過母金，約合月利三十分弱。農人所受之剝削，可想見矣"。（東三省金融概論，一九四——一九五頁，夢雲加圈）

中國的錢莊，糧棧，燒鍋，當舖以及雜貨商等等當然是中國鄉村中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的標本代表者，他們對於農民的剝削是否像嚴君所說的，"只是從工業部分中抽取工業資本家平均利潤的一部分"？我想除了嚴君以及他的朋友之外，稍爲了解一點中國實際情形的人，都不會這樣說的。

帝國主義者在通都大邑，就經過那些大買辦取得高度的利潤，而這些大買辦又直接間接的經過這些統治鄉村的地主，商人，高利貸者（不論是三位一體，或二位一體，以至一位一體）來剝削中國的農民，譬如帝國主義者要把中國的大豆，運往外洋，帝國主義者，就把資本給中國的大買辦，而大買辦就經過這些居間人，到鄉村中去賤價收買。結果得到高度利潤的，不但是帝國主義者，而且也是中國的買辦，以至一切這些居間分子。帝國主義者，不必要想種種方法，

把資本投到中國土地中間，改良生產，以取得廉價的生產品。他們經過這一剝削的系統，就能夠在中國取得廉價的他們所需要的東西。

實際上，帝國主義除了利用買辦，地主，商人，高利貸者以間接剝削中國的農民羣衆外，它還親自出馬，對於中國的農民實行高利貸的，封建地主的，以及奴隸式的剝削。最明顯的例子，是東洋拓植株式會社在滿洲所做的營業。這一組織在東三省，利用它所有的種種特權，用高利貸放款給貧苦的農民，強迫農民給它做苦工（實際上這與封建時代的徭役無異），使農民不能自由行動，把農民變爲它的奴隸。

這當然不是帝國主義對於我們大中華民國，特別的賜與，這在非洲，在南美洲，以及亞洲的印度，南洋羣島等許多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上，差不多是很普遍的現象。南洋羣島荷蘭資本家對於中國的"猪仔"的剝削，難道是資本家對"自由"的工人剝削，這是奴隸主對於奴隸的剝削！

所以，在我們看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經過買辦（或是不經過），利用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對中國農民實行封建式的剝削，同這些鄉村中的封建勢力結成同盟，擁護他們的統治，同他們共同宰割中國的民衆，實是很普通的事。但是對於嚴

君這類人，這却是不可思議的。他們高叫着：

"我們知道帝國主義本身是代表高度的資本主義勢力，他對於封建的經濟制度，完全處於不可調和的矛盾地位"。（嚴著，一二四頁）

文明的進步的帝國主義，怎會同野蠻的落後的封建勢力聯合呢？這眞是不可思議的"最反動的理論"！

當然揭破帝國主義在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奴役民衆的眞相，在帝國主義者，以及帝國主義的辨護士看來，當然不能不是"最反動的理論"！

剝削中國農民羣衆的，除了上述的地主，商人，高利貸者以外，最出衆的，當然是中國的軍閥。至於帝國主義怎樣利用軍閥擴張它的勢力範圍，軍閥怎樣依靠帝國主義的帮助而存在，以至軍閥如何徵收苛捐雜稅，如何封馬封牛，如何舉行軍閥混戰，如何屠殺民衆與破壞中國經濟：這是人所共見的事，多在篇幅去描寫這許多事實，我想完全沒有必要吧。

但是嚴君在他的大著裏却說：

"中國從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軍閥制度，不但帝國主義盡量想到利用去統治中國擴充自己經濟的勢力即

資本主義的勢力，而中國資產階級不管是獨立的，買辦的，半買辦的，也想利用來擴張自己的利益，然而，結果，不管帝國主義佔取全部統治也好，中國資產階級在刻苦可憐的掙扎中僥倖發展也好，總是使中國整個國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勢力擴大。"（同書，一二六頁，夢雲加圈）

對於這種違反任何事實的空洞的"理論"，我們當然是很佩服的。然而這是什麼樣的"理論"呢？

實際上，中國現存的軍閥制度，是在帝國主義侵入中國，把中國劃分成許多勢力範圍後，依靠帝國主義，依靠封建剝削而存在的政治的上層建築。在每一軍閥統治的區域內，除了對於帝國主義絕對尊重外人生命財產，對於各種各樣體面商人資本家地主等須互相客氣之外，對於廣大的民衆，可以任意徵收苛捐雜稅，可以任意強迫他們做苦工，可以有完全生殺與奪之權。這同封建時代封建諸侯對於他們統治下的庶民有什麼根本的不同呢？所不同者，就是封建諸侯在他統治區域內自己是主人翁，而中國的軍閥則同時，是某一帝國主義的工具。

但軍閥對於中國民衆的這種剝削，這種特權，在嚴君等

看來，無非爲得要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看吧，在軍閥統治之下，中國民衆不是變成更其窮困，更其沒有出路，中國的經濟（不論是工業或農業）不是更其破產，災荒的區域不是更其擴大，軍隊土匪的數量不是更其增加嗎？但一切這些，說道都是爲得要幫助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有些人說，中國軍閥利用這種剝削方式取得來的錢財，等於資本主義開始發展時的原始資本的積累。這實際上完全是似是而非的論調。中國軍閥的金錢，除了一部分用於爲了擴張自己的地盤，而豢養大批的軍隊外，大部分都是儲蓄在外國的銀行裏，爲得預備一旦失敗後，能夠到租界上過他們優裕的歲月。同時，他們還購買地皮，購買股票等這些最靠得住的交易。他們並不願意把他們的貨幣變爲經營生產事業的資本。

當然，也有些軍閥，把他們一小部分的貨幣用在開設工廠，但這種百分比幾乎小到不能訴說的。這種生產的事業，對於軍閥們實不過是一種不關重要的副業。讀者試思，中國民族資本家尚且因爲民族工業發展的困難，而把他們的資本投到土地上或其他更有利的投機事業中去，何況軍閥。

至於中國軍閥同地主，買辦，商人與高利貸者關係的密

切是不成問題的。軍閥制度的存在就依靠這些封建的剝削者。不但這樣，每一軍閥，往往自己就是地主。就是買辦，就是商人與高利貸者。東三省的那些軍閥，他們不但給日帝國主義當買辦，而且自己還開設錢莊，發行各種各樣不兌現的奉票與軍用票，收買東三省的各種特產，擁有千萬畝的良田沃野。所以每一軍閥，必然的是地主，買辦，商人與高利貸者的代表。

同外國帝國主義與封建地主，商人，高利貸者有密切關係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自然也同軍閥有密切的關係。因爲帝國主義在中國劃分成許多勢力範圍，造成各個區域的市場，所以每一區域的民族資產階級，就同這一區域的軍閥有不可分離的政治上的與經濟上的關係。在保護當地的民族資產階級，不受他地的民族資產階級的競爭，尤其在保護他們不受到工人階級"搗亂"的損失這許多點上，軍閥當然也是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者。同時，民族資產階級，也常常提出一些統一中國，發展實業等空想的口號，提供給軍閥，做軍閥相互鬥爭的旗幟！但是不斷的軍閥混戰，與帝國主義的競爭，使民族資產階級的民族工業，沒有發展的可能，這不能不常常使民族資產階級表示些"不滿意"。然而有

什麽辦法呢?沒有軍閥,他們也就很難存在。而且民族資產階級不是呆子,他們也是善變的分子,他們難道不能利用他們的資本,做些有利的事業嗎?當然能夠的。這是說明,爲什麽他們的資本,近來也逐漸投向股票,地產,錢莊,銀行等方向去的緣故。

* * * *

廣大的中國農民羣衆,就是處在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軍閥官僚的重重壓迫之下,他們的不安分,他們的起來做反抗的革命鬬爭,實是這種壓迫必然產生的結果吧。然而這些政治問題,不是我在這裏所要說的。

我現在還要說的,就是在中國鄉村中間雖是封建的剝削佔統治的地位,然而這並不就是說,那裏完全沒有資本主義的關係。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相當發展。以及商品經濟的侵入中國農村,當然使農民內部起了相當的分化,使農民階級內部產生了貧農中農與富農的階層。但是正因爲帝國主義的統治,封建勢力在農村中占着優勢,中國資本主義不能獨立發展,以及長期的經濟恐慌,所以這種分化一方面使廣大的農民羣衆貧窮化,乞丐化,使他們不能到城市中變爲無產階級,而去當兵,當匪,或者大批的凍死與餓死,使地主們

更加容易地利用他所集中的土地去加緊對於他們的剝削。另一方面，鄉村中因分化而產生出來的富農，也因爲同一原因與其把他們所積累的資本投入土地，自己爲資本主義的生產，還不如拿錢購買土地，把土地出租給無地或地少的農民，對農民實行地主的剝削，或是做投機事業與高利貸更爲有利。正因爲這原因，在中國農村中產生了任君所認爲荒謬絕倫的半地主的富農，這是說明爲什麼當廣大的農民羣衆起來消滅地主與平分他們的土地時，他們不能不而且必然要反對到富農的緣故。

當嚴靈峯君論到中國農村中資本主義的發展時，對於中國農民分化的這種特點沒有絲毫的了解。他從一百十一頁到一百十五頁差不多完全照抄了俄人華林先生的文章(見中國經濟的發展及其前途，李麥之譯，七一頁——八七頁)，所不同的，就是華林以此來證明，中國農村中已經開始了初步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雖是主要的矛盾是封建地主與農民，而嚴君却以此來證明中國的農村經濟完全是資本主義的農村經濟。嚴君在這種地方，的確表示出了他的抄文章的特別能力！……

在帝國主義，軍閥，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貸，資本家，

富農等重重剝削之下的中國農村經濟，現在無疑的，是處在一個長期的恐慌崩潰的時期。世界經濟恐慌，世界市場上農產品價格的跌落，祇是加速了這一過程。號稱數千年來以農立國的國家，現在不但要把工業品從外國輸入，而且主要的農業品，如像米，麥，棉花等等的輸入，也逐年增加。據一九三〇年海關報告册的統計，去年米的輸入，竟達一九·九二一·九一八担，值一二一·四四二·〇五一關平兩。這不是駭人聽聞的事嗎？然而這是農村經濟崩潰過程中必然發生的現象。

農村經濟崩潰的最明顯的記號，莫如災荒區域的增加。所謂災荒，當然不只是水災與旱災，而且也是兵災與匪災等各種各樣的災害。這些災害，當然不是天意，而是人禍。祗是因爲河道的經常不修，水利工程的不興，舊的灌溉事業與閘壩等的崩壞，農林的不事講求，所以雨水多些或少些，可成爲水災或旱災。至於兵災與匪災，那更不用說是人禍了。此外，在重重剝削下的農民，不能不年年縮小他們的生產，以至完全拋棄不能給與他們任何東西的土地，而流爲兵災，再進一步的來破壞農村經濟。在全中國現在差不多沒有一省沒有災荒區域。即以今年的一次大水災而論，受到重大

損失的已經有十六省之廣。今中國現在已經有一萬萬人口，變成了災民，等待着餓死，病死與凍死。

然而一切這些，在任君等看來，都是促進中國鄉村中生產力的發展的！

但是，在我們看來，要發展中國農村中的生產力，祗有打倒帝國主義，地主，買辦，商人，高利貸，資本家與富農的統治，祗有消滅中國農村中佔着統治地位的封建的剝削。然而這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嗎？

七，革命性質與非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

我們和任君等對於中國經濟性質不同的估計，當然會得出對於中國革命性質的不同了解。任君既然認爲中國是資本主義的國家，自然中國的革命是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革命。然而任君也說中國的革命是土地革命！

綜觀任君的全部大作，任君對於中國土地革命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實際上沒有絲毫的了解。他祗是把這許多名詞連接在一起，亂七八糟胡說一陣，把一些人的文章亂抄一下，甚至把俄國馬札亞爾的話抄上去當做是馬克思自己所說的話，說這就是"理論"，眞不免令人肉麻不止！

土地革命的主要內容，是在打倒帝國主義與消滅封建剝削。現在任君旣不主張打倒帝國主義，不主張消滅封建剝削(這些東西，在任君看來，都是人家在造的)，那末還有什麽土地革命？老老實實說社會主義革命就完了，還講什麽土地革命？這是一。

一切少數派的"著作家"(客氣些，稱他們爲著作家吧——夢雲)都認爲假使這打倒帝國主義，消滅封建剝削的土地革命是民主資產階級的革命，那一定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必然是社會主義的革命。任君也就是這一類人。在任君頭腦中死也不會想出，除了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土地革命的"十八世紀的勾當"之外，還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土地革命的二十世紀的勾當！

任君等根本不了解，中國土地革命的動力，不是資產階級，而是工人與農民。他們所要打倒的，是帝國主義，與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但是打倒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不就等於打倒資本主義。却正相反，在打倒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統治之後，資本主義反而能得到更快的發展。這一打倒地主資產階級的土地革命，所以還是民主資產階級性的。

無論任君與嚴君等怎樣亂七八糟說得天花亂墜，然而

在他們估計中國革命的動力時，他們從沒有把佔中國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廣大的農民羣衆放在眼裏。他們除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外，看不到其他任何階級，雖是他們嘴上說些"革命的性質由於社會的階級相互關係來決定"（嚴著，一五〇頁）的空話。這原是不足爲奇的，因爲托洛斯基主義者對於這一"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是從來不能了解，而且也不肯了解的。

他們總是這樣的想：旣然中國的資產階級已經反革命，旣然中國的革命也要打倒資產階級，那當然沒有資產階級性的革命。他們根本不了解，需要打倒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的農民羣衆，他們參加革命的目的並不是爲了社會主義的建設，而是爲了要肅清一切阻礙他們發展生產的封建殘餘。他們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而不是社會主義者。他們有勇氣反對地主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向他們的私有財產進攻，以至主張，"土地的社會化"，以至擁護"土地國有"的口號，然而他們這樣做，並不是爲了要共產。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正是爲了想取得他們自己的私產。

這種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工農的革命，與他們的政權——工農民主專政——的建立的觀念，在任君等當然是

不可思議的。關於這一點，他們的"革命大師"托洛斯基先生最近還做了一篇很長的文章，詆爲這是最反動的主張。最反動的，因爲它主張領導這數千百萬的革命農民，先行取得工農革命的勝利！拋棄對於這廣大農民羣衆的領導，坐在自己家裏，空喊無產階級革命：這就是"革命的"托洛斯基主義的精髓！

在以社會主義革命爲目的之中國無產階級，絕對不能跳過這一民主資產階級革命的階段。誰想跳過這一階級，誰就會使中國目前的革命，遭到嚴重的失敗，誰也就不能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因爲祇與有廣大的農民羣衆在一起，中國的無產階級，才能打倒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才能組織廣大的貧農羣衆於自己的周圍，進一步的去實行社會主義的革命。

所以不但從客觀的任務上講，而且也從革命的動力上講，目前中國的革命還是民主資產階級性的。這是第二點。

土地國有，是土地革命的最後的一句話，即是土地革命的最澈底的實行，因爲這是消滅中國地主對農民的封建剝削的最澈底的辦法。但是土地國有的時候，必然是工農政權——工農民主專政——在主要的許多省份成立的時候，即

是無產階級能領導廣大的農民羣衆取得革命勝利的時候。所以這口號的實行在那時更將幫助工人階級進一步的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那時，土地國有將是趨向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步的開始。

根本沒有聞過李銀主義氣味的任君，在這裏引用了李氏在十月革命前夜所說過的下面一段話：

"現在的時候，革命又使土地問題，比之一九〇五至〇七年成為一個更大更深更緊張的問題了。……戰爭使參戰國落入向所未聞的痛苦，同時戰爭又非常迅速的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把壟斷的資本主義變成壟斷的國家資本主義，所以無產階級與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即指廣大的農民羣衆——夢雲註）不能限止於資本主義範圍之內了。

"在這樣情形之下，土地政綱中的土地國有，必然要有另一個形勢了。就是土地國有已不是資本主義的最後一字，而是趨向社會主義第一步的開始。……組織模範式的經濟"。（俄國農民問題與土地政綱二八二頁）

任君想拿這一段話來證明土地國有是社會主義革命，而且引用了李氏的話，這眞不免太滑稽了。想來任君從沒有

知道過，從二十世紀之初起一直到二月革命止，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土地政綱上明明寫着土地國有的主張，但是布爾塞維克並不以爲那時俄國革命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吧。却正相反，李銀等曾再三指出托洛斯基企圖跳過民主資產階級革命階段的主張，實是倒置的少數主義，是俄國革命的取消主義者。當然，關於這些是任君等所不願意講的。托洛斯基主義者，引用李銀的話，祗是爲得要反對李銀主義！這是他們的祖宗托先生的慣技！

拿李銀在十月革命前夜所說的話，來反對李銀在二月革命以前所說的話，這除了有意曲解李銀主義，對李銀主義實行汚蔑外，沒有其他的意義。明明是反李銀主義的托洛斯基主義，一定要利用一些李銀的話做遮掩，眞是何等的卑劣！

更進一步說來，土地國有雖是土地革命的最後一句話，雖是沒有超過革命的民主資產階級性的範圍，然而這一政策，不一定在一切民主資產階級革命的階級中所能實現的。在某種客觀條件之下，這一政策，可以在民主資產階級革命的範圍之內，實現出來，在另外一種條件之下，這一政策一定要在社會主義革命的範圍內，才得實現。所以很明顯的，革命的性質，並不以這一口號的實現與否而決定。這關於中

地國有的口號是如此，就是關於沒收地主階級的一切土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口號，也何嘗不是如此。譬如俄國的二月革命不但沒有實現土地國有，而且也沒有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中國則不然，在中國有些工農民主專政已經成立的區域，地主的土地已經完全沒收，而且已經平均分配了一切土地。爲什麽？因爲革命所處的條件是不一樣的。

但這是不是等於說，因爲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沒有完成，所以中國革命已經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嗎？在任曙君等的"辯證法"看來，這也許是可能的吧。

我們前面已經說過，中國革命所以是民主資產階級性的，不但是因爲客觀的任務沒有完成，而且也因爲革命的動力是工農的。中國現在所有的，是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權，而不是資產階級的政權，中國革命現在所要建立的，是工農民主專政，而不是無產階級的專政！祇有中國目前革命的取消主義者，才會拿將來社會主義革命的空話，取消目前工農的革命！

說到這裏，我還很想告訴讀者，任君等對於他們所最歡喜用來做攻擊對方武器的二月革命的例子的本身，同樣的表示了空前的不了解。

任曙嚴靈峯等，祇是利用李寧在二月革命後所說的，政權已經落到資產階級的手裏，所以民主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完成了的話，以此來證明中國現在用不到任何工農民主專政，因此他們還公開的反對在目前的中國實行工農民主專政。他們完全不了解二月革命的特點，就是兩重政權：一方面是沒有任何權力的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一方面，是有大多數民衆擁護的工人與兵士代表蘇維埃。在"論兩個政權"中，李寧說：

"我們革命的奇特之點，大部分就是在他造成了兩個政權。這件事實首先就要認清，因不了解這問題，即不能前進。……

"兩個政權在什麼地方呢？他在這一點上，就是除臨時政府（資產階級政府）之外，還成立了現在很柔弱的處在萌芽時期，但實際上已是無疑地存在着和發展着的別一個政府：——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

"這另一個政府的階級成份怎樣呢？無產階級與農民。這個政府的政治性質是怎樣呢？這是革命的專政，即直接依靠革命的奪取，不按集中的國家政權所頒布的法律，而由民衆直接從下創設起來的政權。這並不是

一種存在於國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國家裏而統治着歐美各先進國家的那種尋常形式的政權……”（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二七——二八頁）

在“我們革命中無產階級的任務”一文中，李寧也同樣的伸說這一特點：

“我們革命中最主要的特徵，最足令人深思熟慮的特徵，卽是在革命勝利後最初幾天內所形成的兩個政權。

“兩個政權，表現於存在兩個政府的事實上：主要的眞正的實際的資產階級政府，卽爾伏夫輩的臨時政府，在他掌握中，有全部的政權機關。此外還有補充的，附屬的，監督的政府，卽彼得格勒的工兵代表蘇維埃，在他手中，沒有國家政權的機關，可是直接依靠於顯然的無疑的大多數人民，依靠於武裝的工人和兵士。

“兩個政權的階級來源及其意義，就是在於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不但廢除了全部沙皇的帝制，不但把全部的政權轉給資產階級，並且還往前達到了工農德謨克拉西專政。彼得格勒蘇維埃和其他地方的工兵代表蘇維埃，就是那種上述階級的專政”。（同書，五九——

六〇頁)

對於二月革命的這一特點，是一切托洛斯基主義者所不願意講的，因爲這不免違反了"打倒沙皇，工人政府萬歲"的公式！一切不合於托洛斯基主義的東西，都應該削去或緘默不言，這樣才能把李銀主義曲解或爲托洛斯基主義。

"工農民主專政在二月革命中已經實現了"，這是任曙君等所不能了解，也是不願了解的。因此，他們也就不能了解二月革命，不能了解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轉變，不能了解李銀主義的全部策略。以至托洛斯基不能不在十月革命之後，在"十月革命教訓"一文內，說到十月革命後，李銀主義的"重新武裝"了。(關於這些問題，將專文論及)

因爲二月革命有那種特點，所以李銀那時批評了加米尼夫的錯誤。加米尼夫的錯誤，正是和任曙君以及一切托洛斯基主義者一樣，在于不了解這一革命的特點。他們中間不同的，就是加米尼夫根本認爲那時還沒有工農民主專政，所以還要求有一個這樣的政權的實現，而任君等則根本不知道有什麼工農民主專政，而且根本不需要這樣的一個專政。

可見任曙君等，反對中國民主資產階級革命的階段，而想跳過這一階段的思想，實在不是偶然的。但這一錯誤實，

際上等於去取消革命！

我重複說，中國現在所要建立的政權，是工農的政權，是工農民主專政。這一工農民主專政，當然同俄國十月革命中所實現的，一定不相同。中國不會有那樣自己握有政權，而又把政權交給資產階級政府的工農民主專政，這是很顯然的。中國的工農專政將實現很多在俄國二月革命中所不能實現的任務，這也是無疑的。事實已經告訴我們，這樣的不同是必然有的。

但是能夠因為中國的民主專政，能實現許多民主資產階級性的任務，同俄國二月革命不相同，所以就說那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嗎？

當然不！這是我所要說的第三點。

最後，任君寫道："中國的土地革命是反對資本主義的，而不是'促進'資本主義的；是非資本主義的前途，而不是資本主義的前途"！（原書二〇六頁——著者加圈——夢雲）

我想這樣不通的文章，祇有任曙君做得出。既然是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那還有什麼土地革命，還有什麼非資本主義的前途。社會主義的革命，而還說什麼非資本主義的前途，真是莫名其妙！

非資本主義的前途與土地革命，實際上對於任君這類人，是完全不存在的。他們所看到的，祗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以及他們的社會主義革命！他們祗是爲得要使人家相信他們，他們也是主張非資本主義前途的，所以不能不拿這些名詞來亂用一頓，結果鬧出這樣的笑話！

中國的土地革命一直到平均分配一切沒收的土地，一直到土地國有，是民主資產階級性的。他不但不阻止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且給資本主義的發展肅清道路。這土地革命，是反對大資產階級的，但對小資產階級的農民，却是有利的。

然而這土地革命成功後，並不將在中國開闢一個資本主義急速發展的前途，而是將開闢一個非資本主義的前途。因爲中國革命的領導者是無產階級。它在革命中，終不停止於工農民主專政，而將進一步的實現無產階級的專政。那時要實行的是社會主義，而不是什麼"非資本主義的前途"。

關於中國革命轉變的問題，我想這裏沒有多談的必要。然而祗有了解到中國革命轉變問題的人，才會了解非資本主義前途的問題，這是毫無疑義的。

很明顯的，革命的轉變問題，在任曙君等是不存在的，雖是他們嘴上吹着什麼"不斷革命論"。"不斷革命論"，講到

他們的手裏，就會變成"斷送革命論"！這雖是很可悲的事，然而這是事實！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五日，日本東京

神州國光社刊行創作書目

書名	著者	實價
厄運	彭芳艸著	實價四角五分
寒夜集	彭芳艸著	實價四角
落花曲	彭芳艸著	實價六角
歸雁	黃廬隱女士著	實價六角
雲鷗情書集	黃廬隱女士著	實價五角
沈從文甲集	沈從文著	實價一元二角
素箋	陸晶清女士著	實價五角
病院中	程碧冰著	實價八角
一個婦人的供狀	周樂山著	實價六角
所思	張申府著	實價六角
戰時日記	王禮錫著	實價九角
滬戰中的日獄	李浴日著	實價二角五分
低訴	陸晶清女士著	實價三角

中國農民問題之史的敘述

熊得山

一

中國到現今，差不多都是一個憑天吃飯的國家，換一句說，多少還是一個受自然支配的國家。這樣，鬧起旱災來，幾乎是遍地赤土，連樹皮草根，都要吃個精光，鬧起水災來，幾乎是一片汪洋，那就只有撿浪滓，撈魚蝦了。幸而還是樓

在一個天惠的地帶，若不幸而位在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並低窪的荷蘭，所稱爲四萬萬神明貴族的，眼看着一個個將化爲蟲沙，將化爲魚鼈，將不能再蛻化爲人，以這樣的可憐的景象，居然還有人負起五千年來的道統，十六字的心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欲以所謂東方文化來抵抗物質文明，且不僅抵抗之已也，直欲將所謂'聲光化電'，置之於所謂'道統'掌握中，讓道統來支配，大概這般人的來頭，非將四萬萬人化爲蟲沙，化爲魚鼈不止，尙有何說？

這次的水災，當是一個大災害，受害的有的報五千萬人，有的報七千萬人，其實中國的災民，何止此數！水災之前有兵災，無兵災的區處又有剝削災，並其他種種，眞是那裏說得盡！據我最低廉的估計，中國的災民之由於水災的，或者只打七千萬，其他災民，儘可說有七千萬之四倍乃至五倍，實在這並不是一個驚人的數字。中國從洋大人闖關以來，中國人除爲豪紳地主的隸屬民之外，就在開始一步一步地國際災民化，越至近年，災民化之速度，直與物體落下的速度爲一正比例，加之大人先生們口談東方文化，五官百骸的享樂，頃刻都離不了西方文化，於是越加助紂爲虐，越加

地皮剝到五丈以下，大家試平心靜氣地估算一估算，憑天吃飯的中國，除開天之驕子外，鮮有不成災民的。

誠然，爲了這次水災，全國都在奔走呼號，救災！救災！這種呼聲，大概已從國內傳到國外去了，聽說日本的天皇，已解囊捐了十萬，日本臣民，也正在募捐助賑，黃金王的美國，亦似乎有同樣的舉動，中國內地自不用說，其捐助的成績，當有若干萬，當局對於水災之熱心，當然要超過其他一切，故有的則斟酌實在的底子，而發賑災公債一千萬，有的則斟酌災情，而要發八千萬公債，大概現在已决定八千萬了，合之公家，私家，國內，國外的捐款，打滿了說，或者可到一萬萬罷。惟這一萬萬元。卽令只用之於水災災民，每人也才一元幾角錢耳，又那裏濟事？或者有深謀遠慮的先生們，覺得與其拿一萬萬元來買饅頭或餑餑替災民充飢，還不如同時兼籌並顧個治本的方法，卽疏江，開支河，修閘，築提等等，的確這是一個治本的方法，而以工代賑，且是一個標本兼治的方法，但是說到這裏，除去直接賑濟了以外，區區幾千萬元的工程，卽令主其事者清白乃身，除拿夫馬和薪水之外，並不將賑款套入腰包，而又能容納幾許災民勞動者？其無工可做的災民，又將若何？此外不屬於水災，而由其他災

害來的災民又將若何?這却是一個最嚴重的問題。

中國的水災,何以這樣厲害?要解答這個問題,與所謂天者是毫不相干的,屬於公一方面的,自必是官吏怠荒水利,侵蝕隄款,未植森林,未興河工,甚至將隄款移作兵費,化作槍械,本來就未曾使'水由地中行',怎得不'懷山襄陵'?再就私的一方面說來,農民早已一層層地被剝削到死綫下,他的直接生物的食慾且無由療治,當然說不上鑿池浚溝,因是種種,水災之在中國,遂成了別國的地震火山,簡直一籌莫展了。嗚乎!半殖民地的中國!

我現在並不想單就這一水災問題來探討,左右中國的問題,現在已屬極頂的問題,我且就中國農民問題,來算一算舊賬罷。

二

中國既然到現今都要受自然的支配,那末,在以前更無庸提了,左右中國並不是一個文化中落的國家。那末,中國何以老是落在這步田地?我且引一段話寫在下面:

'由於以地租結合於生產物及生產自身之特定種類中之所謂物納地租的形態;由於為此種地租不可缺

條件農業與家內工業之結合；由於農民家族之簡直完全自給；由於農民家族離開市場而獨立的那種事實，即由於農民家族離開所行於自己外部社會部分之生產上並歷史上運動而獨立之事實；簡單地說來，即由於現物經濟一般的特徵，此種地租形態，爲完全適於如亞洲所見的靜止的社會狀態之基礎的一個形態。

……這種地租，且可達到這一範圍，即於勞動諸條件的再生產上，生產機關本身的再生產上，都給與很大的危險，使生產的擴大，多少都成爲不可能，並且將直接生產者的生活資料，剝削到無從維持肉體上必要的最低限度'（資本論第三卷下第四十七章）。

這一段話，顯然是歐洲中世紀物納地租的一個寫眞，却也正適合於亞洲的中國。然則中國農民因貴族地主的剝削，到了'勞動諸條件的再生產上，生產機關本身的再生產上，都給與很大的危險，使生產的擴大，多少成爲不可能，並且將直接生產者的生活資料，剝削到無從維持肉體上必要的最祗限度'時，將若何？換一句說，因此而遇到人爲的饑荒，並促成自然的饑荒了，將若何？說到這裏，這正是中國史上王朝興亡的契機，即無量數的農民，遇着這個年頭了，不是

立即餓死，就得頻起暴動，於是舊的統治遂以坍台，新的統治於以出現。然而再起的王朝如何？至多對於農民，亦只是輕減了王朝末年的週期的無理的榨取與高壓，却是絲毫沒有增進農民的生產方法，因之農民的暴動，也是與王朝末年週期的無理的榨取與高壓(那由貴族人口的增加，與貴族分封必有的現象)爲正比例的。

這樣一來，中國王朝縱有興亡，而社會之停滯不前仍如故，再就中國地租說來，從周末到明末，差不多都是物納地租，就是終有淸一代，地租占現物的仍不少數，因此，知中國一方恰是靜止的社會狀態，一方農民們暴動的時候，就是他們'無從維持肉體上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時候，以下試徵引若干史事，以實此說。

三

在說明中國地租長期的爲物納地租之先，還有一事足以相互證明的，就是中國官吏的薪俸，也是長期的實物報酬，領有金質貨幣的，很占少數。玆據史上所見的，如秦爵二十等，徹侯食縣，其次食邑，漢代以來，大侯食萬戶，小者約五六百戶，這當然就是領主與隸農的寫照，這裏暫且不提，

試述及其他的官吏薪俸。漢代大將軍及三公之俸，月三百五十斛，其他九卿，州牧，三輔尹等皆二千石。四百石至二百石爲長吏，百石以下，則爲佐史斗食等小吏。唐代的俸制，自正一品主從九品，凡十八級，其俸由七百石以至於五十二石。宋代的貨幣經濟，雖然已見發行，迄未占唯一重要的地位，據端拱三年詔：'……其諸州府幕職州縣官料錢，舊三分之二，給以他物，自今半給緡錢，半給他物'，又景德四年：'詔自今掌事文武官月俸給薪……每錢一千，給實錢六百，在外四百，願給他物者聽'，由此看來，宋代官吏的薪俸，乃係實物與貨幣各半。明代官吏的薪俸，也是貨幣雜以實物，正從一二三四品官，爲千石至三百石，鈔皆三百貫，正五品二百二十石，從五品百七十石，鈔皆百五十貫，正六品百二十石，從六品百一十石，鈔皆百九十貫。有清一代，雖然在外的官員，沒有支給食物，然而京官則爲正從一品俸米九十石，俸銀百八十兩，正從二品俸米七七・五石，俸銀一五五兩，正從三品俸米六五石，俸銀一三〇兩，正從四品俸米五二・五石，俸銀一〇五兩，正從五品俸米四〇石，俸銀八〇兩，正從六品俸米三〇石，俸銀六〇兩，正從七品俸米二二・五石，俸銀四五兩，正從八品俸米二〇石，俸銀四〇兩，正九品俸

米一六・五五七石，俸銀三三・一一兩，從九品俸米五・七五石，俸銀三一・五兩，由此，就可以看到中國產業發展的程度。

本來，貨幣不過是交換的工具，一個國度內若僅僅是社會的分業，而沒有技術的分業，那交換就不會頻繁，因之貨幣的用途，必比較實物的用途少，這或者就是憑天吃飯的特徵罷。

對於官吏的薪俸，旣是多給食物，因之關於農民的貢賦，不用說，自然也是實物。

四

中國在鄉村公社（井田制）還存在的時候，完全爲勞動地租（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師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自公社制完全崩潰之後，就已形成大土地所有者與隸農的關係，如秦代，則須納收穫物十分之五於地主，漢代除口稅田稅以外，亦須納收穫物十五分之一於地主（光武曾減到三十稅一）。兩晉則爲丁男（課田五十畝）納粟一斛五斗，絹三匹，棉三斤，丁女（課田二

十畝）與次丁之男（課田二十五畝）減半。唐代受田百畝的，除力役外，則納粟二斛，又從其鄉土之所產，納絹綾各二丈，麻布二丈四尺。宋則仿唐末的兩稅之法（夏稅從五月起，秋稅從九月或十月起），農民所納之物，分爲穀（石爲單位），帛（匹爲單位，）金鐵（兩爲單位），物產（藁秸薪蒸，以圍爲單位）。至明代亦沿用兩稅之法，分爲夏稅秋糧，其徵收之額，除力役外，官田則每畝五升五合三勺，民田減二升，租田八斗五合五勺，蘆地五合三勺四抄，草場地三合一勺，大概這些賦稅，至有明中葉以來（明英宗正統三年），已折徵金花銀，此後遂以爲常。不過所謂漕米的，都是徵收的實物，故有所謂漕運。考漕運，是由東南各省輸粟以供西北，實始於秦始皇，他爲要供給征伐匈奴的糧餉，遂使天下'飛芻輓粟'，此制歷代都有，如清代還有漕運總督，管轄着山東河南江蘇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八省漕政是。並且清代有的賦稅雖然改徵了銀兩，而各省的貢物仍不在少數，茲據蕭一山清代通史四百九十四——九十五頁，錄在下面：

【直隸】 榛栗 黃櫨木 芝麻 長蘆白鹽 磚鹽 五色土 寶砂

【江蘇】 銀硃 桐油 紅銅 明礬 黃熟銅 棉布

烏梅　燈草　白蠟　高錫　紗緞　綢綾　梳木　杉木

架木　桐皮槁　正金磚　副金磚　魁藤　棕絲

【浙江】黃茶　芽茶　黃蠟　黃熟銅　桐油　白棉

白絲　架木　桐皮槁　黃花竹　織造紗綾綢緞

【江西】銀硃　桐油　五倍子　紫草　抬連紙　苧布

梳木　杉木　架木　桐皮槁

【福建】紅銅　黑鉛　黃熟銅　抬連紙　錫

【湖北】黃蠟　白蠟　黑鉛

【湖南】黃蠟　白蠟　黑鉛　梳木　杉木　架木　桐皮槁

【山東】闊白棉布　牛筋　黃蠟　黃丹

【山西】毛頭紙　高錫　生素絹　農桑絹　呈文紙

大潞綢　小潞綢

【河南】本色棉布　牛筋　黃蠟

【四川】本色米　本色馬（金川）藏香　黎椒　菖蒲

茯苓

【廣東】降香　紫檀　花梨木　高錫　靛花　白蠟

廣椒　騰黃　沉速香　點錫

【雲南】天大青　石礦　松花　石碌

【貴州】 黃蠟

【外藩】 牛　羊　駝馬　毯　罽　藏香　延壽果　青木香　氆氌

據上所述，這種物納地租的形態，在中國史上差不多是從周末到清代以來的地租形態，即此一端，即可了然於中國經濟狀態之謂何，同時在政治上，亦可知道中國的支配者，常是大地主的新陳代謝，他們相互間的代謝，僅是由於一種上空地帶的暴風，於社會經濟的根本要因的構造上，絕不發生何等影響，只是在同一形態上再生產出來，於是就構成了中國靜態的社會。迨他們敲骨吸髓，達到了'勞動諸條件的再生產上，生產機關本身的再生產上，給與很大的危險，使生產的擴大，多少都成爲不可能，並且將直接生產者的生活資料，剝削到無從維持肉體上必要的最低限度'，於是在農民暴動中又颳起所謂政治的上空地帶的暴風來，這就是中國史上的'改元易姓'。

五

却說中國史上的改元易姓，雖然每次都是落在地主或地主代表者的手中，而搖旗吶喊的，不用說盡都是農民。他

們有時也有如近代的'怠工'辦法，為消極的抵制，有時是抱着'徯我后，后來其蘇'的態度，有時也有積極的自謀的態度，雖然歷史上不曾有過農民支配者的國家，然而那是他們被局限於歷史條件的原故，正如羅馬帝國的奴隸謀叛，不能成立奴隸共和國，歐洲中世紀的農民騷動，不能成立土地共有的農民國一樣，實際他們每次都是改元易姓的重要契機，玆試從史實上述及支配者對於農民的榨取和高壓，和農民的運動狀況。

（一）周末至戰國時代　農民在這一時期中，力役與物納地租兩者，都是他們致命的打擊，力役則為不生產的消費，或築城鑿池，或運糧從軍，得慶生還的已屬意外之幸，至奉納現物也被榨取到死綫上，玆試徵引數節於下：

關於力役方面　詩經齊風東方未明章：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晞，顚倒裳衣，顚之倒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又魏風陟岵章：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崗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關於苛征方面　詩經魏風碩鼠章：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又伐檀章：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此外關於這方面的記載，尚有更沉痛，更率直的，試如禮記檀號下：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又孟子答梁惠王：

'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又答齊宣王：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

據以上所述，描寫農民的痛苦，已算盡致，然則農民當時反抗的情形如何？以史料缺乏的結果，關於周末至戰國的情形，約略只能舉出二三，亦不過消極的反抗罷了。

（一）春秋魯僖公二十九年左傳：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二)春秋魯文公三年左傳:

'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

(三)春秋魯僖公四年公羊傳: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在這當中,我們雖然沒有很明白的看出農民反抗的情形,然於這個潰字上就可窺見一般。考潰字據左氏的解釋,'凡民逃其上曰潰',據公羊氏的解釋,'潰者何?下叛上也,'那末,所謂民變的情形,即可於此潰字中看出,雖然沒有什麼積極的行動。要之此刻的支配者還要他們來作箭垛,供扞衞,已屬不可能了。

(四)孟子上: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

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這一節把農民反抗的情形，就說得很清楚了。當然，至戰國以來，土地的兼併，以及攻取的戰爭，殆無日或息，因之農民死於鋒鏑或暴斂的，怕是史上很大的記錄，所以他們一遇着機會，總是要使其舊主人毀滅的。

再如痛惡現在，希望將來的，也是農民常有的態度，故當封建主的新陳代謝時，農民們對於新主人總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以爲將是拯救自己於水火之中的，而在這個當間，想登大寶的新主人，雖然對農民所說的，都是不兌現的支票，可是疲不堪命的農民們，一見他怎樣暴露舊主人的罪惡，怎樣宣布他將來對於農民的新猷，至少在精神上也是一個安慰，所以尙書的湯誓和泰誓，滿紙都是這些話頭。然而當他們互相角逐，尙未取得一國統治權時，亦還有許多實際策略。試看：

春秋魯昭公三年，晏平仲答叔向：

'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之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

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齊景公繁於刑，多刖足者，所以說屨賤）踊貴（刖足者之屨），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

由這段話看來，在齊景公一方面，所聚集的東西儘管朽蠹，而凍餒者仍如故，還動輒殺人刖足，在齊陳氏一方面，則以大斗貸出，小斗收進，且還對於有疾痛的大加撫慰，對比起來，人民自必歸之如流水，然而終歸是一個陰謀，一個策略，換一句說，只是他們掣取寶座的一個工具，試看陳氏支配齊國以來，不又是'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麼？

六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他打算在中國政治上開一個創局，即欲由封建變爲郡縣。但是這件事，决不是一蹴而就的，牠自有牠的條件。所謂中央集權的，只是經濟集中的一個表現，以該時代的自給自足的經濟，事實上殆無集中的可能。經濟上既不能集中，表現於政治上的，適成爲割據的形勢，

所以秦代雖然很當心的把天下的豪傑遷徙於函陽，雖然是銷毀了天下的兵器，然而亡秦的終是豪傑，縱無寸鐵，亦可揭竿斬木，由此即可參透當時的封建性，而所謂豪傑的，亦不過當時大地主，閥閱之流罷了。

豪傑亡秦的時候，搖旗吶喊的，自然是農民，這裏暫且不提，我所欲說的，乃在西漢所謂荊州的'綠林'，和琅琊的'赤眉'之純粹農民的暴動。藉觀其暴動之所以發生與其失敗之由來。

當說明農民暴動之先，試先述其起兵的背景。

漢代勦滅羣雄之後，雖然發布了廢秦苛法的皇皇大誥，然而論死刑的時候，竟有流血十里的慘狀（漢武帝時），至於出塞的死屍枕藉，豪猾由'買爵'，'贖禁錮'，'免贓罪'的條例等等，更加武斷鄉曲，加之因园囿而圈地，豪右肆其侵占，在在都是使農民無所措手足的，茲試將皇帝的圈地與豪右的侵占情形，略述於下。

（一）漢武帝欲圈地而築上林苑，東方朔諫曰：

'夫南山，天下之阻，陸海之地也，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用，下乏農業，其不可一也。盛荊棘之林，大

虎狼之墟，壞人塚墓，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

但漢武帝終於起了上林苑。

(二)豪右的侵占　董仲舒云：

'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併之路，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至哀帝時，師丹亦云：

'今纍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爲限。'

丞相孔光，大司空武亦奏：

'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名田，皆無過三十頃，奴婢無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

由此看來，漢代土地兼併的情形，已到了這樣的地步，故當王莽攝政的時候，所下的詔令就是：

'古者一夫田百畝，什一而稅，國給民富，而頌聲作。秦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

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闌，謬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漢氏輕減田租，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今更命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於九族，鄰里鄉黨，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到居攝二年的時候，且又'廢漢諸侯王爲民'，王莽的這種措置，不能不說是徹底的社會革命，尤其想到當時'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闌'的，實足令人酸鼻，這當然是疲於大地主的搜括之下而奴隸化了的農民，王莽果眞能解放這些奴隸，果眞能使土地共有化，果眞能使階級，閥閱，一筆勾消，而一切人民皆勞動平等化，當然是解決這時期的社會糾紛的唯一的方法，可惜王莽畏首畏尾，一方見好於農民的時候，就想作一番劃時期的事業，又見地主閥閱之終不可忤的時候，終於'令民食王田者皆得買賣'，以此知買空賣空的投機家，終於要被兩方打倒，試看更始二年史上所書的'衆兵上台，斬莽首，分莽身，節解臠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傳莽首詣宛，縣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就可知道。這當然多少也屬於東漢史官的惡宣傳，要之此亦王莽畏首畏尾的

當然的結果。

王莽的措置，旣完全成了一個手段，其不能解決農民的倒懸可知。所以農民直接起兵的，幾有雨後春笋之概，試看天鳳四年（新莽年號），荊州新市人王匡王鳳等起兵，進攻隨縣，卽史上所稱爲綠林兵者是。又同年琅玡樊崇等起兵於莒，一歲間卽集合到萬餘人，因恐與莽兵混淆，乃皆赤其眉，卽史上所稱爲赤眉賊者是。

這是兩大股農民兵，而且都有相當的勢力，若是團結一致，自厚其力，亦可與貴族兵相頡頏，可惜他們計不出此，竟爾各樹一幟，互爭長雄，這顯然就是農民小產者間不能超越地方利害的象徵，本來獨立小產者的代表，也沒有緊密的永久的紐帶，相互團結的可能，他們之不能結爲一致，正同獨立小生產者本身一樣，他們失敗的朕兆，卽潛伏於此，玆且一述他們兩股起兵後的步驟。

他們兩股起兵以來，都似乎覺得自己來自田間，鄙陋不文，不足以資號召，於是在綠林兵方面，則抬出一個舂陵戴侯的曾孫叫劉玄的爲人望，藉以冠冕一切，在赤眉方面，則又抬出什麼宗室叫劉盆子的爲上將軍，以資表率，這固然是幼稚的經濟所反映的幼稚思想，然而只此一點，也就是農民

失敗的一個大關鍵。蓋一方既有了閥閱,他方面當然就是隸屬,不知當時的閥閱,就是大土地所有者的外衣,隸屬自然就是農民失掉土地的一個標識,既然以純農民而起兵,抑知農民所亟於要求的究在何處?所亟須剪除的究在何處?他們一開步走就錯了路向,循至兩股火併(綠林兵爲赤眉所勦滅),終爲新興的封建勢力(漢光武)所乘,可惜孰甚!

先是綠林兵與赤眉起兵的時候,所謂漢宗室的劉縯及其弟秀(卽後來的光武)亦起兵舂陵,其目的乃在興復帝室,故史上大書而特書'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劉秀且是'隆準日角',他們之興復帝室,當然要利用農民,尤其要利用農民的直接的隊伍,而况他兄弟二人,在舂陵才有子弟兵八千,其聲勢遠遜於綠林兵,故他們開始,就極力與綠林兵相結納。已而劉秀的兄弟等亦有了相當的地盤和實力,因之關於領袖的問題,綠林兵與宗室兵(劉秀等)就起了絕大的爭執,卽地主派欲擁立劉秀爲領袖,而農民派則嫌他閥閱性太重,則欲擁立劉玄爲領袖(史載玄卽皇帝位,朝羣臣,羞愧流汗,或許劉玄已有幾分農民化了),終於綠林兵占了勝利,遂皆擁戴劉玄,改元'更始'。但是地主派與農民派,終歸是水火不相容的,所以綠林諸將,連番敦促更始,要趁早剪除劉秀兄

弟，以一掃農民軍的障礙，在更始還猶豫未發的時候，却是劉秀的部將劉稷等正在打算誅戮更始，更始才將劉縯劉稷殺掉，而劉秀以領兵在外，得免於難。

劉秀在史上，都稱他爲長厚者，其實'他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這幾句話明明就是一個'豪紳'的活寫，又何曾是長厚者？試看他已得看了乃兄和其部將的噩耗，還裝着心氣和平似的，向更始謝罪，且飲食言笑亦始終平常，這或許就是所謂英雄們成功的祕訣！？然而這一來，却已哄遍了一般樸魯無私，肝膽相照的農民軍。農民軍因此更拜劉秀爲破虜大將軍，且封以武信侯，以爲劉秀或者不至於叛變他們的。但是，

劉秀的聲勢既大，而一般貴族地主們就包圍更急，要他趁早勦滅農民軍，藉以帝制自爲，我們試看史上所載的：

'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秀因留宿。禹進說曰，歷觀往古聖人之興，天時人事，二科而已。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況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

下所嚮服，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

又馮異對劉秀說：

'更始政亂，民無所依戴，夫人久飢渴，易爲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署，循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

果然，劉秀的勢力，一天大似一天，農民軍又似乎有了覺悟，試看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悉令罷兵'，這當然是一個明升暗降的辦法，然已遲了。劉秀則藉口河北未平，不能罷兵，已而則逕自做起皇帝來，而農民軍則一日衰弱一日，寖已瀕於解體的趨勢，加之與同一戰線的赤眉，又積不相能，遂於建武元年(光武年號)爲赤眉所剿平。而赤眉旣失了有力的同盟軍，又豈能殘喘苟存，果然於建武三年，亦被漢室討平，由是，貴族地主的勢力，又重登政治舞台，而農民軍就此閉幕，而農民又佩上了舊來的鎖鍊。

七

黃巾賊的背景　東漢初期，也曾詔州郡檢覈過土地(光武十五年)，然而這祇是一紙公文，土地是無從檢覈的。譬之當時河南南陽的土地，多係大臣所占，河南南鄉的土地，多爲

國戚所占，其他富豪勛舊，在各處所占的土地，當亦不減於此，又從何處檢嚴起？而且終東漢之世，弄權的不是外戚，就是閹官，例如外戚，試舉梁氏一門來看，則前後有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尙公主者二人，其餘卿將尹校等亦達五十七人，眞是炙手可熱！又如閹官，誠如時人說：'中官近習，竊持國柄，運賞則使餓吏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爲桀跖，'這是何等黑暗！要之當時政治如此，其影響於民間的，自可推想而知。

支配者在此時猶不知毀禍，而當'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兵戎未輯，四方離散'（陳蕃語）的時候，猶然校獵廣成，流連上林，倉庫既空，則賣官鬻爵，以償慾壑，例如當時公爵的價格爲千萬，卿爲五百萬，二千石爲二千萬，四百石爲四百萬（二千石的價格多於公卿的，想係能夠直接剝削農民之故），並且其價格，是隨縣缺的好殆而決定的。這些貪官汚吏們在上任之前，既有這大的支出，而在上任之後，自必直接的，或間接的通過土豪劣紳，加倍的取償於農民，我們且試看當時農村中貧富的懸隔，並官吏的剝削。

'王侯貴戚豪富，舉驕奢以作淫巧，高負千萬。不肯償

債，小民守門號呼，曾無怵惕，慚怍，哀矜之意'（見王充

論衡斷訟篇)。

'使餓狼守庖廚,虎飢牧牢豕,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萬,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奇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伎樂,列乎深堂'(見仲長統昌言理亂篇)。

'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爲之投命。至勢弱力少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困不能自理(同上昌言損益篇)。

於是在這個氛圍氣中,就出現了農民叛變的所謂黃巾賊。查黃巾的來源,乃因鉅鹿人張角創立一種所謂'太平道'宗教,分遣弟子傳布於四方,於是十餘年間聚衆至數十萬,凡入教的,皆著黃巾以爲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賊。太平道的宗教之出現於此時,恰恰適合一般離開了土地的,與依附土地且不能謀生的農民,這猶之基督教在羅馬帝國之下,適爲奴隸,自由民,窮人,無權利的人以及被羅馬壓制或離散的人民的宗教一樣。不過基督教是在把這般被壓迫的人,解

放在世外，在死後，在天上，而太平道是要把當世被貴族地主壓迫之下的農民，解放在現實，在目前，在地上的，雖然他們的方法疏漏，組織鬆懈，態度猶豫，行動遲緩，却因此而失敗，要之較之基督教終歸積極些，扼要些。

却說張角成立了'太平道'之後，那些不太平的，被貴族地主壓迫得聲息殆絕的農民們，自然相率而入於太平道，所以史上書着'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其聲勢不可謂不大。這些帶黃巾的，差不多滿了青徐幽冀，荊揚袞豫八大州，而支持的時間，從靈帝中平元年起，至獻帝四年平息止，約略也是十餘年之久。他們也曾打過幾次勝仗，如中平元年，戰勝朱雋，獻帝三年，又誅袞州刺史劉岱，然而終於失敗的，一因他們自身的環境所釀成訓練，組織，意識等等皆足爲失敗的原因，同時，如逐鹿中原的大地主之流亞——曹操，董卓，孫堅，劉備，劉表，袁紹，袁術等不僅器械精良，且組織比較嚴密，自然勝不過他們，而所謂黃巾賊的，遂僅於歷史上留名。

以上係對於漢以前的農民問題的敍述，以下將來再按次考察之。

少年時代叢書

神州國光社刊行

書名	著譯者	價格
奇蹟 上	紫珊編譯	二角五分
發明 上	向今編譯	實價一角
法國童話集 第一册	成紹宗譯	實價二角
法國童話集 第二册	成紹宗譯	實價二角
法國童話集 第三册	成紹宗譯	實價二角
世界探險記 上	冰厂編譯	實價二角
航空 上	寄宇編譯	二角五分
少年藝術史 上	木村莊八 洛三譯	實價二角
少年藝術史 中	木村莊八 洛譯	實價一角
少年藝術史 下	木村莊八 洛三譯	實價二角
蜜蜂瑪雅的冒險	波守斯著 段可情譯	實價四角
科學的故事 上	法布爾著 宋易譯	實價四角
科學的故事 下	法布爾著 宋易譯	實價四角
藍鬍子	成紹宗譯	三角五分
希臘神話	葉女士著 謝六逸校	近刊
科學新話	史盧譯	近刊
希臘羅馬的故事	寄宇編譯	近刊
中山故事	周樂山譯	近刊
新年（世界童話第一集）	冰厂譯	近刊
自然	袁子英譯	近刊
古今趣談	瘦梅編譯	近刊
世界名人故事	心南編	近刊

現代中國經濟的剖析

朱伯康

一　一個研究的方法問題

無疑的，現代中國經濟的發展是極不平均的，極矛盾的，而且是極畸形的！所以，現代中國經濟的性質極其複雜極其含糊。這些複雜而且含糊的現象充滿了中國經濟的全領域，譬如，我們自上海動身向內地任何地方旅行一次，我們立刻就發現有許許多多極不一致的經濟條件與事實存在着；即退一步講，就在帝國主義在華勢力最強盛的上海，在

這五卅烈士曾經流過血的南京路上，在這電車汽車摩托車許多交通利器的紛馳疾駛當中，我們又居然發現了最原始的最粗笨的獨輪車倘在推動着。呵呵，這是表示着什麽現象呢？這是在現代經濟領域內表示着什麽意義呢？這不得不使我們說一句慚愧的話，這是帝國主義侵略下半殖民地的經濟現象！

我們要是忽略了上述的現象，我們對於現代中國經濟的解剖，便摸不着頭腦。

假使只看見上海市場的資本主義化，只看見這紛馳疾駛的電車汽車，而不看見笨重的獨輪車；只看見商品交換之統治農村，而不深究這資本主義化的原動力；只看見中國商人資本與外國金融資本的活躍，而忘却了農村經濟的崩潰，而不深究是其所以然的原因，而不分析這個資本主義化在中國整個社會經濟上的作用；便慢然地下了這樣的斷語說：中國社會已經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當前的中國革命是社會主義的革命。我想，凡是稍稍知道中國社會實際情形的人們，即使他們沒有充分的懂得經濟學，也必然地知道這種斷語是一種偏見而又無常識的囈語。

反之，苟有人只看見自然經濟的存在，只知道亞細亞的

生產方式的存在，就以爲中國的社會還完全是封建制度的社會，一點也沒有資本主義的色彩，這也是錯誤的，這也是無形中陷入偶像的謬誤中所發出來的一種機械的論斷。

上面兩種的見解，都完全是些不正確的理論，都好像是只見到個個的樹木，而不會看到全體森林的見解。

我們研究社會的任何現象，不能只看到一面，或是一部，或是一個表象。我們要以純科學的方法，去觀察，去分析，去研究；我想，只有科學的方法才能接近眞理，或是把握着眞理。同樣，在現代中國經濟的研究上也不能放棄了這個觀點。要知道，部分經濟與部分經濟之間，個別經濟與個別經濟之間，有一定的不同的程度，有一定的交互作用，有一定的密切的連繫；即所謂個別的經濟，或統一的經濟，也是由於各個經濟部分經濟聯合而成，但却不等於各個的部分的總和。所以，我們對於現代中國經濟要從各種的經濟現象中彼此相互的不能分開的關係上去研究，同時，我們更要從動的變化的方面去研究，這纔不致於錯誤，這纔對於中國經濟的解剖才能得到正確的理解。

二 原始生活與自然經濟

說到中國，馬上就聯想到土地這樣的廣大，人口這樣的繁多，天然富源這樣的富饒，這在我們中國人老是可以驕傲的；可是一回想到我們自己的經濟生活，那就不行了。在邊疆如蒙古西藏青海等處不消說，到現在還是營着原始的單純的自給自足的經濟生活。他們自己生產，自己消費，即使有很幼稺的交換，也不過在同一經濟地域內完結。既不生產需要交換的物品，也不和其他經濟團體交換生產物來維持其物質生活。這幼稺的經濟生活，不問而知其爲尙在獸獵或畜牧時代；然而，這時代的幼稺經濟也居然在現代的中國普遍地存在着。

即在內部十八省的各處，也有同樣情形的存在。如在雲南貴州四川等處的苗族，在廣西的猺民，廣東的黎民，都是在現在還是營着原始的幼稺生活。我還記得前年在瓊州的時候，親眼看見五指山上的生黎，用石子木棍等工具打着山鹿等物剝皮生食。在這些生活狀況之下，當然沒有交換的事實存在，更是談不到封建制度的種種經濟組織。這只能表示着歷史上的一個階段而已。但這階段不是過去的階段，而是現實的階段，這一階段性之在目前的中國是一般地廣汎地存在着。

可是，廣汎只是廣汎而已，在事實上却不能包括中國全部經濟生活。但這個原始的經濟生活形態，在中國現社會的發展階段上却表示了很大的意義；這個意義之主要的性質是表現着中國經濟條件之不平均與其複雜性。

這是很顯然的，這種經濟生活，在原始的幼穉的牧畜方式和農業生產所形成的家族或氏族底血族團體內經營着；卽一定的血族團體站在共有的土地或家畜財產之上，經營着自給自足的生活，生產自己需要的物質，消費自己勞動的利得，此外一點也不曾夢想到尙有較高度的文化生活底存在。

上述的尙在原始共產制之下氏族社會的經濟生活底存在，雖爲中國現代經濟說明上有些不便，但我們要了解中國經濟的整個事實，却不可不加以簡單的敍述；這因爲與其他部分的經濟或整個的經濟都有相互關係的連繫着的原故。

三 單純商品再生產

在上面雖然敍述了中國現代的原始生活與自然經濟的狀況，但是，中國全部的經濟究竟是什麽經濟？這仍然是個不明瞭；是否是封建主義的經濟？或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這

個問題在中國全部革命論上占最重要的地位，必須加以正確的觀察。

除了新疆等處和內地的原始民族以外，最廣大的主要的經濟領域，自然是農村經濟。在目前表現於中國農村經濟而顯出其主要的生產方式的，只是單純的再生產。機器的應用，集合農場的經營，和墾殖公司等等的組織，在中國還是很少發現，雖然在東三省——尤其是大連有許多的這種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出現，但這請注意，並不是中國自己的，而是日帝國主義者在中國侵略的方式！所以，在大體上看來，中國農村的生產，還是單純的再生產。

在這種生產方式中所用的勞動手段，是最原始的，是最粗笨的；換句話說，它只能適合於小規模的生產；再簡言之，它只能適合於小農在一定限度內的單純經營與生產，除此以外便不適合了。這是很顯然的，一切最根本的改變，都是跟着生產技術而決定的。

其次所謂交換形式，大體上都已進行到貨幣交換這一個形態。雖然有不少的所在還是進行着物交換的方式，他們用自己所剩餘的生產品去和別人或另一生產集團去交換自己所沒有而為自己所需要的物品，例如，一個生產者假如拿

了一石米，恰好和另一多餘一疋布而需要一石米的生產者偶然相遇，於是就實行交換，只有在這一種場合之下，交換才能實現。所以，這種交換只是偶然的單純的交換，只是通行於交換尙屬稀少的時代，在現在已是很少的看見了，但我們却不能否認絕對的沒有。其次比較高度的完全（發達的）交換，譬如『貝』已具有了交換的共同性質，已成了一切生產品的價值的基準，此時'貝'的生產，不僅爲了它的物質的特質，也不僅爲了滿足他自己的慾望，而且爲了它的交換價值。於是這貝便成了下列交換的方式。

十個貝＝{ 一疋布
二個陶器
十枝箭
……… }

由上面的一個公式，我們便容易明白其他一切的貨物底價值開始由某種物件（例如貝）來測量，來表示了。

但是，我們看看現在的中國農村中尙行着這一個交換方式嗎？不是的，這種交換早已消滅了，但我們也同樣的不能否認是絕對的沒有。

我們再看看在內地的鄉村間的經濟，大體上仍然是以

自給自足為原則，農家需要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由自家生產自家消費；至於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在多數農村間是成為稀少的現象，不佔得重要的地位。然而，還有許多地方的農村生產，却已經成為生產商品化了。所謂生產商品化，就是農民一面當作農業的副業，生產手工業的物品，運到鄰近的市場上去販賣；同時，把其所生產的糧米等農作物當作商品運往市鎮上去販賣。這種生產商品化的現象，在目前中國農村自然經濟崩潰之下，更加次第的擴大，而成為全中國普遍的顯著的現象。而且，在市鎮之間，商品生產早有相當程度的發展，即手工業的商品生產，廣汎地一般地而成為我們普通最常見的現象。這種商品生產，一面供給於鄰近的農村，同時又在都市內販賣，有時還要供給於較遠的地方，形成中國多數都市生產的形態，而這種形態便是單純商品再生產的有力的表現方式。這種生產方式，無論其在農村與都市，都是表示着前資本主義的或是半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我們在這種生產方式裏，只能看見舊的前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

我們觀察中國經濟，總不能像俗學式的先生們執一不化，很機械地去論斷；我們在大體上看來，中國的農村生產，

已經是很普遍地商品經濟化了。農民生產農作物不僅爲自已消費目的而生產使用價値，更是爲了交換的目的而產生交換價値。

在上述的單純商品生產的進程當中，一般的尤其是特別的與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發生了緊密的連繫。這裏所謂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是指小規模的農業與手工業的原始資本的積蓄。這種資本的積蓄，在現代農村經濟上或都市手工業的生產上，演着重重的剝削方式，使中國經濟很牢固的停留在前資本主義時代，或是更盡其崩潰作用，使中國經濟一直向後退。現在易於說明起見，先述商業資本在現代中國經濟上的作用。

四　現代的商業資本

商業資本在中國很早的時候便發達了。但爲什麽中國到現在的經濟還不發達？這原因只是在商業資本之只有腐蝕的作用，而沒有生產方法的性能。因爲商業資本只是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它並不是代表社會的一種經濟制度，也不能獨立的自成爲一個經濟發展的範疇；它只是依着社會生產力改變而改變，它只是某種社會經濟制度的附屬物。

我們現在不來討論商業資本之在歷史發展的各階段的情形和在各種社會的狀況，只是討論商業資本之在現代中國經濟上之作用。

我們知道商業資本存在的先決條件有二：第一須有商品流通的事實存在，第二必須有貨幣交換的事實存在，有了這兩種條件，商業資本不論在某種生產行程上，詳言之，卽不論在原始共同體的生產上，或是奴隸制度的生產上，或是小農和手工業的生產上，或是在資本主義的生產制上，都是可以依附着存在和發展的。商業資本祗因其依附着上述的兩個條件的存在而存在，發展而發展，所以，商業資本之性能，充其量不過只是一種交換過程中之媒介物而已。因爲在各種生產過程中，生產者爲了某種貨物的餘剩，不得不經過一個交換過程，以換得別的貨物；在這種場合底下，商業資本就盡了媒介的作用，也只有這種作用而已，它對於生產方法是不能顧問的。究竟商業資本的範圍有好大，流入這交換過程中的貨物有好多，這些都是要由於生產方式的決定，它自身沒有權力去決定的。因爲這樣，所以馬克思也說："此處不是商業不斷使產業革命，而倒是產業不斷使商業革命"(英譯資本論第三卷第一部第十二章)同時他又說："商業資

本的獨立及其優勢的發展，就是指資本的自身還沒有支配生產。因此，商業資本的獨立發展，和社會一般的經濟發達，是成爲反比例的。"(見博洽德通俗資本論第二十一章）這就是說生產方式能夠支配商業資本，而商業資本却不能支配生產方式，同時，商業資本單獨的發展，不但不能促進資本主義的發達，而反成了資本主義發達的桎梏。明乎此，就可以知道商業資本之在中國現代經濟上的作用。

由上述的情形看來，可知中國的商業資本，它只能破壞舊生產方法而不能產生新生產方法；它只能破壞單純的封建制度的生產方法，而却不能建立複雜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它只能剝削生產者和消費者，却不能直接支配生產過程；它只是從生產過程中分離而獨立的；它只是剝削生產而不參加生產的；所以，商業資本的蓄積愈多，却愈不能促進生產的發達，然而却巧相反。獨立發展的商業資本蓄積愈多，其所剝削的生產組織愈爲衰退！

在目前中國的經濟領域中，我們只看見商業資本的活躍，只看見商業資本的蓄積，只看見商業資本的單獨發展，而却沒有看見產業的發達；又是相反的，只看見原有產業的衰退！最近關於這些現象的表白，在報章雜誌上幾乎日不絕

書。一個社會，一個廣大的社會，甚至只有商業資本在那裏演着重重的腐蝕的作用，而新的生產方法却不能起來代替，這是何等嚴重的一回事！

五　商業資本與金融資本

但是商業資本對於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表示着什麼作用呢？這，又有一述之必要。帝國主義之對中國經濟的侵略，中國的商業資本是否可以抵抗呢？它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是否可以緩和呢？並不，它只是增加帝國主義侵略的程度而已！

帝國主義底無組織的盲目的大量的商品生產，在它本國一面為了競爭的激烈，引起商品價格的低廉，流通的停滯；一面又為了大量盲目生產的結果，引起了經濟的恐慌，失業的增加；在這兩種嚴重情況之下，要維持它的生存，就不得不竭力向海外找尋殖民地。所以，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加重侵略是經濟上必然的結果，並不是由於政治上軍事上文化上以及其他上的野心。雖然在事實上我並不否認帝國主義之政治上軍事上文化上等等的侵略。但這些都是帝國主義所要透過的手段，它的目的並不是整整的在於此處；它的

眞正目的是在於原料的獲得，商品的暢銷，和投資區域的擴大。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的再生產過程，其主要的手段，是資本家的爲獲得利潤的購買，詳言之，卽在於低廉原料和勞動力的購買，這樣，資本家可以充分的掠奪剩餘價值而獲得大量的利潤。在如下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中：

$$G —— W\begin{cases} P\ W \\ A \end{cases} \cdots\cdots P \cdots\cdots W, —— G,$$

包括了兩個交換過程，一個生產過程。因爲資本家爲榨取剩餘價值起見，自須進行生產過程；並且他爲預備進行生產過程及實現從生產過程所獲得的剩餘價值起見，自須一個購買和販賣過程，換言之，他爲了獲得較多利潤的目的起見，自須進行着兩個交換過程。經過兩個交換過程後，所獲得的大量利潤，再加上原來的資本，投入再生產，如是不已，不但使商品盲目的生產成爲無政府的狀態，不但使商品的壘積引入恐怖的境界，而金融資本的大量過剩，已足夠使資本主義國家整個基礎發生動搖！它爲它自己生命的維持與延續，它爲了它的前途的穩定和發展，質言之，它爲了要解決這當前的最大矛盾，它於是不得不加緊向殖民地侵略，而中國的商業資本便是幫助這種侵略的最大有力的武器。

因爲商業資本的機能，只是作了交換過程中的媒介物，

而却不能轉變生產方法;因其這樣,所以才能和帝國主義的商品經濟以及金融資本相勾結,共同向中國農村經濟進攻,其結果,造成目前中國經濟的畸形現象;一端有中國的商業資本和帝國主義的金融資本的高度壘積,他端有數百萬數千萬的農民的流亡和餓死!

六　金融資本統治下之農村經濟

中國的商業資本愈是表示着活躍,中國的農村經濟愈是表示着崩潰,而帝國主義的金融資本愈是表示着大量的發展,目前的事實給與我們證明了這個前提的十分正確。

商業資本幫助着帝國主義共同向着中國加緊經濟侵略的這一事實,無須乎我們拿高深的理論來證明,即膚淺如金貴銀賤之一例已足夠說明了。因爲中國的商業資本在帝國主義金融資本卵翼之下,才能‘興波作浪’,才能‘榮繁發達,,才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金價爲什麼漲?銀價爲什麼跌?這很簡單,因爲外國的金融資本統治着中國的商業資本,而商業資本統治着農村經濟的原故。假使外國金融資本沒有中國商業資本的降附,還不能造成目前的現象,還不能造成當前的金貴銀賤大風潮,只是在商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相結合

後才有可能。但是，金融資本發達的結果，仍不能轉變中國的生產方法，反而只加速農村經濟的破產；農村旣加速地破產，而都市工業除操在外國資本家之手外仍不能發達，而且還有同樣的破產！於是，中國社會經濟整個的被帝國主義金融資本所征服所統治，而銀價問題之發生在這種統治關係之下是必然的結果。'世界各國用金，而中國用銀，''金銀供需之不調'，只不過是一種導火線而已，原來中國的農民統治於倫敦與紐約！有人竟謂解決銀價問題最澈底的辦法，是在於籌開國際會議作共同的解決，這只是不明瞭實際情形所發出的一種無識的虛妄之談，他簡直連這一句很普通的常識話都不懂得：'中國之所利而帝國主義之所不利也'！國際會議云乎哉？！

本來，商業資本的發達，到處使生產向交換價值一方面發展，使生產範圍擴大，使生產種類加多，使生產普遍化，幷且使貨幣成爲世界的貨幣，因此，中國的農村經濟不能不受商業資本的控制，而商業資本不得不與城市的買辦發生關係，城市買辦不得不與世界帝國主義的金融資本家發生關係，卽不能不受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的統治。

在事實上很顯然的，中國的農村經濟受着帝國主義的

長期剝削而日趨於崩潰了！崩潰的結果，造成目前大量農民的流亡與流寇的發展。這其中的原因，我們當然不能不說帝國主義的壓迫；然而沒有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的幫助，還不能造成目前這樣的強度。因爲商業資本事實上是帝國主義的買辦，高利貸資本是城市錢莊在鄉村的代理人，而錢莊又是帝國主義銀行的支配物，地主取得了農民的生產物以後，不得不向帝國主義的買辦消售，所以，中國農村不得不經過各市鎮和上海發生交換，各市鎮不得不經過上海和國際發生交換；金融資本，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往往又都是三位一體！都是農村經濟崩潰的促成者！！

然而，一切剝削的主動力却是帝國主義，而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只不過做了帝國主義侵略的手段罷了。

七　封建剝削關係

如上所述，我們很顯然的看出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的全領域中都有直接統治的能力，這統治的能力在表面上使我們易於看見的，是金融資本統治了都市，商品經濟統治了農村，其結果使農村不得不依賴於都市，都市不得不依賴於世界市場，於是中國經濟不能不爲世界經濟之一環，與世界

經濟打成了一片。然而世界經濟之一環的中國，其經濟的複雜性是世界經濟之他一環所沒有的，這種復雜性我們不用費力搜求，只消在農村中放眼一觀，我們卽立刻發現有許許多多與資本主義相矛盾的關係，這些關係我們爲敍述便利起見，都可以歸納在封建的剝削關係上。

封建的剝削在農村中表現得明顯的是地主對農民之高度的佃租關係。中國是小農經營的國家，農民在全人口上佔百分之八十乃至九十，其中除自耕農半自耕農外，佃農約佔總人口百分之六十，卽根據極不完備的北京農商部的統計，全國農民二千四百三十二萬餘戶，其中佃農佔一千三百八十二萬餘戶，半自耕農一千零四十九萬餘戶，如每家以五人計，那麼實際上在佃租制度之下受剝削的農民人數至少在一萬五千萬人以上。這一萬五千萬人以上的農民受地主的高度剝削，構成中國目前生產關係之重要的樞紐。地主對農民的佃租恆高至百分之五十乃至七十，除繳納正額以外，佃戶還須受地主附加的剝削，例如，"江蘇灌雲等地之承攬約中規定佃戶須永遠服從田主指揮，並於暇時爲田主服役，"(劉大鈞：我國佃農經濟狀況十二頁)這些關係完全是純封建主義時代的領主對農奴的剝削關係，像這樣的關係我不

相信僅是江蘇灌雲等地有之，在全國各地定有很普遍地廣泛的存在着。

我們再看地主對農民剝削所取的形式上有所謂契約制，口約制，包租制，永佃制中，佃農又何嘗有所謂意志的自由，決定的自由。佃租關係如何決定之權，完全操之於地主，地主在這種契約之中可以任便規定聽地主指揮，地主可以任意驅逐佃戶，佃戶不得隨意更換土地；在資本主義工銀勞動制之下尙有形式之自由，但在此種佃租制度之下連表面上形式上的自由都沒有了，所以，中國的佃租制度還是封建主義的。再，在納租制上看，也可以得出封建的意味來。納租制普通恆分爲納租金法，納租穀法，糧食分種法，帮工佃種法四種。納租金法雖在於田地較肥價值較昂之區採取貨幣的形式以納租，但其中間却無資本家從中奪取剩餘價值的部份，其關係仍然是地主與農民的直接關係，不過在形式以貨幣來代替吧了。納租穀法中農民所繳納者盡係農業上直接的生產物如糙米，穀，麥，棉，黃荳，高粱，玉蜀黍，山芋等等，其性質仍與中世紀的農奴奉獻給領主的農產物一樣；而在糧食分種法帮工佃種法中，却更十足的表現着極濃厚的封建時代的農奴氣味。例如"南通瀘涇港沿岸的帮工佃戶，

不需資本，只供給勞力，所獲作物與地主按成分配，地主分四成，佃戶分六成。在宿縣俗名此種佃租制曰'拔牛腿'。"（金陵大學一九二六年之調查報告）由這'拔牛腿'的名詞，也可以想見其意義了。除此四種納租制以外，更有一種很驚人的高利貸的榨取，例如："崑山正儀等處，若莊稼不豐，佃戶可邀地主在田內察看，估計收成若干，以定減租標準。若地主始終不察，則佃戶不能自行收割，蓋一行收割，佃戶即需交全租也。故此種情形'佃戶往往不收，以致莊稼盡毀，而租亦不交，若縣內賦稅不免，地主對於佃戶之地租，當然亦不肯免。就實際而言，多數佃戶實無力納租，故地主亦有允許緩交者，惟佃戶須寫一字據與地主，批明佃戶某某，曾借地主某洋若干元，月息幾分，迨何時交還，決不食言等情。此種字據，俗名'期票'，蓋此種地主所許緩交之地租，至此時已變成借款，並須付息按期交還矣。"（仝上）此例僅是由地租轉變而成高利貸之一種，其他種種高利貸名目繁多，也不能細舉了。像這樣的除正額的佃租以外，尚須有一種轉變爲高利貸的嚴重剝削，這恐怕是中國農業經濟中的特色吧。在這種狀況之下，使中國土地構成高度的土地資本，於是生產農民的大部分資財都用在購買土地和建築物上面，只還剩着一

小部分的資財經營農業；因此，改良土壤，整理灌溉，添置農具，購買肥料等都沒有法子可以進行了，這樣，農業經濟不崩潰尚待何時！況且在事實上地主就是農民無上的政治統治者，使農民受到壓迫而不能自由經營農業，這兒就以金陵大學的調查報告作例吧：“江蘇吳江縣之震澤，農人幾全爲佃戶，地主對於佃戶之苛刻，實不可以言喻者；觸目感懷，誠不得不令人投筆三嘆也。地主田業公會爲佃戶無上之官廳，押佃所爲征服佃戶之地獄，顯然爲中古奴隸之遺風。地主宛如貴族，佃戶即其奴隸！噫，農村社會中有如此之現象，欲求國家進步其可得乎？！”

其次，封建的剝削關係表示着較爲顯明的是軍閥官僚土劣團防之一切苛捐雜稅等政治的剝削。稅捐之繁多與苛重，在中國本是家常便飯，已是令人道不勝道了。據張振之先生在其所著‘目前中國社會的病態’一書中舉出四川的苛捐雜稅，誠令人有毛髮悚然的感覺；他從重慶總商會的代表石榮廷李奎安二君所苦心調查得到的‘各路非法苛捐一覽表’中，舉出其三表作例，總計每表中所列苛捐雜稅的名目有多至一百餘種，其所征去之洋除正稅外已超過其成本之數目，但其所經過之地則不過六七縣耳。表中所列眞五花八

門，看了簡直令人要頭痛眼花。(原表很長，不便舉出，閱者可參考該原書)即在十年前據調查所得在湖北的雜稅有：木稅，斗稅，漁稅，捕魚船稅，皮毛藥品花布等稅，洋灰公司的貨稅，紗麻絲布稅，膏鹽稅，商稅等；雜捐中最重要的有：竹木捐，串票捐，税票捐，夫役捐，學捐，米捐，船渡捐，車捐，房舖捐，輪渡捐，市廛捐等等。這些苛捐雜稅，各省均各異其名，每省至少都有數十種以上。全國厘金關卡凡百三十八處，最近江蘇浙江江西等省名義上雖已裁撤釐金，但仍舊代以特種消費稅，農民的稅捐負担並沒有減輕絲毫。中國田賦在最近十年內由十倍增至七十四倍，廣西的田賦佔耕種費用金數百分之三十乃至四十。田賦除正額之外，其各種附加稅之多，連財政當局也記不清楚，浙江的嘉善在一九二八年有七種之多，每畝要征收一元三角，民十六年山東萊陽的田賦竟每畝達到七元四角！此外又有預征田賦之例，據一九二八年的調查，四川的郫縣預征到民國二十八年為止，而梓桐一縣則已預征到民國四十六年為止！再，此外，封建軍閥為加重剝削增多收入起見，強制人民種植鴉片，現在中國境內種煙區域之廣，更是沒有法子統計。四川雲貴這些著名產煙之區，姑且不說，就是一向不產鴉片的地方，於今也有了鴉

片！河南的一百零八縣中有六十三縣是種鴉片的，在豫西各縣，更由當局規定每百畝土地中至少要以三十畝種鴉片。一種鴉片，則其苛捐便多至不可勝數，下種時有罰款，栽插時有窩捐，收煙時又有罰款，運煙上市又要交一筆保險費，如果抗令不種又要徵收一次懶捐！像這樣的情形，在拒毒會都有斑斑可攷的報告與統計，不由得我們不相信了。這些苛捐雜稅等等的剝削，都有其政治的基礎，對中國整個經濟生活上有非常嚴重的意義，而顯露着國家封建制度的殘餘，而爲資本主義國家所無的。然而在中國的今日，却仍然是廣泛的存在着！這是什麼現象？

八　封建經濟歟？資本主義經濟歟？

我們在上面各節中的主要任務，都已指出了中國經濟的複雜性與特殊性；既指出了資本主義成分的經濟，又指出了封建成分的經濟；照這樣的敍述，恐怕又要使閱者有摸不着頭腦之嘆，中國經濟到底是封建經濟歟？抑資本主義經濟歟？此處不怕重復，再說一下。

劃分社會經濟的各階段誰都知道是生產方式。有某種的生產方式，必構成某種的生產關係，而這種生產關係才是

社會的基礎。"無論那個社會的形態,存在一個一定的生產,這個生產優越於其他生產,而其關係,對於其他的一切關係,有指出其地位與勢力之力。這是一個普通的亮光,其餘一切的色澤皆被這亮光所染着,皆由它而修正其特殊性。這一個特殊的以脫(Ether)規定表現於其中的一切存在之比重。"(The author's Preface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By Karl Marx)"這種特殊的經濟結構,(無償的剩餘勞動在這一種經濟結構中,便由生產者身上壓榨而來)决定了統治與隸屬關係,而此種關係亦即生產過程中直接關係(這種關係的一定形式,自然是適應於勞動方法發展的一定階段以及勞動方法的社會生產力的),正是這一點上,我們常能發現一切社會制度玄妙基礎的秘奧……雖然如此,但同一經濟基礎(同一主要條件却因各種不同的實際環境)自然條件,種族關係,外來的歷史影響等,能發出無數的變態和差別相與迷混其本來面目,要瞭解他,只有藉助於當時實際環境之分析。"(Capital V. III)其實,我們對於這個問題,中國經濟已發展到了何種階段的問題是很容易解决的,只要分析當時的實際環境,只要看當時的生產方式就夠了。那麽,中國的生產方式是什麽呢?"中國的生產方式主要

的是農業手工業勞動，……故農業仍然是中國的主要生產，而對農民的剝削是中國主要的剝削制度，其中主要的方法是地租的收奪。"（陶希聖：中國商人資本及地主與農民）這些農業手工業勞動的生產方式，無論數量上質量上都是佔着中國經濟的重要部分，我們雖然不否認中國城市資本主義的發展，雖不否認中國的產業革命有大量的進展，雖不否認城市經濟有領導農村經濟的作用，然而，在全國整個經濟的比重上，却不能不使我們不承認農業生產與手工業勞動佔優勢這一個事實。

實質上，中國經濟是封建主義經濟歟抑資本主義經濟歟的問題未免太機械了，這樣'非此卽彼''非彼卽此'的簡單邏輯實在不能應用於中國經濟的剖析上；因為中國經濟根本便是很複雜很畸形的，封建與資本主義兩者的要素都有很大的成分，若是丟掉此要素而專取彼要素，便不能把握着中國經濟整個的所在。如果有人竟因捨此而就彼或捨彼而就此的見解來爭論着中國經濟是封建經濟還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問題，我相信卽使爭論到一千零一夜也是爭論不了的。中國這樣複雜的經濟，須得有適當的名詞去概括它，才能把中國經濟的整個性形容出來；在我未想到更切當的名詞以

前，暫名這種經濟為半殖民地的中國經濟。若再明白些說，也可以勉強的說是半殖民地下之半封建的經濟。

九　經濟發展的前途

中國經濟發展到了目前的這一個階段已是矛盾重重再不能平安的發展下去了。它必須有突破目前的矛盾而後才有順利的進展，否則，它只有加深的矛盾，更向畸形的方面發展，這是一個很自然的趨勢。依這趨勢，中國經濟的發展便有下列兩個前途：

其一，是不能打破目前的現狀與矛盾，使中國經濟趨於完全殖民地化。於是，帝國主義的經濟在中國更有長足的進展，中國自己的民族工業則只有趨於衰落與破產，因此，中國在工業化的過程中便日漸接近於帝國主義的統治。像英帝國主義統治下之印度，即其前例。

其二，是能夠突破目前經濟的束縛，領導中國經濟走向非資本主義之路，使中國經濟建設在平等的民生主義的原則上以達到為民所享的目的。然而，這個前途須在打倒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雙重壓迫之後才有實現的可能。所以，中國經濟的發展是生產關係的問題，而不是生產技術的問題。

目前的事實給我們指出了：在都市，絲業綢緞業麵粉業火柴業等等一切民族工業受了帝國主義的壓迫而日就衰落與倒閉了；在鄉村，一切生產事業如農業手工業受了帝國主義與封建的剝削而日就崩潰與破產了；而在他一方面却指示出帝國主義的金融資本與依附於帝國主義的商人資本有長足的進展！依照這個事實的線索，第一個前途有實現的可能。如果中國革命不能復興，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不能根本肅清，那麽，中國經濟發展的前途惟有悲觀！

十，二七，一九三〇。

中國社會史短論

王宜昌

一　研究的方法

中國社會史中，中國社會底現在階段是什麽，是解決今日中國社會經濟問題的理論的基礎問題，而亦爲今日中國人們所爭論着的重要問題。中國社會發展史是經過如何的幾個階段？而各個階段，在中國底歷史時代上是如何劃分的？這爲的是週到地批判現階段的中國社會，是不能不被注意着，因而也成爲今日人們所爭論着的問題了。從一九二七

年中國大革命以來，這種爭論，便是開始。現在堆積的材料也不少了。我打算來鳥瞰一下這些爭論，從批判裏導去我底短短的一瞥的結論。

首先我們便來看關于中國社會史底研究方法。我們知道，在一切研究上，方法是很重要的。同一的對象，以方法不同，可以得出種種不同的研究結果。正確的方法應用到研究上，才容易而且也可以說才可能得到正確的結論。

在爭論着中國社會史底人們，可曾提出這方法論底問題麼？在一九二七年以前，顧頡剛傅斯年底對于古史的研究，便應用着古書的攷據方法，和新滲進了些神話解說等等。而在一九二七年以來，人們都利用着歷史的唯物論研究所得的結論作爲根本的指導原理，而將中國史實嵌進去。但同時是不瞭理清楚歷史的唯物論，或者有意滑頭而曲解而修改而捏造了他們的所謂歷史唯物論。熊得山底"中國社會史研究"，陶希聖底"中國社會史分析"，"中國封建社會史"，"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中國問題之回顧與展望"，周谷城底"中國社會之結構"，"中國社會之變化"，長野朗底"中國社會組織"，朱新繁底"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中國農村經濟關係及其特質"，馬札亞爾"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任曙"中國

經濟研究",託狄克"中國革命運動史",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等等著作中，和各種雜誌如"新生命","思想","新思潮"等中，多是依據歷史的唯物論這根本的指導原理來的。但他們一般只是應用這一根本原理，而沒有正確地敍述這一根本原理底在中國社會史上的如何適用。直可以說他們是沒有仔細底攷究方法論的問題。有些簡直是在糊亂的應用他底所謂歷史的唯物論。而有些如郭沫若任瞎應用起歷史的唯物論來，也因沒有攷究方法，而不免失于不正確。

我們來攷究一回罷。

自然，一般地在科學研究上，我們在現在底智識的最高發展這限制下面，只有最高限度的利用唯物的 Dialectical method, 和其應在用人類社會上的歷史的唯物論。但我們所要攷究的方法論上的問題，是早已不是要不要用 Dialectical method 和歷史的唯物論的問題，而只是他們更具體的更複雜化的如何應用于中國社會的問題。

我們知道：人體的解剖是猿體解剖的鑰匙。因為在猿體中還未發展的部分，在人體中十分發達起來，而在猿體中十分發達了的衰頹了的部分，在人體中還留下了痕跡。這種科學的研究方法，不但是在解剖學上應該如此，而且在研究人

類社會史的科學研究上，也應該如此。我們應該從最高階段的最發展的人類社會解剖起去，而漸次地達到最原始的社會階段。這樣，我們才可以從一事物的結果的存在，推求其原因與發展。反之，我們從原始的階段研究下來，我們將看不清新事物之發生發展與消滅，而迷惑錯謬。這種由果到因的歷史研究，這種由當前現實的研究，這種研究最發展的最複雜的現象底全體與運動，正是科學的即 Dialectical method 的方法。——我們可以記着這句名言："思索是從後至前的"。

由此，我們可以說中國社會史底研究方法，是從當前的現代社會研究起。

自然，我們上面所說的只是研究法。我們更須知道研究法是與敍述法不同的。研究的思索是由後至前，由複雜分析到簡單，由果推到因的。反之，敍述法却恰與上述的研究法相反，而是由前至後，由抽象的簡單綜合的到具體的複雜的，由因到果的。二者是不能相混的。我在此不指摘人們對於中國社會史的研究，是否用上面我們所攷究的方法。我們願意人們反省一下，而且注意一下這個方法。

其次，我們知道，社會底基礎是經濟。在經濟中人的生產力和物的生產力底一定的結構關係，決定着政治的社會

的意識的上層建築物。我們不能從意識的或社會的或政治的上層建築物來說明經濟，以至說明社會自身。反之，我們却應從經濟這基礎以至從物的生產力上來說明社會，政治，和意識。這是歷史的唯物論底根本主張。——我們更須記住這句名言："在考察這些變更的當中，我們應該常常將自然科學底精密所能證明底經濟的生產條件底物質的變更，和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美術的或哲學的諸形態，要之，即人類用以認識這種衝突並打破這種衝突底意識形態，區別出來。"

所以，我們要認識現在底中國社會，只有從牠底經濟基礎上去分析，而不能混淆了政治的社會的心理的種種因素在中間的。自然，我們也要分析現代中國社會底政治的社會的和一切意識形態的各方面。但這些分析，不是獨立的，而是要從經濟分析來修正牠底內容的。不幸人們常常忽略了這一點。

我們研究中國社會史底目的，在一方固然是在于學術眞理的探討，但重要的却是爲的認識當前的社會，由理解當前社會底必然法則，從而變革社會。我們要週到地明白地批判當前的社會，我們是不只要求當前社會階段底發生發展

變化消滅的認識，而是又要理解過去種種的社會發展階段，即理解整個的歷史。"沒有沒有實踐目的的科學"。這是作爲"技術"的科學底本性，便是爲的人類底積極的適應自然服務的。

簡短地敍述了中國社會史方法論底大綱。另外的節目，容後隨時敍述了。

二 現代社會的解剖

我們爲表明自己主張的研究法，我們在這短文便抹去了敍述法這科學方法，而以研究法作爲敍述法了。所以我先說現代社會的解剖。但在小段中，仍不能不用敍述法的。

我們怎樣解剖現代的中國社會呢？歷史的唯物論要求我們先從經濟着手，而同時，Dialectical method則要求我們觀察全體的運動，把握自身的運動。所以我們便要把握着中國社會自身的運動，而觀察中國經濟。在我們底感性的直觀之中，我們看見大量的商品之交換及其生產。從這商品底分析中，我們便可看見價值律底完成的發展，和商業欺詐底漸次衰頹。看見剩餘價值之直接由資本家搾取這種發展，和剩餘價值之由經濟外的強力剝削之漸次減少。看見平均利潤

率之漸次形成，和重利底漸次消滅。看見地租之貨幣的轉化。而在工藝學技術學或物的生產力方面，我們會看見火車輪船電信飛機的交通，我們會看見大機械鐵木機械的工具。在人的生產力上，我們會看見 Proletariat 底形成，和過剩人口，流氓底存在。自然，我們是不能否認資本主義的存在和正在長成了。

我們追跡這個長成的歷史，則大量的商品交換盛行于中國社會中時，是大約在鴉片戰爭前後開始的。此後中國經濟中有鉅大的勾結着資本主義的商業資本活動着，而又盛行着鉅大的經濟外的強力剝削如厘金，賠款等。這是外來的歷史作用于中國經濟之中，而構成了中國經濟中底一種因素，在中國傳染起資本主義來了。從軍用重工業到輕工業的發展，鐵路投資的發展，興起了許多地主性的資本家。到歐戰後，商業資本家多了，而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後，充分的動盪了守舊的農村，產業資本家更抬頭起來。資本主義的洋華的對立在此是不須的。

在現代中國社會，從政治上來看時，則牠適應于經濟的發展。首先，在大量商品的流動時，動搖了農村，而暴發了無數的農民叛亂。同時國外資本主義國家從經濟侵略而武力

侵略以至文化侵略了來。工業的發展中，立憲的帝制在準備着了。而地主性的資本家的不滿，會推開了朽腐久了的滿清皇帝這天靈蓋。商業小資本家和其相應的軍閥政治，歐洲十八世紀君王式的軍閥政治，在歐戰中興起來了。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洋華資本主義的爭競才充分地表明了。統一的政治，將隨着交通技術的增進而漸次完成。

在一般社會生活中，則家庭生活，由家族主義的大家庭而轉變到個人主義的小家庭了。道德由家族的連帶的感情，而轉變成商品的金錢計較了。宗教則儒佛道糅雜的多神拜物教，轉化成無神的，和信仰超越的上帝底基督教了。教育是從保守治術的科舉，轉變成爲教授專門智識，增進勞力這商品價值的學校了。

在社會心理上，現代中國社會中，是把過去的一切順天由命的感情打破，而代之以投機進取了。他們好似商品是流通着一樣，他們是活生生地活動着。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初是有富國強兵的思想，繼着是商戰軍國民的思想，再後是國民革命的思想，而到現在是和平統一的思想。在學術上所表現的是，在戊戌以來的輸入資本主義文化，在五四以來

的對過去文化的懷疑和否定，在五卅以來的新文化的輸入，和現在底文化的批判。

從這種種方面，可以看到現代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的專制，而却帶來了軍閥的過渡期的專制。五卅以來底國民革命，第一在統一資本主義的國內市場，而第二在于排斥國外的洋資本主義。但雖然在政治上在經濟上，不能用民族來排斥盡了國外的勢力。但在經濟結構上，中國是無分乎洋華資本主義的，而是以資本主義這生產關係統一了洋華的民族和政治的對立，中國底主要生產關係是資本主義（無分乎洋華的），中國經濟是資本主義正在完成其國內市場的統一。中國社會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了。

單就中國本身說，中國底資本主義是正在完成其國內市場之統一，是幼稚的。但是資本主義是由國際貿易而來的。而且現在世界經濟，是早由國際貿易時期而進展到世界市場。中國資本主義已漸次地捲入世界市場之中，一切必需品，也要靠國際交換來維持，而且也輸出製造品了。世界資本主義之達于其最高階段的，停滯的，沒落的帝國主義。由此，也大有影響于中國資本主義的未來運命。

自然，我們不是說中國只有資本主義經濟，而沒有其他經濟之存在。我們知道，一個社會是歷史的產物，過去歷史的種種遺跡，是必然地存留于現在社會之中的。但牠不是以本來的形式而存在，而是受支配的生產關係底支配，變了形“染了光”的成爲被支配的生產關係了。這種被支配的生產關係，是正在歷史的沒落過程中，無足輕重的。

中國現代社會中，因爲資本主義是正在完成，資本主義以前的封建制度自然是存在，而且是龐大地存在的。牠是龐大，但牠是腐朽了，是沒落了。牠底反動是必然有的。但是牠底物的生產力是終于要使牠沒落了的。奴隸制度更是包含于封建制度中而存在着，如奴婢制等。而原始社會，則從宗族祠堂，從僧侶食堂而表現了。

“批判的感情是激情，批判的本質是摘發。”我們來看看人們的爭論好吧。

Dialictical method要求我們觀察事物底運動，觀察事物底不但由過去之發生到現在底存在，而且要觀察他未來底發展和沒落。卽是不只要我們看着過去和現在，而且要緊的是把握着飛揚在空際的未來，把未來的結果拿來完成這事物底本體全體，同被觀察着。但可惜人們在爭論中國現代

社會底時候，只把握了已存在的，而未把握正生成的。只看見過去和現在，而沒有看見將來。例如陶希聖便只看見中國封建政治及上層建築底存在，新思潮派便只看見中國封建經濟底龐大的存在，而沒有看見牠底沒落，和資本主義底正在完成。這種將事物靜止化，凝固化。只不是觀察實際，而是在頭腦中虛構中國社會史了。

在純粹的經濟分析上，不能很隨便地混淆了上層建築物進來。所以說中國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中底生產關係時，只有從經濟上去看已存在的是否是資本制的，和其存在的數量的大小。而不能從中分別說：這是中國民族的資本，所以這是中國的資本主義。那是外國資本，所以不是中國的資本主義。我們只能從在中國地域內，在中國經濟中存在的生產關係來說。這生產關係當然不能分爲華人的和洋人的。然而在陶希聖，朱新繁，以及新思潮派等，都在經濟上劃分着洋華資本主義而忽視在中國底洋資本主義。這是謬誤的。

封建制度在中國是正在消滅，是變爲被支配的生產關係了。陶希聖說中國封建制度早消滅了，但封建勢力還存在着。新思潮派以爲中國封建勢力佔優勢，佔支配地位。這無疑地是只把握了存在的封建制度。而且在其爲"生產力的束

縛"上，陶希聖誤解爲封建"制度"消滅但"勢力"存在，新思潮派則誤解爲優勢，爲支配了。

人們好從帝國主義來把握中國現代社會。這在研究世界社會時是正當的。但就中國社會研究說，是要把握中國社會自身底運動才正當的。資本主義底外來的侵入，只是作用于生產力底一個外來的歷史作用。在歷史的唯物論中，是不能不看重這一外來歷史的作用的。這一作用，加入于中國社會中，而構成中國社會運動基礎生產力之一。所以我們不能從國際貿易來把握中國經濟，如任曙一樣。自然更不能從帝國主義從世界市場來把握中國。中國資本主義起源的答案，自然是外來的傳染。但我們更要注意去解釋爲什麼中國資本主義的起源，不是自發，而是外來的傳染？爭論的人們給我們怎樣的答案呢？

這個，和追跡在現存社會中正在沒落的封建制度一樣，我們要追跡過去的中國歷史的發展。但我們此處可以注意說的是：中國資本主義現社會的經濟中心，是轉移到東南沿海來，而不復是如過去之在于中原，在于西北了。

三　中國底封建社會

我們試看，在現代中國社會中還存在的封建制度，首先便會看見分散的孤立的落後的農村經濟吧。其次便會發見在農村和城市間，在城市和城市間買占着一個地域的商業資本吧，更由此會看見高利貸資本在作用着的吧。在這上面，還有商人行會的遺跡，在這下面，還有農村中的會黨，教徒，還有城市中的手工業行會。在一般的落後經濟中，儒釋道糅合的倫理與宗教，還龐大地存在着。家長，豪紳地主，官僚軍閥的政治統治，和經濟外的如苛捐雜稅重糧加租等的剝削，守分安命的心理，古典的文化等。這些還成為一個制度體系，雖然是正在崩潰，正在改頭換面的。

這種制度是怎樣崩潰了呢？我們便只有從歷史上去追溯。在過去地方分散經濟時代的中國歷史上，我們很顯明的便要看到政治溶解于經濟中了的幾次社會大動亂，和幾次外來作用着的歷史影響。如清末明末元末宋末，唐末及五代，上溯至五胡十六國，三國及漢末，及秦末諸時代底擾亂，暨資本主義列強，滿族，蒙古族，金，遼，突厥，五胡等異族之侵入。在這種種動亂時期中，我們很容易地劃分出兩個階段來，一是由滿清末年到五胡十六國底異族之侵入。一是在漢以前底社會內部的動亂。從經濟史上的追溯，會看見中國封

建社會，是起始于五胡十六國的。

五胡十六國底異族擾亂中原，把當時中原的文物之邦的文化幾乎毀滅完了。第一他是打破了漢代遺來的貴族世家的統治制度，打破了以前的奴隸等級。而在擾亂之中，漢代以來的佛道兩教，便在鄉村中組織着農民，而宗教得了培養的地盤。鄉村中爲保衞自己而有莊園的組織，軍事地點加多，商業發源的城市加多。這不只北方是如此，而中原人民底遷移于南方，使南方也如此地變動着社會組織。在隋唐以來，中國統一，國內交通發展，南海海外貿易興起，文化中心漸移于長江下游，而開始了封建社會的發展。

從經濟上來分析中國封建社會時，初時農業上的主要組織，是地主貴族僧侶們的莊園。這在隋唐兩代底河北各大族可以看出來，而且是從關于唐宋元明各代的記載及小說中，也可以看見莊園這種制度的。在這下面的是農民與農奴的勞動。而在莊園中，又有賤奴僕婢的勞動，這是奴隸制度的遺跡。僧侶也是一種地主貴族了，而僧侶們底公共食堂，同當時底大家族一樣，是保存着氏族共產制度底遺跡的。

在城市中和在鄉村農業中一樣，存在有一種獨立的手工業者，由着交通底發展，和生產剩餘底加多，手工業者和

商人更發達起來。于是城市發展了行會的工商業組織。這在唐宋以來,南方各海外通商城市,及洛陽,長安,夏口鎮,朱仙鎮,景德鎮等內地大城市可以看見的。這樣商工業底發達,增大了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而更多兼併的地主了。地主,商業資本家,和高利貸者這三位一體的東西,剝削着農民,加以地主貴族統治中的政治上的經濟外的強制削剝,造成了社會經濟的擾亂。農民失去了土地,逃亡出鄉村來。而商人和手工業者,在龐大的中國地域中,沒有養成新勢力的可能,而且又是爲國家抑制着的,這樣底封建經濟的內部的朽腐,沒有新的自長的生活出路,而只有由異族底侵入來重新灌注新生命,重新組織封建經濟了。

北魏復行古代的均田以來,中國土地制度便終結了牠底古代制度,而唐代便對于土地另取租庸調和自由賣買的政策了。宋代王安石底復古,無疑地是不可能。

明代以來更擴大的海外交通,有了更發展的城市工商業階級,因而形成民族思想,發展紙幣制度。但清代又重新把牠拉退後了。在清代末,資本主義底商品輸入,加緊了地主商業資本家和高利貸者的剝削,而又開始了農民叛亂。現在這新的海外通商,把中國過去的限于本國地勢底東南臨

大海，因而不能遠航以發展航海技術的落後保守的經濟打破了。技術是從交通到生產的有了新的器械，而商業資本，是從其封建中支配生產的性質，變爲被資本主義生產所支配的一分支了。資本主義從商業到工業地在中國發展起來了：在手工業上，便加緊了由行會到手工工廠的進化，以至到機械工廠。在農業上呢？初時是把農業底自給自足的生產打破，而變之爲原料的商品生產，漸次在其封建的小規模手工生產方法上，改變之爲大規模的，機械的，化學肥料的，電氣的耕種了。莊園是早被商業破壞了，而行會又被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破壞了。

從政治上來看中國的封建社會時，則從五胡十六國直到清代和民國軍閥，都只是地主貴族僧侶的政治。他們底統治，不只是從武力，而且是更進一步的由風俗道德來統治的（資本主義是再進一步用輿論文化來統治，中國還沒有完成的）。僧侶在封建經濟中有偉大的作用，不僅在其發生上，而且更在其發展和消滅上。武士的風習，在唐宋以來，不但是見于雜記小說，而且是見于官家史傳上。帝王，貴族地主僧侶，武士，農民四個身分，是十分顯明的。

在社會生活與思想上說，儒家底階級的折衷的倫理觀

念，是隨後才起的。佛老的宗教，前者是大平原的印度底出世的宗教，後者是大平原底中原的出世的宗教，他們都支配着五胡前後底在擾亂在末日恐懼中的人們底心靈。但在唐宋以來底和平發展，又要轉向于入世，而階級的折衷的儒家倫理，正合于需要。于是在宋代便和佛老糅合起來，成爲不可分的東西了。佛教底地獄輪迴階級之說，和儒家底尊卑家族之說，一樣地成爲道德信條。而小民的安分守命，也是被支配的奴隸道德了。在家族制度上，是承繼着過去底氏族宗族而來的，但在五代和宋以來，特別加重了家長制的家族制度，男女和身分等更嚴了。科舉的攷試制度與教育制度，吸收的是地主貴族和武士的子弟。而家族故舊的感情，地方狹隘的心理，和古典的官家文化，便只如此經濟如此社會的產物。

有人以爲封建社會，中國在秦以前便沒落了。這不過是從中國古代使用的"封建"二字，和現譯 feudalism 的"封建"相混之故。這種不究內容，只看字面的，不值一說。若陶希聖認爲中國封建社會在秦以前沒落，而封建勢力還存在。這不僅是不懂什麼叫封建社會與封建勢力，而且是虛構中國社會史。認爲漢以來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或者是地主社

會，或小農社會，這無疑地是不明白社會進化的階段的。

郭沫若以爲中國封建社會，在秦以後，卽是始自秦代。這我不贊同的。這無疑地要爭論到封建制度底本質和起源問題。如山川均等一般是否認宗教與封建制度的重要的。但我們試看西歐封建制度底起源和其本質，却是宗教占着主要脚色。而一般又忽視外來的歷史作用底異族。但這不僅在歐洲封建制度是如此，在中國也是如此。這是因爲奴隸制度底崩潰，沒有自己的出路，而是要借異族的新生命來復活的，Engels講得很明。而在中國封建經濟底沒落和資本主義經濟底興起上，也是如此。因爲中國以經濟地理的限制，沒有內海可以發展航海的交通技術，而廣大的內地生產技術，也無由戟刺而發達。所以不能自發的轉變爲資本主義，而必須利用已經發展了的資本主義之侵入傳染了。秦代宗教不盛，沒有外族之侵入。封建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構成的。而况秦漢制度，還可以證明是與封建制度不同的奴隸制度。五胡十六國之亂華和中原人民南遷，才把中國封建社會建立起來的。

在封建社會中底階級，陶希聖所謂士大夫階級，和流氓無產階級。在歷史事實上，不是如此的。陶希聖是要把人們

欺騙,因而把種種不同的階級糅合爲一。所謂士大夫，便是把武士,把優秀農民,把地主僧侶，把破落貴族聯合起來的治者,而流氓無產階級,便是聯合起來的被治者。這種是陶希聖所謂地主社會,梅思平所謂商業資本社會,方岳所謂(?)社會的X階級。不是現實的社會歷史的階級。陶希聖著得“中國封建社會史”,從“水滸傳”中研究得流氓無產者,但可惜陶希聖却不知道什麽是封建社會封建制度封建勢力，而不能從“水滸傳”中研究出眞正的封建制度底莊園制度，武士階級。

所謂商業資本社會的主張者，他們是看不見社會的生產,而只看見社會的流通的。這是他們現實生活底反映。他們是遠隔了生產過程，他們又站在今日中國有鉅大的商業金融資本的社會裏,從這種視覺中,只能看出“商業資本”這一萬應如意藥膏的。因此,陶希聖對中國過去社會歷史，是沒有看見還有奴隸社會之存在,而忽視奴隸社會,像波格達諾夫一樣,將奴隸社會包含于封建之中,與封建糅合對立起來,而充分地說着“商業資本”了。

自然,奴隸社會也有其商業資本。但商業資本底社會的性質,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不同與封建社會,在封建社會不同

于奴隸社會的。這點兒是談"商業資本"的人們所應注意的。

在封建社會和奴隸社會一樣，是直接從氏族共產社會變化來的。這在西歐是如此，在中國也如此。不過前者在廣大的內地，後者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和瀕內海。前者時期遲，後者時期在先，因而前者又承繼後者的遺跡罷了。

四 中國底奴隸社會

從現代社會底奴婢制度的遺跡中，我們可以上溯到古代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中的農奴賤奴婢僕，同樣是奴隸社會底遺跡，但是，更明顯的遺跡而已。

奴隸社會在中國的發展是怎樣的呢？試看漢末三國到晉中間的擾亂吧。當時平民的衆多和窮困，使諸葛亮勸劉備要招收流散的人民來充當軍士了。西漢末年和秦末一樣，流散的人民羣起做賊，而神鬼迷信之說開始支配人民。地主貴族和平民的爭鬥這主要的。再前底春秋戰國時代以及周代，則貴族自由民和奴隸，是很顯明的。這不僅是從秦漢兩代中廣大的奴隸存在可以證明秦漢之爲奴隸制度，從周代以至春秋戰國之奴隸城邑證明牠們爲奴隸制度。我們還可以從根本的分析中去說明的。

中國底奴隸經濟，其地域範圍，在秦漢兩代是以武力征服了長江及珠江兩流域了。而在秦以前，是只屬于黃河流域這黃土層的所謂中原的。在古代居于中原地區如今日所稱爲渭水汾水洛水以及黃河新舊道附近的商種族，由甘肅陝西徙來的周種族把他征服了之後，隨着既發展了的淺耕農業，而建立起奴隸制度來。商種族是被周種族作爲奴隸，而經營黃河流域的奴隸城市如洛邑等了。奴隸的佔有，和家族建立，土地私有于家族等等制度，在周代開始發展。而奴隸城邑間更發展着商業。古代中原黃河水道及其他水道，是與今日不同。而當時齊魯以扼黃河及濟水等的交义點，并又爲中原交通之交义點，地又近渤海東海，故交通繁盛，商業發達。鄭衞近于是區，商業亦鼎盛了。

商業的發達，只是增加奴隸貿易，改變爲貴族自給的奴隸生產到爲商業的奴隸生產而已。齊田氏便是一由商業致富貴的奴隸主人。

秦代以強大的奴隸勞動，統一了中國，建築了萬里長城，阿房宮，巡行天下的大道。但所謂閭左貧民這些平民和奴隸，便斬木揭竿而成爲奴隸大叛亂來了。

漢代重新恢復了奴隸的政治統治。漢武帝底遠征的威

力，是奴隸制度底偉大的犧牲。而漢代底商業發展，却加重了平民的土地兼併，和人身卽奴隸的買賣。王莽底復井田，禁止奴隸買賣，是不得不失敗于旣成的經濟進化。東漢以來，貴族的奴隸統治政治，一仍舊貫，但內部底朽腐不適于社會生產，却增加了社會的不安，而佛教便起初成爲貴族破落的安慰。魏晉底淸談佛老，無非爲此了。

已朽腐的奴隸經濟制度，沒有出路，而只有五胡亂華來以異族的力量而復活，但不能復活成奴隸制度，依賴異族底氏族組織，而成爲封建制度了。

從政治上看中國奴隸社會，則周代的統一，只是種族聯盟的所謂天下之"共主"而已。西周末葉的周召共和，只是自由民的政治。而秦漢的統一，才加强了的武力統治。在奴隸制度下面，是從吃殺俘虜直接遺下來的武力統治奴隸。而不是封建社會之以風俗道德，資本社會之以文化輿論的。春秋底五霸和戰國底七雄爭長，便是"共主"周室到秦漢帝政統一的過渡。

在社會生活上面，則中國奴隸社會中，家族制度，正在形成氏姓，而不嚴格。在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之下，賣淫制出現了。宗教是消滅在奴隸統治之下，而沒有力量，道德風

俗漸次地形成階級尊卑等差。而貴族，平民子弟，識字的便做官吏成治者了。

在學術思想上商周以來的思想，形成易經底辯證哲學，而後由老子承繼起來。再後，則齊魯商業繁盛的地方，沒落的貴族，寄生在奴隸勞動上，而發展了儒家的階級倫理和奴隸文化。隨着中原各地商業的發展，到了戰國，各國都有了哲人詭辯之士出來了。春秋戰國成爲文化很發達的一個時期，便是因爲奴隸制度極盛的一時期。漢代一方是在治術上發展，再一方又開闢了黃老方士的宗教，再後佛教也輸入來。但這宗教初時不過是貴族們的安慰品吧了。隨後才漸次侵入于一般人民心中的。

郭沫若尋出了中國奴隸社會之存在于中國古代所謂爲"封建"的周代。這是一個重要的研究。但他以爲中國奴隸社會，在秦便完了。這是誤解了。因爲郭沫若從文化革命來論斷中國社會變革，所以認爲儒墨道諸家是在春秋戰國時開始了封建制度的革命。這是把文化來誤解經濟社會的結果。實在，文化最發達的時期，只是經濟發達到最高點的時期。春秋戰國只是奴隸社會底最高點，而在其後還有秦漢魏晉幾代。這好似歐洲奴隸經濟在希臘以後還有古代羅馬一樣。

同樣，在希臘以前，還有波斯，希伯萊，亞述，巴比倫，埃及等奴隸社會。中國也有許多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奴隸國家的。

在漢代許多制度，和唐代對比起來，是十分不同，但和周代却近似的。再我們如果只唯物地承認思想是不能十分地玄構，而是社會生活的反映時，則我們對于古代歷史底材料，便要盡量利用漢代雜出各家之記載了。我們如果把周秦與漢同歸于奴隸社會來看，我們便可以解決許多無謂的記載眞僞的問題。同時更容易從文字記載上去證明漢代之爲奴隸制度了。

陶希聖和許多人，簡直沒有看到社會進化史上奴隸社會這一階段之存在。同時也忘記說中國還有奴隸社會。然而，他却根着波格達諾夫所說，將奴隸包含在封建之中，把奴隸和封建混雜起來。把春秋戰國的奴隸城邑看作莊園，而說春秋戰國是封建制度了。這眞笑話。如果就班固漢書食貨志中所記載的來看，則當時所謂邑里等地方，都是奴隸居住的地方，早晚把他們放出來，有看守的人監視在門首。這是莊園麽？陶希聖不能從"水滸傳"中發現莊園，而却從"左傳"中發現了百雉之城爲莊園，這不可不謂爲中國社會史研究上可驚異的事情了。

五 中國底原始共產社會

最後，我們來追究存在于現代社會底家族和寺院中的共產制度的歷史。

現在中國大家庭中底共產制度，是已變形了的，只是不動產的共有制度。卽宗族祠堂底共有財產，也是同樣。而僧侶們底共有財產之下，還更有共有的會食食堂。在封建社會中，這種共有的情形更明顯的。古代奴隸社會裏，則在宗族家族中底共有情形，遠較在封建時代的僧侶底共有爲明顯。

家族制度，和宗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是和共產制度有密切的關係的。共產制度底歷史，主要地是與氏族相連，而家族發展分裂了氏族，便把共產制度也破壞了。

中國原始共產社會的歷史，我們還不能用確切的材料來敍述出來。我們只好就神話傳說，以及古器物，和西歐歷史來綜合地說一說。

中國地勢，是處于北緯三十至六十度中間，正當北溫帶的。東南有太平洋的暖流，西北有高山大漠，而中央有黃河長江兩大河，東流入大洋。黃河流域中部，正當肥沃的黃土層，而西北又連接中央亞細亞草原的。人類最初在亞熱帶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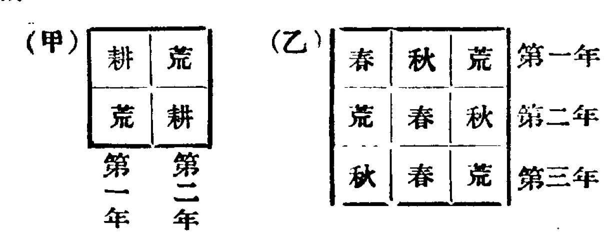
林發生起來，向平原的遷移，便由新疆而入于黃河流域了。黃河渭汾洛濟之交，地勢平坦肥沃，水陸交通便利，人類最初在這些繁殖起來。以前漁獵羣的稱爲 Horde 的人羣，現在是開始定居，而以母系爲中心的氏族制度組織起來了。以黃河流域的適宜的地利，男的牧畜，女的種植，安居生活着。但西北民族，以地利和天時的變換，從甘陝，從河北東南下，而種族與種族間的戰爭起來了。神農工共蚩尤黃帝等，在今日河北山西山東河南等地的爭戰的傳說，也是可有的事。而此後黃河底氾濫，成爲傳說的堯舜禹和盤庚時代底洪水。由定居到淺耕農業，和由戰爭到奴隸發生，以及剩餘生產品之種族間交換的發達，由動產的私有財產到不動產的私有財產發生，于是小家族分裂了氏族，父系代替了母系。而原始共產社會便崩壞了。

氏族制度中，姓從母系，弟兄及姊妹羣婚。這在中國傳說古代帝王是如此的，近日已確攷的商代帝王，便是如此制度的遺跡。在這制度中的神權是很大的，商代巫風甚盛，可以如此解說。

關于原始共產社會，中國有井田的傳說。大概是在夏代山西地方的氏族共產社會，氏族的土地分配，和生產物的分

配，是"五十而貢"，商代河南地方的氏族共產社會，是"七十而助"，周代陝西地方的氏族共產社會，是"百畝而徹"。這一傳說，許多人以爲是不可能的。我解說如下：

井田可以有兩種解說，第一，是指古代共產氏族分配土地與小家族時，應用輪耕方法，于是以土地的形式名田，兩年輪耕的土地形式如(甲)圖，稱爲"田"，三年輪耕，如(乙)



圖的稱爲"井"。第二是說古代耕田時，擇取水源，以水源爲中心，而向四方擴張經界成井字形，水源在中心，故稱爲井。至古代何如畫正方形？則是爲謀分配平均，及古代幾何術劃分的便利。文字是正在原始共產社會中形成，第一說的井田解說，可以有根據，而西歐社會進化史上，也是此如的。

而助貢徹也可有其解說。原始氏族制度，氏族大家庭是共居的。在最初底幼稚農業上，每小家族分配的土地很少，而且各小家族仍是共居的。所以執行分配的氏族長老，便取各小家族所"貢"的一部分以生活。而農業底進步，每一家族

耕地加廣，遂使小家族離開大共產家庭而居住起來。氏族長老不能勞動，于是各家公同耕種長老的田。這是所謂"惟'助'爲有公田"了。更進一步的，則井田底共產性質已變，種族的權威統治興起，成立所謂國家。統治者不復要"助"的公田，而是從十抽一的"徹"法了。

郭沫若對于商代和周代的研究，是值得注意的。但直捷了當的否認井田，這是還值得攷慮的。

六　幾點結論

我們現在依據上面簡短的敍述，可以結論幾點：

第一點是我們研究中國社會史時，要從自然條件上去注意。我們知道歷史的唯物論，是 Dialectic 地綜合各種史觀的，自然，地理的因素也被看作一個重要的因素；而 Plehanoff 竟是充分地承認地理的條件的。黃土層，黃河水利及河道變遷，黃河長江底直入大洋，內海的缺乏，這些對于中國社會是有很大的影響。Morgan 及 Engels 以爲西大陸美洲，受動植物產及地勢影響而滯留于原始社會。我們可以說中國以缺乏內海，面臨大洋而停滯于封建社會了。資本主義不能自發這歷史的事實，只有由這自然條件而說明。

第二點是我們研究中國社會史時，要從人種條件和外來作用的歷史影響上去注意。這同樣是歷史的唯物論所看重的。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停滯而不成整個中國社會的衰亡，不絕地異族的侵入而加入新生命，是很重要的原因。而資本主義的侵入，是更值得注意的生產力底大變動。

第三點是我們研究中國社會史時，要從社會條件上去注意。中國社會中，以物產底豐富和種類底殊異，而發達了不同的技術，又中國以種種自然人種的差異，而表現差異的政治形態，表現差異的風俗習慣，以致差異的心理與學術。這些是要反作用于經濟的。牠們在前一時代爲被經濟決定的東西，而在後一時代則是決定經濟的歷史的前提條件了。如奴隸政治，封建政治等之沒有出路而成爲朽腐的統治便是。

現在爭論着中國社會史底人們，到底是從那些方面去注意中國社會呢？是單從一方面或幾方面，如像庸俗的社會科學家底偏面玄學的見解嗎？還是要本着歷史的唯物論的Dialectic地綜合全體的觀察呢？我想，假如是要把中國社會史弄成"科學"，而不弄成"假科學式"的"玄學"，我們不得不從作用于社會的種種因素去研究，而決定這些因素怎樣地作用？其作用程度爲何如？是怎樣被經濟統治着的？

因此，我們不但要充分地了解人類積極適應自然底"生產力"的概念，而且要分充了解生產力底"變化的各種原因"，如自然，地理，人種，人口，技術，科學，生產關係等等。從中國社會這最具體的最雜複的現實，出發去思維牠底進化，我們是不能不達到這最抽象的最簡單的生產力的概念。

更進一步的，一切理論，都可還元于，而且在思維上必要還元于抽象的思維法則。于是我們不能不達到唯物的 Dialectical method 的思維。我們也不能不究心于這 Dialectical method 了。

假如我們只是隨便地應用庸俗的社會科學上的方法來觀察中國社會，無疑地得不到結果，至多只有支節的而且是歪曲了的發現，如一般統計調查的人們，他們輕視理論，不了解理論，說要免去成見，然而却把他常識上的謬誤成見，溶合于他底研究之中去了。社會問題的研究專家們，便是如此。

假如我們只用一知半解的"自己的"歷史唯物論的方法來觀察中國社會，也無疑地得不到什麼結果。而在此歷史唯物論的假面具之下，是更容易養成一般人的謬誤觀念。這簡直是罪惡了。那些鼓吹中國沒有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在秦以

前便完了，秦至今封建制度消滅而封建勢力存在，和商業資本主義的人們，警醒些吧！

歷史的唯物論，是無疑地要聯繫到Dialectical method的。牠底正確處，正在于其由全體的，由運動的方面，去觀察最複雜的現實，而將其中的種種因子，從其發生的因果關係上決定他們的作用程度。假如我們只是簡單地應用一兩個死公式，且不是把全體觀察破壞了嗎？又且不是把觀察運動破壞了嗎？

本文簡短地寫完了。我是大胆地如此寫下去，文中有許多地方字句也沒如何修正，只率直地提出意見來。錯誤之處，尚望讀者指正。好在現在還是"中國社會史論戰時期"，可以大家來討論的。

一九三一，六，十八上海。

封建制度論

王亞南

一 引論

在數年以前，中國學術界，曾軒然大波的，掀起玄科之戰。戰爭下來的結果，科學家固然說他勝了，但玄學家，也像

在說他勝了，至少是沒有敗。不過，自經過那次戰爭之後，玄學鬼確沒有以前那樣猖獗。固然革命勢力北張，他們不由得不銷聲斂跡，但那次玄科之戰，多少總不免給他們一點懲創吧。

近年來，學術界又提起了一個爭論的問題，那就是：中國現在的社會，究係什麼性質。是封建社會呢？資本主義社會呢？抑是既封建化了，又資本主義化了的一種複合性質的社會呢？在過去一兩年間，國內許多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對於這個問題，很有一些爭論。不過，這時，參加論戰的人數還不多，而參戰者，也還未正式短兵相接，一種前哨的引戰罷了。到最近，據說，這論戰，將擴大範圍，並且，參戰學者諸君，將把讀書雜誌做戰場，各各大顯身手。論戰看看要白熱化了，我們觀戰者也感到有幾分緊張。

玄科之戰，是五四運動後，科學精神逐漸伸張起來必然的結果；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是近年來革命碰壁，致一般人懷疑革命，因而回頭探究革命對象之必然的結果。這兩種論戰，各有其時代背境，各有其獨特意義。不過，前者專屬於學術的範圍。而後者則不免因學理的論爭，而牽涉到實際政治方面，這是兩者性質上顯著不同的地方。再，玄科之

戰，學者們雖各擎旗幟，號於有衆，但在一般青年學子，究不甚關心，況玄學者離奇吊詭之談，所引愈博，所窮愈晦，而對於青年學子迷醉的力量却愈弱。若這次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其影響就兩樣了。目前政治上的紛擾，一般直接感到切膚之痛的學生，已在苦悶的摸索了，他們正切望有一種清新的理論出來，作他們思想的嚮導，作他們將來從事實際活動的指標。所以，在這次作戰當中，參戰者應特別小心愼重；爲了攻擊而攻擊，爲了作戰而作戰，那不獨沒有意義，且恐給予青年以不好的影響。

在我，一向對於中國社會性質這個問題，是頗爲隔膜的，至少，是沒有一種清晰的觀念，或正確的認識。我也和其他的青年學子一樣，正渴切等待着國內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的指示。所以，論到參戰，我是沒有資格的。我寫這篇論文，目的在泛論封建制度的性質。其中也許不免涉及中國社會的性質問題吧，但，那是附帶提到，頂多，是當作觀戰者的感言提到。我自信不是怯戰，但自信非鬥士，且無戰鬥力也。

二　封建制度之理論與實際

不拘什麼問題，在實際，儘管是非常明白的吧，一導入

理論領域，就異說紛孳，似乎不可究詰了。並且，實際上，彼此的意見，雖漠然無大出入，到了理論起來，却便硬像是尖銳的對立。名辭之眩惑學者，抑學者之捉弄名辭，姑且不問。在討論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時候，我覺得對於封建制度這個用語，是應當費一番研究的。

大英百科全書中解釋封建制度說："封建制度之關係，以封土（fief）爲基礎。所謂封土，通常皆屬土地，然亦有以他物爲分封之資者，如職位也，金錢貨物之收入也，徵稅之權利也，開設磨坊之權利也等是。受封土者，隸身於其主人，而爲其附庸。……附庸之能保有其封土而享其權利者，即在誠實履行其稱臣時所允負之義務。彼果能盡其義務，則彼及其子孫，永得以封土爲其財產；而同時對於其所屬佃戶，又不啻爲實際上之地主。稱臣受職之儀節，爲封建制度契約之起點，兩方所負之義務，普通無特別規定，但就當地之慣例決定之。"（參照世界史綱譯本下册五三九面）

由上面這段文字裏，我們可以看得出封建制度的幾個特徵。

第一，封建制度主要是以封土爲基礎。

第二，受封者對於其主人，保有一種從屬關係，且負有

一種必須履行的義務：如爲主人謀利益，爲主人守秘密，爲主人防衛堡壘等。

第三，領受封土時，須經過一種稱臣受職的儀式。這種儀式，乃受封者對於其主人之服從關係的開始，同時也正是對於其領有關係的開始。

第四，受封者得以封土爲財產，永遠傳授於其子孫。

第五，封建制度最注重等級。首長之下有附庸，附庸之下又有從者。從者對於附庸的從屬關係，一如附庸對於其首長的從屬關係，其發展形式，如金字塔然。

以上這五個特徵，雖就歐洲封建制度之體制而言，但推之於中國所謂封建制度，表面上亦似無大出入。不過封建制度一辭，原係對於一列事實所加之概括稱謂。換言之，不過理論上之方便說法耳。如必謂封建制度爲一種實際有秩序有系統之制度，却未免遠於事實。所以大英百科全書上說：“吾人之用‘封建制度’一語，爲便利計耳，若謂其含有系統之意味，即爲失當。封建制度雖在極發達之時期，亦絕無系統之可言。其爲物也，實一種略具組織之混亂耳。各地所流行者，頗不相同，故無怪各封土間各有其特異之習慣。”（同上）

單就歐洲而言，各地所流行者既頗不相同，各封土間既

各有其特異之習慣，則封建制度一辭的實際含義，就頗費解釋了。在歐洲如此，在日本如此，在中國亦如此。吾人如欲執此因時因地而異其含義之抽象術語，以繩墨中國社會，自無怪主張中國社會尚為封建社會者，振振有詞，而力說中國社會為非封建社會者，亦言之鑿鑿也。因此，吾人討論封建制度，不能單在字面上解釋，必進一步考察該制度在各該社會所形成的實況。歐洲封建社會之實況知道了，日本封建社會之實況知道了，然後返觀中國古代之封建制度，比較其異同，參驗其變遷演遞之跡象，庶可瞭然於封建制度之本質，而尚論中國現代社會。

三　歐洲封建制度之發生及其崩潰

歐洲之封建制度，係發生於西羅馬帝國之廢墟上，而以兩種不同的形式呈現出來。第一，當西羅馬帝國崩潰時，時局混亂，匪盜橫行。個人之生命財產，毫無保障。由是人皆迫而依附較己為強之人以自保。蠻夷之酋長，強大之主教，羅馬舊時之官吏，竊位攬權之奸人，擁有土地之地主及世家望族等，皆成為時人依附之中心。其他若自由民或壤地褊小之貴族，則選擇較若輩為強大者而附屬之。諸侯之附庸益衆，

則其保護之能力益強。保護者與隸屬者之自然結合，發達極速而成爲一種制度，是卽所謂封建制度 (Feudal System)。在蠻族侵入西羅馬帝國以前，此種制度已在高盧境內，頗有進步。不過，一種體制完備之封建制度，則是見於法蘭克人侵入高盧以後。

第二，當九世紀時代法蘭克人已成爲高盧的征服者，其王乃以征服地大部分劃歸自領，而將殘餘部分分給有功諸臣。其後阿剌伯人來侵，王權日趨衰落。時有執政大臣加爾·馬丁，鑑於阿剌伯人之侵擾不已，乃改革王國之政治組織及軍事組織，以王畿領地大部，分封功臣。受封者的義務，於平時則練兵養馬，戰時則爲王効忠。在當初裂地分封時，封土原非世襲，迨王權侵削，世襲遂由僭領而演爲慣例。王以國土分封國內大諸侯，結爲君臣關係，大諸侯又以封土分給其下級者；結爲隸屬關係，推而至於僧侶，亦依樣畫蘆、劃其寺領。於是封建制之範圍擴張，而其體制乃漸臻完備。

不過，在這裏，我們應知道：封建的體制，雖然是這樣秩然不亂的，組成了一個體系，但實際的情況，殊不如此。各諸侯間，各領主間，各僧侶間，排擠離合之狀，實司空見慣。小侯不能自存，以領土貢獻君主或大諸侯；而結爲君臣關係者

有之。僧侶不能自存，以寺領拱奉貴族，而結爲隸屬關係者有之。加之，畜牧部落一經進入了原始封建國家，經濟的分化，便因領土的定住和私有制度的成立，而益加顯著。這時，因爲地廣人稀，每個人尚不難由廣漠的未墾土地中，盡量取得他所必要，所願得，所能耕的數量。唯其如此，所以當時鬥爭也，分讓也，攘奪也，雖說是爲了土地，同時還更是爲了農民。農民粘附於土地之上，從事勞作，有了農民，領有者爭奪的目標卽地租，纔可由土地生長出來。不過這所謂農民，不是自由取得土地，自耕而食的自由人，而是一般不能取得土地所有權的僕役奴隸，和擄掠同國來的無土地的農民。所以奧本海末爾說：“公侯帶領有僕役及奴隸……但是僕役奴隸們是沒有法律地位的……他們不能夠取得土地所有權。但因他們必需土地以爲生，他們的主人便替他們取得土地所有權，使他們定居於其上。其結果，游牧部落的公侯愈富，則

所變成的土地領土愈有權力。”又說：“從此以後，封建國家的對外政策，不復趨向於取得土地與農民，寧趨向於取得無土地的農民，擄掠同國以爲農奴而重新移植之。”（見陶譯國家論一三八——九）農奴愈多，則所收地租愈多。地租愈多，則愈能畜養戰鬥的扈從，而增大其勢力，而兼併其他

的封領。總之，封建制度就是在推行甚廣，形式上極稱完備的時候，大役小，強凌弱，割讓兼併之事，猶層出不窮。無怪大英百科全書上說："封建制度雖在極發達之時期，亦絕無系統之可言。"

這制度在歐洲，以第十世紀爲其極盛時代。法蘭克國開端於前，繼而行之者，有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等大陸諸國。此後還推行於英吉利。然自十字軍興，社會經濟方面發生根本變動，而各國封建制度，亦遂因而崩潰。吾人夷考當時封建制度崩潰之原因，蓋不外下列各端。

第一，封建諸侯領主，跋扈專橫，人民不堪其剝削侵擾，正待乘機起而反抗。

第二，諸侯領主勢力日盛，國王時時感到威脅。爲要抑制領主，恢復王權計，國王遂利用當時國人嫉惡領主之心理，竭力扶植其勢力，使與領主對抗。凡以前給與領主們的種種特權利益，現在轉以給與有組織有力量的人民體團——特別是市民團體——由是領主之勢日蹙。

第三，十字軍興，一般流氓無賴，不重朝而變爲騎士，品類不齊，騎士之聲譽乃大減。加之，軍興不已，領有封土之諸侯騎士，乃不得不迫而出賣其封土於普通人民，結果，封建

之基礎，遂發生根本動搖。

第四，封建之支柱，爲具有戰鬥力。能捍衛封團之騎士。自第十四世紀火藥銃炮發明，騎士遂頓失其在社會上之地位。從而封建制度就不免因騎士失勢，而益形薄弱其存在之基礎。

第五，十字軍就一方面言，雖爲破壞的，而在另一方面，却又爲建設的。因爲大規模的遠征軍，由西方一再運往東方，東西的交通，從而，東西的商業，乃際遇時會，而有捷足進步。富之蓄積增進，交通貿易發展，於是工商階級之勢力抬頭，而封建制度之弔鐘響矣。

歐洲封建制度發生發展及其崩潰之情形如此。現在且進而考察日本封建社會之實況。

四　日本封建制度之始末

日本之封建局面，始於源賴朝之開鎌倉幕府，而終於德川幕府之倒壞。前後蓋經歷七百餘年。不過，在德川時代以前，史家稱爲分權的封建制度時代，而稱德川時代，爲集權的封建制度時代。

日本封建制度之確立，表面雖說起於源平二氏之政權

爭奪，究其實，要不外由於社會經濟狀況，已發生了根本變化;政治方面之動亂，不過指示經濟進路上又碰着障礙罷了。

日本古代施行氏族制度。皇族為一最大而最尊貴之氏族，以天皇為之長。全國佔有相當土地，擁有相當奴隸，而為史家稱為部落之大氏小氏，則均受治於天皇。往後，因時勢推移，各氏族利用奴隸，開拓新境，同時，大氏又兼併小氏，其勢益張。為挽救此混亂局面，遂有大化新制之頒布。新制禁止土地私有，解放技術奴隸，並將身分與官職區別，簡派國司郡司治理地方政務，是即所謂郡縣制度。郡縣制度實行的結果，國司郡司因遠離朝廷，且乘國家多事，乃私自豢養奴隸，私自墾殖土地，一時地方豪強及中央權貴，尤而效之，卒乃開莊園之風氣。莊園有大有小，大者兼併小者，小者依附大者，私相割讓吞併，無有寧日。結局，朝中最有身分最有勢力之貴族藤原氏，乃得從容統一宮廷諸貴族之莊園。並憑其守衛武士，對於地方豪族大張撻伐，於是強者被鋤，弱者請附，天下莊園，儼然由藤原氏造成了一統一局面。而同時國司郡司盤在各地方無情的榨取，人民生活不得，乃相率棄離鄉井，流歸那些以藤原氏為中心之權門的莊園。就這樣，他們成為自由勞働者了。一方面開墾荒地，一方面耕作熟田，

較之屈伏於國司或地方官吏之下，不知道要自由好多，舒服好多。這樣一來，國司支配的戶口，既日益減少，公田也就一天一天疲敝起來，由是，以奴隸爲中心的經濟組織，完全解體，而以土地爲中心的經濟組織，乃逐漸形成。不論是中央權貴，或地方豪族，他們再也不躭心沒有勞働者可用了，所慮的，是土地搶不到手。所以，從經濟的觀點說，氏族制度郡縣制度的基礎，是奴隸資本制度，而封建制度的基礎，則是土地資本制度。土地資本制度的生產形式，既徐徐起而代替了奴隸資本制度的生產形式，而孕育於氏族制度郡縣制度母胎內的封建制度，也就必然要應時脫穎而出了。

不過，在土地資本制度發達的初期，封建制度的實體，也不見完固。所謂分權的封建制度時期，嚴格說來，不過郡縣制度轉到德川集權封建制度中的一個過渡時期耳。日本封建制度之完成，實始於德川時代。

德川氏封建制度下之支配階級，全爲武家。就中如幕府，如大名，如旗本，御家人等，要皆爲支配階級之中軸。此外，相當於歐洲騎士地位的，還有一般武士，或卽所謂藩士。

德川幕府，實爲此等支配者中之支配者。從社會的立場說，這幕府就算是日本邦土中的大國家，大盟主或霸者。從

經濟的立場說，牠又是大地主，大產業管理者。至若相當於諸侯地位的大名，牠亦有其特異的支配權，牠是次於幕府的國家，大地主或產業管理者。

就法律的觀點言，德川氏不過一官吏耳，其上尙戴有天皇。但考其實際，德川氏實全國唯一的支配者。關原大勝而後，全國大名，皆俯首唯命是聽。以前一萬石以上之大名二百一十四人，總石額爲一千八百七十二萬三千二百石，德川家康乘戰勝餘威，削去大名二十六人，併減少總石額一百四十五萬一千一百石，而幕府所領，則由二百五十五萬七千石，增加至五百萬石。幕府之勢益大，而諸侯浸削矣。計德川氏掌幕僅二百六十餘年，大名(舊有者及新封者)因種種口實失脚者，已有二百八十九家之多。可是，德川氏一方面雖發揮威力，使集權封建制度有很好的成就，無奈封建制度崩頹的徵候，却正在這"很好的成就"中，呈現出來了。這種徵候可得而言的，約有左述各點。

第一，在封建制度下，以土地爲唯一生產資本，以農業者爲唯一生產階級。農業者的運命如何，封建制度便直接蒙其影響。德川氏柄政以後，對於農事所採的是一種農業本位政策，而非農民本位政策。農民的大業，祇在耕田出賦。國

家財源既完全取自農業方面，所以使農家爲盡此義務計，舉凡農事以外的一切知識，農民素朴生活以外之一切享受，皆非嚴厲禁絕不可。農民陷在這困苦壓制的境地，又益以不時的兵災水旱和過重的剝削，所以，不得不離鄉別井，或流爲浪人，或成爲城市的小工業者，結局，農村荒廢，封建制度乃受到致命打擊。

第二，在莊園發達期內，各莊園領有者，皆於適當地方，建築堡壘，以備敵侵攻。嗣後強吞弱，大衆小，領有之範圍愈擴，而領有者駐節所在，不獨爲其勢力集中之地，且爲一般經營小商業小工業者輻輳之所。積之以漸，而都市興焉。又，前述備受壓迫，以致離棄農村之農民，大部皆麕集於市鎮。市鎮人口增加，從而，小商業者小工業者需要的增加，一方面鄉村棄業者，固可得到出路，而同時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亦漸有發達機運矣。

第三，各城鎮各市集之商業增進，結局，勢必要擴大商業範圍，使各城市間交互進行貿易。特交通不便，和對於金錢封奪的障礙，往往不免令一般商人裹足。爲解除此困難，適應此需要計，於是國內金融匯兌制度發生。此匯兌資本制度，合前述商業資本制度，高利貸資本制度，而概稱爲貨幣

經濟制度。貨幣經濟制度與土地資本制度，乃不得不由變動而趨於崩潰。加之，

第四，封建制度之支柱，實為武士階級。武士以義勇精神，為幕府諸藩効力，幕府諸藩則贍給其生活，以資酬報。德川氏中世以後，藩府之財政，異常窮乏，益以農村凋敝，賦稅無着。於是武士輩之生計，乃因而發生問題。這時，農民窮，藩府窮，告貸無門，勢不得不低頭於他們素所賤視的町人階級之前。町人階級不獨是武士的債權者，且為農民乃至藩府的債權者。他們生活闊綽，趾高氣揚，而一向尊貴，榮譽，莊嚴的武士豪貴，却反而相形見絀，暗然無光了。社會的視聽，都集注到了町人身上，從而，社會一般的傾向，也就無形離開了古舊的達官貴人，而竭力把自己變做此新興資產階級之一員了。

第五，到了德川幕府末造，內患外憂紛至沓來了。為要安輯國內的災黎，為要鞏固邊防的軍備，財政遂愈加不可收拾，而一般武士的生活，乃愈益陷於絕境了。要打開這當前的難局，一部分下級武士們已覺到非別圖發展不可。所以在勤王倒幕運動當中，他們一方面順應當時的大勢，一方面依着町人階級的支援，居然成就了那回天偉業了。

綜上五點，要不過說明了一件事實，即，在土地資本制度母腹裏，旣逐漸孕育好了貨幣經濟制度——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及匯兌資本制度之總稱——所以時機一到，建立在土地資本制度上的封建制度，就不免隨其下層建築——土地資本制度——的崩潰而倒塌下來。因爲伴隨封建制度而發達起來的生產力，已與這種生產關係發生矛盾衝突了，換言之，原來促進此生產力的生產關係，現在已反過來成爲其發展的桎梏了。當着這種關頭，要想生產力橫受桎梏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出路，祇有讓那能夠容納而且促進此生產力的新生產關係——資本主義制度——來代替這舊生產關係——封建制度。

日本的封建制度，就是這樣依着必然的經濟法則而崩壞了的。

五　中國封建制度之分解

中國的封建制度，自何時始，至何時終，這個界線不劃分清楚，必無從把捉住中國封建制度的眞相。但要劃分這個界線，又不免惹起許多爭論。因爲有的人說，中國封建制，起於黃帝時代，周之封建，不過折衷夏殷諸代而定妥的罷了。

日本高桑駒吉云："中國之封建制，據云起於黃帝之時。黃帝之爲天子也，大約一面令那些歸服了的各部君長使各安於其舊領土；一面對於那些有功勞的，各各分給以征服地。於此，我們纔認出了封建制度來。世言舜定羣后朝覲之制，又言夏禹王爲塗山之會時，執玉帛者萬國，又言武王伐紂時，諸侯之來會者八百，那麽，我們便可知道唐虞夏殷之世，也是在行封建制，所以中國的上世，封建制已行得很久。周之封建，是折衷夏殷遺制而定妥的。"（見李譯中國文化史第三五——六面）此說當否，容後再行論及。而在另一方面，現在又有人說，中國迄今還是行着封建制度。若是，中國自古至今，就徹頭徹尾是一個封建的國家了。爲避免理論的混淆，我關於這點，也暫不欲置辯。言中國封建制度，以見於周室者爲代表，更進，以周室施行的封建制爲標準，來衡定周以前是否有封建制存在，周以後是否尙爲封建社會，我想，這總該是可以的吧。而且，要把中國的封建制度，與歐洲和日本的封建制度比較，也非先提出一個標準的中國封建制度不可，換言之，說是非對於周之封建制度，加以檢討不可。

周武王伐紂成功，即位天子後，乃採用封建制，大封宗室功臣及前代帝王之後。其制，係將諸侯分爲公，侯，伯，子，

男五等的爵位。公侯與以方百里之地，稱大國，伯與以方七十里之地，稱中國，子男與以方五十里之地，稱小國，不滿五十里者稱附庸，使隸屬於大國。大國置三軍（每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中國置二軍，小國置一軍。又中央地方千里，是爲王畿，以充王官之采邑。計大國九，中國二十一，小國六十三，凡九十三國，而畿外五國爲屬，二屬爲連，三連爲卒，七卒爲州，天下共分九州；州有伯，卒有正，連有帥，屬有長，使之制馭地方，故周之初期，有謂諸侯之數，凡千八百國云。

周室把全國土地，依着這個制度分給大小諸侯。但各諸侯對於其所轄境內的人民，保有怎樣一種關係呢？申言之，人民是在那種形式上對於諸侯由盡其課加的義務呢？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由周之田制及其稅法，窺知一個大概。

田制在夏殷以前，無可稽考。太古時，田野未闢，人民各自開拓其土地，故土地或係私有。此後不知在何年代，土地悉收入官，然後再轉貸與人民，於是納貢賦而班田收授之制以起。夏行貢法，以田五十畝爲一間，以十間爲一組而授之十家，使各各上納其五畝之收穫。殷採井田制，行助法，將一區七十畝之田九區卽六百三十畝，區劃成井字，以中央的一區爲公田，其餘皆作私田。凡八家，則與以一井之田，使共耕

公田，而以其收穫上納。至周，乃折衷夏殷之制，而行徹法。其法與殷大概相同，不過周之井田，每區爲百畝，每井爲九百畝。人民年二十，則受田百畝，至六十乃歸還其田，次子稱餘夫，年十六即受田二十五畝。田制之崖略如此，再看其稅法。

周之稅法，有種種名色。其由公田收穫納入的，稱爲粟米之征；別有令納絹布若干的，稱爲布縷之征；又每年使用人民爲夫役，則是力役之征。此外又有所謂山澤之征，漆林之征等等。這一切稅收，都是人民照例貢獻諸侯的。

中國歷代法制，以周爲最完備。其關於封建設施，若網在綱，秩然有序。吾人今日看來，猶不能不承認其縝密而整秩。但制度之體制雖如此，實行起來究是怎樣呢？

西周盛時，王權大張，所謂封建制度，一時或曾如實施行。然武王封分之後不久，其親弟管叔蔡叔即輔紂子武庚以叛，弄得周公居東三年，方始蕩平。這是成王時事。成王之後爲康王，康王之世，海內尙稱乂安。可是一到昭王穆王，周室就開始衰微了。厲王爲國人所逐，幽王爲犬戎所弒，王權之失墜，已可見一斑。陵夷至於平王，竟因戎狄的威逼，而東遷洛陽了。不過，王室雖然一天微弱一天，有些諸侯，却正乘

着王室日微的機遇，一天一天的強大起來了。周之初期，諸侯差不多有一千八百之數，到了春秋時代，大併小，強兼弱，看看只剩下一百六十餘國了。往後，周室益加不振，諸侯就益加攘奪兼併得厲害。以子爵僭稱王者有之，以侯爵降爲男者有之，降及戰國之世，所餘者僅七強國及二三小諸侯而已。前此謹嚴之封建制度，早已完全破壞無餘了。

不過，周室之衰，雖不免予衆諸侯以兼併攘奪之機，致封建制度趨於崩壞，但周初千八百諸侯，至春秋時只剩百六十餘國，至戰國時更只剩七國的這個迅速遞減過程，就王室集權的封建制度說，雖在日益崩毀，可是就諸侯分權的封建制度說，却又無妨說是在長足的發展。由千八百國併合而爲七國，其勢力膨脹，該是何等雄厚。然而這種"成也毀也"的經過，都是表面的，限於政治方面的現象。若一根究當時社會經濟變遷之實況，我們就知道封建制度之不能維持，那是有牠必然的命運的。現在且就左列諸點，加以說明：

第一，周之封建制度，是以一種特殊的土地制即所謂井田制度爲基礎。井田制對於封建制度有幾種作用：一，土地公有，按人分配，農民乃不致因過富過貧，離去鄉井，使諸侯賴以生存享樂之稅收無着；二，獲取公田收穫，作爲粟米之

征，乃最省事之稅法。三，周之兵制，卽以井田爲準。比如王畿地方千里，約可得井田六十四萬，卽一萬甸（六十四井爲一甸）。而方里爲井（八家），四井爲邑（三十二家），四邑爲丘（一百二十八家），四丘爲甸（五百十三家）。當徵集時，以丘與甸爲基礎，則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甸出兵車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兵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人夫二十五人，總計凡百人，故天子有兵車萬乘，號稱萬乘之君。所謂千乘之國，百乘之家云云，要皆依此計算。總之，井田不獨爲封建諸侯所託命，且能在徵兵取稅上，給予封建諸侯以極大的便利。然自兼併攘奪之局面成，井田乃日趨破壞。下逮戰國，魏李悝昌言盡地之力，秦商鞅更乾脆的廢井田，開阡陌，各國尤而效之，於是井田之制蕩然，而封建之步調亂，封建之根基動矣。

第二，不過，井田制度對於封建諸侯之徵兵納稅，雖有不少的便利。但同時對於封建諸侯任意徵兵，任意取稅，却又似乎成了一個妨礙，所以他們也樂得把這種制度破壞完事。可是，井田制破壞之究竟的結果怎樣呢？其一是封建諸侯對於其被剝削者農民的直接榨取關係，開始隔離，在他們兩者中間，插入一個專以聚斂爲事的中間層，有如陪臣宰官

之類，往後，封建諸侯的兵力財力，就完全操在這般人手裏了。他們一有機會，立刻就能夠把封建諸侯推翻。三家分晉，田氏篡齊，都是基於這種事實。此外，還有一種結果是：諸侯間無有止息的戰爭，固然怪不得他們對於布粟之征，力役之征，分外強制的苛求，但井田制既壞，那些陪臣宰官對於農民的苛求，就加倍厲害了。因爲，他們一方面要多徵多收，以取悅於其主人——封建諸侯——同時又要多徵多收，以爲自己中飽。這樣下來，農民除了死，就只好跑了。所以"壯者散之四方，老弱轉乎溝壑。到後來，諸侯輩的餞糧兵馬，也無出處，秦之得以兼吞六國，這當然是一部分原因。

第三，封建諸侯們的相互構怨，相互混戰，爲了什麼呢？很顯明的，"闢土地"，或者"爭地以戰"，"爭城以戰"。"有土此有財"，這是他們的口號。不過，依我想，春秋時代的戰爭，主要雖是爲了土地，到了戰國之世，小國變成了大國，對於土地一層，似乎不甚急切。要緊的還是耕植土地的農民。當時載籍，雖不見"爭民以戰"之文字，但各國諸侯對於"民"的要求，却是非常緊迫。梁惠王問孟子說："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

多，何也？"由這一問，我們就知道他是在如何努力"爭取人民"。孟子是一個頂會觀風講話的人，他很了解各國國情和時君心理。他不論見了梁惠王，齊宣王或滕文公，總是大講其保民的仁政。並且鼓勵時君說，王欲行仁政，則"民之歸之也，如水之就下"，或者："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立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大意如此，記不清原文——南）總之，當時諸侯，已十分感到無民之痛了。但他們欲固其封圉，或欲闢土地，又只有盡量搜括現在的農民。農民日益減少了，他們的搜括却並未減少，甚且要增加。結局，民益窮，財益匱，待到變法圖強，休養有年的秦兵一來，封建諸侯的命運，就於是乎終焉。

第四，封建諸侯們無止息的爭奪戰，對於農村雖破毀備至，但對於商業，却有不少的貢獻。這可以從幾方面來說。一，封建制度的社會，最重等級。左傳昭公十年，芋尹無宇說："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又管子云："士之子恆爲士，農之

子恆爲農，工商之子恆爲工商。"這種階級制度，不僅決定了一個人本身的命運，並且連其子孫的命運也決定了。我們知道：封建社會是重農輕商的。商人的地位，當可想見。但自諸侯輩爭奪起來之後，存亡興替，就沒有定準了。昨日的公侯，今日說不定變成了窮光蛋，今日的窮光蛋，明日說不定要成爲大人物，飯牛的甯戚，賣作奴隸的百里奚，鄭國商人弦高，不都跳上了政治舞台麼？總之封建的階級，是漸漸打破了，一向被人輕視的商人，這才抬起頭來。不過，徒是這種心理的改變，還不夠促進商業。二，古代商業，都爲現物交換性質。迨封建之局面成，百里一大國，五十里一小國，國境的限制，又加以交通的障礙，所以商業只限於小的範圍內，頗難發達。自各國兼併起來。國境既經擴張，商業範圍，亦隨之拓展。而且軍事對於促進交通，甚有效力。交通便，範圍廣，商業游刃有餘地了。加之，三，當時農民被迫離鄉者，一部分死於溝壑，一部分變爲匪盜乞丐，還有一部分則麕集城市，借點小資本，經營小工業小商業。城市人口集多了，且爲浪費的統治者駐節之所，無怪商業很快的發達起來。商業資本的膨脹和高利貸資本的流通，那已經表示封建制度所由建立的土地資本，失其原來的作用了。結局，封建社會的解體，就

成了一種必然的現象。

上述四點，我看，已夠解說周代封建制度崩潰的原因了。在根究中國資本主義，爲何不隨封建制度崩潰而發達起來，並確認中國現代社會，是否仍爲封建社會之前，我想先把中國的封建制度和歐洲日本的封建制度，一加比較。

六 中國封建制度與歐洲日本封建制度之比較

歐洲的封建制度，日本的封建制度，中國的封建制度，其成立，發展乃至崩潰的軌跡，我們已在前面分述其梗概了。現在要大略加以比較。怎樣比較呢？先抽出這三種封建制度的共同點，然後再看中國封建制與日本封建制，有什麼不同，又，中國封建制，與歐洲封建制有什麼不同。比較的結果決定了，再進而論中國資本主義制度，爲何不隨封建制度崩潰而發達起來的原因，這樣，我覺得是一個必應遵循的順序。

（1）三種封建制度成立，發展及其崩潰之共同點。

A.在體制上雖然完整，在實行上則非常混亂，這是三種封建制度大體相同的。

B.三種封建制度，均建立於土地資本制度之上，而以土地資本爲其經濟的基礎。

C.領有土地者，均圖擴張領地，增加收入。所以相互侵攻，演成混亂局面。(不過，德川柄政以後的日本封建局面，略有不同。)弱者受併於強者，強者又受併於最強者。

D.戰亂不已，剝削榨取益甚，農民或農奴不堪其苦，乃相率離棄鄉井，結局，農村荒廢，剝削者亦慘遭打擊。

E.封建制度成立之始，最重等級，以後戰亂相尋，興替日有，於是等級之制蕩然，而封建制之支柱又折了一個。

F.在社會多事之秋，農業雖然破產，商業却緣以崛興，(原因均見前，茲不複贅)。默化潛移，貨幣資本制，已暗中代替了一向土地資本制的重要地位。封建制度於是乎告終。

(2)中國封建制度與日本制度之相異點。

A.中國周代以前，如夏如殷的牧伯羣后，略與日本氏族制度下之氏族相當。但中國至秦廢封建而爲郡縣，日本則是由郡縣制改爲封建制，往後又廢藩置縣。

B.日本封建制之發展，是由分權的，趨於集權的，反之，中國則是由集權的趨於分權的。所以日本封建諸侯，漸爲幕府所削弱；中國封建諸侯，則因兼併而益大。

C.日本保衛封建諸侯的，有分地食祿的武士階級；中國封建諸侯之武力，則是由徵集而來的民兵。

D.日本封建制度下剝削農民的，是稱爲大名，旗本等的武家，他們直接與農民發生關係；中國封建制度下剝削農民的，在前也是封建諸侯自己，往後井田制破壞，他們就不能不把這麻煩的職務，委託其代理人了。大約所謂'宰'，所謂'陪臣'，就是指着這些傢伙。

E.日本封建制破壞，外人勢力侵入，加了一番刺激或力量，中國封建制之崩潰，則純由於內戰變動的結果。

F.日本在封建制度發展中，不但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發達，匯業資本亦頗發達。但中國當時因貨幣尙極幼稚，故不聞有匯業資本存在，同時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亦因此大受限制。

(3)中國封建制度與歐洲封建制度之相異點。

A.中國的封建諸侯，歐洲的封建領主，同樣是依存於土地，而吸取農人的勞慟剩餘價值。但中國這般勞慟

者，是計口受田的自由農民，在歐洲，却是原來的奴隸，和擄掠得來的敵人。因此，歐洲封建制度之經濟的基礎，就是土地制和農奴制。領主的收入，不是取决於其所領地的面積，而是取决於其農奴數。這與中國井田的封建制度，是絕不相類的。

B.歐洲封建制度下，有一個和日本武士地位相當的騎士階級；也同日本武士一樣，他們食祿受土，駕凌於農民之上，而爲其寄生剝削者之又一個特殊羣。若中國，則沒有這個階級存在。諸侯們有必要時則徵農入伍爲兵；公事畢，兵又返鄉爲農。

C.歐洲封建制度之發生，是由於西羅馬崩潰，人民無法律保障，乃羣相依附豪強世家望族以自保，依附者多，保護之力益大，於是形成了一種新的局面，新的秩序，即所謂封建制。若中國之封建制，則是起於天下大定後之一種政治設施，所以歐洲初期的封建制，是分權的，中國周初的封建制是集權的。

D.十字軍戰爭的結果，歐洲的商業範圍擴張到亞洲了。中國封建諸侯不斷內鬨的結果，如前所述，商業是有了發展。但在大體上，却仍不免是鎖國的。

……………………………

在上面，我已把中國，日本，歐洲之封建制度的相同相異點，大略比較過了。現在，我要進而根究：中國封建制度崩壞了，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何以不能接着發達起來？

七 妨礙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發達之原因

歐洲封建制度崩潰後，接着就是重商主義的天下，商業資本之發達，那是無待細說的。往後重商主義之惡影響，雖曾引起重農學派的反對，但近代式的工業資本主義，却就在重商主義發展的基礎上發達起來了。

其在日本，那種發達是更爲迅速的。日本封建制度隨着廢藩置縣而宣告終局以後，她那孕育乃至成就於封建制度下的貨幣經濟制度，不久，就讓渡其支配的地位於工業資本主義制度了。

歐洲由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過渡到工業資本，約計起來，不過一兩百年間事，在日本，這個轉變，竟在幾十年內完全成就了。中國怎樣呢？

如前面所講的，秦併六國，變封建而爲郡縣以前，中國

的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不是已有相當的發達麼？固然，"由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所形成的貨幣資本，要轉化為工業資本，在鄉村，會受封建制度的妨阻，在城市，會受基爾特制度的妨阻。"（英譯資本論第一卷八二三面）但中國封建制度既經破壞，基爾特組織又無何等勢力，宜可早速轉化為工業資本國家。然秦後至中英鴉片戰爭以前，歷二千年，仍沈滯淹留於商業資本狀況下，而莫有起色。這原因，國內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曾有種種說明。但我覺得，以次諸點，確是妨阻中國工業資本主義經濟發達的要因。

第一，缺乏外來有力的刺激 歐洲姑不具論，日本之迅速成為工業國家，主要是由於"黑船"之汽笛，驚醒了她的昏夢。她一方面受歐美物質勢力之威脅，一方面又為歐美物質文明所迷醉。所以，一經由衝動而企圖維新，歐美成法俱在，模仿就得了。封建破壞了幾十年，就有這樣的成果，她不能不歸功於西人。中國四境，向為一些游牧部落的民族。他們動不動侵擾進來，搶奪什物財寶。他們是野蠻的，與他們接觸一次，除了一些惡印象外，就是增大自己的傲慢，或者說，助長我們自己不求進步的暮氣。元代馬哥孛羅東來以後，至明時復有利瑪竇艾儒略等踵至，而中國東南海岸，且有葡萄

牙人之經商。不過，那時西洋的物質文明，尙未十分發達，雕蟲小技，實不夠折服我們。總之，中國所以長久停滯於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的狀態的，沒有外來有效的刺激，也算一個要因。

第二，傳統思想妨害自然科學發達　自漢武帝崇尙儒術，罷黜百家以後，中國學術界全以孔子之思想爲思想，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固然，推崇孔道，旣已是由於當時的客觀趨勢使然，但孔道推崇的結果，却把那種趨勢變得更僵了。孔子不言利，不講力，更瞧不起形下之器，尊孔者遂變本加厲，排斥一切物質文明了。謬種相傳，演爲故智。直到明時，大儒紀曉嵐對於利瑪竇之二十五言猶說："西方之教，惟有佛書，歐羅巴人取其意而幻變之，猶未能甚離其本。厥後習見儒書，則因緣假借，以文其說，乃漸至蔓衍支離，不可究詰。"又對於艾儒略之西學凡說："其致力亦以格物窮理爲本，以明體達用爲功，與儒學次第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數之末；而所窮之理，又支離神怪，不可究詰：是所以爲異說耳。"對於這異說，這位先生又有幾句案語曰："歐羅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製作之巧，實逾前古。其議論夸詐迂怪，亦爲異端之尤。朝廷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具有深意。

……"曰'異端'曰'異說'曰'器數之末'曰'支離神怪'，所以'禁傳其學術'。不過，我們應知道，這並不是紀先生個人的意思，中國的聖人之徒，全是如此想法。他們對於技術科學，既具有這樣的成見，誰個還肯冒大不韙去研究牠呢？科學技術不發達，工業方面當然難得有何等改進。

第三，沒有獎勵工業的政策　這一點，與前兩者是密切相關聯的。中國統治者的統治術，一向是請教儒者，儒者又老是那一套意見。加之，鎖國幾千年，從沒有一個有力刺激，使其向工業方面注意，所以工業政策這類字樣，從不曾在統治者的治國大經中出現過，但發展實業，又非有政府的協助獎勵不可。日本工業發展之迅速，雖說有西洋為其仿效的榜樣，但政府督勵之功，實關重要。獎勵金補助金之設置，實業公債之發行，實業專門人材之造就，保護關稅之實施，銀行制度之改善，舉凡一切便利工商促進工商之事項，無不努力推行。日本之有今日，固非偶然也。

第四，土地投資之普遍化　井田制破壞後，土地之流動性異常之大。經商發財的，做官發財的，苦於錢無用處，只好買土地；農民因兵災水旱弄窮了的，貴族官僚因政變或浪費陷於困境的，若有了土地，就只好賣土地。土地買賣之風盛

行，對於實業發展，爲一個致命的打擊，因爲資本都向土地上了，實業方面，就沒有發達的可能。可是一般人爲什麼不肯向工業上投資，却把資本購置土地呢？這因爲是：一，中國社會是常常發生動亂的，而中國戰爭的目標，又多半是在"取城"或"占領城市"，至若城市以外的地方，那不過經過一下罷了，攻者守者，都不在乎。小工業商業都在城市方面，而且工商業的財產，又沒有土地那樣穩妥確實，所以中國商人一發了財，他除了用以放債取息之外，就把大部分資本拿去購買土地，甚至連商業也不幹了。至若利得微薄的粗製造業，儒者固然恥之，商人亦不屑就也。二，土地可以裝飾門面，抬高自己的社會地位。縉紳先生是要土地的，因爲未達時，他可藉此過隱士生活，且可藉此武斷鄉曲。在朝的達官貴人也是要土地的，因爲一旦"致士"或下野，便非有莊田別墅無以保持身分。商人的地位，本不大高明，有了土地，他就可伍於儒林，威加有衆。三，中國土地的產出最非常之大，多半的土地，每年可以收穫兩度乃至三度。加之中國統治者對於農田水利，向頗注意。產額加大，地租必多。有利可圖，無怪人皆樂於投資土地。四，在中國，高利貸的風習，與購買土地的風習，同樣普遍。究其原因，這兩者實有相輔相成的關

係。因為購地收租，即可抽出高利貸的資本，高利貸的結果，借方——一般農民及少數窮貴族——愈益貧困，卒至以其土地作為抵償。達官貴人——中國達官貴人放債的事例頗多——商人，都是有錢出借的，所以他們結果都成了大小地主。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與土地投資資本紐結一團，對於工業發展遂成了一個有力的阻礙。

妨礙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原因，或不止此，但主要原因，總不外這幾點。

八　論證今日中國尚為封建社會之無根據

要論證今日中國尚為封建社會，論證者一定有所根據，申言之，他一定是把過去中國歐洲或日本實行封建制度時代的社會實況，來與今日中國社會的實況比較，比較的結果，他發現了：今日中國社會的實況，簡直與那時一般無二，至少是大同小異。於是他斷定，中國今日，尚有封建制度存在；今日中國的社會，尚是一個封建社會。

我很盼望他的結論是這樣推論出來的，因為要這樣，我們才有話可說。如其他離開事實，於上述三種封建制度以

外，擬想一種與中國今日現狀相類的體制，而稱之曰封建制度，然後再用以確定今日中國爲一實行封建制度的封建社會：那方法，對於他當然是很有效果的，但對於學理沒有幫助。不幸得很，今日中國竟有許多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在採用這種方法，所以論來論去，總沒有抓住要領。

歐洲有歐洲特殊的封建制度，日本有日本特殊的封建制度，中國亦有中國特殊的封建制度，這，我在前面已比較過牠們的同異了。歐洲人日本人以他們各別的封建特型爲根據，來考察今日中國的社會，並指證今日中國尙有封建制度存在，那也許有他的理由，或者有他的必要，用不着管。但生而爲中國人，照理，總得把中國古代的封建制度來做根據吧。況且，卽使抽扯東洋西洋所有封建制度的特徵，來比附中國現代社會的實況，那除了張冠李戴之外，也是一樣枘鑿不入的啊！

現在，姑且假定一切中國社會之偷論者（無論中國人或外國人），都於中國古代封建制度有相當認識，都是以中國古代封建制度爲根據。但推論下來的結果怎樣呢？在我想，他們總該承認：今日中國實沒有封建制度存在，今日中國的社會，並非封建社會。如其他們硬抽出了相反的結論，那，我

就只有驚怪，只有說他們沒有根據。

中國古代的封建制度，我在前面已論述其大概了。此刻，我還想就其主要特徵補述幾句。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唐虞以前，是無可徵考的。但由唐虞以後至西周之初，那又是完全靠得住的麼？關於這點，現在正有許多學者在懷疑；從而，周初那個秩然有序的封建制度本身，究否存在過，實施過，也就發生問題了。不過，爲避免理論支離起見，這裏無須談到此點，還是依着史籍，把那當作實有其事的好了。

前面講過，所謂封建制度，就是以土地資本制爲基礎，申言之，就是以土地領有者對於其所隸屬之土地耕作者的搾取關係爲基礎，而形成的一種政治組織。在這種意義上，無論是中國的，歐洲的，乃至日本的封建制度，都說得通。不過，中國封建制度，不同於其他封建制，特別是歐洲式的封建制的地方，却也正可從這裏看出。歐洲的封建制，是完全建立在土地制及附着於土地制之農奴制上面。農奴沒有自由，不能享有土地所有權，更不能離開土地：他簡直是定着於土地的一個特殊機能，而不像是人。農奴由土地收穫多少，都是屬於領主的。除了領主許與他的最低生活費之外，

他不能取得一點。所以，領主對於土地支配權的大小，不決於土地的面積，而決於農奴的頭數。像這樣一種制度，自始就是不人道的，不合理的，那能談到什麼均平。

反觀中國的封建制度，那却比較進步多了，合理多了。中國周代封建制有一種特色，就是：牠的基礎，乃建立在一種頗有理想頗有組織的井田制度上面。如前所述，井田制的精髓，雖然一方面在禁止人民私有土地，同時，並使統治者易收統治之效，但就在這當中，人民也不是全無利益。他們對於其統治者或地主應盡的義務，一是上租，一是當兵。依着井田制，人人對於這兩種義務，就會不偏不倚的平均分担，而統治者對於享有這兩種權利，也就有所限制，而不能任意加租，任意拉差了。因爲粟米之征，只限於公田，而徵集兵夫車馬，亦是按着井田攤派。這樣一來，我們雖不能否認統治者對於農民的剝削，但比較上，總算剝削得合理一點，公平一點。這是中國封建制度的一個大特色，抹殺了這個特色，即無從認識中國的封建制度。簡單一句話：中國周代的封建制，是與當時的井田制相爲始終的。當時那種封建制實施的範圍如何，實際究竟維持了多久，我們無從稽考，但有一點可以斷言的是：中國井田制開始破壞的那天，即是中國

封建制開始崩潰的那天。井田制破壞完事了，封建制也就隨之告終。至若對於此後漢之分封同姓諸侯，唐之分封藩鎮等等，亦抓住字面形式，稱爲封建制度，那就牛頭不對馬嘴了。歷史上一切所謂制度，都有其特殊的經濟基礎。若不問經濟發展變遷之次第如何，只一味羅列比附表面相類似的政治形態，或政治用語，結果，必大遠於事實。固然，在另一方面，經濟條件或社會的經濟關係無大改變，亦不容以某種政治形態表面的更動而遽認其實際情況之變遷，但一種政治形態，如果完全建立在某種特殊經濟組織上，那種組織崩潰了，我們就無從斷定其上層建築的政治形態之依然健在。是的，周室分封諸侯，致釀起春秋戰國割據，兼併，混亂的局面，此後西漢分封諸侯，西晉分封宗室，唐代分封藩鎮，都曾或大或小的演成頗相類似的混亂，迨至民國，因開國時各省置有都督，卒乃有今日這個場面，這分明是一貫的封建制度的作祟。不過，我們對於周以後這歷代的政治花樣，如果硬要稱牠是封建制度，那也不妨，因爲人各有運用名辭的自由。可是在運用這名辭時，應當表明那是與周代封建制度截然兩樣的東西。周之封建制度有井田制做牠的經濟基礎，而周後歷代的分封，則只限於一種政治設施。周初受封的公侯伯

子男，對於其領地的農民，是統治者，亦是地主；若此後由歷代分封的王公藩屬，不獨沒有地主資格，有的且連政治統治者亦說不上。這原因，這區別，就是由於封建制度，是以土地制爲基礎的。徒徒君臨於一定面積土地和一定數人口之上，而於土地人民不發生直接的緊密關係，換言之，他的生活，不是由其所領土地直接上租供給；他的兵力，不是由其所轄人民直接抽丁充當，那很顯明的，他頂多不過是統治人民的大官吏罷了。爲了擴大統治的範圍，爲了增進實際的支配，他也戰爭，掠奪，傾軋，但他勝利了，掠得的土地，却非他的私產，土地仍是人民的。他也向人民搾取，剝削，乃至壓迫，但人民對於他的孝敬，早變却方式了。不是上租，而是納稅。總之，我們討論封建制度時，當特別留意其經濟基礎；經濟的觀點拿準了，就知道周之封建制度，早隨井田制破壞無餘了。至遲，秦以後就全沒有封建制度存在。然而現在竟有人說，今日中國，尙是一種封建社會，並且，他們的根據，都是實際經濟問題上的事實。這是頗值得注意的。

原來這種意見之發生，並不始自今日。所謂‘封建軍閥’‘封建思想’一類術語，早就頗流行於一般文人學士口耳之間。不過，進一步根本的論證今日中國尙爲封建社會，那却

是近年來由蘇俄幹部派發端的。幹部派這種意見，頗爲反對派即杜洛斯基派所反對，迄今兩派論爭猶烈。中國思想界受此影響，故對於中國今日社會性質的問題，亦有兩種正相反對的意見。贊成今日中國尚爲封建社會者，所提出的論據，大抵得自外人，忘却了中國封建制度的特質。而且，即使依日本的或歐洲的封建制度來權衡，亦不免有冒爲比附之嫌。玆先將他們指稱今日中國爲封建社會之論據，分述於后。

一，就農業問題考察，現今中國農民中，有五成是租借土地。有一畝至二十畝土地之小自耕農，占全體農民四成九五，總其所有土地，不過全體耕地一成五九。有二十畝至四十畝土地之小自耕農，居全體農戶之二成二七，有全體耕地之二成二八。合而言之，則此兩者占全體農戶之七成三，而其所有地，却祇三成八。

二，中國地主，係由比較富裕之農民，官吏，商人，及土豪所構成，他們不獨持有經濟的權力，且掌握有行政上法律上的權力，許多省份的農民收入，有百分之七十是屬於他們的。

三，中國通行的地租形式，是現物支付，是佃租制。此種形式，是半封建的社會制度的遺制，與農村資本主義一定的

發展(抵押資本,高利貸資本及商業資本)相織而成。這在中世的歐洲也是特徵。

四,中國現在之軍閥,即屬一般封建諸侯。他們君臨於其所統轄的省份,常爲大規模的大地主。爲了徵收租稅,他們利用國家機關,及自己的一切權力,強征豪奪,誅求無厭。他們對於土地雖沒有合法的領有權,土地不是他們祖宗的遺產,也不是他們的財產,但在實際,他們却在不斷把那從土地徵收的稅款,作爲私財。

五,帝國主義商品侵入農村,使中國農村的半自然經濟漸漸破壞,廣大的農民羣衆急劇破產,其結果,一方面促進中國農村中階級之分化,極大多數之農民陷於貧苦深淵,同時發生極少數之富農份子。在另一方面,帝國主義維持中國之封建勢力,阻礙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因之,使中國農村經濟停滯於半封建關係之下,致資本主義之發展,極感困難。

上述這諸點,大體上雖屬蘇俄幹部派之主張,(參照新生命第三卷第五號方峻峯先生所著:托洛斯基派之中國社會論)但中國主張此說之歷史社會學家,亦多恃此爲擁護其意見之有力根據。茲特依次逐一批難,以明究竟。

就第一點說，中國佃農對全體農民的比例；中國小自耕農所有地，對全體耕地的比例，實際是否如此，還大是疑問。現在我們就退一步認定這個統計數字是正確的吧，這於論證今日中國爲封建社會有什麽幫助呢？封建制度下沒有‘自耕農’‘佃農’這些名色，耕地者在歐洲是全沒有自由的農奴，在中國却是計口受田的農夫，他們的統治者，同時就是他們的地主。即使更退一步漫然的說，封建制度係以土地制度，即領主對於其所屬農耕勞働者之搾取關係爲基礎，一國土地既有百分之五十爲地主所佔有，即全土地面積之一半，已結有這種地主對佃農的搾取關係，那末，這個國家就分明是一個封建國家，至少是一個半封建國家。然而要證實這似是而非之理論的不當，我們頂好看看大家公認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村實況，就以日本爲例吧。根據一九二七年的農業調查統計，日本全國乾田水田總計起來，自耕地爲五成四二，租借地爲四成五八；又自耕農，佃農及自耕兼佃農對農家總戶數的比例，自耕農爲三成一二，佃農爲二成六九，自耕兼佃農爲四成一九。就日本這個農民農地的統計數字看來，比之前面那個對於中國農民農地任意作成的（也許可以這樣說吧？）統計數字，相去也就有限了。然而我們仍不妨稱日本

爲資本主義國家。況且，其性質，其經濟基礎與領主或封建諸侯絕不相同的地主，就是再多一點，其土地就是再廣一點，我們也不能即此確定一個社會的封建性質。

就第二點說，中國的地主，確係由比較富裕之農民，官吏，商人及土豪所構成，但正惟其如此，就可證明中國土地的流動性；所謂“千年田地八百主”，那正是中國社會土地流動狀況的寫實。地主持有經濟權，那是十分明顯的，地主掌握有行政上法律上的權力，也有一部分是真實的，但即此就能與那旣領有其土地，復統治或奴役其人民的封建領主混爲一談麽？

就第三點說，中國通行的地租形式，是現物支付，是佃租制。但資本主義國家日本，現今也還是行着‘米納’的佃租制。況且中國的佃租制，實具有投資的性質。蘇俄反幹部派拉狄克氏說：“中國農民之半數是佃農或半佃農。此種佃租制，不是半封建的佃租制，而是新的資本家的佃租制。大地主是投資農村之商業資本家，商人或官僚。他們以自己的錢，借貸於農村。……在中國投資於工業是很危險的，而投資於農村的事情却很簡單。政府在四年前預徵農民的賦稅，然而農民無處可逃。窮極之農民，不得不向商人借錢。這商

人做了地主，以地租的形式，從農民收取五分六分的利息。'（見前托洛斯基派之中國社會論）由這段話，我們可以知道：中國的地租形式，已經不是什麽封建社會的遺制，而是結合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而形成的一種投資形態。

就第四點說，君臨於各省的軍閥，有的確是大規模的大地主，但同時我們應知道，他們不但是大地主，且是大商人，大實業家呢？中國大點的新式公司，規模像樣的工廠，殆莫不有軍閥乃至他們御用屬僚的股份。他們投資土地的動機，與投資實業的動機一樣，牟利而已。他們已經不靠土地來維持他們的身分了。土地到現在也實在不能抬高其身分。況且，他們的土地，也還是購買得的，不是誰個分封給他的。其畝數雖再多，比起他所統治的面積來，那眞是九牛之一毛啊！他戰爭，他企圖兼併，但他的目的，與其說是關土地，倒無寧說是奪城市。是的，他對於統治地方的土地，雖沒有合法的領有權，但在實際，他却在不斷把那從土地徵收的稅款，作爲私財。不過，對自己購得的土地是收租，對人民自己的土地，畢竟祇能徵稅，收租徵稅在充實軍閥官吏腰包的作用上，雖沒有區別，然而一根究其來源，那却是一個社會是否尙有封建制度存在的指標咧！

就第五點說，帝國主義侵入中國後，中國社會確有了根本的變化。其一，以前商人投向農村購置土地的資本，現在轉而用在城市新式的工商業方面了，資本旣由農村流向城市，於是舊式的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周轉的形式破壞了，農村由經濟停滯緊縮而陷於困境，農村失業者乃因以加多；其次，因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大開工廠，大投資本發展中國工業，所以舊農村經濟關係破壞下形成的農村失業者，都有了出路，農村過剩的勞働，亦遂隨着資本向城市移動；再，都市工業發達的結果，農村一方面變成了都市工業品消費的場所，同時又是都市所需原料供給的場所。農村對於都市的關係，已經是被動的附屬的了，換言之，中國經濟的重心，已經置重在工商業發達的城市了，土地這種商品，再已沒有前此商業資本主義時代那樣令人垂靑；最後，隨着都市工商業的發達，銀行資本勢力，也漸漸扶植起來，金融圓滑的活動，更使帝國主義資本容易向中國排洩，並與中國資產階級的資本，發生密切聯絡。在這種種情形下，我們並不否認帝國主義之侵略，造出了中國農村不少的失業羣，但同時我們也難否認農村失業者，由工業發展所得的救濟。帝國主義者延長中國軍閥的生命，致阻礙中國工業資本之發達，那是事實；

但牠破壞中國舊式商業資本，促進中國工業資本之發展，那也是事實。這誠然是一個矛盾現象，無奈帝國主義本身發展，就是一列矛盾現象的展開啊！

由上面討論的結果，我敢說：論證今日中國尙有封建制度存在，尙爲封建社會，那實在沒有根據。中國近世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雖然是被動的，殖民地的，但總不能不說是變相的資本主義；也許說，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是頗不普遍的，畸形的，但大體上，全國確是爲資本主義勢力所支配，這，我們可以由種種事實，種種可靠的統計材料來解說；不過這裏是討論封建制度，不能多講了。

論證今日中國尙爲封建社會的中外學者，每喜歡把'封建社會的遺制'，'封建制度之殘餘'，以及'半封建制度'等話頭，來撐持其意見，但，這已表示他們的自信不堅了。此外，有的學者主張：中國封建制度早崩壞了，但中國封建勢力還存在着。比起所謂'遺制'，所謂'殘餘'，所謂'半'來，'勢力'二字，當然更有躱閃餘地，但同時也就更有斟酌餘地。因爲，如果有人詰問'封建勢力'是什麼，那恐怕比'遺制''殘餘'還要難得答覆些。而且嚴格的說，如果承認'封建勢力'的存在，同時也就不得不承認維持此'勢力'之封建社會的'遺制'或'殘餘'

的存在。這一來，反對封建制度存在的學者，便和主張封建制度存在的學者，一鼻孔出氣了。

我不承認中國今日還存有封建制度，我同樣不承認中國今日還存有封建勢力。

一九三一年，六，一，于東京。

中國官僚政治的沒落

戴行軺

一　緒言

一種政治組織，祗能適應一種的經濟基礎。仝時我們也可以說，當經濟的基礎搖動季節，舊的政治組織不得不破壞，當新的經濟基礎樹立之後，新的政治組織也接着成功。這幾句話，就是演繹馬克思的話："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形成了社會的經濟的構造，而爲眞正的基礎；其上則有法制的，政治的上層建築（卽上層建築之一），而一定的社會的意

識形態（上層建築之二）又適應于此。"這差不多是我們的至理定論。

在原始社會時代，所成下層的基礎的漁獵經濟，生活是不能安定，因此只能產生民族，代表執行政治的權力。在奴隸社會時代，生活略能安定，代之而興是自由民所有的國家。在原始時代沒有官僚，其執行政權的人們，是氏族集團內選出的負責者，他是對氏族全體負責，罷免之權也掌握着各個人手裏，所以執行政權的不是官僚。在奴隸社會時雖有執行政治的人，實際上就是自由民，是壓迫奴隸的自由民，所以也不是官僚。產生官僚却是在封建經濟崩懷之後。封建國家以農業爲基礎的，是其政權的執行是在領主的貴族，他是自己上馬來治理農民的。封建組織搖動之後，貴族的權勢也一落千丈，可是封建階級爲着延長生命，不得不借重民間的分子。這上進的民間分子，就是官僚的先身。可是一方面貴族勢力未全衰，還得有勾延的日子。以後的商業資本繼續發展，封建勢力侵蝕完了，貴族勢力也完全勢力，代之而興的過渡國家，稟承着專制君主的使命，官僚的氣餘才日漸高漲，有時專制君主還受他宰制呢！所以說過渡社會是中國官僚政治最發達的季節。直至資本主義上台，官僚才失了經

濟基礎，而漸趨沒落。

官僚爲什麼發生于過渡社會呢？自然有他的特殊背景。因爲"（一）中國的士大夫階級是封建貴族的擴大。其個人生活賴地租，其階級生存賴賦稅，其身分信仰由於階級的獨占。所以士大夫階級一方面和地主有共同的利益，一方面卻與生產組織任何利益不同。（二）中國士大夫與庶人間流通性極大。選舉或科舉制度蒸發庶人中優秀分子加入士大夫。與士大夫通婚者及士大夫的近親，常取得士大夫的身分。曾有官階者，無論其由捐買或考試，都取得士大夫身分。士大夫的子孫常繼承父祖的光榮，所以庶人很容易化升爲士大夫。"（見陶希聖：從中國社會史上觀察中國國民黨新生命一卷九號）於是士大夫——就是官僚成功了。別個的社會，多少些和這個經濟基礎不合，所以不易發生的。我們就可以下列各時期爲準則，從有史以來述到今朝的官僚發生及殘落史蹟。

（一）原始社會時代（自太古起至殷庚止）

（二）奴隸社會時代（自殷庚起至周初止）

（三）封建社會時代（自周初起至秦朝止）

（四）過渡社會時代（自秦朝起至清鴉片之役止）

(五)資本主義社會時代(自鴉片戰役起)

二　原始社會時代

原始時代的社會是沒有政治組織的。有之不過是氏族，是圖騰。詳細些說，"國家是階級的產物，政治當然是國家的產物。在氏族社會之內，沒有什麼階級，都是各取所需，各任其能的工作着，沒有什麼私產制。因爲沒有階級，所以隨着階級而起的政治制度，自然也沒有發生的必要。所以氏族制度社會的下面，决不會有國家的產生，更不會有具體的政治組織。商朝在盤庚以前，所有的情形，大概是政治與經濟組織的不分化，政的的首領就是經濟的首領，其行使權力的範圍甚狹，祇限于在氏族之內。不過有武力，有文德的氏族首領，又常駕御好多的氏族，所以有人疑地是國家的帝皇，然按之實際，則相差尙很遠呢!"(拙著中國政治的進化新生命第三卷第九號)

在上面一段事實裏面，我們對于那時的官僚制度，可以作這樣的說明。氏族的分子大概不是衆多，其需要領帶，需要督察，需要分配，固是事實，可是分子的寡少，祇須一個酋長足矣，不必費多少的官僚啊!而政治組織與經濟組織不曾劃

分的原始社會，其組織的需要還在經濟方面，政治的需要薄弱，所以組織異常簡單，祇要一個人就能勝任愉快，用不着多數執政者。何況執政者終是分食階級，他們決不能再幹生產工作，在生產力薄弱的原始社會，怎能豢養衆多的分食階級？其執政者有時揀用老的，一方面是取他有威信，一方面也取他本是分食階級啊！

這種有文德或武力的氏族領袖，管理數個至數十個的氏族的時候，他的管轄的地方既大，管轄的人口既多，一個人的能力于是不配担當，因此有用人協力的必要。不過這裏的協助統治者，和官僚大不相同。他們有評議會的組織，這裏不是現在的選舉出來的賺錢爲目的的官僚，乃是各氏族的首領或族長兼領，沒有什麼公費的，更沒有薪俸的。由評議會所產生的大酋長，大多數就是有文德或功武的酋長，是憑着義務，執行其政權，沒有什麼土地，更沒有那時候所沒有的金錢報酬。由大酋長所委任的協助執政者，大多數是由酋長，或是有特殊才幹的充任，其報酬也一些兒也沒有，不過有權享受氏族間的分子的生產品。所以那時候的執政者和協助執政者，都是居在“土階”之上，穿着“布衣”吃着“不和之羹”，並沒有什麼奢侈利慾呢！

因此那時候的執政者和協助執政者，都是清廉的，而入選也極其愼重，而協助執政者也極是寡少。所以我肯定的說，那時候沒有官僚的。

三　奴隸社會時代

自原始社會遞演而爲奴隸社會，在中國是殷盤庚以後的事，那時候的政治制度，稍見萌芽，國家也已確立。這種奴隸發生于殷時，強大的人無緣的壓迫弱小者，當時國家就成強大者壓迫弱小者的工具。周民族不久由西方殺來，商民族因之結束了生命，外來的周民族自己站在自由民地位，對于原來的商民族，加以力竭的壓迫，因之政治的組織更形需要，國家的基礎方才完全打定了。那時"自由民是政治上的壓迫者，奴隸是政治上的被壓迫者；自由民是經濟上的非生產者，奴隸是經濟上的生產者。自由民因爲是非生產者，不得不壓迫奴隸，奪他們的收穫，以供自己的用，由是政治就這樣的決定了。這眞如恩格斯在他著作上說：'在社會內部有了各種利害的分裂，社會自然就發生一種權力。這種權力，最初是以執行社會的事務爲目的，隨着社會的內部階級成熟，就變成一種以人的支配爲內容的權力。卽這種權力

逐漸變化，應於階級對立的構成而爲國家權力。跟着生產力之發展，在社會內部構成階級對立的過程，與最初以執行事務爲目的的那種權力，逐漸變化成爲國家權力的過程，是同一的過程，就是說國家的形成過程與階級的形成過程是同一的過程。'"（前揭拙著）

基於上術的那時候國家的形態，我們可以窺見那時候的執政者與協助執政者的情形。國家起原既是爲着階級對立的關係，所以自由民掌了政權壓迫奴隸，要是自由民採取過渡時代的制度，對于協助執政者的官僚不限資格與身分的話，那就是叫奴隸來做協助執政者，你想他願意麽？在這種他不但有損自己的威嚴，並且自己的目的完全背馳了。所以那時候協助執政者是十分的需要，在國土擴大，人民增多的時候，但絕對是不願任命奴隸爲官僚。而願把一切都在他們羣中的掌握，一切大小官僚都是自由民。所以這種實是一個貴族政治的先聲哩！

總之：奴隸所有者的國家時代，政權是完全爲奴隸所有者自由民的獨攬，對於奴隸取完全的壓迫態度，所以所有協助執政的全體人員，自然不允許奴隸的干政，也就是不允許除了自由民以外的人干政的意思。

四　封建社會時代

下層組織逐漸向農業社會移動了，以畜牧爲基礎的奴隸社會便不得不倒塌，建設封建社會以適應經濟組織。這個時代的政治已不是自由民所擅權，而改爲貴族所領有了，這就是貴族政體。一方面從政權的形態說是地方分權，是以地方分與諸侯成了封建制度。"在那時候，社會上一切的人員，除了貴族外，都是被壓的。就是他們附屬于他們的首長（小封建主）而有納貢的義務，君長在戰爭時候，須保護他們，在困難的時候須援救他們；而其代價，則爲奪取其剩餘勞働，用了力役，或租稅的形式。小封建的諸侯。又是大領主的臣下，一面受其保護，一面則當納貢，有時且須用他的兵力，幫助大領主。有最高的主權，有支配大領主的力量的，便是王或者是皇帝。"（拙著前揭篇）

基於上述的那個國家形式，我們可以知道那個時代的平民，還和從前一樣的，是奴隸變態的農奴。國家是封建領主爲着壓迫農奴面設立的，所以根本的原則，是不許農奴參加政治，否則農奴爲了爭自己的地位，將有有利于農奴的政治設施，要破壞封建階級原來的慾望。所以那時候的政治完

全集在封建的領主上面。我們若再仔細的考察下去，我們將知道所謂封建領主，無論大的小的，公的男的，都代表帝皇的勢力，不是帝皇的子姪伯叔，便是帝皇的外戚，隨着帝皇發難的功臣，和歷代最大酋長的後裔却是絕少，所以那時候的權力雖是分散于諸個人的手裏，可是間接直接都與帝皇關係。封建的領主旣是如此，那麽協助執政的官僚，自然不會引用別人家的勢力，祗知道叫別人家耕種，還有教他升官發財的企求麽?所以那時候的政治是貴族政治，其力量比奴隸社會時代高得多了。

那時候的協助執政者，我們總可以看出幾個顯易的事：第一：那時候的職官漸次增添，第二：大權差不多在幾個貴族職官的手裏，第一個我們可以明白那時候的社會漸趨複雜，壓迫階級的需要更屬需要。從前的職官是出爲實際上的需要，譬如在舜典的上面，有司空以治洪水，有后稷以奬勵生產，有司徒以布廣道德，有執法的官，有分工的官，有山澤的官，有教樂的官，有說禮的官，有納言的官，這種九種協助執政的都是出於實際上的需要，其人員是絕少的。可是到了奴隸社會之後協助執政的多了，有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以祀鬼神，有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

司士，司寇，以統治奴隸，有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以奉養自由民，有六工曰：土工，木工，石工，金工獸工，草工，製造自由民居宅百物，可見那時候的執政者目的已不在人民身的上了。入了封建社會之後，這種制度還是大體的用着，中央政府設了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以治理農奴，每官底下用着六十個貴族，所以全組織就需用三百六十個貴族。六官之上，又有三公（大師，大傅，大保），三孤（少師，少傅，少保），這是不理政治的，不過是顧問官。在地方上的官制是這樣的，二十五爲閭，閭有閭胥，百家爲旅，旅有旅師，五百家爲黨，有黨正，二千五百家爲州，有州長，萬二千五百家爲鄉，有鄉大夫。那都是大小相屬，直到中央政府爲止。所以通典上記着唐堯時候祗有協助執政者六十，夏禹一百二十，殷二百四十，（這是依着鄭元的話）到了周代便有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人！其中執政中央的有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諸侯國官六萬一千零三十二人，這眞的多呀！這些貴族階級這樣就有出路了。

第二個是協助執政者雖是這樣的衆多，但是政權爲了不至於分散起見，其權力仍是集中幾個有力的貴族。周朝初年其權力差不多都在周公旦，召公奭的手裏，以後周公旦

死了之後，畢公繼起，這都是貴族有力者啊！在這裏我們可以知道那個時候確是一個眞是的貴族政治，其源因也是易于壓迫農奴而使之然呀！

自周室衰微以後，成了春秋時代。這個時代是諸侯目無法紀，力竭的攘奪大權。其結果使政治實權淪於貴族的手裏，自己却是東西奔波講究聯盟，締結約章。有時這種貴族得着諸侯的盛命奔波於外，因此結連外國勢力，以爲後援。於是諸侯成了尾大不掉的樣子。如宋的公族，魯的三桓，齊的陳氏（後改姓田氏），晉的六卿，勢力之大，一世莫能與之京。但宋雖有公族之亂，幸不至滅國，魯雖有三桓的橫暴，幸不至失國。齊國的田氏却是殺了君，執了大政；晉的六卿，也逐出了君，執了大政。在這個貴族勢力極長的時代，自然是有危於官僚的發展。

到了戰國的時代，官僚的命運到了。至于貴族執政却是來了一個大打擊。官僚在那時候大概是由下列數種構成："（一）貴族鬥爭中的失敗者及其子孫；（二）由商人階級出身者——管仲，百里奚，寧戚；（三）由解放後的農奴出身者。"（梅思平：中國社會變遷的概略新生命第一卷第十一號）這些分子是這樣的發他展的勢力了："第一時期，大概都爲大

貴族作家臣。……第二時期，大概作地方官吏。因爲貴族互相併吞之結果，大貴族的土地非常廣大，不能直接統治，所以不得不派遣地方官吏統治。這種地方官吏，魯國叫做'宰'，齊晉都叫'大夫'，楚稱'公'或稱爲'尹'。……第三時期，則爲中央高級官吏。如管仲相齊，以官僚而爲卿相，在春秋初年，實在還是少見。孔子以布衣而爲魯司寇，在春秋末年也不多見。到戰國時代，則此風大盛。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乃是最著者。"(仝上)可是那個時候的貴族勢力還沒有全衰，齊國的孟嘗，趙國的平原，魏國的信陵，楚國的春申，還是大權獨攬。不過他們爲着鞏固勢力起見，不得不招致失意的人們，豢養起來。食客數千人的事實，不是在我們的眼簾映着麼？可是他們也不能忘却官僚勢力了。

總之：在封建時代的社會，最初的執政的協助者，差不多完全是貴族。直到商業資本發達之後，貨幣經濟的增加，而形成官僚政治的萌芽。這實是時勢所造，不是人會造成的啊！

五　過渡社會時代

官僚的發達，是過渡社會事。官僚的命運，是隨着社會

過渡相終始。所以我們敍述一部官僚政治的沒落，最該注意的是這個時代。我曾解釋那個時代的政治是"士大夫階級取得政權完全是靠他獻媚帝王的本領，最好是倚附新興的集團，替他們天子幫忙，事成之後，論功行賞起來，一定佔了極大的便宜。所以中國的政治，常在'一治一亂'之下，而不能平平安安的過活。一方面士大夫階級爲着維持自身的利益，對于民衆多方的加以抑壓，民權根本是沒有的。一方面他是不勞而獲的階級，對于農民的剝削是異常利害，田賦徭役是多麼重而且繁，而農民永遠呻吟着。所以士大夫階級政治是一個武力政治，是一個專制政治，是一個階級政治。我們要推翻武力政治，專制政治，階級政治，勢非打倒士大夫階級不可！"（拙著中國政治的進化新生命三卷九號）這個士大夫階級就是官僚，這是從政治上說。所以我們要了解過渡社會政治，第一點就是明瞭官僚。

士大夫階級所以在那一個時代得佔着最大的勝利，也可以用我從前的話："在封建時代，大小諸侯或是大小地主，就成了官僚，到了秦漢以後更發生了官僚階級。因爲中央政府看見封建諸侯，勢力太大，于自己不利；同時爲了報酬功臣，不得不採用封建制度，因此便設立官僚，以爲實際統治者，

一方面又與諸侯以虛名，給以錢帛或少些土地，于是官僚或士大夫階級便應運而生。"（前著）要是詳細的分析起來，那個的原因有兩重，一是屬于統治階級需要官僚，一是屬于官僚需要統治階級：

（一）在封建制度崩壞以後，國家漸由地方分權，進而爲中央集權，諸侯的競爭是多麼利害，在戰國春秋的史蹟上是充滿着戰爭的慘景。結果政權却淪落於擁有軍權實力的將領，于是"彼可取而代也"的將領們慾望達到之後，把殘留貴族殺盡了，恐他們的死灰復燃。一方面需要治理萬民，于是引用非貴族的戰士，和智識分子。他的勢力便這樣的存在了。因爲官僚是帮助統治階級的功臣，有這樣多的人口，有這樣大的土地，統治階級不是三頭六臂，怎樣管天下之大萬民之衆呢！而官僚則大可以帮助他。如史記淮陰傳侯說："人有言上曰：'承相何亡，如失左右手。'"如吳志周瑜傳說："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如魏書任城王澄傳說："沖對曰：'臣旣遭唐虞之君，敢不辭元凱之譽。'"又如元史明宗紀說："天下國家譬如一人之身，中書則左手，樞密則右手也，左右手有病，治之以良醫，省院闕政，則以御史台治之可乎！?"所以官僚是統治

階級的左右手，是同有骨肉關係的。那麽，你想，統治階級有不利用官僚的麽？這是屬于統治階級的需要官僚。

（二）奧本海末爾論述人類求生存的方法，一爲勞働，一爲剝削。（見氏著國家論）官僚階級自然不是勞働階級，而是剝削階級呀！官僚好逸惡勞，人之常情，要是有不織而衣，不耕而食的可能，人家自然會樂於歸從的。史記上載着一個民謠："倚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眞的商人貿遷有無，是很可以給人羨慕的。農人的子弟，終歲勤勞，要是去歸附統治階級，做一個官僚，自然是轉易于剝削階級，這是多麽適意啊！如宋史王欽若傳說："欽若嘗言：少時過圃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洪邁容齋隨筆說："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吳處厚青箱雜記說："夏文莊公……晚年退老，作詩述其事曰：'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可見所謂官僚除了是世襲的游惰分子以外，大多數都是來於農村。他離開農村是爲着什麽呢？這是沒有什麽明文的記述，但是終是厭棄這個苦孤的生活，現在投諸統治階級可以"安坐而食"，這是多麽的喜悅啊！這是屬于官僚的需要統治階級。

在上面的事實看來，我們可以知道這兩個階級是有互相爲用的，就是統治階級少不了官僚，而官僚也是少不了統

治階級。需要既是這樣迫切，那末統治階級是怎樣求官僚？而官僚是怎樣獲得統治階級的青眼？這裏是很重要的。方岳曾說："秦漢時代社會裏面的上級社會層，是帶有立體組織的'豪族，強宗'。魏晉南北朝時代社會裏面的上級社會層，是由立體組織蛻化而為平面解剖的一個身分，所謂'地望，名門'。唐宋以後，再蛻化成純平面解剖的士大夫層。此後士大夫身分取得與維持，已漸由與族姓勢力沒有關係。但族姓的勢力可以助長士大夫力量。"（見氏著關于士大夫身分幾個問題新生命二卷二號）其實我們就一般的看來，這不過是屬于一個社會的普遍現象，如重"地望，名門"的社會裏面，固是王謝兩家霸佔勢力，劉備三顧茅廬的事情也會發生，難道諸葛孔明有"地望，名門"麼？在重"豪族，強宗"的社會裏面，固是大族名家赫然存在，如方岳所舉的例如前漢書游俠傳說："郡國豪傑……冠蓋相望，亦古今之常道，莫足言者。"但是也會有廿二史劄記說："漢制察舉孝廉茂才等歸尚書及光祿勳，選用者多循資格，其有德隆望重，由朝廷召用者，則布衣便可踐台輔之位，如……荀爽有盛名，董卓秉政，徵之，初拜平原相，途次又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自布衣至三公，凡九十五日。"的現象。所以我說。官僚要得統治階級的

任用，就是統治階級任用官僚的標準是有奴隸的學術，有奴隸的行爲，且待我分別說來：

（一）奴隸的學術是很重要的，在這學術裏面告訴我們怎樣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這種道理要是奴隸之極，才是可得而用，否則如反奴隸的，便該視做洪水猛獸。孔子的學說是極其奴隸，極含有統治階級意義，別的且不說，單就論語中的話："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又說："君子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這是多麽具着奴隸的行爲呀！他所想的學術自然也是極奴隸化。他固夢想着大同世界，可是他倒退一步想出小康世界，這小康世界，就是專制政體。所以歷來的帝王都是崇奉他的學說，就是漢高祖在未得天下時會溺於儒冠，得天下之後便興儒學了。有了這種奴隸學術的人，便會做起奴隸的事情。所以開科取士就是這個意義，得取的人，不消說對于奴隸學術有深養的人，使他們去做官僚，不消說是很得其當。因此唐太宗見了進士列隊歡迎，不禁興高采烈說："天下英雄，已入吾彀中矣！"（唐書）賦這種詩的："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復向社前歸，人雲大廈無棲處，

更傍誰家門戶飛"的人，自然奴隸欠充分，于是落第了。歷代帝王所以用這類人的原因就在如此。在廿二史劄記東漢功臣多近儒條說："如：鄧禹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早與光武同游，學相親附，其後佐定天下，有子十三人，使各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爲後世法。(禹傳)寇恂性好學，守潁州時，修學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恂傳)馮異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異傳)賈復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生奇之曰：'賈君容貌志氣如此勤于學，將相之器也。'後佐定天下，知帝欲偃武修文，不欲武臣，乃與鄧禹去甲兵，敦儒學，帝遂罷左右將軍，使以列侯就第，復闔門養威重。(復傳)……"不是我好證據麼？其用這批人原因，就在盡忠於君，你看該書裏面有元末殉難者多進士一條看："如：余闕元統元年進士，守安慶死陳友諒之難；台哈布哈至順元年進士，死方國珍之難；李齊元統元年進士，爲高郵守，死張士誠之難；李黼泰定四年進士，守九江，死于賊；郭嘉泰定三年進士，守上都，死于賊；王士元泰定四年進士，知濬州死于賊；趙璉至治元年進士，守泰州，張士誠旣降復叛，遂被害……"這也是一個證據，證明有奴隸學術的人，是統治階級所樂用，于是他們研究奴隸學術了。

（二）除了上述的一點以外，奴隸的行爲是很重要的。本來統治階級需要這種的人物，才可以統治他們，督理他們；否則，官僚的勢力一長之後，統治階級的命運就要壽終正寢了。當他們攫奪大權的時候，便會喪失了的。所以他們需要這種人物，你看廿二史劄記的南朝當以寒人掌機要一條，不是說："宋齊梁陳諸君，則無論賢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權于大臣，而其時高門大族，門戶已成；令僕三司可安流平，進不屑竭智盡心，以邀恩寵，且風流相尚，罕以物務關懷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于是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則希榮切，而宜力勤，便于驅策，不黨倚之爲心膂。南史謂宋孝武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能無所寄，于是戴法興巢尚之等，皆委任隆密。齊武帝亦曰：'學士輩但讀書耳，不堪經國，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此當時朝局相延，位尊望重者，其任轉輕，而機要多任用此輩也。"這是統治階級明瞭用人的大道理者啊！劉備三顧諸葛亮於茅廬，也是個寒人，他不但能："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并且還能夠："鞠躬盡粹，死而後已。"（俱見蜀志諸葛亮傳）這就是他們奴隸的精神哩！李白當布衣時求見韓荊州不是說："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爲秘書郎……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 倘急難有

用，敢効微軀。"所以統治階級喜歡極了，不久之後，他就當了大權。元史裏有拜住傳載着拜住當任官僚時，他對統治階級說："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所未盡；畏年少不克荷負報上聖恩。"這裏奴隸極了。所以凡是奴隸的行爲人們，統治階級必爲笑眼開了。

除了上述兩點以外，此外也有宗族或親戚的背景，因爲一個人上了大官，總該把他的子姪帶了上去，或者他的親戚也帶上去幾個。這種的制度在魏晉時代最可看出，那時因爲門第制度極盛，所以"上品無寒身，下品無勢族"的事情很明鮮在映着。以後的社會這種制度還是明鮮的，不過無此種的盛況吧了。如顧亭林日知錄北方門族條不是說："今日中原地方，雖號甲族，無有至千丁者，戶口之寡，與江南相去甚絕。其一登科第則爲一方之雄長，而同譜之人，至爲之僕役……自金元以來，陵夷至今，非一日矣！"可見這究是"登仕"的方法啊！不過沒有前述兩者的勢力，便會低減起來的。

官僚霸佔了政治之後，貴族與封建的勢力因此失了勢，官僚的行爲是怎樣呢？從一方面看官僚正如家奴，不過這是在農村安定，農產豐收的季節；要是在農村不安定，農產不豐收的季節，便有反抗朝廷，甚或降服新興勢力。這邊是爲

着他自已生活問題，不得不然啊！分析來說吧——這二點：

（一）官僚類似一家奴僕——在過渡社會的天下，正如孔子所說的家天下，就是說這許多江山，這許多子孫，是屬于帝皇一個人的。他們所用的官僚，正如看門的狗。在明夷的官制議說："天官之庶使百職，乃無一治國事民事之人。令此庶司百職，皆以奉一君。甚且六卿中六大六少之職，皆以奉君事神事為主。其餘百官，其專為事君者尚多。自是古所謂設官以治民者，則皆為設官以事君矣！今以周考之……凡此百有五之官職，皆于民治無關，于國事無預。又冬官闕六十職，則統周官所有，但地官，秋冬及夏官之半，百七十二官為治國事民事者耳！……自蘇綽倣其制，而唐六典宋開寶禮因之，凡一切祭祀，朝賀，喪記，會同，皆使三省六官分任其事，遂至今為定制。"（見新民叢報）啊！啊！官僚眞是一家的奴隸啊！中央官僚固是成了家奴，但歷代的地方官，也是家奴，周谷城不是說："中國歷史上的親民之官，概是站在統治階級的一方面，對統治階級負責任的，其出其管理軍政，民政，財政等等，也祗是替統治階級鎮壓民衆，剝削民衆，或指揮民衆，替統治階級預備生活資料，所以概是統治階級的家奴。"（見中國社會之結構）不過這個家奴却是有時世的不同。在

農村安定農產豐收的時候，政治能夠平安，而這般富有倚賴性的官僚們，會死心塌地的崇拜統治階級，替統治階級効勞。如唐玄宗不過一朝在農村安定的前幾年的姚崇宋璟是"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此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而同歸於治，此天之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唐書）如房玄齡杜如晦輔翼太宗，唐書稱爲："方君臣明良，志叶議从，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功不足進焉。"這種眞是奴隸極了的官僚。尤是東漢的季節，"蓋其時輕生尙死，已成習俗，故志節之士好爲苟難，務欲絕入流輩，以成卓特之行，而不自知其非也。然舉世以此相尙，故國家緩急之期，尙有可恃以搘柱傾危。"（見趙翼廿二史劄記東漢尙名節條）他們是成了統治階級孝子順孫了。

（二）官僚習近趨炎附勢——在過渡時代的國家，旣成了家天下，官僚在死心塌地的奉承統治階級，固是可得着求食的門經，也足以仰事俯畜。可是一到某統治階級失了勢，他自然是淪落了，因爲敵人的看門狗，誰都不願意再行僱用。如李密之類究是少數。所以他們爲了求生存，他也學得趨炎附勢的習慣。在某一集團將作統治階級的時候，他們便會如蟻之附羶一樣，雲集而響應。某一階級將失勢的時候，

固是有忠臣卻奴隸化官僚，可是大多數終不是降伏，便是退縮，在小學纂註註說；"忠臣不事二君，此千古人臣之大義，而後罕知者。漢世崇尚經術，而新莽之篡，祇一龔勝不食死。唐朝三百年養士，而賊溫之禍，止一孫偓拳者不下拜。降而歷事五朝之徒，風益下矣！"可見忠臣卻奴隸化的官僚究是一部分呀！南宋滅亡禍在秦檜，明祚淪落禍在李自成，呵！呵！這是趨炎附勢的彰人耳目者呵！其他如新興的集團，便會有多數官僚前來歸附，而和統治階級共定天下的，自然位更高望更重，引用他的機會更多，如齊書劉懷珍傳說："太祖曰：'我布衣時，懷珍便推懷投款，況在今日寧當有異！?'"可見他是重視共同平難的功臣。所以帝王常常慰藉功臣說："國內平定，汝等之力爲多，我與汝猶車之有轅，身之有臂也，汝等切宜替此，勿替初心。"(元史木華黎傳)這樣官僚那有不忠心事統治階級呢！于是我們有這句話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就是道破官僚的眞正精神而無遺！這種的習慣是官僚求活的好方法，不過這是偶而用之啊！

官僚的性質旣是如此，我們可以知道官僚的統治階級的走狗，是幫助統治階級壓迫平民的人，于是成了一家奴隸。但仝時卻又生趨炎附勢的蝙蝠，于是政局常受他的操

縱，而這樣潔身自好之士，便不願出來幹事，因之政治更趨于腐敗。所以我說官僚不是個好東西，是害人的東西，分析的說，是有四點：

（一）政費增加——沒有不吃的人，當這個統治階級用了這一些人之後，便該支出多少的款項，大的官僚，薪俸自多，小的官僚，薪俸也不寡。國家政治的行政費便這樣的增加了。如趙翼廿二史劄記宋冗官冗費條不是說："宋開國時，設官分職，尙有定數，其後薦辟之廣，恩蔭之濫，雜流之猥，祠祿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紀極。眞宗延平四年，有司言減天下冗吏十九萬五千餘人，所減者如此，未減者可知也！"不但如此，還有："向方鎭有公私錢例私以自奉，去則盡入其餘，大臣罷退，則復以節度空名，待制以下，或亦滯留後刺史等銜，其應得之分例，亦與現任者同。"所以冗官之上更加着冗費呢！這固不是普遍的現象，但是這是自然的事，用了官僚，自然少不了支出的。如"後魏未有官祿之制，其廉者貧苦異常，如高允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府中惟鹽菜，常令諸子孫採樵自給是也。否則必取給于富豪，如崔寬鎭陝，與豪宗盜魁相交接，莫不感其意氣。時官無祿，力惟取給于人，寬以善于結納，大有受取而與之者，無恨。"（廿二史劄記後魏

百官無祿條）或是如：“洪武十三年已定文武官祿米俸鈔之數。二十五年更定官祿，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從一品至正三遞減十三石，從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從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從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從六品八石，正七品至從九品遞減五斗至五石而止。自後爲永制。”（仝上書明官俸最薄條）但是官俸就是沒有，或者是低薄，但他們還有取入的方法，就是在于貪贓枉法。貪吏固是不可爲，是少不了人家的揭發，但是他們是常常做的。看“先爲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于壁，壁爲之倒，銅物皆鳴，人喜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者也！’”（南史江祿傳）“左手揮金，右手刊字，紙爲銅落，筆由利染，故門同玉署，家號金穴，嫱媛侍女，燕秦蔡鄭之聲，璇池碧沼，魚龍雀馬之玩，莫不充牣錦室照徹青雲。”（南史佞幸傳序）“德正妻出寶物滿四床，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其所從，得其元賂是也。”（北史高德正傳）“性纖嗇，有所程作，雖碎鎖無所遺，官曹簾壞，吏將易之，鍔取壞者付船坊，以鍼箸每燕饗輒錄其餘賣之，故鍔家錢遍天下。”（唐書王鍔傳）這種的事情在歷史上書不絕書，固是到天下太平，國君有爲的時候，對於這種貪贓枉法的官吏，有所懲

戒,可是這不過是短時期而已!人民們在絕長的時期,不知受他們害了多少!?

我們不必再說其他,單就簡單的事實看來,我們已可驚心了。官僚的數目,在統一的時代大概在萬人以上,如隋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員,唐一萬八千八百零五員,元一萬六千四百二十五員,有時竟在二萬人以上,如宋二萬四千員,明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三員,如東漢竟達十三萬二百八十五員!到清代的數目大概也類此。倘如祗就一萬兩萬想來,也許說祗有這一些。但我們就每一個官僚所仰事俯畜的以及什麼妾,什麼僕之類看,我們一定覺得可驚!要是更從人口數目來比擬,更是不得了。例如西漢的十三萬餘官僚,每家以六個人計算,約有八十萬人是分利階級,可是人口那時祗有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那就是每七十四個人民養着一個分利階級,這是多麼可驚啊!實際還不祗此!這樣的事情,小民是多麼可憐啊!那時候的生產既是微薄得很,而人民們半數是屬于不能生產者,生產與消費的原則不能適應的時候,小民惟有挺而走險了。

(二)政令苛刻——官僚們要是祗個溫飽,人民祗要豢養他得當好了,可是他的慾望是不能滿足的。所以他的政令

是多麼的繁苛，使人們個個感到痛苦。這自然尤是親民之官的地方官，更容易壓迫，因爲離民衆較近的緣故。他們的殘酷到什麼地方呢？後漢書酷吏列傳序說："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肆情剛烈，成其不撓之威；違衆用已，表其難測之智。至于重文橫入，爲窮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故乃積骸滿穽，漂血十里。"隋書酷吏傳序也說："君子小人，咸罹其毒。凡厥所莅，莫不凜然，居其下者，視之如蛇虺，過其境者，視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人之罪，事非極惡。其所笞辱，多在無辜，察其所爲，豺狼之不若也。無禁奸除猾之志，肆殘虐幼賤之心。"這裏我們可以知殘吏的凶狠了。其實他們的行爲不祗加民罪，而且還有強要民錢，強收民租，如："趙王擅權，使卽縣爲賈人榷會，入多于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漢書趙王彭祖傳）又如"拜南陽太守，下車奮厲威猛……諸受藏二千萬以上不自守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豪右大振。"（後漢書王暢傳）"侵虐百姓，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吳志薛綜傳）又如"素豪侈，在蜀殖財，廣第舍，田產。"（唐書李叔明傳）其他他們是主張用法令的，這法令自然不是正當法令，法令旣繁，自然人民容易犯法了。如："令公卿以下，郡縣黃綬

吏，皆報養軍馬吏，盡復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徭役繁劇。”（漢書食貨志）又如：“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矰繳充蹊，阬穽塞路，舉手掛羅網，動足蹈機埳。”（後漢書袁紹傳）又如：“弄法徒文，傷人實甚。”（唐書韋嗣立傳）其殘暴的程度，不是我們能窺見的，因爲離時代是遠了。柳宗元的捕蛇者說說得很澈底，他說：“自吾三世居是鄉，積于今，六十餘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耳，而吾以捕蛇者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雖雞狗不得寧焉。”呵！呵！官僚是這樣的害于人民，是這樣的壓迫人民呢！我們回憶到此情此景，怎能不“不寒而慄”呢！呵！呵！

我們不要過於責難官僚。慾望是不能滿足的，老子所謂絕慾，是絕對做不到的呵！他們固已是秉了政，在地位的立場本可以壓迫人民，搾取其生產了。可是他的慾望怎能滿足呢！可見官僚淸廉的不多，實有這個重要原因。但是我們要知道統治階階何曾忘記慾望呢！他們設官的目的，除了供養

自己以外，就在於剝削人民，來滿足他的獸慾。官僚一方面設統治階級設法，一方面替統治階級剝削。前者屬于知的，而後者屬于行。所以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說，這種剝削人民的官僚，不是罪惡，倒是合法。聽史記酷吏列傳序的話吧！"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者，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建嚴酷，惡能信其任而愉快乎！?"這真是家天下的流弊喲！

（三）政權在握——官僚大多數是智識階級，統治階級大多數却是非智識階級，知的一方面，官僚既是勝了統治階級，而行的方面，却是在官僚而不在統治階級。這樣官僚不是可掌握大權麼？就是有的天生睿明的統治階級，也往往被他們所迫脅！何況有的是母后臨朝，祗是一歲二歲甚或祗有三月的幼主，他們一切都不知道，政權自然落在官僚的手裏。所以除了幾個，如梁啓超所說的："有全權親裁萬機，毫不被掣肘於他人者，凡得二十二人，曰秦始皇，曰漢高祖，武帝，光武，照烈，曰吳大帝，曰秦苻堅，曰宋武帝，曰齊高帝，曰北魏孝文帝，曰北周孝武帝，曰唐太宗，曰周世宗，曰宋太祖，神宗，曰西夏李元昊，曰元世祖，曰明太祖，成祖，曰清朝

聖祖，世祖，高祖。"其次"其權力雖不如第一種之強盛，而承襲先業，繼體守文，亦不甚被掣肘于人者，凡得十二人，曰漢文帝，明帝，章帝，曰魏文帝，明帝，曰陳宣帝，曰宋太宗，真宗，仁宗，曰清朝仁宗，宣宗，文宗。"一千年時代，前前後後多少帝皇，而自己有統治權力的，祇有這少數！別的是怎樣呢？"不能自有其全權，或委政於母后，或委政於外戚，或委政於權臣僉任宦寺，雖其間安危異數，榮辱殊途，大抵危而辱者十之七八，安而榮者十之一二。要之其不能自有其專制權，則一也。"（見論君主政體有百害於君主而無一利）母后外戚在這裏是不能說，而這還在少數。最大害于統治階級的，是掌握政權的官僚。害處大的，統治階級至于身亡國亡，害處小的行動總多少受了阻礙。所以最簡單的說一句，官僚一方面看來固是統治階級的走狗，他方面看來，又何嘗不是剝削統治階級的蟊賊呢！

你看，統治階級是該統治官僚，而結果却是官僚統治統治階級！如宦官的禍在唐代所見的，是："東漢及前明宦官之禍烈矣，然由竊主權以肆虐天下。至唐，則宦官之權，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廢君有同兒戲。實古來未有之變也！推源禍始，實由于使掌禁兵，管樞密……其始猶假寵竊靈，挾主

勢以制下；其後積重難返，于肘腋之地，爲腹心之患。卽人主廢置，亦均在其掌握中。僖宗紀贊謂：'自穆宗以來八世，而宦官所立者七君……穆宗之立，由陳宏志等之力也……文宗之立，由王守澄等之力也……武宗之立，由仇士良等之力也……宣宗之立，由馬元贄之力也……懿宗之立，由王宗實等之力也……僖宗之立，由劉行深等之力也……照宗之立，由楊復恭之力也。統計六七代中，授立之權盡歸宦寺，宰相亦不得與知。…… 此可見陵上替之極也！……卒至朝廷綱紀，爲所敗裂，國勢日弱，方鎭日強。宦寺雖握兵，轉不得不結外藩爲助。于是韓全誨等刼天子遷鳳翔依李茂貞；致朱全忠圍攻逾年，力窮勢迫。帝與茂貞乃殺全誨等四人，韋處廷等二十二人以求和。又殺小使李之𨭆等十人。城門旣開，又殺中官七十餘人。全忠又令京兆誅黨羽百餘。旣還京師遂盡殺第五可範以下八百餘人，哀號之聲聞于路。諸道監軍亦卽所在賜死。蓋不減東漢末之誅宦官，至有無鬚而誤死者。唐朝宦官之局，至始終結，而國亦亡矣！"（見廿二史劄記唐代宦官之禍條）啊！宦官的勢力竟有這樣的偉大！唐代亡國的原因，間接直接都有宦官關係。這是統治階級被官僚所操縱的一會事。

除了唐代宦官操縱統治階級以外，統治階級的生命站在官僚上頭的，又何可勝計！這裏我不殫煩，再舉了元代的例："……憲宗之立，由烏蘭哈達等之力也……成宗之立，由伊實特穆爾之力也……武宗仁宗之相繼御極，皆哈剌哈斯之力也……泰定帝之立，由特克實之力也……文宗之立，由雅克達穆爾之力也。……此有元一代之大事也！按太祖崩後，無君者凡一年，定宗崩後，無君者且三年，成宗崩後，武宗仁宗皆在遠方亦年餘，始得立，凡此新舊絕續之際，未嘗無疎屬庶孽如額呼布格阿南達等從旁窺視。然一二大臣定議，卒歸應立之人。蓋開國之風氣淳，故宗親將帥推戴，咸于至公，故無悖常亂紀之事。迨特克實之弒立，雅克特穆爾之廢立，則全是權臣肆意妄行，大柄在手，莫敢誰何，遂任意易置，此為後世鑒也。"(廿二史記劄元諸帝多由大臣擁立條)從這裏我們不是替統治階級担心麼！你叫他來幹事的官僚，現在却是被他們支配了。阿！統治階級眞沒有能力呀！

唐之宦官，元之權臣都是亡國的直接人物！表皮上是盡忠報國的臣子，有的竟也至於亡國的罪人！"宋之南渡，秦檜主和議，以成偏安之局。當時議者無不以反顏事仇為檜罪。而後知恢復者張德遠一出，而輒敗，韓侂胄再出，而又敗；卒

之仍以和議保疆，迨賈似道始求和，而後旋諱之，孟浪用兵，遂至亡國。”又如：“有明末造亦然……太宗旣有許和意，崇禎帝亦未嘗不願議和，徒以朝論紛呶，是非蜂起，遂不敢定和，以致國力困極，宗社淪亡。”（俱見廿二史劄記明末書生誤國條）不過這類人物目的是在擁護統治階級，其實不明時勢，以致鑄成大錯，一失足成千古恨，未始不是官僚所作的罪惡！

總之，官僚幷不是好東西，幷不是完全是統治階級的走狗。祗要權柄淪落在他的手，他的慾望增長，而會高漲氣燄，說不定是會位在統治階級之上，統治階級成了個傀儡呀！

（四）政治黑暗——在官僚政治的下面，他的黑暗程度是極深，朋黨爲奸的事情，時常達生，僭越地位的事情，也時常出現。所以政治是極黑暗的，這已在上面略有敍及了。政治的黑暗結果，使潔身自好的人們，不敢入了官僚階級的隊伍，其結果使統治階級的行動，少了有力的助力。在國家危機四迫的季節，少了這種的人，是容易淪于滅亡，則國家昇平的季節，固是無關大體，可是少了他便會少做幾件有益的事。這是誰的造成啊？不消說是官僚啊！

你要做官僚麼，除非你一味向統治階級作乞憐的勾當。

如通考選舉考引用江陵項氏的話："王公大人，巍然於上，以先達自居，不復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騎蹇驢，未到門百步，輒下馬奉幣刺，再拜以謁于典客者；投其所爲之文，以爲求知己；如是而不問，則再如前所爲者，名之曰溫卷；如是而又不問，則有執贄于馬前自贊曰：某人上謁者。"不但如此，他們尙有可恥的行爲呢。所以這潔身自好的人，不敢效這種無恥的舉動，於是退隱山野。政治因之更黑暗了。人民因此更痛苦了。

這四點就是官僚政治的弱點，官僚政治所以得以引用而不墜者，自然是經濟的原因，而有些奴性深的官僚，股肱統治階級，所以才生統治階級引用之心，不管什麼失敗不失敗的。奴性的官僚是使統治階級挽回殘喘的一息，如："呂后之亂，而有平勃；武后之亂，而有狄梁公；安史之亂，而有郭李，建中之亂，而有李西平，澶淵之役，而有寇萊公；土木之變，而有于忠肅；宸濠之亂，而有王文成；洪楊之亂，而有曾文正；庚子聯軍之禍，而有李文忠。至于關壯繆，張睢陽，宗留守，岳武穆，文信國，余忠宣，盧忠烈，史閣部，功雖不成，而正氣塞于兩間矣！"奴性的官僚，是爲護衛統治階級的，如："朱雲折檻，張綱埋輪，張陵叱梁冀，申屠嘉折鄧通，欄

衡罵曹瞞，駱賓王檄討武曌，顏杲卿罵安祿山，顏眞卿罵李希烈，段秀實笏擊吳泚，范承謨罵耿精忠，柳伉請誅程元振，陳東請誅蔡京六賊，胡銓請斬王倫秦檜，呂祖泰請誅韓侂胄，楊繼盛疏劾嚴嵩父子，楊漣疏劾魏忠賢，郭秀疏劾明珠余國柱。莫非忠義激烈，足以慴服羣奸也。"奴性的官僚，是協贊統治階級的，如："董子之策賢良，賈生之策治安，賈山之至言，劉向之封事，鮑宣之上哀帝書，蘇氏父子之上皇帝書，諸葛武侯之出師二表，魏徵之十漸十思，姚崇之十事要略，孫嘉淦之三習一弊，陸宣公之奏議，劉蕡之對策，杜牧之罪言，賈讓之策治河，趙充國之策屯田，江統之論徙戎，王朴之策平邊，韓退之之原道佛骨表，歐陽盧陵之本論，顧亭林之論風俗政事。並爲經世之文，有關于社稷大計，主德民風者也！"又如："其運籌帷幄，言聽計從，如子房之于漢高，孔明之于昭烈，公瑾之于孫策，王猛之于苻堅，鄴侯之于肅代，靑田之于明祖，雖功業不同，而知遇則一也！其身係天下安危，如霍子孟，郭汾陽，裴晉公，韓魏公，司馬溫公，千載曾無幾人！"這些的官僚確是統治階級的股肱，但是不過是這些而已！大多數的官僚都是目中祇有自己，不管什麽統治階級不統治階級。因之中國的歷史上一治一亂，循環不已的表

現着。

這一治一亂，循環不已表現着的政治，是誰的罪惡？不消說就是官僚。官僚是造成過渡社會的功臣，却也是表現過渡社會醜態的人物，他的歷史和該社會相終始，是唯一值得敍述的事。

六 資本主義社會時代

鴉片戰爭是中國和外國以武力接觸的第一次，中國誇大的中國，抵不住外力的壓迫，外國資本主義就儘量的輸入，把中國也形資本主義化了，在過渡社會發展得很的官僚政治，到這個新的經濟基礎來到的時候，也不得不轉移方向。他的情形，有如陶希聖所謂：“其一爲鄉村經濟之破壞。因此士大夫個人賴以生存的地租不足供個人的生活，舊來門第遂不能長久維持，達官大吏的子孫易流爲流氓地痞。從前官吏俸所得常以土地爲投資的方法，自鄉村經濟日益破壞以後，土地漸不宜於投資，較富的官紳遂流爲商業資本家或買辦階級。其二爲自由競爭的激烈。在都市中，帝國主義資本的勢力，驅市民於商工業的自由競爭。在自由競爭中，過去士大夫維持一己生存的身分，沒有存留的餘地。所以士

大夫的社會地位逐漸淪落與商工業者等量齊觀。同時商工業者依其經濟地位之高，在平民眼光中，反嵌入士大夫的社會地位，把持行政，武斷鄉曲。其三爲民族資本的不振。若資本主義能盡量發展，則士大夫將大量吸收於生產組織之中，不復全體集中于政治地位的爭奪。但帝國主義侵略下的中國資本主義沒有自由發展的可能。初則因關稅不能自主，外國商店侵佔本國的銷場。次則因外人設廠於國內，帝國主義在國內發展產業，妨礙中國產業的發展。末則外資輸入，一切產業非倚賴外資，即不能夠圖存。所以官僚資本家除了爲外資經手者外，又多陷于破產之中。"（見氏著從中國社會史上觀察中國國民黨）官僚在那時候存在是還存在着，不過他的手段已由土地的主人而變爲倚賴外資的人了，破產沒落的悲運，又時時的映在我的眼簾。這就是由上面的話裏，所得的結論。

從政治方面說，統治階級既是換了，新興的統治階級是倚賴外國資本家的買辦階級和軍閥。他們不需要這種有政治素養的官僚，常以引用私人爲能事。所以官僚的一部不得不化爲政客，在各大軍閥和買辦階級乞憐而搖尾，買得歡心，軍閥得勢的時候，也許可以做些大小官吏，擄掠一些民

脂民膏以肥私囊，失勢時候做海上的寓公，做一生適意人。一部分官僚却是沒有交了如此好運，淪入于農工羣衆及流氓社會之間，做搗亂社會的勾當。他們門第不必說了，連身分也不能成立，漸漸的消失他的特點。

不必說歿落于社會底下的官僚，單就政客說，他比爲人上人了，但他的痛苦却比從前高得許多。興伏無常的軍閥，使這般政客們爲自己担心，所以投機的衝動是十分的活現。又是智識普及的結果，使官僚們失了一種身分的倚據。和他競爭的更多，何況自資本主義侵入後失業的羣衆，是加得許多，也有趨向於官僚的路上。因此政客們的生機愈是迫切，而利用軍閥的心理更益高漲，一人如此，千萬如此，於是政治的局面不能安穩，人民生活更是痛苦了。

這次國民革命軍的勃興，他也許能夠打破這種局面吧！總理的民權主義，提倡政權治權的劃分，在握治權的人們，固有考試制度牽住這種無智識的人求進，監察制度監督貪贓枉法的官僚。但是莫過于政權中的直接選舉權，和直接罷免權，人民有了是項權力，那怕官僚的專橫呢！？所以正如陶希聖所說："如果，政府和一切官職，完全黨和民衆直接選舉和直接罷免之下，那末，這種環境中間，决沒有復活官僚和

官僚政治的可能。公職的任免在黨與民衆的自由，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們決沒有瓜分公職的餘地，也決不會再有因瓜分地位而引起的政爭。中國數千年來，後封建時期的官僚國家，這樣才可以完全打破。”（氏著官僚政治及其摧毀新生命第一卷第十一號）

對於"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及其思想的反映"的質疑

周紹溱

東方雜誌二十六卷，第八，九，十一，十二等號上，載有杜衍（卽郭沫若之筆名）先生所著："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及其思想的反映"一文，其要點係以中國生產的進展，去分析吾國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和其思想。這種研究的手腕，并非我懷疑的所在。但其研究的結果的解釋，實有不能使我無疑

者。杜先生以爲吾國古代社會的兩個變革時期：便是由原始共產制變爲奴隸制；和由奴隸制變成封建制。第一個變革是在殷周之際，達到完成。第二個變革的完成，在東周以後。再以其幾段重要的結論，介紹於左：

"農業在轟轟烈烈的發展起來，文明也就一天一天的燦爛起去，我們單就表面上看來，所以謂文武周公成康，眞眞可以讚美的了，然而這兒掩着一個很大的悲劇；農業的發展，就是奴隸制的完成。……"

又說："周公這位老頭子，他是一個很厲害的一位角色，他是奴隸制的完成者，這是可以承認的。"

又說："……古來的經學家講皇帝王霸，以中國古代歷史的推移，是由皇而帝，由帝而王，由王而霸，周室東遷，就是由王而霸的關鍵。其實這皇帝王霸，照我們現在的眼光看來，皇就是完全的神話時代，帝是原始共產社會，王是奴隸制的社會，霸是封建的社會。"

"……然而事實上西周完全奴隸制的國家，……而自秦以後的經濟組織，在農業方面是成了地主與農夫（雖然沒有農奴的稱號，然而事實是相等）的對立。秦以後的郡縣制實際上就是適應這種莊園式的農業生產，與行

幫制的工商業的眞正的封建制度。"

照着他的結論看來，以爲王道（即周之統一）的基礎，爲奴隸制，霸道（即春秋戰國以後）的基礎爲農奴制。故以爲奴隸制發生於封建制之前；而農奴制發生于奴隸制之後。他的見解，適和我相反。我以爲奴隸制，爲封建制度搖動後之產品；而封建制度的發生，即在農奴制發生之際，所以說王道（即周之統一）的基礎，爲農奴制；霸道之基礎，爲奴隸制。至若我所解釋的，也是根據當時的社會環境的事實，而加以分析的。杜先生所說的，也有他所引的事實，和其解釋的理論。我對他的，也不敢句句加以致辯；我的目的，只以我所根據的事實；發表我個人意見，否認杜先生的根本觀念。究竟誰是誰非，尙希讀者諸君，予以誠懇的批評。

一　周之統一

周之封建制度

吾國的封建制度，開始於夏，到周代已爲極盛的時期。因爲由唐虞到夏，已由新石器時代，進入於銅器的時代。生產的技術，已表示相當的進步，也就是證明了生產物，已有發展的趨勢了。吾國係以農立國，當然以農業的發展爲最早。農業的發展，必引起土地

和勞力二者的需要增加。但是農業區域的人民，最富有保守的思想；而經濟的狀態，爲自給自足的現象，因而封建勢力，也容易附着於其上。同時還有兩方面的理由，證明封建制度，已開幕於夏。

1．以經濟史的發展說：最初經濟的發展，爲河面經濟的時期，例如埃及之尼羅河，美索不達米亞之幼發拉抵河，印度之恆河，和吾國的黃河流域，這都是古代經濟發展的根據地。我國古代農業經濟之發展，確實首推黃河流域，故夏殷周的封建都城，多建築於這一個流域的附近。當時人民既藉着天然力的灌漑，而發展農業；那末必然發生很大的集團，出來料理河工，如築堤修閘等。但是擔任這種工作的人，又非普通的農民所能濟事；必須有眞確的知道洪水的記錄，定期的氾濫，雨水的調節，以及架橋修閘等技術。還要知道天文數學之學，方可擔任這種工作。然而這樣說來，又非分工不可。卽一面爲專事生產者；另一面爲完全脫離生產的領域，而專做技術和學識的修養。此卽所謂勞心者與勞力者的分開。因而發生勞心者治人和勞力者治於人的關係。換句話說：就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形成。統治者既不事生產，則其生活費，必仰給于一般直接生產的勞働者——農

民。這就是封建制度的剝削的雛形。

2.再從統治者的系統看:自黃帝至唐虞年代既不易考,而系統也難明。並且夾着了什麼禪讓的問題。至若說到封建制度,自有其封建傳統的思想。所以君王的寶座,一到夏禹就毫不客氣的直接傳授己子。這就是封建傳統的象徵。由前說明,可知封建制度,確已起於夏了。夏到周時,統治者的特權,更因世襲的結果,而越加根深蒂固。同時在周初發生鐵器,生產的工具,又已由銅而鐵質了。鐵較銅更堅,於是生產方面,又放了新異的彩光。生產既有了特別的進步,那末經濟聯繫,也益為廣被。因之各地封藩和中央關係,亦就密切起來了。同時勞働者——農奴——的集團也會漸次擴大。勞働力增加,更為生產增加的源泉。

却是當日農民的生產的目的,完全為着消費。即自己的消費,和領主的贍養費。領主對于農民,一面行使指揮權,監督他們生產,以取得農奴勞力的結果,為其對上納貢稅的用,和自己的開支。同時還有力役之征,以加重農民的負担。這就是封建制的農奴制由來。土地的領主,因有大塊的土地,和大量的勞働者,所以確立莊園制。周代的統一,不過各大小莊園,所形成的邦聯似的國家罷了。因為地理上和歷

史的關係，致使莊園的發展不一律，莊園旣有大小的分別，則其實際的統治權，也會難得一致。對畿內大莊園，大概爲直接統治之關係，對畿外各莊園，實爲間接的關係。至若周之莊園土地的形成，大概有下列三方面的原因：

A．王畿內的大莊園，其大地的領主，由二方面而來：

一，血族團體的代表，或軍事長官（卽軍事貴族），利用世襲自己的特權，而使一般領民——農奴——負担納貢稅的義務。又因掠奪而把土地移爲己有，且占有那土地上的住民，以爲農奴。

二，征服敵對的種族，把被征服地移爲己有，並隸屬其住民。

B．畿外的莊園大地的領主，也由二方面而來：

一，王的扈從之有功者，以恩賞而從王得着采邑和封地。

二，被征服者的場合，被征服的酋長或王，在統治的必要上，不奪其特權，幷給他們以采邑和封地。或不奪其大地，而使其仍舊維持。

C．其他莊園的領主：

一，非以征服的結果，實以沒有武力的，向着有武備的

求保護而服其支配;幷且將其所有地讓渡於保護主,自己單是一個土地的佔有者,對于保護主,負貢稅及力役的義務。

二,已成的土地所有者,不但有土地,而且得有大批的勞働力——農奴,因而都紛紛開墾荒地而佔爲己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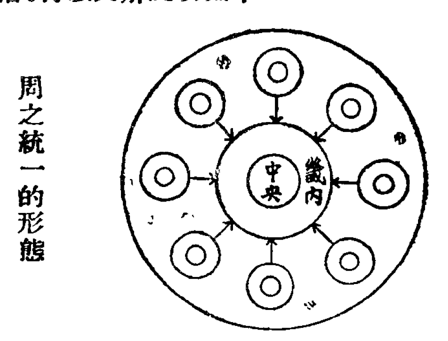
至若各莊園的領主和農奴的關係,爲直接的關係,而農奴對于領主,須納貢物。小領主進貢於大領主,而大領主再納貢於較大的領主,最後貢於天子。卽所謂庶人貢於卿大夫,而卿大夫貢於公侯,公侯則貢於天子。這是土地所有權與統治權,打成一片的特徵。但周代的交通,還是不便,故各莊園的經濟,爲自足經濟的狀態。我們看下列老子所說復古的話,就可以證明當時的經濟狀態:

"小國寡民。使有什百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業;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當時的莊園旣爲自足經濟狀態,則各莊園的領主,自兼有直接統治的特權。因而知道周天子之統一,也不過維繫各莊園的外表罷了。其形態卽前面所說的邦聯政體似的,對外則用整個的名義,對內還是各自爲政,不過發生納稅的關

係，其實際的統治權，爲各莊園的領主。中央政府也僅是名義的統治。再以圖解說明如下：

周之統一的形態



周王對各莊園的領主，爲間接關係，而各莊園的領主，對內爲直接的統治者。外圓的大圈，即周之統一的外表。對於各莊園的領主，不過予以名義上的封號。後世之傳古代封建有萬國，三千國，一千七百七十三國，實則爲各種的莊園耳。

周征服商以後，對于舊來諸侯，並沒有一律殘滅。左傳十一年：

“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

周公及成王之世大封姬姓：

“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昭廿八年）

分以殷之遺民。左傳定四年，萇弘說：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屏藩周。故周公

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而封於少皞。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而封于殷墟。分唐以……懷姓九宗，……而封于夏墟。"

除姬姓之外，尚有很多異姓諸侯。單就魯襄公十一年蕭魚之會……已有"七姓十二國"。七姓者，姬，曹，子，姜，己，妘，任。而皋陶之後的六蓼；崇拜大皞的任，須，句，顓臾，滅諸漢上諸姬的楚；占領周墟的秦，春秋時代不與會盟的燕；斷髮文身的吳越；有的固然分過"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祝宗卜史，官司彝器，大路少帛，精茷旃旌，"且有一定的禮儀授土授民；有的却只有"各撫其土"的命令。

周之王道的眞面目

以上係說明周之封建制，大概建築於各種莊園制度上。周王旣知道各地莊園制的經濟狀態，爲自足經濟，中央政府不能直接指揮領主的農民，和耕種的事情；只好以一封號的名義，加委各莊園的領主，使其對中央負責。但是各地領主，因爲實際上操縱治的權，同時有了許多土地和農奴，爲他們生產。所以得

有各自爲政的可能。此時的中央政府，一方因有軍事的開支，和其政務費；另一面因爲各貴族的消費很大，若只靠王畿內的收入——卽王畿莊園上的貢稅——不足以供給。故對于畿外各地莊園的領主，不得不予以封號的美名，以圖他們的貢納。若欲貢稅之不發生問題，不得不以一種所謂“王道”的名義，以攫得畿外各莊園的信仰。卽以其畿內而言，我們知道王所有的大地，有的用武力征服侵佔來的。如果不設法硬化，那末王畿的內部，也會發生危機。這是周之王道的動機。尤其應該注意的一般捧場的儒家——孔丘派，——替周室鼓吹得很，以籠絡一般民心。試看他們的言論如何？

孔丘說：“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又說：“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像這一類的恭維話，實在不勝枚舉，總而言之，孔子尊周攘夷，這是事實的。

至若周之所謂王道，實在是名不符實，不過借此名義以號召天下而已。所以他們的伐紂運動，也是用什麼人道主義的美名，興問罪之師。其實他們的本身，是人道主義的罪人，我們試看當日所施行的“仁政”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當時所謂“以九職任萬民”，卽三農，園圃，虞衡，藪牧，

百工，商賈，嬪婦，臣妾，閒民等是。又有所謂"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卽祀貢，嬪貢，器貢，幣貢，材貢，貨貢，服貢，斿貢，物貢等是。有所謂以九賦斂財賄，卽邦中之賦，四郊之賦，關市之賦，邦甸之賦，家削之賦，邦縣之賦，邦都之賦，山澤之賦，幣餘之賦等是。此外還有所謂力役之征。

第一種勞働卽耕種方面，在領主監督之下實行：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甫田之詩）

第二是宮內的勞働。豳風七月之詩說道：

"嗟我農夫，我稼旣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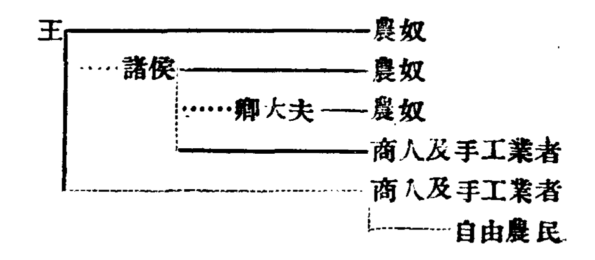
還有什麼狩獵和手工貢納的義務。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公，言私其豵，獻豣于公。"（七月之詩）

"爲公子裳……爲公子裘……烹葵及菽，……剝棗，……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七月之詩）

除上述的農民負担外，還有如歐洲的封建時代的新婚初夜權(Tus Primas Noctis)的無人道的事情，這同周的封建時代之對領民（卽農奴），雖有式樣的不同，或程度的差異，而其對農奴的剝削則一。總之到了周代的封建制度，完全的變爲一個榨取機關，只以上面的政績，完全是農奴奉公守法的寫眞。

由是看來，卽可證明周之講王道的眞面目，僅爲利用一種"王道"的名義，以欺騙一班無知識的農奴罷了。中央政府，則利用各地的封侯，以爲剝削農奴的工具，而各地的封侯，也得借周天子的名義，及麻醉品似的周禮，以恐嚇一般農奴，而行使其直接統治的權利。此所謂上下交征利的政策，苦了一般農奴而已。再以新生命月刊二卷二號上方岳所著的中國封建制度的消滅(上)中的圖表，來證明春秋以前的封建制度：



在這表上看出：周之封建制，確實建築于各種莊園上面。莊園的主要生產者，即農奴。至若商人及手工業者，在當日還不算重要。商人僅僅是販賤賣貴，而手工業亦多爲農奴的兼職。假使各地莊園的領主沒有大部分的農奴，那末不但對天子沒有納貢力量，即其自己集團的寄生物——公侯，卿大夫，士人等——也就沒生存的餘地。各種莊園，旣然失了基本的骨幹——農奴，那末中央政府，也就沒有憑依。結果就是統一的名義，也無存在的根據了。這樣看來，周之王道——卽周之統一——的基礎，實建築於大集團的農奴身上。

王道之基礎的結論

由上述的看來，王道的基礎實建築於農奴制之上。而杜先生所著"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及其思想的反映"的論文中，却是偏要說：吾國古代王道的基礎，爲奴隸制，他是以歐洲羅馬時代的封建社會，來證實吾國古代的社會制度。他說：

"……這樣的進化的階段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是很正確的存在着的。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謂'亞西亞的'原始共產社會，西周與希臘羅馬奴隸時代相當。東周以後特別是秦以後，才眞正的入了封建時代。"

但是古代希臘羅馬的社會環境，和吾國古代的西周的環境是兩樣；希臘的文化發達最早，人民對于都市生活的認識，也較任何地方發展。羅馬也是因希臘的影響，而發生同樣的變遷。故希臘羅馬時代，因爲都市生活的發展，結果形成商業的中心，和城市的國家。於是以都市的力量，征服外邊各部落。城裏的主要份子，即爲商業貴族。商業貴族，因爲發展商業的需要，不得不吸收許多很活動的游民——奴隸——以爲其商業上的經營和運輸之用。因爲當時交通不發展，警察事業，也沒有發展。所以商人欲到各地去營商，需要許多奴隸擔任運輸，及結隊以防盜之掠奪，同時商業須有商店，每商店裏頭，又需要奴隸爲他經理。故商業愈發展，其所需的奴隸也愈多。至若吾國古代的封建社會，已由前面所說的證明，還是農業經濟自足的生活狀態。農業爲固定的，所需要的勞働以農奴爲最適合。這是吾國古代封建社會，和歐洲古代希臘羅馬以都市爲中心的不同者一。而希臘羅馬因爲商業經濟的關係，而人民的思想也較爲活動。即以交通而論，也因受了商業資本的洗禮，較吾國古代爲發展。所以他們的政治上統一，也有實在的可能性，得以名符其實。至若吾國古代，係以農爲基礎的封建社會，限於地理方面的影

響，和生產的固定，故其政治上的統治，名雖爲統一，而實爲分權的政體。這也已由前面說明，用不着申言。此爲中國古代封建政治，與希臘羅馬不同者二。至若說到封建社會之演進方面，中國古代封建制，與希臘羅馬也爲根本上的不同：周由遊牧區域，而侵入農業區域。而希臘羅馬乃由商業區域侵入農業區域。故周的遊牧貴族所到之地，則開墾農區；或把原來已開墾的熟地，沒爲己有。而希臘羅馬遊牧貴族所到之地卽開闢商埠，掠奪動產和奴隸。幷且周代爲其經濟的固定，故其戰爭的原因，多爲農區而戰；而希臘羅馬經濟較爲流通，故其戰爭爲爭商業區而戰。這又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與希臘羅馬不同的理由。總之希臘羅馬的農業經濟，其衰落較吾國爲早；而吾國商業經濟的發展，較希臘羅馬爲遲。在周代的封建制，實以農業爲基礎；與周同時的歐洲希臘羅馬，其封建制已經發生變化；實以商業爲基礎的。雙方的經濟之基礎，旣各異，則社會制度的變革，和政治上的形態，當然不能一概而論。

這樣說來，尤其證明周之王道的基礎，實爲農奴制，故杜先生所說：西周時代爲奴隸制，是很錯誤的。

二　春秋戰國以後

春秋戰國商業經濟之發展及社會之變革

由周末到春秋戰國時代，農業方面，因爲生產技術的發展，尤爲進步。在耕種方面也定很普遍地用鐵器，因爲當時已用鐵鑄鼎了(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可以推知當時的犂器，也已鐵製。再看下面的兩段話，更爲證明。

據越絕書云："當世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

又江淹云："古者以銅爲兵，春秋迄於戰國，戰國迄於秦時，攻爭紛戰，兵革互興，銅既不克給，故以鐵足之。"

由此看來，當時是用鐵器耕田，已無疑義。生產的技術既用鐵器，則其影響於他方面，也必重大。同時灌漑的方法，也已發展。

新生命月刊二卷第五號方岳中國封建制度之消滅下：

"春秋以後，中國農業又有一個特徵，這就是灌漑。灌漑從春秋以後，始逐漸推行于各地。史記河渠書載：'西門豹引漳水灌鄴，以富魏之河內'秦之富，由于鄭國。河渠書載：'韓……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

抵瓠口爲渠，旁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漑田。……渠就，用注塡淤之水，漑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

他又說：

"灌漑農耕旣須通河渠，所以嚴正明瞭的劃分土地爲獨立莊園，便不可能。這是與歐洲中世農業不同的一點。"

當時灌漑發展的結果，一方面打破舊日莊園制的一隅生活。另一方面愈促成農業經濟之發展。因爲農業的發展，生產品的增加，則各地供給之有餘者，必輸送供給較少的地方。因而引起交換的發展；由交換的發展，又產生錢幣制的交換。普通說：貨幣交換的發展，不外三個進程。

最初是現物交換的時期，例如：

一匹布＝一石米，

這是單純的交換的經濟，由此時期進而第二個貨幣交換的時期，在這一期的交換，即爲現物交換的複雜化。如下列二表：

(一)一匹布＝
- 一石米
- 一石二斗麥
- 一支槍
- 二柄斧
- 三種陶器

但是交換之發展，還不止此，有剩餘的米，麥，槍，斧，或陶器者，不一定需要布。然而布可換得其他東西。布就成了米，麥，槍，斧，或陶器等物的交換尺度，於是布就變成交換的貨幣，其形式由(一)圖而變成如下：

(二)

一石米		
一石二斗麥		
一支槍	＝	一匹布
二柄斧		
三種陶器		

此一匹布成了交換的媒介，這所謂貨幣的交換。然而以布爲貨幣的交換，却有兩方面的不便。(一)布爲貨幣的尺度，其本身難得耐久，易受腐化。(二)布的本身大而重，如果交換發展到了很高的程度。必感覺許多的不便。於是由貨幣交換的過程，進到錢幣交換的形式。如下圖：

一匹布		
一石二斗麥		
一支槍	＝	錢幣十枚
二柄斧		
三種陶器		

這是以錢幣爲交換的標準。在戰國時代以後以銅鑄幣的事情，必然發展，因爲戰國時代的著作的國語周語載有周景王鑄錢時單穆公的貨幣。（紀元前二四年）他說道：

"古者天災降戾，于是量資幣，權輕重以賑災民。民患輕則爲作重幣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

這種貨幣論非戰國時人說不出，恐怕是託古的經濟哲學，而不必是春秋時代實在的議論。然而由此知道春秋戰國以後的錢幣的鑄造，必已發展了。再看新生命月刊四號方岳中國封建制度之消滅（中）說：

"漢代鑄錢甚多。卽武帝至平帝數十年間，'成錢已二百八十億萬餘。'但是：

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後漢書光武本紀）。後漢又鑄了許多錢，而：

魏文帝黃初二年，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至明帝世，廢錢用穀旣久，人間巧僞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文獻通考錢幣考一）。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荊郢江襄梁益用錢……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爲貨（通考載前涼索輔之言）。"

由此數節之證明，知道當日為錢幣的交換，可不成問題了。並且看出當日封建勢力派因為錢幣交換的發展，影響其本身的動搖；以致曾經下令廢錢，以圖恢復自然經濟的狀態。然而錢幣的交換既發展，更促進商業之擴大。同時高利貸的資本，也已發展。結果商業資本，侵入農業資本，而引起土地買賣的問題。土地成了商品後，則原來守土的農奴，也就隨之而變化。結果一部分的農奴，也同樣的成了商品。韓非子六反篇說：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飢寒，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飢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

這是商人致富的結果。再看貨殖傳上說：

"范蠡治產，積居與時逐，……三致千金。"

左僖三十三有：

"鄭商人弦高，出其貨品以紓國難。"

左昭十六有：

"鄭商人與其國君，世有盟誓。"

又如太史公的記載：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至皂隸，抱關擊柝

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事制，各有差別，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及周室衰，禮樂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棁，八佾舞于庭，雍徹于堂，其流至於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

再看戰國時代的商人，更出風頭。例如以一個呂不韋之富而攫得卿相之職；以一個牛馬商人的段干木竟能煊耀於魏君。以上所說的，就是春秋戰國時的商人之抬頭。

春秋戰國後奴隸經濟的發展和政治上的變遷

到了春秋戰國以後，商人資本的勢力，更是一天天的發展。以董仲舒上書中說：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山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古井田法雖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去奴婢，除專殺之威。"

據董仲舒的這端話，可見當日商業化的大地主，簡直埒于君侯，其土地被剝奪的，則變爲奴隸，地主簡直操他們的

生死權，奴隸莫敢誰何！

商業的資本，高利貸的資本，二者和奴隸，此外還有許多的記載，茲再一一錄列於后，以表明奴隸的發展，和商業資本之勢力。

"童手指千，……子貸金錢千貫。"（前漢書貨殖傳）

"白圭……與用事僮僕同苦樂。"

"卓氏富至童八百人"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刁間收取，使逐魚鹽商賈之利，……終得其力，起數千萬。"

文獻通考戶口考關於婢奴數量的記載如下：

"揚可告緡遍天下，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郎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

官奴婢是有罪收沒爲奴隸的。私奴婢是買賣而爲奴婢的，當時奴婢太多了，所以哀帝時加以如左之限制，詔曰：

"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蓄奴婢田宅亡限，其議限例。"

有司條奏："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數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

再看秦漢之交，大規模的生產是使用奴隸勞働。礦業已

經興起，如蜀卓氏宛孔氏，邯鄲郭，曹，邴氏，諸多冶鐵而致富的人。"與王業埒富。單氏家僮千人。其他富亦僮手指千。" 至若關于商業的經營，也係使用奴隸。如白圭的"用事僮僕"，刁間的"豪奴"等是。所以當時的人說："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史記貨殖傳)

至于大土地的耕種也用奴隸，如任公之"力田蓄"，有家約以約束家人。"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鐘計。"這都使用奴隸的事實，而小土地的耕種，則由自耕農民及佃農。

春秋戰國後奴隸制的盛行，僅僅由上述的事實，已足驚人。還要從家事奴隸的數目看：呂不韋家僮萬人，嫪毐家僮數千人(史記呂不韋傳)。張良家僮三百人(留侯世家)。

照着上面所舉的事實，可知當時社會制度的中心即爲奴隸制。而奴隸制的發生，實因商業資本的發展。由商業經濟的發展，并打破以前限于一隅的莊園經濟。莊園制度的破壞，引起農民的游離農村生活，而集中于都市。同時舊日土地的大領主，也已爲商業資本所融化。這就是舊日封建勢力之破壞。

方岳的中國封建制度之消滅的結語說：

"綜結三篇，中國自戰國以後，已沒有完整的封建制度。因為商人資本的發達，灌溉農耕的普行，完整的封建制度已沒有存在的餘地。但是，便是這商人資本的發展，破壞國內市場，杜絕國外市場，促成大土地私有，於是有財政的掠奪組織在封建制度的廢墟上再建起來。"

由他的結論的解釋：也是說明舊日封建制的破壞，是由於春秋戰國後，商業資本發展的結果。由是杜先生却要承認吾國東周以後，是由奴隸制而變為封建的社會，這種和我相反的解釋，實令我百思不解。不過還要預先申明者，我所說：吾國春秋戰國商業資本的勢力，却非歐洲的商業資本勢力；打破了封建的勢力，改為一個商人資本的政府，代理其統治權。中國春秋戰國後，商人資本雖有相當的發展，商人階級的地位，雖然也不差；然而終不如歐洲的商人，一樣的造成資本主義的社會。這個見解與方岳民的中國封建制度之消滅的結論，也是不約而同的。他說：

"……又向於商業資本及地租與租稅而競爭，構成封建軍事國家統一割據循環無端的歷史。若認定中國社會

是封建制度，必引起似是而非的主張。其實我們所覺的為封建制度者，或是財政掠奪組織，或是前資本主義所保留之構成封建制度的個個條件。如大土地所有，半奴隸的佃農，現物地租等等。反之，因為中國早有商人資本，遂認定中國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也是錯誤的。"

但是當日封建勢力雖經破壞，然新興的貴族，又把持政權。而新興的貴族，却以一班士人階級為柱心。一般士人階級，因為知識和才能的優越，得以彈冠相慶，被任於朝。及在朝握得政權後，那就一方利用新興的貴族的名義，以號召天下；也等於昔日莊園制度的領主，借天子的名義，以控制其領土上的農奴。同時入般士人，又利用那班在社會操縱經濟權的商人，以為他們的後盾，而得把持朝政。至于商人階級的抬頭，不過盡了腐化封建的能事。換句話說：只是擾亂了封建社會的秩序；實際上却沒有力量掌握政權，改組一個商人政府，代理舊日封建的地位。這又是和歐洲封建社會變遷的不同。中國社會，自舊日封建勢力破壞後，因為有這一班士大夫的身分階級，造成官僚的政府。以致弄得中國歷來的政體，瑕瑜互見。既沒有完全消滅封建的勢力，也沒有完全造成資產階級所支配的政府。只是士大夫階級，

操縱于舊勢力——封建——和新興的勢力——資本商人——之間。對於雙方，都表示好感，以致後來還是一個封建勢力和資產階級的勢力，混合并存的社會。士人的官僚政府，簡直是這兩個新舊勢力——封建思想的，資本階級的——的紐扣。假使沒有這班兩頭蛇似的份子，介乎其間，那末不是封建勢力，消滅新興資本家的勢力；便是新興的勢力，完全消滅舊日的封建勢力，并代理其統治的地位。這是說明中國社會的特徵，商人資本的新勢力，雖經猛進，而實際上封建勢力，猶沒有完全消失殆盡。

春秋戰國後霸道的基礎

由上面說來，中國自春秋戰國以後，封建勢力，雖沒有完全劃除；却此時的封建勢力，已變其原形。同時新興的商業資本家之勢力，縱然說還沒有完全成熟，而其潛勢力，實能影響於政府。假使沒有商業的力量，政府也會發生動搖，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然而照着這樣說來，春秋戰國後政府之對商人資本勢力，也猶如周之統一時，中央政府之依賴各地領主。因爲此時商人資本，已能使土地買賣，有錢不但有土地，并得有奴隸——農奴化身的。以前統治權與土地所有權，打成一片；到此時商業經濟權，和土地經濟權，漸次融合。以

前政府的收入，多爲農業，此時政府的收入，則以商業經濟爲最（因爲農業經濟卽商業經濟的特化）。由是可說：昔日政府的基礎，爲莊園的農業；而此時政府的基礎——春秋戰國後的政府——爲商業。但是前面已經說明，昔日莊園制的基礎，又是建築于農奴制之上。然則此時商業資本的基礎，又築於誰的身上呢？換言之，商人資本何以能如是發展呢？這一個問題，前面已經舉了很多的事實，很容易答復的。茲根據以前的事實，再略加解釋。

莊園制度破壞後，由土地的買賣，而引起農奴生活的恐慌。結果一部分的農奴，限于生活之不固定，只好游離農村的勞働，而集中於都市。同時一般資本商人，一方面收買土地之後，鑒於農奴制之不利，改用佃戶制；另一方面因爲商業運輸的需要，於是採用奴隸制。同時集中於都市的農奴，爲了生活問題，也恰好遇到了供求適合的機會，變爲商人的奴隸，這是商業資本奴隸制的成立。奴隸制發生後，奴隸的工作時間，既可由主人自由增加，復不要什麼工資的報酬；而且對於奴隸的飼養費，也可任意節省，這樣一來，商人資本，安得不日增月勝呢！一班商人旣大家發現這個搖錢樹，又怎麼不相率效尤呢！這就是上述奴隸制盛行的由來。

都市奴隸的需要愈多，而農村原有的勞働者愈減。同時奴隸的大集團愈發展，結果更促進商業之發展。商業資本愈發展，則商人向外謀銷路的慾望，也更發展。並且因爲本國商品之多，致有農產品的減少，於是爲了救濟糧食的恐慌，迫不得已行其對外侵略的政策。在這時候中國的社會由商業區侵入農業。也就是中國商業經濟的發展較古代羅馬時代遲遲的證明。當日之官僚政府，爲了本身利益起見，不得不適合商人階級的心理，向外行武力的侵略。這種商業資本的勢力，侵佔農業經濟區的政策，即爲霸道的本質。由霸道而引起國與國的戰爭，或民族與民族間的血戰。故當時周初所封之國五十，到春秋就只有二十餘國；及戰國時僅僅七國。而七國之最雄者，以商業最發展的秦國，結果吞併六國，而成最大的霸業。國與國之間，固然講霸道，同時本國之政府，對于人民也是行使霸道。并且人民中之有經濟勢力者——商人資本，和商品化的土地資本——也對于無產階級的奴隸，更以霸道壓迫他們。然則春秋戰國後的霸道的起點，固屬于奴隸制之發展；而霸道的歸宿點，也是奴隸制。因爲無論國和國之霸道，或國家政府對人民之霸道，翻來覆去，結果終於集中于奴隸的身上。我所以說：霸道的基礎，爲

奴隸制，而非杜先生所解釋的農奴制啊。

三　農奴制和奴隸制的比較

總結論　由前述的一，二兩段說明，可得一個農奴制與奴隸制的比較的結論如下：

周之統一時代的封建社會，和春秋戰國以後，封建制剛要破壞的社會，是顯然兩樣。前者爲農業經濟自足的狀態，而後者爲商業經濟流通的狀態。但在農業經濟——莊園制——的社會，只有農奴制爲適合的條件。因爲莊園制的生活是固定的，領主對於生產的勞働階級，實爲固定的顧主。而顧主欲保持其固定的生活，不得不給勞働者——農奴——以使用權，使其安於土着。同時農奴方面的心理，也因環境的閉塞，其思想和慾望也就有限。只要能夠織而衣，耕而食就罷了；用不着三心兩意的活動，以圖優裕或奢望的滿足。至若商業資本發展的社會，以前莊園制的固定生活，忽然瓦解。於是生產的所有者，和生產的勞働者也就不能固定其生活。商業經濟旣屬活動的，則其生產的組織，也不得不因而變化。故此時的商人，因鑒於農奴制之不適合，乃採取奴隸制。同時在奴隸方面說：因爲土着性之游離，感受失業

的痛苦，則不得不集中於都市，任一般商人階級之支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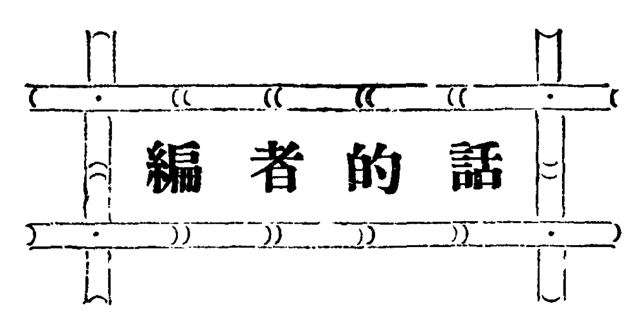
然而奴隸因受都市生活的陶冶；非若莊園的農奴的馴性之可比。并且天天尾隨主人，東奔西走，所見所聞，又較農奴為廣；故其思想方面，也是較為活動。一般資產階級，因恐其反抗，或設計圖逃，於是用一種強迫的壓力，以對待奴隸，使其屈服。這就是霸道之必然性。至若莊園領主對于農奴，因視破他們的心理，所以只要用一種溫情主義的假面具，以軟化一般農奴，就可達到其剝削的目的。這也就是王道之由來。即就實在的事實而論，而農奴的經濟上的地位，比較奴隸的，實際上也可說是高一籌。熊得山氏著中國社會史研究中，有一段說：

> "但奴隸與農奴，其經濟上的地位亦可略為分析，奴隸的待遇同牛馬一樣，只是主人的工具，並沒視為有人格的人，他工作之後，雖亦得着飲食，猶之牛馬雖得芻糧，究不能對自己勞働的成果——農作物有任何與問權，其他身上的桎梏與寢處的牢禁，同牛馬之不自由一般。……至若農奴則較奴隸又高一籌，他雖然忙於領主的貢賦，而在自己的田內所收穫的，他自己仍能自由處理，這就是遠勝於奴隸了。"（二二〇頁）

由這種領主與農奴，和主人與奴隸之比較；可知二者的各方面關係的底細，即推想到王道的基礎爲農奴制，而霸道的基礎爲奴隸制了。我因爲是這樣的結論，所以引起我對于杜先生所著的："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及其思想的反映"的質疑。希望杜先生和讀者諸君的指教！

一九三〇，二，二十四，寫于上海江灣

國立勞働大學。



關於參加中國社會史論戰者的一些消息

陶希聖說："豐富的材料才是犀利的戰具，現在誰都感到缺乏材料的毛病。"所以他打算以後少寫文章，多搜材料。現在他已經去北平担任北大的教授，北平圖書館是眞夠滿

足他這個要求了。

嚴靈峯正準備寫一部中國經濟史，却一樣的忙於打仗，最近正在草一篇對布爾塞維克攻擊的答覆，和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批評。

郭沫若現在日本，專事潛心研究，不作其他活動。他最致力的是古代史乃至史前的部分，所以他說："我近來很少注意書上的紀載，而專注意於地底的發掘。"

任曙的中國經濟的分析僅僅是其全部著作的序言，這眞是洋洋大觀的研究了。"任曙是誰?"這是近來許多人見面必問的。嚴靈峯在他的駁辯的文中認作任卓宣，還有人疑是陳獨秀，其實任曙就是任曙，據說他曾參加過武漢中央農民部，搜集的材料不少，現在北平某大學教書。他和任卓宣同是四川人，也許是因此而誤會的吧?

靈峯寫信來問孫倬章是何許人，他也籍四川，新從四川出來的。他對於這篇文章最後的一部分認爲是誤會，本想删去，而雜誌已印好所以沒有删。靈峯兄的辯難且待他的聲明出來以後再着筆何如?孫倬章這篇論文已單印成册，大概本刊發賣的時候，該書也可出版。

朱新繁向有近代思想的分析一文，是一篇很費力的文

章，可惜因爲有些犯時諱的地方不克與讀者在本刊見面。

王亞南的文章印出以後，忽然得他希望暫緩發表的信，因爲他自己認爲有見解不成熟的地方。不過已經印好，只好請他再來一篇更正的文字吧！

陳邦國的主張，是和王平伯討論一致的。邦國因母喪回籍，以後也許由王平伯繼續寫。

物觀文學史叢稿，馬彥祥寫了一篇關於戲劇的論文參加，可惜太長不能在本期發表。以後胡秋原打算努力參加這個工作，也許能比較快一點完成一個輪廓。恩夫婦則正努力於宋代的部分。

——編者——

排後聲明：

據武漢中央農民部秘書陳克文說，從前農民部並未曾有過任曙其人。

中國社會史論戰
第一輯出版以後

——通信十一則——

編　者

通信一　　朱新繁

禮錫先生：

惠書收到。弟明晨返京，赴港係託辭；因弟在京有小職務，在滬時間每月僅三分之一耳。

論戰第一輯，弟尚未拜讀，但無論如何，此項刊物，在目前十分需要，故尚有第二輯，弟十分贊成也。唯弟頗慚愧，因第一輯上所發表之拙作，係十個月以前舊作，現在弟之見解

雖無更變，但對舊見解增加不少補充，故讀舊作，汗流不止！爲補救此缺點，故弟極願在第二輯上發表新作，現擬作"再論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論戰對像，除陳獨秀彭述之嚴靈峯外，復有李立三沈澤民及俄人米夫。此外，弟尙擬作"中國社會之歷史的發展階段"，主要對象，爲批評郭沫若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因郭氏此作，見解荒謬已極，矛盾百出，而此書銷路頗佳，誠有痛斥之必要也。以上兩稿，數量不多，但在質的方面，當較前作不同矣。擬於十一月十五號前寄奉，未知來得及否？又弟著作名現已改爲其華，新繁舊名，不復再用矣。專此卽祝

大安！

弟亦明

十月廿九夜

亦明先生：

覆示讀悉。先生對於論戰的贊助，殊爲可感！這個論戰，爲着中國歷史材料之蕪雜與浩繁，現代經濟材料之不正確與缺乏，以及中國經濟發展中因各種關係使其不能依循正軌的種種，使牠成爲一個不容易得着正確的結論的問題。我們不但準備出第二輯，也許由二輯三輯乃至於月出一册亦未可知。我相信，這是一個繁難的問題，而不是一個玄妙的問

題，結論雖是不容易得，但決不會得不着結論。所以我們的論戰希望繼續到得到結論的一天止。得到結論之後，也許轉到更具體更實際方面去。

先生對舊日見解有所增加與補充，乃至於"讀舊作，汗流不止"，這樣爲學的精神是可佩服的。很希望早日能讀到新作，我想讀者也一樣熱烈的盼望。十一月十五號以前可以趕得上十二月號的專號。不過總盼望愈早愈好。

對於郭沫若古代社會研究之批評，亦極歡迎。現在正在這個題目下準備文章的有你的論敵嚴靈峯先生。還有與第一輯論戰中陳邦國先生同一意見的王伯平先生的批評文字，據說已託友人轉交，不過尙未收到。

以後著作名當遵改其華。即頌

著安！

弟禮錫

一九三一，十，三一。

通信二　　徐松蕭

讀書雜誌編輯先生：

久久渴望的讀書雜誌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專號，今天畢竟到手了。這在目前校中熙熙攘攘抗日旣中斷讀書又不能

的環境中，實在不能不算是破涕爲笑的事。對于中國經濟問題之論戰，誠有如王禮錫先生所說："乃是解決個人，全社會，全世界的動向的問題"，"像日暮途窮迷惘于深山大澤中的時候，對于問路是如何地迫切啊"！現在我們雖然還只看到論戰的第一輯，但對于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確實已向前推進了一步。"在整個問題中得到一部分的光明，應當比天文家發現一顆星球還能獲得更高的歡喜，我們可以預料着將有一個更熱烈的研究空氣會爲這個論戰所誘發。"

同時我更完全贊成王禮錫先生的提議："像這樣嚴重，繁難的問題，一面應當從鬥爭中鼓動思想界的研究熱，一面應作有組織的合作研究，以增加研究的效率。"我並且準備在同學中立刻發起這種研究的合作組織，現在比較困難的問題還是材料的缺乏，以我個人而論，僅在王禮錫先生篇後所開書目就有三分之二未曾寓目，而且有些簡直無處可買，再則我相信王禮錫先生所開書目中一定還遺漏掉許多重要的書報，就我已看到的來說，今年七月間春耕書局所出版華崗先生編著的"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史"與九月間新生命書局所出朱其華先生所著"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兩書都是對中國社會史研究極有價值的著作，尤其是

華崗先生所著之"中國大革命史"一書，洋洋三十萬言，更可說是中國社會史書籍中之第一部巨製，雖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華崗先生之論斷，有些我就很難同意、但是"中國大革命史"一書材料却異常豐富，而且他也提出很多新的見解，無論如何總是我們研究中國社會史問題時極重要之著作。除此之外，一定還有不少重要的書報我們還不曾看到。我所以說明這番話的意思就是要請求王禮錫先生或他人能夠實際估量到我們讀者研究這一問題的需要並望儘可能幫助我們解決一些困難：

第一，我請求王禮錫在下一期讀書雜誌中做一個比較更詳細的研究中國社會史的書目，例如華崗先生所著"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史"與朱其華先生所著"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這一類比較重要的著作都應該搜集進去。

第二，我更請求王禮錫先生能夠把每一種重要書報的中心內容做一個扼要的介紹，並且分門別類較有系統編制一下，這樣對于我們開始研究這一問題的每個成員一定都很有幫助。

爲着發展中國研究中國經濟與社會史的利益，爲着誘發我們青年研究這種重要問題的空氣，我竭誠的希望王禮

錫先生能夠俯允我的要求，盡點精力來實現我的請求。自然依憑一二人的搜集一定不免顧此失彼，因此我更竭誠的請求一切讀書雜誌的讀者先生大家都來幫助解決這一困難，希望編輯先生將我這封短信在下一期讀書雜誌上發表，以引起多數讀者的注意。專此敬頌

撰安！

徐松龕寄自江灣復旦大學

十月二十八日

松龕先生：

來書承指出論戰號禮錫文中所開書目所遺漏的兩部書，殊爲感謝。華崗先生所著的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史在前日才由不知誰何寄來，是用中共幹部派的觀點寫的，分訂三册，洋洋三十萬言，眞算目前一部鉅著。朱其華先生所著的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出版時錫適不在上海，後來便已成爲禁書，我曾經向新生命書局要過，而新生命書局的朋友們也無存書了。此書我不但沒有看到牠的內容，就連名稱也僅是很模糊的知道，所以沒有列入。以錫之孤陋寡聞，一定還有許多沒有嘗過的"禁臠"。就現在所發現的，除你所列舉的兩部以外，還有革命行動上鄧演達一篇有關係的文章也在論戰第一輯出版以後才讀到。新思潮我也沒有全

份，大概裏面還有許多有關係的文章。論戰第二輯準備補充一個書目，並且準備加上日本人對於中國經濟研究的文章的目錄。關於這個工作，已寫信給日本友人田中忠夫等給我幫忙搜集。並且希望讀者們補助我的見聞不周的缺憾。

你所提出的第二個辦法，也許我可以從第二輯着手寫。除你所提出的兩個辦法以外，將來或者把難得的零篇集印起來，也是"材料困難"的一個補救辦法。 編者

一九三一，一〇，三一。

通信三

中國社會史究究組的同志們：

論戰專號發賣不上五天，而對於本組報名的已超過百數，可見中國思想界對於這問題的研究熱，這是如何可喜的一件事啊！

我們準備爲着通信和研究的便利起見，每五百人爲一集團，招滿一集團，即將各項進行的計劃通知。未發出通知以前，組員若有所質疑問難，仍設法於極短的時間內直接答覆，或在本誌發表。

中國社會史研究組通信處謹啓

一九三一，一〇，三一。

通信四

希聖吾兄：

自你去北方任教以來，我們便不通音問。我到了一次天津，本想去北平以圖一晤，又以急事折返，致不獲如願。中國社會史論戰第一輯，不知你看到否？爲着各方都給以幫助，所以打得頗爲熱鬧。獨以沒有你的文章爲憾！我們準備在十一月或十二月號出版論戰第二輯，甚盼彼時吾兄能有暇寫一篇文章參加。北平學者所聚，又有豐富的圖書館，想吾兄近必更多寫作也。　　弟禮錫

一九三一，十，三一。

通信五

靈峯兄：

賜書讀悉。追擊與進攻決於十二月號論戰第二輯發表。郭沫若批判文亦盼早日惠寄。　　弟錫

通信六　　劉澄宇

禮錫兄：

在報上看見了讀書雜誌第四五期中國社會史論戰專號的廣告，於是馬上去找了一本來看，一天之內連看了好幾篇，這要算是我近來對於許多雜誌稀有的興趣。我想你們之提出這一問題，發刊專號無疑地會得到大多數青年的注意。因為在這飢荒的中國，什麼是中國社會的出路，不能不成為中國青年最關切的問題。他們也將如我一樣的將這本雜誌於短時期內大體讀完，以冀得出一些研究方法，事實的分析和結論等供他們作比較的研究。

你在"中國社會史論戰序幕"一文中提出了研究中國社會史所應注意的三個問題。可說是將關於這門學科的一切問題都包括進去了，這當然不是一個人在一時所能完全解答的，必須要分期的專門的研究。如果讀書雜誌能將這研究的結果常常發表出來，一方面可以刺激中國學術界使其不斷前進，一方面對於中國革命前途之確定方向，都有無上的益處。

在我所看過的幾篇文章中我覺得有兩點意見應當向你和讀者提出。

第一，我們的討論既然是學理的，則一切意氣的謾罵應極力避免，如嚴靈峯君罵人家為行尸走肉，如劉夢雲君罵人

家給帝國主義或中國買辦做辯護士，都是些主觀意見，毫無科學價値。我承認嚴君或劉君批評他的反對者的地方有些是正確的，但說某人是行尸走肉，某人爲買辦或帝國主義辯護，都無絲毫根據。

第二，有些淺薄的，或者自己尙未弄清楚的，或沒有成熟的文章，我想請你割愛，以免耗費讀者時間。我所說的是朱伯康君之大文"現代中國經濟的剖析"。實在的說。這篇文章有些地方是人云亦云，有些地方我看不懂，有些地方他自己就陷於矛盾。如他在有一處說："在內地的鄉村間的經濟，大體上仍然是以自給自足爲原則……這樣，顯然的在鄉村中別種經濟是例外了。但下面接着說"這種生產商品化的現象……成爲全中國普遍的顯著的現象。……中國的農村生產已經是很普遍地商品經濟化了。"（見朱君文七至九頁）。我想請朱君等研究成熟和確定以後，再告訴我們，中國農村到底是"自給自足"的經濟還是"生產商品化"的經濟很普遍。例如他在又一處說"金價爲什麽漲？銀價爲什麽跌？這很簡單，因爲外國的金融資本統治着中國的商業資本，而商業資本統治着農村經濟的原故。"以後他更說了許多廢話，仍然說不出金貴銀賤之所以然，只有令人看了他的文章作嘔。

外國金融資本統治着中國商業資本……並不始於一九三〇年，何以銀價從去年起大跌特跌？難道去年中國商業資本脫離了金融資本的統治時，銀價就不跌麼？朱君在全篇文章中除了在"封建剝削關係"一段引用了一些事實外，其餘的各段盡是將一些名詞和觀念搬來搬去，令人看見頭昏。我不知什麽動機促成朱君發表這篇文章，但是我希望以後再不致有人想濫用你的寬大，做一些似通非通的文章，企圖刊登於讀書雜誌，以浪費讀者之時間與精力。

以上二點是我讀了專號以後的感想，未知你以爲如何？專此，敬祝

撰安！

弟劉澄宇

十月廿七日。

澄宇兄：

讀書雜誌論戰專號出版不到五天，就已得到你的批評，這使我何等的高興！的確，這專號誠如你所揣測的，牠已有可"得到大多數青年的注意"的傾向，在這出版的短短的時間內，報名參加研究組的，已經很不少了。還希望對這問題有深刻的研究如兄等能予以更多量的幫助，則將在這論戰上更增加無限的光輝。

至於你所提出的兩點意見：一是對作者提出的，避免意氣的謾罵，一是對編者提出的，割棄不成熟的文章。在編者是極願能執行你的意見，只要在編者的眼力見得到時。對作者提出的一點，我想無問題的能得到作者們的同意。

不過所謂“成熟”，在未論定以前，也沒有絕對的標準。各有各的看法，就各有各的成熟。不過至少將自己滿意自己的看法，自己在自己的看法裏面找不出矛盾與破綻，這是起碼的標準。在你的說明裏面，似乎也是指此而言。至於你所舉的例，我得有一點關於朱伯康君的介紹：朱伯康君也是對於這問題很有興趣的人，而且他發表過許多關於這問題的文字，還有不少譯成了日文。這個介紹不是以他的文章譯成過日文來作誇張（專號中有許多在過去從未發表這類文章的人），是說明無論他的成績如何，總是值得注意的一個人。就像得着吾兄對他的非難，就算本誌不虛登此文，如更得着作者或讀者的非難之非難，則更是弟之“寬大”的成績。吾兄以為如何？

至於謾罵，以後異希望作者能夠極力避免。不過到自己“理直”而“氣盛”的時候，也難免說幾句罵人的話。中國近幾年來，每次有所論爭，必免不了謾罵，同時就免不了幾個出來

說公道話的人。很希望論戰的各方，都能尊重你的"公道"。

以後不但多多希望你給我們批評，還希望你多給我們寫文章。

弟禮錫

一九三一，十一，五。

通信七　　似曾相識者

禮錫先生：

讀了中國社會史的論戰我異高興，這一顆射破寂靜的天空的流星，是如何地值得我們贊慕啊！

在一輯論戰中，裝來了許多戰鬥的火藥，但也有一兩顆不擊而自碎的炸彈，這不能不說是戰術的幼稚和藥力的不穩。意想射別人，却先炸了自己的腦殼。如：

(一)評兩本論中國經濟的著作。

(二)中國經濟之性質問題的研究。

此外當然還有，不過一時不容盡言。如果先生肯指教的話，以後還要請教。——俠民說先生是誨人不倦的。

在這兩篇論文中，都是以任曙，嚴靈峯先生作箭靶的。我不想替任嚴二先生作辯護，我也無能替人家作辯護。因為嚴君的著作，只在南昌看過動力第一期的一部分，任君的是

壽先生前日才借來。(我寫這篇文，是試驗自己。)

鏡園先生是否認任先生所說的中國資本主義已發展到壓倒封建經濟的程度，他以爲中國受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資本主義無發展的餘地。所以他要中國的無產階級先去打倒帝國主義，給中國資本主義有健全的發展之機會，然後再來革這些可憐的資產階級的命。他的理由是"中國資本主義不發展，中國平民所受的痛苦比資產階級大得多。資產階級不開工廠，可以將資本放在銀行裏生息，或購買公債或作投機生意，……但是中國工人因爲失業者增加，找職業甚至要出運動費，於是抵抗力減弱，更容易爲資本家摧殘，農民更易受高利貸者的剝削。"我們看了上面一段話，只要略有經濟學常識的人就知道鏡園先生是何等錯誤，中國資本主義不發展，中國平民所受的痛苦比資產階級還大得多。這眞是鏡園先生用新經濟方法的大發現，我敢問鏡園先生在英美資本主義有最高發展的國家，平民的痛苦就減少了嗎？中國產業落後使工人失業增加，但在產業興盛的國家，就無失業工人嗎？我勸鏡園先生去調查一下歐美失業工人的狀況再來和中國比比看。

鏡園先生的謬解，是不明白馬克斯所說的資本積累的

法則所給與無產階級的痛苦；不明白大工業進步及於工人階級的影響。人勸鏡園先生縱無時間去讀資本論，也得去研究近於馬克斯主義的初步經濟學，才不會鬧笑話。

鏡園先生或許不是專門研究經濟學的人，我們也不能過責。現在且看他的革命主張罷。"中國各派的資產階級都不能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和解放農民，只有工人才能這樣做，所以革命成功後將是一階級的政權；這一階級只是在取得政權後，才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革。"這幾句話是多麼迷離。任何一國革命的成功都是要先奪取政權，因爲政權在壓迫階級手裏是壓迫被壓迫階級的工具；在被壓迫階級手裏是打倒壓迫階級的武器，所以中國的革命，是要先奪取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權，(有人承認中國產資階級無政權，這眞是莫明其妙)肅清一切反動勢力，實行無產階級的專政。"中國革命成功可以促成世界革命潮流的高漲，亦就是世界無產階級的獨裁制之勝利之序幕。"而鏡園先生怎樣呢，他是要工人去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打倒了之後，才是這一階級專政，才是社會革命。換言之，革命應先行世界革命，然後再來革自己的命。讀者諸君，這是不是鏡園先生在替中國資產階級求情。你們去打世界上的強者罷，何苦來欺負本國發

展未健全的資產階級呢！啊，好一個革命的策略，好一個資產階級的辯護者！

再，鏡園先生在評嚴先生著作中，花槍又變更了，他說嚴君不認識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是保存着中國的落後關係。"帝國主義在把持中國的財政，航業，鐵路，和開發中國以後，一切重要收入和財源都在帝國主義者手中，於是中國資產階級的生產投資範圍，變得極其狹隘，不得不用殘忍的手段，爲高利貸，商業資本，百分之七十的地租，地產投機等等，剝削農民，使中國日趨於貧困化。"注意，中國資產階級是受帝國主義的壓迫，才不得不用殘忍的手段，這"不得不用"四個字，就是鏡園先生給以中國資產階級莫大的仁慈與恩惠！但是中國果眞沒有生產投資地麼？那麼鏡園先生未免太善忘了！鏡園先生是不是說過"如在南京武昌等城市還沒有自來水的供給，像甘肅那樣的省份還沒有鐵路，像四川那樣的省份只有九五・六三基羅米突的鐵路，中國海關每年進口，爲什麼仍以棉紗疋頭爲大宗呢"。鏡園先生不會否認罷！不，鏡園先生是不會否認的，只是我小子不應將鏡園先生駁任先生的話混與評嚴先生的文作爲一談，因爲這才是批評家的藝術手腕啦。鏡園先生是不會自己找黃土塞自己的嘴

吧的，只怪我小子讀人家的批評文太拘於聯繫的關鍵了。望鏡園先生恕罪。

夢雲先生的中國經濟之性質問題的研究一文在理論方面比鏡園先生的較深刻，圓滑，其本質却是一樣的。夢雲先生反對任曙先生說的"經濟性質決定剝削方式"。反之倒是"剝削方式決定經濟性質"。其實，任先生的固然不對，但夢雲先生也未見得是。他倆都是想用機械的唯物論去說明經濟發展與性質，結果，雙方都陷於黑霧裏。以經濟性質去決定剝削方式是不明某一時期內的生產特質爲一切社會關係的源動力。以剝削方式來決定經濟性質的却忘記了生產工具的轉變，生產組織的改換，和勞動積累的易形，因此人們謀生的方法亦隨之而變。剝削方式就是資本家在某種生產方法下，善加利用人們謀生的手段去發展他自己的資本。故剝削方式又可以說勞動搾取的特殊形式。

剝削方式只可決定支配和隸屬的關係，不能決定經濟性質。經濟性質，是指整個社會的經濟構造而言，是指社會生產的全程，而不能指爲生產者的某種特殊關係。我認爲經濟性質要依生產的特質而決定，因爲一切經濟的性質，都只

是生產特質的反映。剝削方式也同樣是從生產本身生出來的，故說剝削方式是包括在經濟性質內亦未嘗不可。

夢雲先生和任君因方法的錯誤，就得兩種不同的結果。任君以為中國是資本主義經濟性質的社會，可以實行推翻國內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革命，夢雲先生則以中國是封建剝削方式而武斷中國還是受封建勢力支配的社會，應行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我們不管二者之中的是非，主要的還是去探討中國的經濟性質罷。

中國是產業落後的國家，中國的資本主義是在帝國主義的高壓下生長，因此發展不平衡。依城市工業的生產性質而言，誰也不能否認是資本主義的生產。但農村的生產關係並未變動，不過城市資本侵入，使生產物日漸商品化，促成封建勢力的衰潰與破滅，决不會使封建勢力更加長厚。中國的農村雖有很厚的封建勢力，却在逐日衰殘下去。故中國的經濟是資本主義佔優勢。

但是夢雲先生怎樣說呢，他說："帝國主義所以在中國創造最小限度的資本主義的企業與資本主義關係，（注意：中國資本主義企業及關係，是帝國主義創造的麽？你否認中國資本主義有自動的向上發展性麽？）並不是為了要發展中國

的資本主義使中國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而是爲了要使中國變成它的殖民地，變爲它的附庸。爲了這一點，它不但不願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而且盡量的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夢雲先生以爲這幾句話足以致任君口塞，其實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是帝國主義創造的，而是連別國的資本家一樣，從排擠中獨立掙扎出來的。帝國主義者雖不願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但中國資本主義却不會因人不願而停滯其發展。帝國主義盡力去阻止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正是中國資本主義已在單獨發展的證明。夢雲先生以爲帝國主義者阻礙中國資本的發展使中國經濟開倒車駛進封建時代中去，這才是不懂世故。我們知道帝國主義不但是和中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衝突，就帝國主義者與帝國主義者之間也是衝突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這衝突驟烈。但各帝國主義者還是不住地向前進展，一直到不能進展爲止。那麼夢雲先生怎可說中國的資本主義受帝國主義的摧殘而不能發展呢？帝國主義固然不會有意地幫助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但也不能使中國的資本主義不發展。

夢雲先生也承認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破壞農村經濟——即自供自給的封建勢力支配下的經濟——所以夢雲先

生也說："帝國主義這種殖民地政策，當然使商品經濟在中國農村中爭得了急速的發展。帝國主義商品（不但工業品而且也包括農產品）輸入中國農村，中國農產品以及原料輸出外國，自然會使中國農民出賣自己的農產品而購買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商品。"不錯，中國農村經濟不能避免帝國主義商品經濟的侵入，不能不使封建形式的農村經濟破壞。但夢雲先生對於這種被商品資本侵入後的農村經濟的分化却認爲加強封建式的剝削，使封建關係增固。他接着又寫"但這種發展祗是加緊了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對於廣大農民羣衆的剝削，造成大批的破產失業與空前的大飢荒，正因爲生產力的不發展，所以數千百萬破產失業的農民，找不到生活，不能不成千成萬餓死，數千百里的沃野變成了一片荒涼的沙漠。正因爲生產力不發展，所以他們不能不去當兵，當匪，以至當人家的牛馬。同時正因爲在帝國主義高壓之下，生產力不能發展，所以中國的有些民族資本家不能改弦易轍，把他們的資本投到土地中去，對農民實行封建式的剝削。就是農民分化過程中所產生出來的富農階層，因爲他們的剩餘資本沒有發展的餘地，所以也樂於購買土地變成半地主與小地主。"看啊，我們的批評家一連幾個生產力不發

展，確定了中國農村經濟崩潰的原因，並說明中國農村資本經濟不得發展。所以帝國主義者是維持中國的封建剝削。

夢雲先生以爲生產力不發展，不能使農村生產增加速率使生產物過剩，所以使農民失業，使農村資本主義不能發展。但我覺得生產力愈發展，則排濟勞動力愈大使失業者愈多。中國農村失業者之多決不是因生產力不發達，而是因舊生產之失敗與貨幣關係之發展。正爲這樣使中國農村經濟逐漸向資本主義形式轉移，因爲失業衆多使勞動生產力集中，以破去封建社會的單獨靜止的狀態，作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故中國的農村資本主義經濟在發展中，正如夢雲先生自己說的，中國民族資本家把資本投到土地中去。

夢雲先生又以爲中國的富農仍可變做半地主或小地主，這根本就反對自己所說的高利貸剝削使農民破產這幾句話。富農是舊生產的殘餘，正如恩格斯所說賦稅，荒年，遺產的分割會把他陷入高利貸的口裏去。大資本併吞小資本這是誰也不能反對的。夢雲先生敢說中國農村中沒有地主併吞小農的現象嗎?既有這樣的現象，那麼土地就會漸漸集中於少數人手裏日漸向資本主義的道上發展，封建關係日漸衰潰了。因爲夢雲先生是不信死數的人，所以我只敢作活

的解釋，不敢引用數字了。望夢雲先生不要說我沒有論證。

農村的破產，是因受商業資本的影響使生產者與手工業分離，使大半的農民全隸屬與土地，供地主的剝削。所以地主商人加緊農村的剝削，實是農村破產後之結果，而不是使農村破產失業之主因。正爲如此，中國農村資本主義漸漸抬頭，破壞舊的剝削方式。我不否認夢雲先生說的中國農村還是保持着封建形式的剝削，不過我不相信在舊的剝削方式下沒有新的資本主義生產形式與新的剝削方式產生。歐洲的農村資本主義化據馬克斯說是自十六世紀正式開始，於十四世紀就有萌芽。夢雲先生何以說中國農村是行封建剝削方式，便是封建經濟性質，就武斷資本主義不得發展呢？中國的社會是不是要停滯於封建剝削，與封建關係裏？二十世紀的中國，何以不如十四，十五，十六世紀的西歐呢？中國的歷史是不是在開倒車？這才好笑哩。

夢雲先生又說："在資主義社會中的工人，第一，必須在法律上'自由的'（？），第二，必須對於一切生產工具是'自由的'，就是說他必須沒有任何生產工具；（這句子是要人作勞解）第三，資本家付給他的工資是拿恢復他的勞動力的至少限度的商品的價值來決定的。但是中國的佃農呢？第一在法

律上沒有任何'自由',就是這括弧中的自由。第二,他們還有一些原始的生產的生產工具,他們就拿這原始的生產工具耕種他們的土地。第三,他們把佃租交納出去之後所剩下的經常的不夠他們最低限度的生活,而經常的利用高利貸度日。"啊,這一段寫得多漂亮,使你相信被資產階級剝削的無產階級工人過天仙般的"自由"日子。

工人在法律上是自由的嗎?鬼才曉得那自由是什麼。夢雲先生是否認中國是資本主義國家,不能拿中國的工人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你去看"眞正"的資本主義的英國工人是被恩格斯如何描寫着。工資是拿恢復工人勞動的最低生活費來決定?但你忘記了工人也有家庭負擔,你忘記了鬧饑荒餓死的首先就是工人,也許我們的理論家還在做夢罷!

佃農在法律上固沒有自由,但生產工具到是自由的(我眞不解自由二字在夢雲先生筆下有許多曲折的意義)。佃租的意義,雖不能像嚴先生那種解釋,但地主把佃租看作購買土地資本應有的利息却還不錯。(注意,嚴先生是說利息,不是是利潤。)因為這些蠢如豬凶似狗的地主,是不能了解地租在經濟學上是什麼意義。至於佃租剝削了農人的工

賣那要看是在何種情形之下，而不是經常的。農人所以會陷入高利貸的虎口，這是商人的剝削，即被商業資本主義的摧殘。故農民於收穫之時不得不以農作物拍賣以換取日常生活之所需，到了年關緊迫負欠纍纍的時候，就不得不忍受最苛酷的條件向商人或地主借貸了。佃農以農作物交租之餘就是所得的工資。但這些工資却又被商人騙去，被高利貸的利息榨去。決不是被地主的佃租吸去。我不承認商人的利潤是從工業資本家平均利潤裏分出來的，商人的利潤是用狡猾的手段向農民榨去的。（商人榨取農民的利潤有超過商品販賣的價格20%至50%）因此使農村生活程度提高，但農產物反降低，使農民日趨窮苦，做人牛馬。

夢雲先生罵嚴先生的理論是空洞不合事實的。嚴先生是說中國的軍閥是封建制度的殘遺，受帝國主義的利用，做帝國主義的工具，一方又爲資產階級利用圖謀資產階級的利益發展。但夢雲先生自己也說軍閥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的代表者。自己也說軍閥是依靠帝國主義，幫帝國主義的忙。軍閥既是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那麽他不幫資產階級利益的發展，又怎能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呢？夢雲先生才是合實際事實的理論家呀！

其實軍閥自身只是一種附屬品，牠是要依靠帝國主義的接濟以延其命。牠自身既沒有經濟根據，當然不能代表任何階級的利益。依夢雲先生等說帝國主義者是要阻止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軍閥也當然要和帝國主義者取一致的行動，幫助帝國主義行封建剝削，維持中國封建勢力的存在。但夢雲先生忽而說軍閥是依靠封建剝削而存在的政治的上層建築，忽而又說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忽而又說軍閥混戰是破壞資產階級民族工業的發展。眞弄得人家莫明其妙，不知夢雲先生腦裏的軍閥到底是一個什麼性質的東西，也許可以說是過度時期中的舊封建勢力，國際帝國主義者，新興資產階級的混血兒罷！

現在我們再來看"合實際的理論"罷。"因爲帝國主義的統治，封建勢力在農村中佔着優勢，中國資本主義不能獨立發展，以及長期經濟恐慌，所以這分化一方面使廣大的農民羣衆貧窮化，乞丐化，使他們不能到城市中變爲無產階級，而去當兵，當匪，或者大批的凍死與餓死，使地主們更加容易地利用他所集中的土地去加緊對於他們的剝削。"這簡直不明白社會經濟性質轉變時期中要經過一個或長或短的過渡時期，不明白這新舊相交的過渡時期中經濟特質。我前面

說過中國的資本主義是在帝國主義高壓之下單獨的發展。中國是資本主義經濟佔優勢而封建經濟日漸衰殘。形式論者却得其反，他們是握着歷史的尾巴而硬說是時代的中心。馬克斯，列寧之信徒正沈淪若此！

農村經濟恐慌，是資本主義經濟破壞農村封建經濟的象徵，地主利用他所集中的土地去加緊對於農民的剝削，是農村經濟日漸向資本主義趨移的象徵。夢雲先生怎得否認中國資本主義不能單獨的發展，中國農村經濟要停滯於封建勢力下?！原來形式論者只知道形式的遷移，而不研究量的緩變的趨向，故他們以為農村要有電氣，機器生產就是資本主義的經濟；而不明白在生產關係未起變化時，生產性質與生產量也會起變化。所以他們就一口咬定中國現在還是封建經濟佔優勢，而否認資本主義經濟有發展可能。

此外還有關於革命性質的討論，小子不敢與言，我不是屬於任何黨派之內，不應參於這種問題的討論。不過我覺得中國的無產階級羣衆作實際的鬥爭今已數年，而我們的理論家還在爭論革命的性質，這也許是行易知難罷！

最後，我希望馬克斯主義的學者，努力培植中國無產階級理論之成長，不要互相摧殘這成長的幼芽。更希望馬克斯

主義的學者，要做忠實的學者，不要做咬腰的批評家！禮錫先生你以爲是麼？有見教請約面談，我是要先生指導。

晨安　　　　　　　　　　　　　　　　　　　　"似曾相識者"

一九三一，十一，五。

"似曾相識者"先生：

從俠民處知道你是一位刻苦好學的青年，三個人擠着住在一個六塊錢一月的小亭子間裏，自己用火油爐燒飯；可想見滿房油煙氣味迷漫中埋頭讀書寫文章的精神！

你的來信，趕着在這裏給你披露，至於主張的是非，我不願贊一詞，讓作者直接答覆。

不過我願贊成澄宇兄的意見，在可能範圍內，總以避免說意氣話爲是。像你說"我勸鏡園先生縱無時間去讀資本論云云"，像我所知道的，鏡園先生對資本論是讀得很熟的。這點意見希望你能接受。　　　　禮錫

一九三一，十一，六。

通信八

王宜昌先生：

據來函知道先生是讀書雜誌的一個讀者，本誌能得到

像先生一樣的讀者的幫助，牠的成長一定是能意外的飛躍。

在我個人雖然不贊同先生的"封建制度自五胡十六國起"的觀察，但自南北朝起劃一個時期是我素來所堅持的，並且特別着重於"資本主義列強，滿族，蒙古族，金，遼，突厥，五胡等"幾個異族的外力之侵入，也與我的意見不謀而合。至於在方法論上見解的卓越，尤爲可佩！

甚盼在第二輯中能刊出你的更詳細的論文。通訊處亦盼示知，以便將稿費奉寄。 禮錫

一九三一，十一，六。

通信九 秋原

禮錫
晶清兩兄：

看到讀書雜誌社會史論戰專號第一輯，那宏大的篇幅，五光十色的議論，以及許多派別的人物公開地拿着 Maxism 作這意義深長百倍于前此一切論戰的論爭，在中國雜誌史上眞是空前的破天荒的壯舉。

昨夜別後匆匆跑到冷寂的夜的滬寧車站，車還未開之前，在冷夜與暗燈之下，兩點鐘的工夫，一口氣將論戰專號看完了。關于中國社會史的研究，我們時常零碎地談過不少

了。好久本來預備作篇文章，整理一個系統的意見，然而一來因爲行色匆匆，沒有埋頭查書的閑暇；其次因爲見解尚有不充分的地方，未敢以不成熟之見發表。但看了這一期的內容，覺得有幾句話似乎一吐爲快。

這一期中，一半的文章是"立"（主張），一半文章是"破"（批評）。大概說來，破的文章是勝于立的。

"破"的文章中，最使弟注意者，是劉夢雲劉鏡園及陳邦國三君的文章。因爲有大部分意見爲弟所共感而且含有許多有價值的暗示之故。此外周紹溱與嚴靈峯的文章，亦有可取之處。

至于在那裏立論的諸公，實在有許多難于恭維的。他們因爲要立，遂開口說這個武斷，那個機械，那個沒有政治經濟常識，皆儼然以十足辯證法唯物論者自居，而其實誰也不免自己所笑罵的"武斷"，"機械"和無常識。

掛羊頭賣狗肉的朱新繁君，罵旁人是機會主義，而他自己實在是機會主義者之一。在他駁陶希聖之處，也有很對的，然而他既懂封建制度之本質，同時僅知商業資本爲流通的活動，而忘記促進商業資本活躍發展的一個基礎——手工工場制度（Manufacture System 之存在的事實，只知道

生吞活剝幹部派之理論而莫明其所以然。自然受不住聰明的嚴靈峯君之一槍了。

孫倬章君的文章活現八股秀才覺悟追趕新潮的辛艱。他自己想一手打右的幹部派，一手打左的托洛斯基派，自命不凡，口口聲聲罵旁人是機械論；其實，孫先生甚至于連唯物辯証法與唯物史觀的區別都不懂；政治經濟的修養過于缺乏，只能抄幾句笨書。他這篇文章雖是兩反，其實是將幹部派理論與托派以及任曙理論"機械底地"湊合起來的一個雜種意見。結論無非是一句老生常談：中國有資本主義經濟，也有封建經濟而已。他說他這文章"讀者見了一定首尾不貫，莫明其砂"，這真是事實。弟因稍解其文之構成，遂得稍明其妙。尤其好玩的，他不懂歐洲資本主義社會起于何時，只根據馬克斯氏"資產階級掌握權力，不過百年"的證，遂推論歐洲資本主義社會之成立即共產黨宣言發表之前百年。這是如何可憐的老實！其實，資本主義社會成立之期，遠在資產階級掌握政權之前。就是警察禁止街上的人發笑，恐怕要聽見孫君的馬克斯主義，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要笑得牙齒落下來而警察都禁不住。孫君的勤勉，是可敬的；然其亂抄書本的衒學，是頗能使人失去尊敬之心。尤其是拾那不通的

任曙之唾餘而認爲正確，更有朱孫君眞正陸稿荐的馬克思主義之尊嚴。

死抄中國年鑑而加上胡說的任曙君的大作，其不通已經劉夢雲君詳細地指出了；還有一點可笑的就是他的"比較"。什麼帆船錢莊土絲驛站代表封建經濟，輪船銀行廠絲郵局代表資本主義經濟，這樣比較其勢力之優越，而斷定中國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國是否完全爲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就暫時放下，這樣的觀點也完全是笑談。他根本不懂輪船銀行之最大操縱勢力是帝國主義，而銀行與錢莊，輪船與帆船在中國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倘若，在雲南一個僻鎮有一個郵務分局，那地方也成爲資本主義社會了。有這樣的事麼?至于那種帆船錢莊驛站生絲代表封建經濟的主張，就根本荒謬。這謬論，只足以騙住老實的孫倬章君，以及神州國光社的小伙計。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比任曙君更其機械的活機械!

熊得山君的農民問題史的前部，依然是用他那一套的說書態度的講述，根本說不上什麼對與不對。

陶希聖主義(姑以此名之)之祖述者朱伯康君的文章又是一個新的"機械結合"。他在讀書雜誌第二期上的一篇文

章，完全是陶希聖主義之重述，但在這篇文章中，陶希聖主義"奧伏赫變"了一下，前面依然是他們的舊調，後面忽然接上一個現在無產政黨幹部派的新結論。這個結論實在比現在所有的結論比較高明一點，不過其前提與結論完全是硬紮起來的。然而，朱伯康君有這新的認識，無疑是可喜的。

王宜昌君的主張，是個新的主張。即是在研究程序上主張倒溯，而認中國封建社會起于五胡十六國，自周至晉完全劃入奴隸社會的範疇。這又是郭沫若主義的一個"奧伏赫變"。然而以周漢制度的相類似作漢也是奴隸社會的證明，顯然是不夠的。因為，周漢類似同樣可以證明周漢同是封建社會。至于以王莽禁止奴婢買賣來證明漢為奴隸社會更欠妥當。如果是一個眞正奴隸社會，則在那社會，奴隸制必認為合理制度，例如大哲亞理士多德承認奴隸之必要。到了禁止奴隸買賣，已證明該社會非奴隸制了。其實漢代奴隸買賣我們應認為是貨幣經濟發達，農奴從土地崩潰出來成了一種商品的結果，是隨商業資本發展發生的現象。而且，我們不會因民國法律中禁止買賣人口就斷定中國現在還是奴隸社會罷。尤其不能令我們心服的，是王君無實際的數字資料，全憑主觀的臆測。至于王君錯誤的由來，一定是因為想

將歐洲經濟史的過程來規畫中國社會史的原故，以希臘羅馬的社會類擬周晉，以五胡十六國的事件來類擬歐洲羅馬之滅亡與封建制之形成。然而我預言，將來簽名于王君之發現者，必非少數。

王亞南君之封建制度論缺點在過于對封建制取學院式解釋，而忽視封建制的變型；其次過信理想之井田制爲事實，而且信周代果有此制度。至于其中有幾處純然形式底結論，亞南兄自己都承認非正確了。

戴行軺君的文章收集了一些材料，加上常識的見解與好心腸的批評。然而，他的基礎理論完全是陶希聖主義，毫未探出官僚階級之眞實基礎（容將來詳論之）。至其文中所作中國社會之分期，根本是笑話，大體同陶，不過將陶所謂商業資本主義社會易爲"過渡社會"(秦至淸)的名稱。然而，過渡社會是什麼東西呢？說不出。而且，所謂過渡，恆指一個短的時期，然而在戴君目光中，中國社會有信史的三千多年的時間，完全在"過渡"中"過渡"了。我只有做戴君的得意腔調："呀"，"啊呀"！奇妙的過渡史觀"哩"！

以上係弟看完此期後一點意見。這不能算是批評，只是一點隨感。弟既近預備寫一篇中國社會經濟史輪廓以及中

國文藝思想史序說兩短篇，正擬入事稍安，從事于材料之蒐集與整理；同時預備將最近數年來各家對于中國社會史的意見及本期諸人之主張，作一總的批評。何時始能如願，真不可知；不過聽說讀書雜誌不久將有社會史論戰第二輯之刊行，至少必定寫個概念的outline來，與兄等作一商榷也。草草！

衷心禱祝國光社及讀書雜誌偉大的計劃，並祝

兄等爲眞理奮鬥的成功！

弟秋原

火車勞頓之餘于獸城狗窩之對面之客寓。

十一月三日夜。

秋原兄：

很愉快的，在第六期讀書雜誌全部排完的時候，還得着你在火車勞頓之餘很熱心地給論戰專號批評的信。

在論戰專號裏面"破的勝於立的"，我完全同意這個批評。亦惟其如此，這論戰才打得熱鬧，而且這熱鬧才能延長。自然，假使不致於延長，而很快的得到結論，則更是我們所盼望的。

至於各人的論文的不盡如人意，有些是有很顯然的洞

漏，而其論調已經得到社會的注意，所以我們很願意陳列出來給讀者批評。"得着你的非難就算我們披露這篇文章的成績"，這個理由在答澄宇兄的信裏提出過。諒你也贊成。還有一些人是在"學閥"裏沒有帮口的，像孫倬章先生從前在法國和一班朋友發起中國社會民主黨，這個倒霉的黨在中國已經沒有發言的地位，他自對於社會民主黨不滿意而退出以後，就連這倒霉的帮口也沒有了。所以類似這篇文章一樣的勤苦耕耘出來的東西他還有二三十萬言，終於找不着發表的地方。又像王宜昌先生也是大家不曾見過的作者，他的來信署名"一個讀書雜誌的讀者"，而且根據信封上寫信的地址，還不是來自都市，而似乎是從什麼窮鄉僻壤來的。他的"建立"，雖然並不見得怎樣成熟，却並不下於此道中的知名之士，並且不像是沒有經過鍛錬的思想。想必也是被"帮口"排擠的人物。我們是很願意介紹這樣的人物與社會見面。

中國社會經濟史輪廓及中國文藝思想史序說希望至少有一篇在論戰第二輯發表，要使吾兄所謬稱的讀書雜誌的偉大的計劃不僅僅永遠在計劃中，則要在兄等的預約不僅僅永遠是預約。即祝

預約的兌現。

禮錫
晶清

一九三一，十一，七、

前信寫後，覺得還有幾句話不妨在此順便一提。

不僅中國社會發展史尚在層層的雲霧之中，就是歐洲社會經濟之史底發展，還有許多問題需要更深入的抽發。馬克斯以古代的，亞細亞的，封建的，有產者的生產方法，區分古今東西的經濟基礎。不幸馬克斯和恩格斯沒有給我們以詳細的分析與說明而去世了。後之論經濟史者，即根據古代社會（奴隸制），封建社會（農奴制），有產者社會（工錢奴隸制）三個階段，來劃分歐洲社會之發展。於是埃及巴比倫希伯來希臘羅馬社會，都給以奴隸社會的稱呼。然而，比整個歐洲史還要長的埃及史，借希臘人建國到亞歷山大東征的希臘史都認爲是奴隸社會，我們能夠輕輕滿足嗎？著基督教之基礎的考茨基，著古代資本主義的薩爾維約里（Salvioli），著希臘資本主義的丘美涅夫（Tumerev），對于古代猶太希臘羅馬的社會，就不取這樣過于單純的解釋；研究藝術史的霍善斯坦因和佛理采却認埃及希臘的社會，經過歐洲社會同樣的階段，即是希臘社會也經過從奴隸制到封建制，到市民制的階段。自然，佛理采等的解釋，是不能使我們同

意的，至少，他沒有說明社會反覆之根本原因，沒有說明古代希臘市民社會與文藝復興時代市民社會，以及十八世紀歐洲市民社會之不同的姿態。然而另一方面，純粹以奴隸社會封建社會有產者社會的過程來劃分各國的社會，也是不夠的。至少，忽略了這個事實：以希臘人寫第一頁的歐洲史，是無數不同經濟生活的民族之發展所造成的一個連續；從希臘人的奴隸社會到蠻族侵入後的羅馬帝國封建社會，到上意大利都市爲中心的商業資本主義社會到近世布爾喬亞社會，是經過無數不同的經濟生活的民族集團之破壞，複合之過程的。換言之，歐洲社會史不是一個 線的發展。我指出這些事實的意思是希望我國社會史的學者諸君對于歐洲經濟史還多下點切實研究。我們卽退一步不談所謂亞細亞生產方法之性質及其特徵的問題，對于歐洲經濟史之發展總要有一個正確而豐富的概念。不然，在這個論戰中不知要浪費多少。例如，在中國社會史論戰之戰上，甚至於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商業資本社會之定義性質作用都生出許多不正確的理解的，眞不知多少。‘必也正名乎’，我以爲這個工作也是基本種要工作之一。因此我希望國光社對於論歐洲社會史的名著，還要多加介紹；不然，徒然根據一兩本講義以

及教科書式的山川均以至石濱知行唯物史觀經濟史經濟史概論,是不夠的。

前些時有兩個初見面的朋友,談起禮錫兄的李長吉評傳及南北朝文學,有些批評。自然,李長吉評傳是一本草創之作,而且因爲對象之狹小,是不容易作的一本書,自然還有若干可以商榷補充之處,然而大體的意見,是沒有多大錯誤的。南北朝文學,雖然還沒有完成,然就前半而論,無論就材料來說,就見解而說,都比李長吉評傳好多了,並且比過去講南北朝文學的書,可說都要高明。那位朋友自然也是時下'封建論'者,以爲商業資本在歷史上所演的脚色只是副作用,商業資本的作用,只是在流通過程中,不是在生產過程以,他以爲以商業資本之活動來解釋南北朝文學是不對的。中,他根本不能形成一個新的社會之基礎;所這個意見看起來似乎也有道理,其實是錯誤的。我當時只簡單說明三點:

(一)解釋 ideologie 之歷史與社會經濟史稍爲有點不同,商業資本雖然不能單獨形成一個社會之眞實基礎,但無論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以及近世有產者社會上,無疑他的作用是很大,而且與當時生產力發生分解及複合的作用,這雖然不能完全變更社會之基礎,必然引起上層構造之多少

變化；

（二）正是因為商業資本活動在流通過程中，不僅在流通過程中，尤其在消費過程中，與當時文化以莫大的影響。我們知道，在階級社會，文化和藝術大部分是支配階級，消費階級之專有品；而因此，忽視商業資本在流通及消費過程中之作用來理解文藝，是不可能的；

（三）商業資本固然是從奴隸社會到現代布爾喬亞社會所共有的一種經濟形態，然而商業資本最發達的時代，他比較獨立地在社會上演重要脚色的時代，就是手工業最發展的時代。這時代，在歐洲就是文藝復興期。手工業之發展（生產力），造成了商業資本的繁榮（經濟），形成專制主義（Absolutism）之確立（政治）。如果忽視商業資本之作用，我們如何了解文藝復興？那麼，文藝復興的文化是封建文化不成？

佛理采在其名著歐洲文學史概論中，二三兩章就是講商業資本主義及專制主義時代的文學。我相信，這是正確的。如何不明白商業資本在中國半封建社會史上所演的與土地資本分離融合及鬥爭之跡，那只有如某君講戲劇史一樣，開口封建，閉口封建，幾千年文學之發展，成了一個大謎

了。

還有許多話，不如在下次專號中再說了。

秋原又及 12,11,1931。

通信十　王宜昌

禮錫先生：

拜讀"中國社會史論戰第一輯"，暨尊稿"中國社會史論戰序幕"，於僕智識，增進無量。昨更草就"中國奴隸社會史"一文，擬就正于各中國社會史研究家。茲謹寄上，即請教正。如能登載于讀書雜誌，無任盼禱。

拙稿"中國社會史短論"，蒙採入"中國社會史論戰第一輯"，幸何如之！惟不識中國社會史論戰他集，幾時出版。僕擬再草"中國封建社會史"暨"中國資本社會史"——前已草就"中國經濟史緒論"九萬言，擬將此稿分別增訂如上。——投請登載。想先生當能讓僕一地盤，使能用武也。上專，即頌撰安！

王宜昌

十一月十二日

宜昌先生：

正發出一函，詢問你的通信處，已經付排了，忽得賜書

及大稿，喜何可言！"中國社會史論戰第二輯"，决於十一十二兩月再來一合刊。本輯出版致，不但讀者很擁擠，作者也很熱鬧，所以我們决定第二輯也來得快些。理由在希望各方面的戰士都有"用武"的戰場，不僅"打鐵趁熱"已也！

禮錫　1931,11,14。

通信十一　郭全和

禮錫先生：

我是一個正在努力讀書的青年；雖然自己也有很濃厚的讀書興趣，但是因爲沒有人指導研究，只好在黑暗中去摸索了。

先生主編的讀書雜誌，眞有惠我們青年不少。所恨此地沒有發售，未免令有些青年向隅，我就是其中的一個。然而我總設法從朋友地方或圖書館內，按期必借來一讀。

讀書雜誌，要算是我個人近幾年來所欽佩而愛讀的雜誌中的一種。這個原因，不消說，是由於其內容和我的脾胃十分相合的緣故。尤其是最近出版的第一輯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四五合期），更使我十分欣喜和欽佩！我希望以後二輯，三輯，……多多的出版！

我本是學史學的；因爲新史學的基礎必須建築在進步的社會科學之上，所以也常常讀些關於社會科學的論著。尤其是愛讀關於中國社會史和中國革命問題的論著。

我在第一輯中國社會史的論戰裏，拜讀先生中國社會史論戰序幕大作，非常欣喜！你對於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見解，曾有正確的糾正；同書內又有陳邦國君中國歷史發展的道路和周紹溱君對於"詩書時的社會變革及其思想的反映"的質疑等文作嚴正的批評，使我很喜歡！我在一年前，對於郭氏大著，也曾作過比較嚴正的批評文字，與先生和陳周二君有許多暗同的地方，現在奉上，請先生不吝教的批評和指正！如先生認爲有參與"論戰"的資格，請先生在貴刊上轉登一下，作我們同好者的一種參攷。

禮錫先生！此外我在一年前也曾發表些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的一類文章，與人們作論戰；雖然，這些都是短篇的，但在我個人讀書生活上說起來，也有搜集起來作個紀念的必要。近來因爲讀書方向稍微有些轉變了，所以關於這類文章，就不大好寫了。現在讀了先生編輯的"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又把舊有的興趣喚起了！這是不能不感謝先生的。

這是第一次冒昧的和先生通訊，不知肯否賜教？此請撰安！

郭全和敬上十一月七日。

再：讀書雜誌從第一期起，不知貴社尚全有否？如有請示知，卽匯洋購買。

全和先生：

賜書及霜劍都收到，尊著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容拜讀後再作詳細答覆。至於轉載，頗爲不便，因爲篇幅不夠，同時本誌也沒有這個先例，盼原諒！論戰第二輯將有好幾篇批評郭著的文章，並且各人的觀點不同，或許可以供你的參考。

讀書雜誌第一至第三各期都在三版中，大約十日後就可以都有了。先生可以直接向發行所訂閱。

先生若有文章見寄，只要篇幅容許，自然是很歡迎的。

禮錫 1931,11,14。